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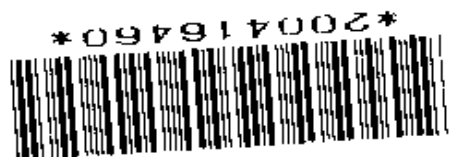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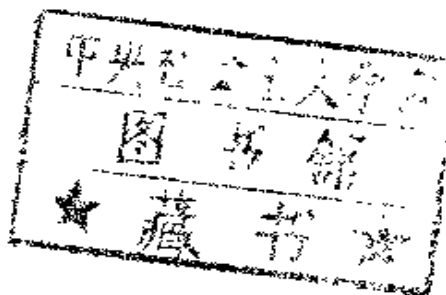


77754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

(下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 编
 一九九〇年·北京

国难增戴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下册）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国难增戴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1年1月第一版·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6.75 插页：28 字数：693千字

印数：1—11000

ISBN 7—5034—0177—X/K·0130

定价：14.00元

目 录

(下 册)

第六章 堵截红二十五军

- 在豫西卢氏县堵截红军……………刘慕光(1)
- 第十七路军与红二十五军在商洛作战之
经过……………刘子潜(3)
- 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斗片断……………王明钦(7)
- 钻天岭、关口镇、华阳镇三次遭遇战……………鲁秦侠(20)
- 马鸿宾部阻击红军经过……………马培清(26)
- 平凉、泾川、镇原堵击红军记……………卡得云(35)

第七章 陇东、陇西地区堵截红军

- 腊子口阻击战……………张觉僧(43)
- 陇西地区阻击红军记……………向超中(47)
- 在六盘山地区阻击红一方面军……………吕雅堂 陈列修(53)
- 东北军在陕甘堵击红军纪实……………熊正平 周光烈等(58)
- 第三十五师在陇东地区截击红军纪实……………马培清(67)
- 古城子、何连湾、二道川战斗简记……………卡得云(74)

第八章 与再次入川南下的红军作战

紫石关、汉源、雅安防御

0905/5

战斗.....张伯言 杨学端 朱戒吾 张怀猷(79)
天全、名山、邛崃堵截红军南下战役.....张劲竹(85)
薛岳率中央军堵击红四方面军南下.....李以助(96)
天全、芦山、名山、邛崃地区的防守战和总
反攻.....潘清洲等(112)

第九章 堵截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

昆明谒龙(云)与蒋(介石)在贵阳的垂询.....彭松龄(126)
率部追堵红二、六军团长征.....樊崧甫(130)
第四纵队追剿红二、六军团由湘入黔滇经过...李 觉(139)
追堵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郭雨林(145)
第九十九师在贵州追堵红二、六军团.....洪智云(155)
第二九五旅在贵州追堵红二、六军团.....邱行湘(162)
黔滇边界的六甲战斗.....樊崧甫(174)
滇军对红二、六军团的防堵.....孙 渡(177)
滇军在威宁、宣威、普渡河阻击红二、六军团
经过.....安恩溥(182)
滇军在宣威堵击红二、六军团.....常绍群 王伯勤(192)
防守普渡河.....卢浚泉(197)
防守昆明城.....高蕴华(199)

第十章 阻截红军东渡黄河及在晋境的战斗

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杨耀芳(202)
从晋军进犯陕北到红军渡河东征.....潘振英(210)
红军东渡时中阳、石楼两县的河防.....温玉如(216)
兑九峪附近原上村战斗.....李俊功(222)
关上村战斗.....陈震东(224)

双池镇附近阻击红军·····	刘率滨(225)
堵截红军东征的前前后后·····	陈长捷(228)
关上村附近阻击战·····	李世杰(240)
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的经过·····	杨耀芳(243)
孝义兑九峪战斗·····	贾宣宗(248)
阎军第三九二团第一营被歼纪实·····	贺庭芝(252)
阎军独三旅第六团堵击红军东征的经过·····	孟璧(254)
阎军第二一七旅堵截红军东征的经过·····	李维岳(256)
阎军第四二八团堵截红军的经过·····	行定远(258)
阎军第四二七团第二营与红军的战斗·····	吴法舜(261)
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在苏家庄战斗见闻·····	贺进贤(264)

第十一章 在陕甘宁地区阻截红军的经过

第三十五师阻击红军西征·····	马培清(267)
第三十五师在阜城被红军击败的经过·····	康占元(274)
盐池、预旺之战·····	张寄亚(285)
韦州、红城水之战·····	马全良 马光宗(289)
关麟徵部在陕甘阻击红军纪实·····	姚国俊(292)
宋家河畔遇伏记·····	覃异之(299)
救援成县和追击红军至靖远·····	马崑(304)
定西、通渭、会宁地区战斗·····	刘海东(309)
在川甘边境堵截红军简记·····	张熙民(313)
岷县二郎山战斗·····	鲁大昌(315)
洮、岷地区阻击红军始末·····	蒋云台(328)
临洮、渭源、临潭之战见闻·····	边仙舟(342)
在陇西地区堵截红军见闻·····	蔡呈祥(349)
新编第一军在静宁、定西、靖远地区 堵截红军·····	杨子实 石佩久(355)

胡宗南部重返西北参加山城堡战斗……………王应尊(358)

附录一 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 国民党军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部队序列表

- (一) 四川“剿共”军序列表
- (二) 国民党入川“剿共”军序列表
- (三) 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序列表
- (四) 国民党陕北“剿共”军序列表
- (五) 国民党军援晋“剿共”兵力序列表
- (六) 国民党晋军堵截红军东渡黄河战斗序列表
- (七) 国民党军“追剿”红二、六军团部队序列表

附录三 地图

- 图16 鄂北豫西追堵红二十五军要图
- 图17 陕甘边追堵红二十五军要图
- 图18 湘赣桂黔川边追堵红六军团要图
- 图19 湘鄂川黔追堵红二、六军团要图
- 图20 黔中滇东追堵红二、六军团要图
- 图21 滇北川南追堵红二、六军团要图
- 图22 晋西南防御红一方面军部署图
- 图23 晋西南追堵红一方面军要图
- 图24 陕甘宁边区追堵红一方面军要图
- 图25 两河口、黑竹关阻击红四方面军要图
- 图26 邛崃、荣经反攻红四方面军要图
- 图27 甘南追堵红军三大主力要图
- 图28 陕甘宁追堵红军三大主力及山城堡战役要图

第六章 堵截红二十五军

在豫西卢氏县堵截红军

刘 慕 光

1934年冬，徐海东率领红军约二千余人由大别山区向豫西前进，经信阳、栾川、向卢氏，闻将入陕，进入川、甘。蒋介石急调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率领全师开赴卢氏县一带堵截红军西进，企图消灭红军于卢氏之线。陈沛于1934年12月中旬，率第六十师由河南省开封、郑州两处，用火车输送到灵宝县火车站下车，步行两天，抵达卢氏县城。此时正是严冬季节，雨雪霏霏，爬山越岭，人马疲倦不堪。

师部抵卢氏县城，即派出很多便衣侦探，四处探听红军消息。得知红军有两千余人已在西峡地区集结，可能在朱阳关一带进入陕西和入川。陈沛得到情报后，指挥全师由卢氏县城南移到朱阳关之线，择险布防，修筑战壕堡垒，准备作战，歼灭红军部队。等候了三四天，不见红军踪影，便又南移到西坪附近，又修筑工事防堵。但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极少数的部队，故意迷惑第六十师的主力于西坪地区，主力以神速的行动，在卢氏县城南约八里地的横涧，一个晚上两千余人，安全地通过了防线，直向陕西省洛南县方向前进。陈沛得到卢氏县县长提供的红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六十师政训处第三六〇团和三五五团中校团政训员。

军已经通过卢氏县城的情报后，手忙脚乱地派第三五五团团团长丘登原率全团轻装衔尾跟踪追击。追了两天，距离红军只十多里路程。但丘登原怕被红军反击所消灭，不敢前追，只好下令暂停追击。他说先煮饭吃，吃饱饭再追。煮饭延搁了两小时，接着夕阳西下，天已薄暮，就此停下宿营。次日陈沛了解追击的情况，另调第三六〇团团团长梁仲江部队追击。另选一条小路向三要司前进，走了一个上午，距三要司十里左右，忽逢着一个当地的挑米的老百姓。我问他：“这里到三要司还有多少路？”他答：“十多里。”我又问：“那里有没有共产党的部队？”他说：“昨晚到了很多红军，住得满街都是。”我与团长梁仲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即叫传令兵通知各营、连长准备作战。再前行约二里许，即闻前面先头部队的尖兵的枪声。第一营营长李道泰派传令兵来团部报告说：

“前面已发现敌情，开始战斗了。”团长即将第二营分布在团部附近占领山顶阵地，第三营为预备队，均准备战斗。红军约一个营的兵力，据险要地势阻击该团前进。战斗一下午，第一营终无法攻过红军扼守的关口。到黄昏时，红军自动撤走了，第三六〇团不敢前进，只在原阵地守着。到次日晨，清扫战场时，阵亡士兵三名。又据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伤亡十人左右，均抬走了。”陈沛怕红军把他消灭，同时也认为红军已经离开了河南省境，进入陕西省境内，前面又无其他部队拦阻，无法再追了，乃下令全师撤回河南境内的卢氏县城附近驻守候令。

第十七路军与红二十五军 在商洛作战之经过

刘 子 潜

1934年中秋节后，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鄂北受到东北军王以哲师和萧之楚师的追击，乃转入豫西卢氏县境内。在阴历十一月间，向陕西洛南县之三要司、景村镇西进，中经米粮川一带，遭遇到由豫南南阳追击的蔡廷锴部的袭击，程子华头部受伤，乃转向龙驹寨一带。

当时我任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驻防商洛五县(商县、商南、洛南、山阳、镇安)，负责地方治安。我团第一营营长王俊杰，二营营长郑培元，三营营长李自新，步炮连连长田作俊，全团官兵除通讯人员外，共1900余人。长短枪1200余枝，轻重机枪12挺，八二重迫击炮6门。分布情况是：团部、步炮连和第三营之第一连，驻防商县；第一营分驻山阳、镇安；第二营分驻商南、洛南、龙驹寨；第三营分驻商县、黑龙口、黑山等地。防区东西绵亘四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

当红军进入卢氏后，我团为了巩固防区，堵击红军西上，乃命令第二营营长郑培元将该营集中龙驹寨待命，并将团部直属步炮连拨归指挥。

红军进至龙驹寨附近之秋树坪、涌峪沟地区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韩威西用电话命令我说：“共军约四百余人，窜至龙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

驹寨附近，令你立即前赴龙驹寨，指挥郑培元营，在该地区将其包围剿灭。”我向参谋长报告说：“据侦探报告，共军约一千余人，且有缴获东北军王以哲师自动步枪二百余枝。我团分驻在各县，一时不能集结，仅第二营一营兵力，恐难胜任。”韩参谋长说：“团长亲身到，就等于一团兵力。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军人地两熟，必能获胜。你速往，勿迟疑，免误战机。”在此严格命令下，我只得服从，但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一因红军实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我军强大，难以取胜；二因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尤其是徐向前经陕入川时，遗留在商洛各县儿童很多，这些孩子，这时都已十五六岁，平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结识了许多青年，他们知道红军是给穷人办事的，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都自动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三因我思想上不愿打自相残杀的内战；四因据侦察报称，红军声言，该部入陕，是循徐向前入川之路去四川，绝不与地方驻军为难，也希望地方驻军不要与红军为难等语。有此以上原因，既不愿与红军直接发生冲突，又怕违抗命令，受到罪责，除命令各营严守防地外，只希望红军履行诺言，早日离开陕境。所幸红军在龙驹寨附近逗留不到数日，即由资峪店经山阳境之竹林关，离开陕境返入鄂西郧西、郧阳一带。我得报后，松了一口气，当即具实上报。

红军回到鄂西郧阳一带，因受到国民党追剿部队之堵击，于11月间经上津二次进入陕境。红军在山阳境漫川关和商南县境时，到处组织穷人会，张贴消灭白军等标语。由于1932年冬季，红四方面军经过陕西商洛地区时，遗留下的人员和鄂豫陕边区红军地下活动的人员，一时并起，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人数增加到二千余人，武器有缴获东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枪枝，声势日大，从者日众。蒋介石据报，电责杨虎城将军，限期在陕西境内，将共军全部消灭（这时杨在汉中视察）。杨将军接电后，立即电令我团，全部集中，负责“追剿”。我接到电令，立即命令各营到龙驹

寨集结。集中后，即经商南，向山阳漫川关追击。但我团到达漫川关时，红军已向西进至镇安地带；我团追到镇安，红军又转往安康；追至安康，红军又离开陕境，东去郧西。总是我团到达，它已先走。追击不上的原因是我团未设兵站，每到一地，必须征发粮秣；在行军时，深恐中埋伏受到袭击，要按战备行军部署，官兵平时山地行军训练不够；更主要的是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老百姓对我军虽无恶感，但亦无好感，较之对红军大不相同。红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穷人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富，不但有足够的吃用，还把恶霸地富的粮食衣物，分给广大穷人；在行军时，有当地老百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所幸红军又离陕境，我团未受损失。

红军进入郧西后，受到萧之楚师的截击，复回至陕西境内之山阳、镇安等地区。由于两次入陕，人地两熟，活动扩大，“追剿”不易，“围剿”更难。杨将军据报后乃电令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柳彦彪旅长率景志勤团，不分昼夜，赶往山阳，与我团协同“围剿”。并电令我团归柳旅长指挥。这时红军已由山阳转往商南，柳旅长函召我到山阳汇报“追剿”情况。当时我将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及红军每到一地，即召开穷人会，斗争恶霸土豪，打富济贫，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情况，作了汇报。特别指出红军行军神速，又有地下人员的协助，在行动上忽现忽逝，忽聚忽散，聚时不知从何来，散时不知其何往，擅长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我军无论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心向背上都无法与红军比，想以我们这两个团的兵力，将这股红军在此地区“围剿”消灭，恐非易事，请旅长考虑，作出今后“围剿”方针等语。柳旅长当时未作具体答复，令我回团部待命。旋即接到总指挥部参谋处电称：杨将军由汉中率张汉民警卫团经紫阳来商洛，亲临指挥“围剿”，令我接电后，即率全团官兵到镇安的石边崖迎接。杨将军到达石边崖与我见面后，略事询问“剿共”情

况，即责以“追剿不力”，撤职法办，并立即将我押送到军法处，交处长张依中审讯。张处长曾对我说：“杨将军将你撤职管押，有说不出的苦衷，你在军法处等于休息。请安心勿躁，不久将会官复原职。”

（王锦山整理）

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斗片断

王 明 钦

一 蔡峪窑战斗，陈营长被围

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河南向陕西前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奉命堵截，冯派柳彦彪旅长率兵三团：薛如兰团、景志勤团、刘云龙团进驻洛南一带。景团进驻洛南以东草坡镇（豫陕交界要道）。在此处旋与徐部接火，景团败退。徐部进入洛南地区后，绕洛南向商县前进。从此徐部以商县为中心，打磨转圈。柳旅长率部跟踪追击，连打败仗，略有损失。以后徐部向西移动，在山阳、镇安一带，又打磨转圈。后又在蔡峪窑附近摆下了口袋阵，准备歼灭柳旅。柳旅不知是计，仍跟踪前进。刚进了蔡峪窑的沟口，前卫陈营长（连城）忽然发现山上有人，行动可疑，即令前卫停止前进；令尖兵连上山搜索，行至山腰，与徐部伏兵发生战斗。此时徐部大部队由两边山上冲下来，猛攻陈营，陈营败退。败退中，又与徐部山上伏兵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这正是蔡峪窑口袋阵的所在。此地山下有川，川里有个纸厂，厂有十几间房子，陈率全部官兵且战且退，退入纸厂，先令机枪连把住纸厂大门，向追兵扫射。其他部队随即在纸厂周围墙上挖了几层枪眼，作为射击的堡垒，凭险射击，攻者不能接近，又无他物可利用，仍退回原处，遥为射击。因为纸厂屋顶是石板盖成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四团团长。

弹不能入。于是，攻者复用大石头由山上滚下来，企图砸伤纸厂的队伍。不料纸厂的房屋一面依山，石头下来，因坡陡势猛，蹦过屋顶，都落了空，打不上房子，伤不了人马。从此双方相持，陈营陷入包围之中。

陈营被包围后，徐部在两边山上的队伍几次进攻，都被纸厂射击封锁，不能下山，继续相持。柳旅其他队伍看见徐部布阵已成，知中埋伏，争相退走。该营被围了三天，未遭覆灭。后来得到柳旅和友军的援救，安全退出，结束了战斗。是役，柳旅各营都有损失，但中级军官没有伤亡。这个战役经过，是柳旅长和陈营长给我说的。

二 第一次九间房战斗，柳旅受挫

蔡峪窑战斗后，柳旅拾得徐部讨论蔡峪窑战斗的经验文件：

“一个经验，不应当用全部力量包围纸厂，应该以少数兵力围住，用政治方法解决。”另一个经验：“应该大力追击柳旅，方可成功。”这时柳旅奉到蓝田行辕总部迭次电令跟踪追击，所以柳旅总是跟在徐部的后边。

是年农历腊月间，徐部向东前进，经过镇安、曹家坪、九间房、蓝田，向葛牌镇前进。柳旅仍跟在后头，向葛牌镇追击。到了曹家坪，情报说徐部已到葛牌镇，在此镇开会。柳旅不知徐部扬言在开会，乃是诱敌入阵之计，反而放心大步前进。前进途中，路上所遇到的“老百姓”，引路向导，都是徐部的侦察人员，为了将柳旅引入布好的口袋阵，所以引路人引他们只走山下，不走山上。行至九间房附近，宋鸣岐营长有了怀疑，就问引路的人：“山上有路没有？为什么不走山上头？”引路人答：“山上头是小路，不好走，山下是大路，好走。”宋营长看他言语吞吐，更发生怀疑，就令前卫上山。一上山就和徐部的小部队接触了，该小部队随即向后撤退。宋营长不知是计，跟上追击，于是全面发生战斗。后

面部队听见前面接火，很快都爬上路边的小山上。这一带的大小山上，都是黑鸦鸦的松树林，丛棘榛榛，最有利于埋伏。中间仅有一条小路，再无出路，是个布阵的最好所在。这时柳旅陷于徐部包围之中。徐部布阵于两边的大山上，柳旅爬在路边的小山上。虽是小山，但有地物可利用。在对峙的形势下，发生战斗。在这大山和小山之间，隔着凹地，徐部要由大山上到小山上来，必须通过中间地带的凹地。这时徐部向山下猛扑，被柳旅在小山上的射击阻止，不能下山。因为小山对大山射击是仰射，有这个优越条件，从此双方对峙起来。经过3日的对峙，友军前来救援，徐部退走，柳旅进驻葛牌镇。是役柳旅损失很重，刘云龙团已残破不堪，开回后方。将景团和薛团编成一个团，驻在葛牌镇，等待后援部队。我率队于1935年2月10日到达葛牌镇，柳旅长等给我详述了这次战斗的经过。

三 桃花岭战斗，唐嗣桐被俘

1934年，我驻防三原，到农历年终，我已办好年事，准备过年。不料腊月二十九日晚，接到西安电话，令我率部于明早向西安前进。因我团第二营驻防淳化，调遣不及，另拨补充团第一营（营长房九斋，解县人）归我指挥，当日晚同到西安。翌日，总部参谋长韩光琦（字威西）检阅队伍后说：“补充团第一营官兵的服装不整齐，和第四团军容相差很远。”（我团官兵服装都洗涤补衲干净，准备过年，一律带白茶缸，第一营官兵相形见绌）韩又说：“今天不走，要给你们第三营换新枪，我即通知军械处，王团长可到军械处和处长窦荫三接头领枪。”因给第三营换枪，耽延了一日。时值大年初一，市面停门，买饭困难，官兵没有吃好。晚8时即由大营盘出发，向引驾回前进，在此处休息、吃饭两小时后，继续东进。第二天晚上宿营汤峪口。此时红军声威远播，情况紧张，总部又派骑兵团（团长张廷祥）前来，归我指挥。骑

兵团在汤峪镇住了三天，和我团一同东开蓝田县附近待命。在蓝田县住了两天，受命后，即向葛牌镇前进。

2月10日，我率部到达葛牌镇。郭仰汾副师长也在此处，驻在柳旅旅部。柳旅长和我见面后说：“你来了，好得很，我已疲惫不堪。你接事后，我就回去了。杨主任^①给我有信，叫我交代后即回西安。”我说：“你不可回去，杨主任对你不满，轻则撤职，重则法办。”柳说：“杨主任给我写信也说要杀我。”我说：“那么你还敢回去？”柳说：“杨主任有命令叫我回去，我敢不回去？”我说：“你可以不回去，我情愿负责，向杨主任说说。”他说：“哎呀，恐怕不行啊！”郭副师长插言说：“明钦如能负责，那就可以，你不要害怕。”从此柳旅长有点安心了。我即给杨打电报说：“我才薄识微，难孚众望，柳旅长虽然有些不是，但他是老旅长，有一定的威望，请将柳旅长留在前方，坐镇一切；所有军事指挥任务，我完全负责。”第二天接杨复电：“准如所请”。于是，我和柳旅长召集团营长开会。我宣布由柳旅长挂帅，我负军事指挥责任。订出作战计划：行军时，我率本团在前边走，柳旅长率旅部及薛团在后边20里处跟上，以免全部被敌包围，彼此互相呼应。宿营时，再看当时情况，可在一处宿营，也可相距十里八里各自宿营。山地作战，不要用大部队，我一个团轻装前进，负作战责任；柳旅长率旅部和薛团作为预备队，随后跟上。这样，我们就不至遭到大埋伏，避免全部被围，遭到覆灭。我这个意见，各团营长一致赞成。会后，全军按照计划由葛牌镇出发，先向东南绕过山阳地区转向西南前进，追击徐部。数日后，到达镇安。这时，徐部由镇安向西打磨转圈。到柞水一带，忽向东折，经过营盘镇东西大道向东前进。我没有跟他原路走，他由北路向东走，我由南路向东进。我部到镇安，徐部到山阳境内的黑山镇，我驻在镇安未动。徐部因我未动，驻在黑山也未动。

^① 指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

这时，新任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子封），率所部来到镇安。唐是新上任的旅长，气焰很盛，开口就骂，并说：“这是由南方打败窜过来的一股共军，狼狈不堪，已经溃不成军，不值一击。”我说：“共产党在南方打了多年仗，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南征北战，从未停止，或胜或败，对作战是有经验的。这次由南方到北方，经过几省，转战千里，强敌环视，到处截击，既无援兵，又无接济，尽管如此，也无人能挡住它。可见共产党的军队，是久经锻炼的军队，你未免太轻敌了。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给你说的是老实话。”唐气哄哄地说：“你不要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接事后，杨主任在西安给我说：‘你这次到前方，看向着，相机追剿。’我说：‘请主任放心，我老记着校长的训问：‘不成功，便成仁’。明钦兄，你要知道，我是不畏强敌的，我要为三民主义而牺牲。请问你：徐海东驻在黑山，相距咫尺，你为啥不撵？”我说：“不是不撵，因为共产党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随便去撵，须得侦察清楚，免得中了他的计。”唐闻言，猛然起立，用手把桌面拍了两下说：“好！你们不敢撵，我去。”

于是，唐第二天率部即向黑山前进。唐未到黑山以前，徐部就走了。据我知道，小河口是个红区。阮应成是小河口人，他在小河口一带闹共产党多年，小河口的老百姓大部都赤化了。兼之地形复杂，前边不远，就是桃花岭，地势非常险要，由小河口西走，必须翻桃花岭。我前次走过那里，当时我们几条驮骡都滚到沟里去了。这个地方，是下埋伏的最好所在。

后来，据唐旅逃回的官兵说，徐海东部驻在小河口一带，等待唐旅追击，唐旅在黑山驻了两三天，即向小河口追击徐部。徐部知道唐旅来了，扬言由小河口向西退走了，其实就在小河口以西桃花岭附近埋伏，布下口袋阵势。这里地形是：靠近路口的两边山小，没有多少树，越往前走，山势越高，树林越稠密，徐部就埋伏在此处松林茂密的大山上。唐旅侦知徐部远去，以为怯战，不敢应锋，就很大意地前进。不料行到桃花岭附近，徐部

伏兵突起，从两边山上袭击下来，人如猛虎，弹如雨下。唐旅常驻西安，没有参加过大战，官兵临阵作战的经验少。唐初接事，对于官兵生疏，没有什么威信，兼之轻敌，行军大意，突然遭到袭击，本人首先手足失措，官兵惶恐，阵地大乱，无法指挥，仅在数小时内全部覆灭，唐本人亦被俘。

四 华阳镇战斗，张飞生受伤

唐嗣桐刚失败后，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率部到了镇安。曾和我谈到追击红军的问题。张说：“共产党由江西失败了，已成为流寇，没有多大作战力量。”我说：“打共产党，可不是打土匪哩，不能把他看作是流寇，千万不能轻视。共产党的军队，是南征北战锻炼出来的，对于作战是有经验的。据我的经验，可不能常跟在后边追击它。蔡峪窑、九间房之役，我们这一旅都吃过亏了。在这两次战斗中，我们3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团了，所幸没有全军覆灭，中级军官都在哩。”我又说：“你先驻在这里看一看。”这时徐海东部已向西走了，据情报说已到了关口子一带。这时，张汉民奉命暂驻镇安，令我前去追击。第二天，我率部向关口子前进。本来一天即可到达关口子，我为了谨慎小心，行军很慢，一天的路程，用了两天的时间。第二天到距关口子三十里的地方，得到情报说：红军又向西走了。又据前卫部队报告说：徐部狼狈逃窜，在关口子遗弃的物资很多，有军刀、旧大衣、棉衣等物。我说：这些遗弃物资，分明是诱我们的钓饵，说明徐海东不在关口子和我们打，是想诱我们到关口子以西，在对他有利的地带来收拾我们，我们决不上他这个当。于是，决定不追击，先驻在关口子。我一面加强戒备，一面详细侦察红军的行动，并向总部报告说：“徐海东部向洋县以北地区逃窜。”总部复电，令我即速跟踪追击。当时我为了慎重起见，复又电陈：“徐海东部向洋县以北大山中前进，这山内人家稀少，所有人家，都是猎户，山大，地

形复杂，又是老梢林，我军不宜贸然跟在后边追击。过去的失败，应当引为教训，俟侦察回报后，即行追击。”就这样延迟了两个星期。

不久，得到侦探报告说：“徐部到了洋县以北，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飞生跟踪追击，行至华阳镇，中了徐部的埋伏，也是几个钟头，全部覆灭了。”后来张飞生收拾残部，回后方，道经关口子，给我说：“我当时据报，徐海东在洋县以北，不知这是徐的扬言，奉命追击，军至华阳镇，中了埋伏。”他又说：“此地两边是山，中间是沟道，沟道里有一二十户人家，几家小店。我军行至沟道，两边山上的红军一齐冲下来，弹如雨下，喊声震天。我军猛然遭到袭击，官兵仓惶无所措手，阵势大乱，各自寻找凭借，企图抵抗。不料民房、小店，以及附近坑洼丘陵全为红军所占，向我射击，致使我军无处立足，手虽持枪，无用武之地，于是全军覆没。”我说：“这是徐海东吸取了蔡峪窑、九间房的经验教训，不但两边山上布置了埋伏，即是沟道内，凡是可以藏人的地方都设伏兵，一经接火，使对方官兵无处躲匿，不能抵抗。”张又说：“我臂部受了重伤，随即躺在地上，以有伤的胳膊盖在脸上，血顺脸流，染的面部模糊，人没能辨，老熊当道，袒身露须，伸足仰卧，佯装死亡。红军士兵不识我是旅长，把我当成老夫子，看我已死，叹息地说：‘哎！老夫子也受伤了。’随即走去。”张又说：“路团长装扮了个抬滑竿的蒙混过去，也被释放了。徐部走后，我才收容残部，休息了两天，现在要回后方。”

五 柳旅进驻袁家庄，堵截红二十五军

据报，徐海东部吃掉张飞生部以后，向老佛坪前进。当时我向柳旅长献策说：“我判断徐部经过老佛坪向东来，一定是企图占领新佛坪——袁家庄。因为袁家庄地面有二十多里长，五里多宽，是佛坪产粮地区。徐部原走的老佛坪区全是猎户，不生产粮食，

他为了弄粮食，一定要来袁家庄。我们现在迅速占领袁家庄，把他封锁在大山内。关子口距袁家庄二百几十里，我们今晚就开拔，一天多即可到达袁家庄，不能再迟延。如果再迟延，袁家庄被徐部占领，那时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当时柳旅长虽有不同意见，但我有指挥的责任。当晚12点钟只得随我一同出发。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下午到达四亩地，此地距关口子一百八十里，距袁家庄只有二十里。我的意见是：恐怕有失时机，必须继续前进，今晚务要占领袁家庄。柳旅长坚不同意，只得在四亩地宿营。天未明，留柳旅长及薛团暂驻未动，我即率我团用急行军的速度向袁家庄前进。是日上午10时左右到达袁家庄。县长李慧亭（长安人，陕西测量学堂学生），很诧异地说：“此地并未得到军情，你军为何来此？”我说：“徐部经过老佛坪向这一带来了，要占领袁家庄抢粮食。”他说：“老佛坪向这里（袁家庄）来的路很难走，路上没有人家，他们吃啥哩？”我说：“正因为老佛坪没有啥吃，他才向这里来抢粮。”他又说：“那么他可向北走，是富区，就有粮吃，或者经过太白山，就可以出山，跑到这里干什么？”我说：“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是打磨转圈，为了打击我们，他们由西向东转，吃掉我们，才是目的，他们出山干什么？你再不必说了，赶快派两个带路人，同我们的侦探向杆杖坡（袁家庄西北四十里）去侦察。”后来，他带来了两个老百姓同我们侦探一道向杆杖坡出发。因为他认为军队来此是多余的事，又害怕军队来有负担，因此对我军之来有点不欢迎。我说：“我们旅长还带了一个团，今天下午即可到达，你可早作准备。”他说：“军队来的多了，地方都没法驻。”我说：“旅长驻在县城，薛团驻在十里路以外。”他才安了心。下午柳旅长同薛团都到了，旅长驻在县府内。我向旅长报告：我派的侦探已向西北方向杆杖坡去侦察。旅长强调说：“敌人在西南方向，决不会到西北方向杆杖坡一带去。”旅部参谋长李毓若也同意旅长的看法。天黄昏时，出去的四个侦探，由杆杖坡只跑回一个人，报告说：“我们正在那里吃饭，敌人来了，逃出我一个人，

他三个人被捕了。我逃到山上看见敌人很多，陆续都来到杆杖坡。我临走时，看见已经到了好几百人。”县长说：“这才胡说哩，杆杖坡只有几户人家，他们来那些人，都在哪里驻哩？”县长虽然嘴里这样说，但面有惧色，露出恐慌不安的神气。旅长和参谋长说：“这股共军真的由这里来了，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我为了保住军事机密，避开县长，向旅长、参谋长一招手说：“来，我们三个人研究一下。”我将他俩引到另一个房间，先说我的看法：“共产党的军队决不攻坚，他们一定由杆杖坡向东走，翻过天花山到柴家坪去弄粮。因为他们这几天走的都是缺粮地区，他们必须弄粮，要弄粮就要到柴家坪去，由杆杖坡到柴家坪，只有这一条路。我判断他们今天晚上就要行动。”我的意见：留旅部和薛团驻此；我率我团由袁家庄向东走，今晚即可到天花山。因为天花山是天险，中间有十几里长的一条沟道，行人不能并肩，牲口更感困难。最上边一段路，是用石头铺的梯行路，到上顶时，还有个石洞，才能到山上面，这是一个最好的葫芦峪所在，是设伏歼灭徐部的好机会。当时旅长、参谋长和我辩论，认为徐部力量很强，有四五千之众，他怎能走那么小的路上去，他可能攻击我们，夺取袁家庄。我说：“共产党长于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决不攻坚。牺牲实力，占领城寨，不是他的目的。况袁家庄有我们几团人，他决不会来攻。”反复辩论的结果，他俩同意了 my 意见。我即召集我团营长，准备出发，前赴天花山设伏待敌，满想一举而歼灭之。

将出发时，因为李县长不懂军事，是个胆小鬼，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向旅长陈说利害，不让我部离开袁家庄。旅长听了县长的话，也变卦了。把我请到旅部，对我说：“你不能去，因为薛如兰团几次被敌打败，已成惊弓之鸟，见枪响就跑了。假使你走后，敌人知道袁家庄兵力薄弱，向我进攻，那我们就糟了。到那时，我们首尾不能相顾，必为敌人所乘，你还是不去为妙，可以保我们的安全。况你们此去，未必得胜。”因此，我恐万一有失，

责任攸关，于是打消原意，中止前进。

此后就在袁家庄以北各山头上布防。同时派侦探前往柴家坪侦察。据侦察回报说：“徐部通过天花山前往柴家坪。据老百姓说：徐部翻天花山时，翻了整整一夜，翻过天花山，到了柴家坪沟，因此处是产粮区，他们在此处休息了两天，将给养准备好以后，即向宁陕方向开去。”这时旅长一听说敌人由柴家沟东去，他就有点着急，恐怕上级指责，说我们故意把敌人放过，所以催我赶快率部向柴家沟追击敌人，以便应付上级。我认为好机会已经失了，这时再追击，没有多大效果，况按照红军一贯战术，兵在前走，阵在后布，弄不好反中他们之计，有导致覆灭的危险。因此我和旅长商议，为了慎重起见，再派便衣向柴家沟侦察。第二天便衣回报说：徐部到了柴家沟，预备好了给养，即向东开去，现在已到宁陕附近。这时我军即向柴家沟前进。到达之后得到消息说：敌人已进入西山，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山口。这时我先派薛团王光营长率该营向西山搜索前进。因为从西山到西山口这一段，地形复杂，树林稠密，是容易设伏的地带。我判断徐部一定会在这个地带设伏以待，所以令王营长率该营在西山口一带假装修路，修路时，多捉老百姓，扬言我大部队向西山口追击徐部。待我大部队过去后，着他跟随前进。

后来我部由柴家沟出发，继续前进，到了西山口，没有进入镇内，由此折向南进，仍经过关口子、太山庙，到达镇安县，走的是南路。徐部走的是北路，经过营盘镇，到达柴家坪一带。张汉民率部由镇安出发，前往追击。我部即驻防镇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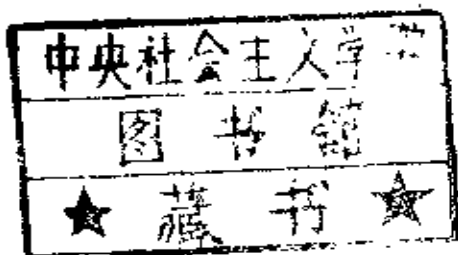
六 第二次九间房战斗，张汉民被俘

我军全部到镇安时，张汉民由镇安率部已经走了。据镇安王县长（河南人，忘其名）说：徐部已到曹家坪几天了，张旅才由此地出发，去曹家坪追击徐部。柳旅长接过来：“曹家坪以东就

是九间房，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道路窄狭，地形复杂，这是徐部对我旅下过埋伏的地方，张旅如果向那里追，一定有被消灭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死路，我为汉民担心。”

张旅在徐部未东来时就驻在镇安，本应在营盘镇这一条路上截击徐部，方为合理。但他没有这样做，把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放过去了。徐部已经到了曹家坪接近有利地带，他却跟踪追击。他未到曹家坪以前，徐部已向东开走了。张汉民的气焰很盛，轻视敌人，认为徐部怕他，望风而去。所以不顾一切，肆无忌惮，跟踪追击。行至九间房，徐部仍用上一次打击柳旅的战术，在原地方用比上一次更周密的计划，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因为张旅对徐部没有足够的认识，徐部应用的手段，全部得售。沿路做小生意的，山上放牛羊的，给张旅带路的，都是徐部安排好的人，分工合作，各显神通，而张旅都误认为老百姓，毫不生疑，仍然冒昧前进。行至九间房附近，已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惶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于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就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以上情况，是根据张旅逃回的士兵对我说的。并说张旅长到危急的时候，手里提了个斧头，在空中轮绕，像是表示投降的样子。

徐部二次在九间房设伏的布置，是吸取了以前谋歼柳旅未成的经验，比上次布置得更加周密（上次仅布置了大山，没有布置小山，使柳旅占据了小山抗拒数日，没有达到全部歼灭的目的）。这次在原地设伏，改正了以前的缺点，左泽右陵，全设伏兵，以致对方无处立足，遑言抵抗。因此，发挥了阵网的威力，收到了全胜的效果。



七 山阳战斗，吴营长被围

在南山一带围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不到三月，唐嗣桐、张飞生、张汉民三个旅连遭覆没，柳彦彪所带的四个团损失过半。徐部所向无敌，军威大振。我军厌战，兵无斗志，指挥官心灰意冷，惧遭覆灭。因此我部变更战略，采取守势，选择要隘，固守待援。

奉命将归我指挥的补充团第一营调回大荔，将我团驻防淳化的第二营调驻山阳县。我率一、三两营由镇安移驻柞水石嘴子一带，扼守要隘，与山阳遥为声援。此时，赵寿山旅由汉中进驻关口子以西一带，由南方开来的庞炳勋军、王振武旅，都驻距山阳很远的地方，各自扼守要隘，不敢向徐部追击。徐部在山阳、镇安一带活动，如入无人之境。后来，因为无人跟踪追击，没有用武的机会。于是按照当时形势，另设诱敌之计：与阮应成汇合，共有八九千人，佯装围攻山阳所驻的我部第二营，意欲诱我救援。中途设伏，歼灭我部。我得悉山阳被围情况，认为山阳城小兵少，又无宝藏，何须用此大部兵力围攻，牛刀宰鸡，明明是计。我和营长们商议，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大致和我相同，都说：石嘴子距山阳二百余里，急行军也须两日方可到达。且地形复杂，孤军深入，危险很大，因此决心不去救援。适又得到山阳吴仲华营长的报告说：山阳城小而坚，北面枕山，地势险要，防守亦易，敌人虽多，无用武之地，勿须救援。从而我对山阳更放心了。

徐部围攻山阳三天不下，见我没有救援，大失所望，果然撤兵而去。是役吴营伤亡官兵二十余人。吴认为打了胜仗，滋长骄气，肆无忌惮，竟在山阳纳妾，希图享受。这时我团奉命限日开回三原，吴营未执行命令，迟回三原有一个星期之久。冯钦哉见吴，大为不满，不谈守山阳之功，只说临阵纳妾之罪。后来以违

犯军纪论罪，打了四十马棒，押在禁闭室，多人求情不予释放。我亲自由淳化防地到三原，向冯乞情。结果，人虽释放，但撤去了营长职务。

当时我认为，临阵纳妾，固然违犯军纪，但守城之功，也不可抹煞，有罚无赏，未免有些不公。以后得悉，原来吴带队过省，顺便去见杨虎城主任，杨给了吴五百元，对吴说：“你在西安玩几天，再回去。”事为冯知，因而吃醋，不好明言，所以给吴扣了个“临阵纳妾，违犯军纪”的帽子，打押之后，又撤其职。

（李百朋整理）

钻天岭、关口镇、华阳镇三次遭遇战

鲁 秦 侠

1934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率先遣部队三千多人北上，经豫鄂边境，进入陕南山阳、镇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边区根据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乃于1935年元月亲自到汉中、城固，检阅第十七路军队伍，随即率领警备第二旅张鸿远（字飞生）部两个团和张汉民的警卫团，迅速地自城固出发，经洋县、宁陕关路线，开赴镇安和商县布防；又调冯钦哉的柳彦彪旅和安康的唐嗣桐（字子封）旅到商洛地区，共同堵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他本人率领孙辅丞的特务第一团和王振华的特务第二团，坐镇蓝田，指挥作战。

1935年的元月下旬，我们自城固出发。出发那天，大雪飘扬，部队轻装，随时准备作战。警备第二旅下辖第四、第六两个团，除在城固留守一部分外，共有两千八百多人，带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旅部有参议陈式玉等和手枪队一连，团长为我和沈玺亭。行军中所需给养，概由地方供应，官兵自行背带。严申纪律，公平买卖，深得镇安熊、刘、倪、王、党等各大家族地主豪绅的欢迎。旅部还组织有侦探队，消息也甚灵通，并采取全部出队游击的办法，不固守县城的一定据点，即队伍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碰见红军就展开作战，或获得情报，即进行追击。故镇、柞各乡镇，多为我们部队常经之地。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团长。

红军徐海东部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主力有三千多人，潜伏在各地作地下工作的人员甚多。有的假作小商小贩，住在各地和群众暗中联系，对于地方情形和山川道路，以及陕军部队的情况，都很了解熟悉，故其行军迅速，所向无阻。他们在陕南秦岭山区一带，展开游击，扩大影响，也是配合红一方面军等大部红军突围、转移北上，以牵制国民党军分路堵截的策略计划。又和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互相策应，互相联系。1935年春节前的三十夜晚，川北红军乘隙攻陷宁强县城，驻军杨竹荪团全部覆没，杨团长阵亡，刘文伯、王劲哉退走，勉县因而失陷，红军迫近汉中和褒城，攻城数日，未被攻克，仍退回川北。这时，汉中为孙蔚如军长和段象武旅，褒城为耿景惠团长所防守，汉中地区也是紧张一时的。

警二旅和红军作战的情况

（一）钻天岭和红军第一次接触

红军的游击战术，是运动迅速，东出西没，敌来我走，敌住我扰，得势则战，不利即退，处处自己居于主动，不受敌人牵制，是把战术用活了。陕军各部共计兵力，是大于红军好几倍，都被他运用战术和利用地形各个击破。

警备第二旅部队抵达镇安之后，休息不到十天，张鸿远即命令部队向镇安东区铁张铺、黄龙铺、花园铺一带游击。有一天，部队经过崖屋河、七里峡抵达钻天岭的山脚下，正休息准备作饭，忽接前方探报，说“红军徐海东部自山阳边境前来，距此不过十多里路”。钻天岭是必经的道路，山高路险，崎岖盘旋，岭上还有卡门，是一险要之地，为山地作战所必争的据点。我们当即

紧急集合部队，派遣一营兵力，跑步上山，飞快地预先占领了钻天岭的要隘。其余大部继续跟进，按地形布置了兵力。未及片时，红军前卫已抵达岭下，向我军进攻，前线双方都发现枪声。接触未久，红军忽然撤退，绕道别路而去。我们也未追击，仍返原地宿营。次日，我军又向米粮川一带游击。此是我部和红军初次接触的经过。

（二）宁陕关口镇和红军二次接触

1935年，我们在镇安度过春节之后，探得红军在柞水县城出没。张鸿运即率领我们部队出发，经屹塔寺奔上柞水县城，我们到达柞水，红军又转移到蓝田的曹家坪，我们赶到曹家坪，红军又转移到商县边界。我们沿着秦岭山麓，不停止地追击红军，不顾士兵的疲劳和牺牲，积雪没胫，道路泥泞难行，以致士兵在途中多有怨言流露。我们未追击上，就由凤凰嘴开回镇安。沿途凡是红军经过之地，各乡镇的墙头上，都有红军写的大字标语。标语是唤醒群众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分粮抗款等激动人心的豪壮语气，官兵看过读过的都有同情之感。

红军不但行动迅速，而且纪律严明。有一次，我们行军宿营在镇安的西沟口时，恰是红军先一日离开住宿的地点。我住在一家草屋的客店内，向店主了解红军的情况。据店主人讲“红军几个女兵，昨晚住在我店中，喝些水，吃些自带干粮，将自己所背的单被铺放地下就睡觉，连我的床炕上都不住，天没黎明就随队而去，并未扰害一草一木”等语。我听了之后，心中感觉惭愧而又钦佩。因为我正是休息在店主人的床炕上，士兵做饭用柴，虽然给了柴资，总是微薄的，用群众的锅灶做饭能无扰害吗？红军的妇女们，能同部队一路跋山涉水，日趋百里，其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红军东出西扰，吸引我军追击，中他埋伏，便于各个击破。在1935年3月间，红军到商县一带游击，张汉民旅长即率队跟

踪追击。到了葛牌镇的山岭之下，有几个红军便衣侦探，化装农民采薪，张汉民不知，询问红军的消息。农民答说：“红军刚才下岭过去”，又为张的部队引路，下岭追赶。部队进入沟峡深处，红军伏兵前后截击，全部覆没，张汉民^①亦被俘虏。

红军在葛牌镇胜利之后，又转移到镇安西南的俞师铺、庙沟口等处。张鸿远即率领我们部队进行追击。但是，红军消息灵通，运动转移甚快。我军刚到庙沟，老百姓说：红军刚才离开该地，没有两个钟头，又转向满坪、太山庙、宁陕关口方向去了。这几天，我们部队都是跟着红军后尾，日趋百里穷追，前后仅差一站之路。我军行至太山庙，不停留又向关口镇前进。正行军间，接得侦探报告，说红军在关口镇准备宿营做饭，我军就急速搜索前进。距关口镇没有数里之远，我们的前卫尖兵即和红军的哨兵接触了。双方的部队都展开队形，各据山头，互相射击。此时，我们的炮兵也进入阵地，相峙约数小时，红军自动撤退，向四亩地、袁家庄、华阳一带去了。我军遂进关口镇宿营。这是我们和红军二次接触经过。

（三）华阳镇和红军第三次接触

“将骄兵疲，必遭失败。”古之名言，确有道理。我们部队到达宁陕关口镇后，已是阳历3月间了，和红军转战，已超出镇安防线之外。全部官兵，经数月的跋山涉水，冰天雪地，冒着严寒的气候，不停止地追击红军，连续作战，已是疲劳不堪。这时，我们大家一致要求停止进军，休息整顿。而张鸿远思想上已产生骄傲自满、轻视红军的心理，谓“红军两次接触的撤退，皆是怯战，战斗未能过瘾，必须再鼓勇气，继续追击，务将红军徐海东部队打垮为止”等语。遂在关口镇补充了给养，遣送了营连的伤

^① 张汉民旅即陕西警备第三旅，是新由警卫团、原警备师的傅临光团和第五十旅的补充团黄展云部改编成立的。

病兵，减轻了行装。此时，红军徐海东部已由茅坪转移到华阳去了。

华阳是旧属洋县的分县，接近秦岭太白以南的地区，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地形极为复杂。这时，参议陈式玉亦极力主张停止进军，谓“我们追击部队，必须要和友军截堵相配合，柳彦彪旅相距甚远，又迟迟不进，我们单独拼命地追击是徒劳的”。又谓：“红军力量未受挫折，不可轻视，不如就此停止等待。”张鸿远不听陈的建议，仍坚持自己贪功冒进的愚见，遂在袁家庄驻扎，没有几天，即命令部队开赴茅坪宿营。次日向华阳前进。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是准备好了和我军作战的。距华阳镇以东二十多里路的地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红军在此设下埋伏军队。这一天，我们部队正在前进时，前卫尖兵忽然发现红军哨兵的枪声，就停止前进，布置抵御。不料，红军从两翼山沟的丛林中，勇猛扑来，将我们的部队截为数段，一时枪声四起，山鸣谷应，草木皆兵。我军此时已失去统一指挥作战的能力，由各连、排、班自行作战。士兵抢着爬山寻找阵地和红军抵拒。这时，我亦陷入混战之中，急挥令自己的卫士，不必顾我，赶紧登山寻觅隘地，借以减小个人目标。只听见枪声隆隆和红军的呼喊：“士兵们，不要跑，不要打枪，缴枪吧，我们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的。”双方混战，由日午一直打到日落西山，枪声才渐渐停止。我军散布在山上的各个部队，于夜间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混乱零星地陆续退到茅坪集合。我于夜晚遇排长的掩护，回到茅坪。

当部队前进时，张鸿远带手枪队，走在部队的中腰，有一股红军冲击到张的附近，手枪连展开战斗，伤亡甚多，势已不支。张的臂上也带重伤，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路旁涧沟内战士尸体之中，假装死去。有红军战士，经过张的身旁说：“此人身体肥胖，像是一个军需。”未加详细检查即离去。张挨到夜晚，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

才返回茅坪。陈式玉因劝张不听，拖在排尾，未受危险。

部队在茅坪集合，检查伤亡，张鸿远手臂负伤，我团团附边松山、营长王金州手脚带伤，全部官兵伤亡共计五六百人。枪弹也损失甚多，我团较重，沈团较轻。逃散士兵数日后始归队，有被红军俘虏的都被放回，并未伤害。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战斗之后，仍转回镇安一带游击。这时，杨虎城又调唐子封旅到达镇安堵截红军，我团同张鸿远转回城固，休养补充。杨又命令陈式玉率领警备第二旅沈、韩两团（韩子芳由紫阳调来），进驻宁陕关口，堵截红军。

迨至1935年6月前后，红军徐海东部又转到柞水游击，唐子封旅长率部追击，在柞水和蓝田交界的某地，又中红军的伏击。毋润生团全团覆没，唐子封亦被生俘。

警备第二旅陈式玉率沈、韩两团奉命转移到商县的黑山镇和红岩寺等地，吸收以前的作战经验教训，改变作战方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与红军周旋月余，未遭挫败。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进陕西，协助陕军两个师团，进击红军徐海东部。

这时已届1935年7月前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陕南的红军徐海东，率队离开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经陕甘边境，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红军会合，完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的先遣任务。接着不久，毛泽东亦到达陕北进驻延安。

陕西警备第二旅，因此遂移住镇安和商县。

马鸿宾部阻击红军经过

马 培 清

一 瓦亭阻击战和马莲铺之役

1935年秋，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豫鄂皖根据地经陕南、陇南进入陇东地区。一时陇东形势突然紧张。根据韩哲生（当时随从马鸿宾办理文电等事）情报资料：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进入陇东第三十五师防地。马鸿宾即命令第一〇三旅副旅长马应图率王凤云、拜效禹两个步兵营，并抽调第二〇五团肖全禄营归马应图指挥，到固原以南、平凉以西之瓦亭一带布防，阻击红军；同时，令骑兵团第一营营附卡得云率骑兵一营，由西峰镇出发，进驻固原、瓦亭间之开城，与马应图取得联系，相机截堵。又抽出炮兵一个连，由固原到平凉增防。不久，马鸿宾亲到平凉指挥作战。8月19日，红军进至瓦亭，与马应图部两个步兵营（肖全禄营尚未到达）接触，展开战斗，红军立即攻占了马部两个连分守的几个山头阵地，使马部处于不利态势，全线几乎发生动摇。适在此时，骑兵第一营闻讯赶来，加入战斗，才将战局稳定下来。当时红军意图似在夺路北走，并不准备进行决战。因此，于占领山头阵地后，只以少数兵力与马部周旋，掩护主力部队通过，未曾发动有力的反击。战斗结束，马部伤亡了10余人，骑兵第一营2人负伤，5人被俘。被俘的5人，于当日即释放回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

来，瓦亭战后，红军以一部拒守三关口，切断了瓦亭和平凉的联系，其主力部队则进至平凉以西之蒿店、安国镇一带，暂时休息。此时，马应图已与马鸿宾联系上，唯恐平凉有失，便召集部属商议，要两个步兵营冲过三关口，增援平凉。营长王风云、拜效禹对这一任务，均表示畏缩不前。正在争议之间，骑一营营附卡得云忽自告奋勇，愿意冒险冲击，乃于翌日晨，在步兵掩护下，率领骑兵一营，利用有利地形，向三关口红军阵地猛冲，红军稍事抵抗，即退上山去，骑兵第一营遂得侥幸冲过三关口，绕向红军侧背，驰达平凉。双方在瓦亭接触时，马鸿宾曾在平凉布置防务，准备抗拒，及红军进入三关口，平凉将成为攻击目标，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骑兵第一营到达后，平凉方面暂时稳定，马鸿宾复于释回俘虏兵中询知，红军一般身体瘦弱，且多尚未成年之娃娃兵，加以骑兵第一营冲过了三关口，并未受到红军有力拦击，于是对红军的战斗力就产生了错误估计，认为红军力量不强，可以战胜。马应图败于瓦亭，是怯力怕战的结果。当时，红军未进攻平凉县城，而由安国镇一带上了北塬^①，向东运动。马鸿宾见此情况，一面指挥炮兵向北塬乱轰，一面判断红军可能进扑泾川。当即命令马应图率同步兵第三营（肖全禄营已到），出三关口后，速上北塬沿红军行进路线，向东尾追。

次日晨，据报红军已从北塬向平凉东四十里铺前进，马鸿宾又命卡得云率骑兵第一营、辎重营营长马钟选出步枪手百余人，并派大卡车一辆，由平凉沿公路向东追击。马鸿宾和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带同传令队二十余人，骑马径上北塬，绕道东进。到北塬东面坡前，赶上马应图部正在下塬，其先头部队已进入四十里铺。马鸿宾一见马应图，脸色立即严厉起来，冷冷地说了几句“你们畏缩不交战”的话，使马应图感到很难堪。跟在后面的马献文接着说：“听说红军尽是一些娃娃兵，你们为什么不伙上呢？”马应

^① 塬，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一种地貌，四周是流水冲成的沟，中间突起呈台状，边缘陡峭，顶上比较平坦。

图正没好气，便抗声说：“你们站在后面倒会说话，那你就带着我们伙上吧。”说罢策马赶前面的队伍去了。马鸿宾到四十里铺打点休息，此时汽车已到，骑兵第一营和辎重营的步枪手还在后面，马鸿宾、马献文和卫兵坐上汽车，进至距马莲铺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庄，就停止下来。适天正落雨，雨越来越大，到了下午六点左右，马莲铺方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马应图受马鸿宾的责备后，心怀不满，愤愤而去，一赶上先头部队，督令尽力向前追击，追到马莲铺附近，即与红军后卫接触，红军遂在马莲铺东面，从公路右侧向南山打虎沟高地占领阵地，并派出一部轻机枪兵进占打虎沟顶山上一座小庙，进行反击。马应图指挥部队向红军正面仰攻，由于马部装备较差，在红军猛烈的射击下，无法进展，即抽出两连兵力，从打虎沟西面上山，企图攻占山上小庙，从高处压迫红军左侧翼，刚爬到小庙附近，就遭到庙内红军轻机枪的猛射，立即溃退下来。此时，进至白水镇的红军一个团，从南山转来加入战斗，一部由山顶小庙上面扑了下来，于是红军全线发动了总攻。在大雨淋漓中，冲锋号震荡天空，一时机步枪声、手榴弹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马部阵地顿时陷入大乱状态，官兵各不相顾，纷纷向北溃逃，三个营长无法掌握部队，也跟着逃奔。马应图在公路南受到红军伏兵的突击，身边部队立时溃散，他只身逃入一个民家小楼躲藏起来。马鸿宾在小村中听到枪声不久，即接到两军在马莲铺接触的报告。枪声愈来愈激烈，马鸿宾便留下马献文，只带传令队二十余人，冒雨赶往马莲铺。他尚不知部队已被红军打垮，下马走出村东巷口，就遭到前面红军的射击和手榴弹轰炸。初尚认为是自己部队发生了误会，及认清是红军时，已经退不下来，遂指挥随从队兵进行抵抗，他自己带了几名随从和他的第六子，转入附近一个场院内。红军在仅隔一道土墙的果园内向场院投掷手榴弹，情势十分危急。正在此时，骑兵第一营赶到，立即增援上去，红军随即向东撤走。时天已昏黑，大雨仍未停止，马钟所带辎重营步枪手亦已赶到，即令辎重

营步枪手由马莲铺西南上山向东警戒，骑兵第一营在村外东南一带警戒。马鸿宾恐受红军包围，不敢回到村内，在村外树林里歇息。因雨大衣服全湿，而东南仍有零星枪声，远望泾河北岸，手电灯闪烁不止，当时逃散的官兵惊魂甫定，正在各处找寻联系。

事后，因战役失败，给马应图和三个营长各记了一过。天亮不久，据报红军已由白水镇出发向东去了。马鸿宾派人通知马献文，赶回平凉收容溃兵，随即进至距白水镇不远处住下，处理战场留下的几十名伤亡官兵，并就地收集溃兵。此时，沿公路电线已被红军破坏，随带无线电台又发生了故障，于是和西峰镇师部及泾川守军的联系，就完全断绝了。

二 王母山之役

同年8月中旬，在红军绕过平凉东进时，驻防庆阳以北白豹川之第三十五师直属骑兵团（欠一、二营），忽奉令开赴泾川，阻击红军。当时我任骑兵团团长，即率第三营（营长马文祥）及补充营（营长周满祥），由白豹川出发。行抵驿马关，又奉令催促赶速前往增防，并调拨驻宁县早胜镇步兵第二〇八团马开基部归我指挥。步骑会合，连夜出动，适逢大雨倾盆而下，比赶至泾河岸边，因河水骤涨，步兵不能徒涉，遂由骑兵转运过河，进入泾川县城。泾川驻有第二〇八团第一营（营长马国忠），据城防守。我们到后，鉴于天雨不止，农村小道行军困难，商定守泾川，暂不出城阻击。我部驻兵，防守泾川南关及塬头一带。守城部署既定，据报红军已进至汭河川之郑家堡（距泾川县城20里），我即率骑兵出城布防，由步兵守卫城垣。正在此时，由师部参谋处长董绍武转达马鸿宾命令：“你们一定要把红军截住，红军多是娃娃和女兵，战斗力不强，如令其脱去，就唯你是问。”我听了随即与大家商议作战策略。我认为红军一路攻进，势如破竹，不可轻敌。主张对红军作战，应该谨慎小心，稳扎稳打；但第二〇八团团长

马开基硬要立即带队去打。于是，留下第二〇八团团附张海禄和步兵一部守城，由马开基率领步兵第一营两个连、第二营（营长马敦德）两个连及团直属部队，并带同骑兵1个排，向王母山前进。第二一〇团步兵第三营（营长马维麟）跟进。我率骑兵上东南塬至口家塬方面搜索前进，企图两面合攻，在汭河川与红军进行决战。我部进至口家塬，时值雨大，路无行人，亦无队伍经过，又转至泾川以南之十里坡头，才下塬到了汭河川里。这时马开基部已渡过汭河，取道子房沟向王母山前进了。

当日下午雨住了，天渐渐晴起来。忽闻左前方枪声密集，震动山谷，向塬上瞭望，只见马维麟营沿塬跑步前进，此外一概淹没在浓雾之中。我立即率部赴援，但至河边时，因河水突涨，无法涉水而过，就在河边吹起冲锋号来，虚张声势。战斗到天黑，我想，枪声如在左前方远去，就是马开基取胜向前追击，如向右前方打下，就是红军打垮了马开基。为时不久，枪声却从塬上响了过来，一时手电乱晃，顺塬近移，看来马开基必败无疑。枪声响至王母山头，预伏在那里的马部一连步兵，起而阻击，红军随即引退。泾川守军已颇为惊惶，派人到口家塬一带找我，而我正在汭河河边。及到天明，我部正要过河，上河警戒带来马开基部两个士兵说：“我们打败了，团长跑了。我们的人跳崖逃走，崖下是深泥坑，把许多人淹死了。因为河水大，我们六七十个人手拉手过河，全被水冲走了，只出来我们两个。”接着，有一个老百姓拿着铁锨在河边走，我问他：“这是哪里的队伍？”他反问：“你们是哪里的？”我说：“是骑兵团。”他已经认得是我，就立刻哭起来，说：“仗打败了，团长骑马跑了。”原来这个老百姓是第二〇八团第一营营附马金蛟化装逃来的。到了当日下午，骑兵第一营营附卡得云，奉令率部由王村上了南塬，经过郑家塬时，才发现马开基已被红军击毙了。情况是：马开基率部进击红军时，行抵一个腰峁，连长王全建议留兵驻守，作为必要时的退路，马开基不听，一直驱兵前进，便与红军接触，展开激战。战败后，退到腰峁，

果然已为红军占领，用轻机枪把路封住，无法通过。马开基转身上至一个场塬，已身受七伤，终于不支毙命。王全亦被红军俘虏。在战斗紧张关头，马维麟营曾赶往增援，但仍被红军打了下来，伤亡20余人，队伍完全溃散。是役后不久，王全被释放回来，带着红二十五军写给我的一封信说：“你们不要再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我们应该一同抗日。”

这时，红军经口家塬正向灵台移动。马鸿宾命我部跟踪追击，并把我部拨归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指挥，东路交通司令部骑兵团王富德部则归我指挥，但我始终未和他们取上联系。我部行抵黑河边，红军已渡过了黑河。由于河水暴涨，急切不能过去，就宿营于此。次日下午，渡过黑河进至十字路（灵台县属），街内已无百姓，只见红军写的“消灭二〇八团全部”、“击毙团长马开基”、“必须彻底消灭三十五师”等大字标语，遍布在各个墙壁上。据探悉，红军已向上梁镇走去了。我部接通电话线和灵台联系，灵台县政府通知区署，给我部送来了羊和面，正准备做饭，泾川忽来命令，说红军到了崇信，叫我部速到泾川防守。这时雨很大，我部冒雨出发，于晚12时到泾川，就在城外宿营。马鸿宾已移住泾川城内，第二天我向他报告情况，并一同吃饭。他说：“我们还要和红军打，你就率部再上王母山追击吧。”他因马开基上次走了子房沟，吃了大亏，认为很不吉利，叫我另找路上山，但别无较好的路走，我就率部仍从子房沟上了王母山。我部到塬上走了几十里，发现红军已经上了塬。这里属平凉南塬范围，我部距红军不远，天黑时就在塬上宿营。天亮探明，红军下塬仍到平凉东四十里铺，我部跟踪追击，又见红军在平凉北塬下面休息。我从电话中报告了情况，马鸿宾作出判断说：“红军不去平凉，在绕圈子走向陕北。现在镇原无守兵，恐怕要失陷，你们如能守住镇原，就算达成了任务。”我部跟在红军后面继续行进。夜间，红军驻在新城塬一带，我部宿营于乔家塬一带。第二天拂晓，红军走，我部又跟上走，在镇原以西，红军下了塬，我部却从正南小

路抢进镇原县城。红军未攻城，转上孟坝塬去了。

三 板桥之役

我部骑兵在镇原住了一夜。天亮时，忽又接到西峰镇师部转来马鸿宾的命令，以西峰镇兵力单薄，须立即率部增防，以策安全。我部急行至黑河，红军已由五郎庙走向西峰镇塬。我部到了西峰镇，第二〇九团团长马奋英（即马岐山）、三区专员胡抱一等，均出城来迎，言谈之间，但见他们面容失色，现出极为惊恐的样子。此时，红军进至驿马关到西峰镇北门一带，在城外不时打起稀疏的枪声，城内人心十分恐慌。夜里，马鸿宾在泾河边罗汉洞给我打来电话：“现在我们和红军要好好打一仗哩。泾河水大，把我隔住过不来，骑兵第一营和步兵马维麟营即到肖金镇，天亮可赶到西峰镇，我已命令西峰镇马奋英团也归你指挥，你就率领他们好好地打吧。”我觉得步骑六个营归我指挥，有些困难，便请他派一个旅长负责指挥，我去打前锋。他说：“你是太破荒（老鹰），他们是尕米崽（小兔），容易捉着哩。你不要推辞了。”天亮据报，红军已向赤城塬走去。于是，我即率领骑兵三个营首先出发，跟踪追击，马奋英带同步兵三个营及山炮一门，继续开动。

我到了赤城塬，红军已先至赤城镇。在双方接触时，我下定决心，谨慎从事，绝不猛打，一面采取守势，一面相机进攻。由于红军勇敢善战，神出鬼没，往往使我们迷惑不解，终于吃了大亏，若再轻敌冒进，必将招致溃败结果。在赤城塬上，我部和红军打了一后晌，双方均有轻微伤亡。后来，红军继续向东移动，我部未敢追击，只是远远跟着。至张家塬时，已日落天黑，我部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我部下塬到了马莲河边，但已不见红军的踪影。我想，红军每天走，我们每天跟，还是一直跟下去吧，而对处境的危险，并未觉察出来。到了板桥附近，我们就钻入红军布置的火网之中，一时左右翼枪声齐发，我部立即遭到猛烈的

射击。我看到情势危急，如不拚死突击，可能全部就歼。我急令骑兵第一、三两营，向正面顺川冲击，步兵马维麟营向右翼猛攻，我率骑兵补充营直向左翼板桥扑去。骑兵第一营也就跟着行动起来。我带一个骑兵首先冲到板桥堡，这本是身入绝境的急招，没料到这一招竟使我们死里逃生。板桥堡红军，未作抵抗，退到塬头，我部又向塬头冲击，随即展开激烈战斗，约两小时许，红军纷纷退走。但骑兵第一、三两营，仍被红军重机枪堵住，上不了塬头。我部又绕至重机枪阵地侧背，集中火力猛击，骑兵第三营乘机扑上塬来，红军才撤退了。正在此时，忽见一人骑着白马，掉远跟着一个卫兵，沿着一块高粱地的西边，由南向北行进，被俘的红军战士说：“那是我们的副军长。”我部副官马长清在旁叫嚷起来：“那是副军长吗？枪没拿着，我当是个师爷（指文书），我俩还敬了个礼。”当时，我身边的人不多，即派传令兵2人去追，他们先追上卫兵，把枪下了，因为争枪，自己扭打起来，于是，红军副军长乃从容绕到高粱地东边，由北向南而去。我率部赶到时，那位红军副军长已走向塬边，我跟着急追，突然从一块谷子地里打出一排枪来，打死了6匹马，人也受了伤，我们立即下马钻进高粱地还击。枪声渐稀渐远，我们冲到谷子地，则已渺无人迹。原来那位红军副军长正是徐海东将军。红军已向南塬退去，我部步骑跟着南移，零星战斗，仍在继续。据被俘红军战士说：“我们两个团轮流掩护着走，昨天在赤城的是红七十三团，今天在板桥的是红七十五团。”

以后战斗转向南塬，我和所带骑兵即去合水县城。进城以后，忽报骑白马的人因南塬有追击部队，向城西5里北面沟里去了。我派兵寻踪往追，又说退出沟来仍上了南塬。大约是追击部队尾随红军前进，所以又转至南塬。天黑时，停止前进，我部在合水县城住宿，红军就住在南山一带。次日晨，我率骑兵向南塬前进，追了几十里，却扑了空。原来红军由南塬向北绕向城东去了。我部进至合水东约20里之张家桥时，得悉红军昨夜在此宿

营，于是日拂晓过黄毛岭东去。这时，天已不早了，黄毛岭已是密林地带，我部不敢再进，就在这里宿营了。第二天，我部通过黄毛岭，到了东华池，而红军已由东华池向豹子川去了。我部也向豹子川前进。在距东华池约20里处打尖时，有一士兵在褡裢里取馍馍，触发手榴弹，炸死了一匹马，我心中犯疑，觉得不大吉利，尤其是粮秣无法购买，继续前进已有困难，便向师部请示，奉令步兵回西峰镇，骑兵到庆阳赤城暂住。于是，我就率部返回合水，转至赤城。

平凉、泾川、镇原堵击红军记

卡 得 云

1935年8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北上抗日，自陕南经过甘南，进入了甘肃陇东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的防地。当时，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奉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堵击，妄图阻挠红军北上。其兵力部署如下：

（一）师部率直属手枪队、传令队、军官教导大队、骑兵团马培清部和第一〇五旅第二〇九团马奋英部驻西峰镇。

（二）师直属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驻固原。

（三）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率第二〇五团马惇靖部驻庆阳，第二〇六团马文清部驻枣胜、宁县。

（四）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率其直属部队附师直属重炮营驻平凉，所部第二〇八团马开基部驻泾川，第二〇七团马赞良部留守中宁。

（五）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直属部队驻曲子，第二一〇团马绍武部驻环县。

一 瓦亭和三关口的接触

8月中旬，马鸿宾命令第一〇三旅副旅长马应图率步兵第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第一营营附。

营从西峰镇出发，到固原西南、平凉以北的瓦亭、三关口一带布防，堵击红军北上；又命我率骑兵三个连从西峰镇出发，驻固原与瓦亭之间的开城，与马应图取得联系担负保卫固原、平凉的责任。当时，我是骑兵团第一营营附，营长马惇信留守在固原。

8月19日下午2时许，马应图部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开始接触。我奉命增援瓦亭，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此时，马应图的步兵两连已被红军击溃，几个主要山头阵地也被红军占领，我立即配合马部参加了战斗。实际上红军只拟夺路北上，并不准备打击第三十五师，只有少数部队与我们接触，掩护主力行军。战斗结果，我营士兵二人负伤，五人被俘。红军仅收缴了枪马，次日即将他们放回。这五个人回来都说，红军好得很，还给他们端水洗脚，按照回民的习惯给他们鸡肉吃。马应图恼羞成怒辱骂他们“把红水给带来了”。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已在马部开始发生了影响。

瓦亭战斗结束后，红军一部扼守平凉西北的三关口，切断我们与平凉的联系，主力在平凉以西的高店、二十里铺一带休息，马鸿宾慌忙由西峰镇赶到平凉指挥。马应图知道这个情况后，惟恐被称为甘肃重镇的平凉有失，立刻命令两个营长：“一定要冲过三关口，不能被红军隔绝，如果冲不过去，拿头来见。”营长王风云、拜效禹因为地形险要，装备不好，又有瓦亭失败的教训，故畏缩不前。我自告奋勇，于次日早晨率骑兵60人，在步兵的掩护下，下马步行，利用地形，向红军阵地冲击。稍事接触，红军掩护部队即退上山去。我部侥幸冲出三关口，直达平凉，暂时稳定了马部恐慌混乱的状态。

二 马莲铺的溃败

马鸿宾到达平凉后，除布置军队外，还召集了大商号锡裕丰的财主吴九如（商务会会长）、文茂祥的东家白自林，以及平凉县

长和地方绅士等，开会研究如何防守问题。

红军长征部队于8月20日行抵平凉，并未进攻县城，而沿山路上北塬，向东行进。这时马鸿宾一面指挥一个炮兵连从城内向北塬瞎轰了一阵，虚张声势，一面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驻守在泾川的马开基团长率步兵第一营在泾川西北约七八华里的王母宫塬构筑工事，进行防守；该团团附张海禄率第二营营长马国忠部防守泾川城；马培清团长率骑兵三个营从西峰镇调来泾川，占领南塬；第二〇九团第一营营长马维麟率部从西峰镇赶来泾川参战；马应图率步兵两营，又配属第一〇五团的萧全禄步兵一营，重炮营马忠的两个步兵连和我的三个骑兵连尾随红军，到达泾川会战。马鸿宾本人亲赴泾川指挥。

8月21日下午大约5点钟的时候，在平凉以东约50华里的马莲铺，双方在大雨中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马应图下令攻击占领马莲铺西南山头的红军，被红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伤亡200多人，多数纷纷逃散，三个营长均于次日狼狈逃回平凉。马应图亲自率领的两个步兵连，正在沿公路向泾川行军，突然受到埋伏在高粱地里的红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溃败下来。马应图钻到一个老百姓家里藏起来，幸得逃脱。

马鸿宾在平凉时，曾趾高气扬地说：“红军尽是些杂娃（小孩），要你们去活捉。”马应图前进后，马鸿宾率随从人员二三十人，坐了一辆汽车，汽车后尾随着骑兵数十人，从平凉赶赴战场。到四十里铺，因道路泥泞，换乘战马前进。我在平凉听说师长到了四十里铺，即率部赶上，马鸿宾命我在他的后方一个小村庄休息。他行抵马莲铺，已进入红军伏击圈内，还不知道马应图的部队已被击溃。当遭到红军射击和手榴弹的轰炸时，尚以为是自己派出的便衣队发生了误会。及至认清这是来自红军埋伏的袭击时，已被团团围住。他的随从人员，一听枪响，即四散奔逃，只剩他的六子马定国及译电员韩世光等三几个人和马鸿宾蜷伏在一起，拼命挣扎，几乎被俘。我听到枪声，即驰马奔援。这时马

鸿宾已被包围在一个不大的场上，红军在隔他仅一个巷道的果园里，不断地投掷手榴弹。经我拼死冲击，并指挥士兵把果园土墙用刺刀挖开几个窟窿，向园内射击，红军退出果园，才保全了马鸿宾父子的生命。从此，战斗进入了相持阶段。夜间9点钟，重炮营营长马忠率步兵两个连到达战场支援，战斗仍是断断续续，一直到鸡叫时才停止下来。红军后卫部队在完成了掩护主力任务以后，也陆续撤去。

激战停止后，马鸿宾命我高声喊叫马应图的名字。马应图初听见我的叫声，还怀疑我已投降了红军，诱惑抓他，迟迟不应。后来听出我叫得真切，才从一个民房的炕洞里爬出来。他一见马鸿宾就连哭带嚷，说马鸿宾故意玩弄他。他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又叫我当副旅长。名目上我是副旅长，但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自己连一个护身的连也没有。你还说红军尽是‘杂娃’，让我们活捉。你干脆杀了我吧！”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丢光了，我不问你罪，你反而倒打一耙。”我从中解劝才算了事。马鸿宾随即返回平凉。事后为这次战斗，给马应图、王风云、拜效禹、萧全禄每人记了一过。

三 泾川惨败

依照8月20日马鸿宾的作战命令，马培清到达泾川后即与马开基商讨作战计划。马培清诡称红军不好打，需要有周密的布置，统一的指挥和协调的行动，意在争夺指挥权。而马开基骄傲自满，以为泾川是他的防地，外调兵力都是支援泾川的，应受泾川部队长官的指挥，但又不好说出口来。二人各怀鬼胎，互不服气。于是马开基在一怒之下便说“怕死的别打仗”，说罢就怒气冲冲地率团直属迫击炮连、通讯排和第二营营附马金蛟带领的两个步兵连，又向马培清要了20个骑兵，从城内出发，去王母宫塬的阵地上防守。从西峰镇匆忙赶到泾川的马维麟，奉马开基命暂时

休息。马开基为了独揽战功，出发时并未通知他。马培清则按马鸿宾的命令上了南塬。

8月22日下午6时许，在马开基进入阵地时，红军约七八千人已占领了王母宫塬后的山顶，鸟瞰马开基的阵地一目了然，但并不打算攻取泾川，南渡汭河（泾河支流）向崇信方向推进。马开基在望远镜里看到红军沿山向西南活动，便骄横地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并征求营附马金蛟的意见。马金蛟眼看红军人数众多，又无向王母宫塬进攻的迹象，兼以气候恶劣，天色已晚，不利于战斗，建议守好阵地，另行捕捉战机。马开基没采纳这个建议，又吹嘘说“怕死别打仗”，即命令他的部队向红军发起进攻。

战斗一开始，马开基派出的骑兵全部被俘。尾随的两个步兵连亦被红军从山上压迫下来，步步后退。到达王母宫塬西南塬头时，双方在倾盆大雨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个多小时内，马开基所部全军覆没，他本人的尸体也横躺在大雨泥泞之中。营附马金蛟负了轻伤，从悬崖上跳下去，逃脱了生命。连长二人死亡，一人被俘，士兵死亡约二百多人，被俘约一百多人，其余大多逃散了。

马维麟在城内听到枪声紧密，即奔赴战场增援，将要到达王母宫塬时，碰到沿途溃逃下来的士兵说马部已遭惨败。他听了很不服气地说“我不相信他们有多么厉害”，便率部向红军攻击。此时红军正在集结队伍，清扫战场。由于马维麟的来攻，红军沉着应战，双方接触不到一小时，马维麟部伤亡一百多人，又狼狈溃逃下来。

我所率的尾追部队，于8月22日下午7时许到达泾川西北约10华里的王村。马忠所率两连步兵尚未到来。此时红军正与马开基交战。我亲眼看见红军人多势众，居高临下，马开基团正在混乱溃退中。但因雨大泥深，地势险峻，我如增援，必遭到与马开基团同样的命运。尤其我已有瓦亭、马莲铺的教训，所以更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坐视马开基的失败。

马培清在南塬上遥望王母宫塬双方战斗情况，从内心里讥笑马开基目中无人，受到红军的惩罚，正合心意。为了苟全自己的生命和实力，所以他隔岸观火，按兵未动。龟缩在泾川城里的张海禄、马国忠深感城防空虚，惟恐红军攻进城来，哪里顾得上支援别人。

8月23日早晨，我到战场上看见尸体遍野，尤其是在崖头下积尸成堆。马部虽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然而蒋介石却以10万元作为奖赏，慰劳阵亡将士的家属及参战人员。马鸿宾领到这笔巨款后，仅给了马开基的家属5000元，马金蛟负伤只给了5块钱，其余都没有下文。

23日中午，马鸿宾和旅长马献文从平凉乘汽车到达泾川，立即召集马培清、马维麟、马忠、张海禄和我，开会研究王母宫塬失败的原因。他责备马培清和我为什么不增援。我说：“雨大山高，骑兵不能行动，如果增援，只是增加失败。你的几百骑兵来之不易，我不敢轻易断送。”马培清说：“我占领的南塬，是一星关二的阵地，如去增援，惟恐泾川有失。”马鸿宾又问：“那么红军渡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马培清再没有什么说头了。又转问张海禄：“你为什么不上战场？”张说：“团长没有命令。”此时马鸿宾不断地摇头，心情十分沉重。会议在日暮途穷、恐惧忧虑的情景下，草草收场。

四 板桥战斗

8月24日，马鸿宾在泾川宰杀羊只，请阿訇给马开基念经，追悼战死的士兵和慰劳参战的部属。同时开会详细地研究了红军的意图。此时马鸿宾已被红军吓破了胆，轻视红军尽是“杂娃”的思想完全消失，口中不断哆嗦地念叨“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由于红军从泾川折而向西南的崇信前进，使马鸿宾感到行迹莫测。他既疑红军乘虚攻取平凉，又怕绕道西峰镇歼灭他的师部和

驻军。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马鸿宾命令马培清率骑兵3个营，协同甘肃省交通司令马锡武的王富德骑兵团约一千余骑，尾随红军。我仍率骑兵3个连，尽先到达西峰镇待命。马忠率原部迅速返回平凉，张海禄、马国忠仍驻泾川不动。其余各部各守防地，星夜赶筑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红军由泾川绕道崇信后，仅驻了一天，又推进到崇信以北平凉县的安口窑，在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渡河（泾河），经童子镇、西峰镇向陕北前进。

8月26日夜间，红军到达西峰镇，在北门外休息。此时，驻在西峰镇的马岐山团的两个步兵营和军官教导大队、手枪队、传令队等所有部队，全都上城守卫。第二天清晨，在城墙上的人对红军做饭、烧水、吃饭等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并能听到红军说话的声音。他们只感兵力单薄，惟恐红军攻击，根本不敢出城。红军也没有进攻。

我于8月25日从泾川出发，当晚在李家堡宿营。26日天黑时到达距西峰镇约10华里的童子镇。从这里到西峰镇必须通过童子塬头的大腰峁。此处地形险要，我恐红军据险伏击，不敢前进。就写了一份报告送给师部代马鸿宾负责的董绍武，说明我的骑兵已经到达，听候指挥。

马培清在泾川和我同时出发，协同王富德团跟在红军后面，不敢前不敢后地转圈子。王富德团到童子镇后，与马培清分手，回到镇原县他的原防地去了。

8月27日晨，红军在西峰镇附近休息之后，便继续向合水县方向前进。此时，马培清和我都到了西峰镇。马维麟也赶到这里，归还了马岐山团的建制。两个团奉命立即从西峰镇出发，骑兵团在前，步兵团在后，紧随红军。妄想伺机蠢动，找个便宜。

从西峰镇出发时，马培清派我为前卫，第三天又调我任后卫，另派四营营长周满祥为前卫。行抵合水县以西约20华里的板桥时，前面响起了枪声。这时，马培清把在前面与红军战斗的周

满祥调离战场，率领除我营以外的全部兵力上了板桥西南塬头，与马岐山的步兵团汇合在一起。几个连长看见大部兵力撤走，心里有些着慌，问我咋办。我说“怕死别打仗。”我从望远镜里看见红军大部已向北撤去，尚有一部分在塬下坪台上占领阵地，并且没有发现马培清、马岐山部已到他们占领阵地的塬头上面。从双方占领的地形看，有利于骑兵在沿河崖坎死角的掩护下，接近红军阵地。于是，我就率领骑兵向红军进行了袭击。

与板桥战斗的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在合水县与驻防的杨子恒部的保安大队约一千余人接触。合水县城被红军层层包围，马培清、马岐山又奉命奔援。红军发现骑步兵来援，全部撤上山去，马培清又派我攻击占领北山的红军。但是骑兵在高山上是无能为力的，双方在相隔一道大山沟的远距离间互相对峙，稍有射击。不到一个小时，天色已黑，我们撤下山来，就停止了战斗，算是解除了合水县城之围。

红军在合水停止战斗以后，星夜向华池镇前进。8月30日早晨，马培清、马岐山率部跟到华池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红军已进入北山，在森林深处扎营。二马命骑步兵分头沿山路进到一个密林时，曾发现红军随军医院的遗址一处。正查看时，忽听后面猛然响了一炮，接着有人传来说：“团长因一匹黄虎狼马，被手榴弹走火炸死，认为出击不利，返回去了。”于是我和其他部队也都回到华池镇。

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经粉碎了前进道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层层阻挠，走出了甘肃境界。国民党三十五师妄图堵击红军长征的梦呓，随着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而告破灭。

第七章 陇东、陇西地区堵截红军

腊子口阻击战

张 觉 僧

1935年秋，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松潘、毛儿盖入甘南藏区北进。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命截击，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担任防守腊子口方面的任务，当时我任该旅参谋长，也参与此次战斗。

是年9月上旬，鲁大昌接到驻天水第三军军长王钧通报和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令，大意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儿盖进入草地，有经甘南藏区向洮（临潭）、岷（岷县）北上企图。除着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你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鲁大昌接电后，对红军动向作如下判断：（一）经草地入青海转向河西，与新疆联络；（二）经草地进入西固（今舟曲）、武都，据守阶（武都，古称阶州）、成（县）山区休整后，向汉南或陇南发展；（三）红军因无粮弹，可能被藏民歼灭。并即作如下部署：

第二团由武都两水镇调临潭新堡、杨花桥之线；第二旅由陇西调岷县西大寨（县西40里）至新堡之线；第五团由西礼调岷县西南30里之三岔门，将王世惠第三营分驻于腊子口；调第六团驻康朵，派中校团附赵国武率赵秀峰第一营和第十二师一个营，占领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参谋长。

刀扎山(康朵西南之左),少校团附王枢五率王楨第三营和第十二师一个营占领黑扎山(康朵西南之右),第二营驻康朵为团预备队,骑兵团调临潭旧城一带,特务团随师部驻岷县;第一旅旅部和第一团仍驻武都待命。

约9月9日,梁应奎接鲁大昌电令:“红军已由包座向我前进,着第一旅旅长令第一团留一个营暂驻武都,速率其余两个营到腊子口附近,指挥朱显荣第六团固守腊子口要隘,并相机进击。”梁应奎接电后,即留孙铁峰第三营驻武都,率第一、二两营及旅直属部队经西固沿白龙江西上。当时,秋雨连绵,江水暴涨,沿江小路,被水淹没,机枪、迫炮、驮骡不能过。但师部连电催促,不得迟延。遂决定将机炮由人扛抬,随步兵找坡路前进。并留一部俟水落率同驮骡随后赶来。

17日下午3时左右,第一旅旅长梁应奎到达康朵,与第六团团团长朱显荣见面,据第六团防守黑扎的第三营报告:“16日下午,红军先头前哨与我派出之侦察部队,在黑扎山阵地前方约数里之处遭遇,经互击后,各自退回。本日再未接到报告,情况不明。但西山背后,隐约枪声可闻。已派出联络部队,尚未见回报。”梁应奎即指示朱显荣迅速再派人去联络,弄明情况,严密戒备;随即率部向腊子口前进。我同梁应奎走在部队前头,刚出康朵约3里之处,闻西山背后枪声甚急,旋又发现由山顶上溃退下来了约一个连的部队,丢甲撂盔,状甚狼狈。经询问,始知系第六团派出的联络部队,因红军已由黑扎右侧绕到后面,把守黑扎前线的部队与团部隔断,前方情况不明,红军又在黑扎后边攻击,遂向侧面落荒而逃。梁旅长遂收集这批溃兵,跟在后边,继续沿腊子沟向腊子口前进。

由康朵到腊子口,是一条长约20里的深沟,中间流着腊子河,向南归入白龙江,为白龙江之主要支流。河两边夹着高耸入云的大山,两山长满树林,疏密相间。沿河仅有一条狭窄小路,蜿蜒崖际,行人不能成列。红军在后面攻击,梁应奎和旅部人员惊慌失措

地向前奔跑，自相拥挤，行进很慢，及到腊子口时，已日落西山。

腊子口乃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天堑，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仿佛合拢。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30来公尺宽，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即从沟底流出，流速湍急，至此激荡而成漩涡，水深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木桥，把两岸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非通过此桥别无道路。桥东山脚林缘有鲁大昌部预筑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宽约三四公尺，上面筑有碉堡。口子后边有三角形的一片谷地，利用山坡亦筑有工事。我们察看形势后，配备兵力如次：第一团赵国华营占领桥东沿山脚工事，四挺重机枪排列在桥头堡内，封锁向木桥进攻的道路；原驻在此的第五团王世惠营，仍占领三角形谷地的阵地，并作好战斗准备。

此时已近黄昏，忽见第六团团长朱显荣只带两名传令兵退了回来，据他说：“红军从右侧绕到后边，将团部和预备队冲散，团部人员和电台已不知去向，刀扎、黑扎情况不明。附近树林子里，到处都有红军出现。”梁旅长指责说：“你指挥5个营的兵力，没有打仗，自己就跑回来。这样，如何向师长交代？”并即令其率领第六团退下来的数十名士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我左侧背。朱显荣团长听命令之后，即率着残部走了。谁知到深夜12时，旅部派人去看，朱显荣已不知去向。以后才知道，他一直跑到渭源潜藏起来了，战事结束后，才把他找回来。梁应奎率旅部人员当天到距腊子口后面约5里的竹立旗地方，扎好旅指挥部。将腊子口部署及朱显荣溃败情况电报师部。12时左右，即接师部复电，指示梁应奎指挥现有部队，必须固守腊子口要隘，已派王协宜率特务团前来增援，约拂晓即可到达。

当晚9时左右，红军开始向腊子口鲁大昌部阵地攻击，先用机枪不断的轮番扫射，步兵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猛攻，我部在掩蔽部内一枪未发，俟红军攻到桥头时，以机炮、手榴弹火力封锁住木桥的入口处。红军虽经数次冲锋，都因地势狭隘，无法展开。我

军依靠天然要隘和坚强工事抗御，使红军第一次进攻未能攻过桥来，接连数次冲锋，都未得手。但我军已惴惴不安，不断向旅部报告，恐难支持，请增派援兵。这时旅部只控制一个特务连，无兵可派，只得把后边第五团的王世惠营调到前方，换下赵国华营，到后边休息。

12日2时前后，红军停止了攻击。梁旅长和我判断，可能在拂晓前要来一次更加剧烈的进攻。遂令王世惠营作好战斗准备，必须坚守，以待特务团来援，决不能随便撤退。一面又给师部报告情况，并催特务团迅速来援。但师部再未复电。至5时许，红军果然又开始了攻击，一面仍用少数部队从正面猛攻；一面用较大兵力，潜从我部左翼的树林中攀登险峭的石山，以袭击我部侧背。我们发现情况后，虽知那边是断崖悬崖，不可能绕过去，但侧背已受到极大威胁，军心动摇。天刚亮时，战斗越来越激烈，有一次，红军攻过桥来夺机枪，将一挺机枪架都扯坏了，终因人少，没有夺去。战斗至此，我部一个连长受伤，士兵受伤者亦有十余名。王世惠营长亲来旅部报告，如不及早退却，天大亮就撤不下来了。这时还未见援兵到来，遂决心先撤到达拉山，再待援兵。当我部转移到达拉山时，师部派副官押送的迫击炮弹到了，当时以为特务团也快来了，但师部副官说：“师部在岷县方面只有一个特务团，不能开动。鲁大昌曾要求第十二师派兵来援，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不答应，并对鲁施加压力，大有要把鲁部从岷县赶走的气势。”梁应奎旅长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乃令将迫击炮排列在山顶上，向追击的红军猛轰，把几箱炮弹打完之后，留一班步兵作掩护，其余部队一直向岷县撤退。抵岷县南关时，已是深夜，第十二师在此放哨，不让通过，遂住到南关。次日早晨撤到城西南的张家坪，师部已奉令开始向临潭后撤。梁应奎率部也于19日晚后撤，岷县交由第十二师负责防守。同日清晨，红军大队已抵哈达铺，在该处休息两天后，继续向漳县、通渭之线北进，没有向岷县进攻，第十二师亦龟缩未出。

陇西地区阻击红军记

向 超 中

红军进入甘肃前的地方情况

朱绍良于1933年夏，由江西到兰州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仍兼主甘政。当时甘肃地方情况异常复杂，民族矛盾很深，封建势力各霸一方，为所欲为。马家军阀在武威、张掖、酒泉一带把持地方行政，包揽税收；杂牌队伍中最猖狂的是陇东绥靖司令杨渠统部和驻岷县、渭源一带的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他们凭借枪杆子控制地方，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朱绍良由江西调西北，是匹马单枪去的，他的第六路军留在江西未动。朱到任后，一面极力拉拢地方势力，调和民族矛盾，一面请准蒋介石将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杨德亮团及一个宪兵营调到兰州驻扎，帮助他稳定统治基础。到1935年时，甘肃的地方秩序已经基本上稳固下来。因此，在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后，得以集结中央军及地方杂牌部队，全力进行堵截。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

第八师由江西调往甘肃经过

1934年秋，国民党军在江西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辖第八师陶峙岳部及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担任赣西南瑞金、会昌一带的“清剿”任务。我当时任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正率部在会昌县“清剿”，突然接到师部转来军长毛炳文的命令，要我率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即开甘肃，归朱绍良指挥，而以第四十三团留瑞金，归军部直辖指挥，继续担任“清剿”任务。第四十三团是我的基本团，老底子 是湘军第二师刘鏞部第二十九团，于1926年秋由我带领，从湖南安乡投奔驻津市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团长张镇球是和我同过多年患难的老同事。我希望最好把三个团都带到西北去，纵然不能带全旅三个团，也希望把第四十四团留下，带走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因为第四十四团团团长史策是广东讲武堂工兵科毕业，绰号“史跛子”，两脚走路不便，又胆小如鼠，从没有打过硬仗。当我向毛炳文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坚决不同意，说留下第四十三团另有任务，无法抽调。事实显而易见，毛炳文的这种作法是别有用心。他怕我把自己的基本团带走，到西北另有发展，因此故意卡住不放。朱绍良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靠第八师起家的，在短短四五年间，由第八师师长递升军长和第六路总指挥，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代理主持过赣粤闽边区“剿总”。这次我旅调往甘肃，当然也是由于他的请求，想调去一部分基本部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向毛炳文请求带走自己的基本团，未获批准，即率领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会昌兼程出发。到达南昌后，南昌行营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由水陆两路运送，很快地就到达陕西西安。在西安见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他当面交代：红军徐海东部正企图由泾川县附近前往陕北，要我率部于次晨乘已准备好的

汽车驰往长武，再向泾川县探进。不料当晚大雨滂沱，公路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行驶，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全部徒步急行军。到达长武后，得悉红军徐海东部已由泾川县附近毫无阻碍地安然渡过泾水北上，我们扑了个空。当将情况分别电报西安邵力子和兰州朱绍良，仍然率队步行到平凉，并电报驻甘绥署。旋得绥署电令，要我率领所部进驻静宁、定西待命；原驻静宁、定西的邓宝珊部刘旅，移驻兰州附近。

我带了两个团的部队在静宁、定西驻了两个多月，毛炳文亲自统率第三十七军（欠第八师第二十二旅的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江西到达平凉、静宁、定西线上。这时，我奉命率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移驻陇西附近停止，警戒待命。

当时参加堵截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的国民党兵力，除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部署在定西、陇西、静宁、平凉线上外，尚有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部署在六盘山东麓至开城之线；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在岷县附近及岷县西南地区担任警戒，并由临洮调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天险，阻击红军北上；邓宝珊部刘宝堂旅，仍在兰州附近停止待命；其余陇西各县保安部队，则担任“协剿”和情报工作。

陇西地区堵击红军

第八师进入指定地区后不久，据飞机侦察报告：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约万余人，已经通过川西北藏区草地，进入陇西门户岷县边境。同时据地方团队探报：风闻毛泽东亲率红军先头部队北上，彭德怀为支队司令员。红军已与驻在岷县附近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企图不明。当时兰州绥署还没有指示，第八师部队亦无变动。几天以后得到情报，北上红军先头部队，仅以小部队在岷县西南向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及第十二师唐淮源部防区施行佯攻，主力经漳县北上。果然，在两天以后，就发现红军先头部队

在武山、陇西间之鸳鸯镇附近，准备通过渭水（当时水浅可以徒步）。翌日黄昏前，红军先头部队开始渡过渭河，第二天拂晓渡河完毕，即向通渭城急进。

我将以上情况电报第三十七军军部及第八师师部，次日又向军部提出如下建议：

（一）鸳鸯镇通过渭水之红军，依过河时间计算，不过万余人，而且冻饿情况相当严重。

（二）红军尔后进路，估计不外两条：一条经庄浪走徐海东部的老路，过泾水北上，但此路有易被陕西军队截击之虞；另一条经界石铺出固原，北上陕北。

（三）为便于截击起见，我军应以第八师主力集结于华家岭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截击；第二十四师主力摆在蔡家铺（在义岗川东北约20华里），并以一部在界石铺防堵，以两个团向通渭佯攻。

（四）通渭红军如见我军向通渭攻击，势必北进。

这个电报发出后，毛炳文要我率兵两团，作为攻击通渭部队。次日拂晓，我们向通渭攻击前进，走了20多里，接连传骑飞来，要我在现到地停止待命，派轻装部队一个营，向通渭进行威力侦察，并将结果电报军部。当时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前途非常危险，只有先往马营，再行相机行动。我于当天黄昏前率部到达马营，第二天拂晓前派一个营威力侦察通渭情况。据该营黄昏时回报：红军仍在通渭城附近未动。可是次日拂晓前，据通渭民团来报，昨天枪声响后，红军全部开始向义岗川方向北上。同时又据义岗川民团来报，红军先头部队已通过义岗川向静宁方向而去。

我接到上述情报后，经过短时的考虑，马上打电话给华家岭第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转报师部，我即及时追击。因为情况变化很快，稍有疏忽，怕人说我贻误戎机。与刘振世通话后，我带领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马营向义岗川追击前进。天明后行抵义

岗川时，红军已于拂晓后完全通过义岗川，向会宁界石铺方向北上。我又跟踪尾追至会宁、界石铺间。适第二十四师部队正与红军接战。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情况又不明了，我决定与第二十四师取得联络后再作处置。同时也感到部队经过长途跋涉，疲劳不堪，需要停止集结休息一下。部队刚刚停下来，第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率领该团由华家岭追来，表示愿随我旅追击前进。红军则于当晚冲出界石铺、会宁之线，向张义堡方向北进。

我率领三个团追至静宁县北约40里的单家集时，红军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六盘山急进。当时据守六盘山、开城至瓦亭之线的为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我部由陇西追击前进时，朱绍良曾叫我与门部联系，但因彼此无线电台的呼号不同（门部电台是沿用东北军时期的呼号），始终没有联系上。此时，我找第四十四团团长史策、第四十五团团长徐传授和第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等人商量部队尔后的进路问题。我说：“红军经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北上，是走在弓背上。如果按战术要求的话，我们应该由小路取捷径，直奔六盘山上，与据守六盘山的骑七师部队切取联络，共同截击红军。同时也要料想到，红军夺取六盘山隘，势在必得，两军相遇，必然引起激烈的战斗。红军兵力比我们大，长途远征，士气勇猛。我们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估计相隔还有两天的行程。幸而获胜，可以勉告无罪，万一失败，又如何是好？不过红军也是在最困苦的过程中，如果各团长都有拚一死战的决心，我誓不落伍。”当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各团长都默然无言，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我也不敢冒险，只好下令部队仍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红军尾追。天色将暮，当晚在将台堡附近露营。第四十五团在将台堡前面数里处担任前哨，枪声时起时息。

10月7日，红军消灭了在开城的骑七师之一部，缴获不少人马武器，胜利地越过了六盘山天险。次日我旅追到开城时，第二十四师李英（此时许克祥已升第三十七军副军长）部也由静宁通过六盘山，追到开城以南约40华里的青峰嘴。这时接到军长毛炳

文的电令，略称：第二十四师为追击部队，跟踪追击红军；第八师第二十二旅（欠四十三团，加四十七团）沿第二十四师进路相机截击。我率部追至环县后，没有追到红军，只听说第二十四师在离环县数十里处（一说是三岔口，不能肯定）与红军稍有接触，具体情况不明。我部追到环县后，原驻环县的骑兵部队马鸿宾部听说红军将到，早已事先撤走。在这期间，部队行动较快，后方补给远远跟不上，我们有时掳掠一些老百姓的食物来饱自己的肚子，情况相当狼狈。

10月中旬，我旅在环县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归还建制，从此统归师长陶峙岳指挥。在陶峙岳指挥下，第八师追至陕甘边境距吴起镇约几十里处，始转回庆阳，到合水体整警戒。而红一方面军则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在六盘山地区阻击红一方面军

吕雅堂 陈列修

骑兵第七师的前身与人事变迁

国民党骑兵，历来以旅为最高单位，归行政院军政部直辖指挥。1935年蒋介石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把骑兵旅改为骑兵师。因此，骑兵第七师的前身，是由骑兵第一旅、第十一旅和第十三旅混合编组而成，全部兵力有4300多人。

首任中将师长门炳岳，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又从陆军大学毕业，是白崇禧的关系调任。少将副师长刘凤岐是原骑兵第十三旅旅长，是冯玉祥派的。少将参谋长萧克威是保定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原骑兵第一旅副旅长。第十九团少将团长胡竞先是原骑兵第十一旅旅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又是日本士官骑科毕业。第二十团上校团长张植豫，是原骑兵第一旅第二团团长，保定军校九期骑科毕业。第二十一团上校团长×××，是原骑十三旅第二十五团团团长，行伍。骑兵团直辖4个连，还增加骑机枪连、骑炮兵连、通信排和无线电班各一。

骑七师整编后，编入东北军张学良部所属骑兵军战斗序列，归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统一指挥。尔后骑七师的经费及其装备，概归骑兵军军部统筹补给。

* 作者吕雅堂当时系国民党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第四连少校连长，陈列修是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第四连上尉连附。

陕州整训和移驻陕北

骑七师师长门炳岳于1935年8月在河南陕州就职伊始，朝夕不懈地秣马厉兵，积极补充，积极训练。凡属驻在陕州附近各部队，每周一都集合起来，作“总理纪念周”的时候，进行“精神讲话”，宣传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等。

1935年10月，骑七师由陕州向西开动。全部人马和行李辎重弹药装备等，都是经陇海铁路火车输送到西安的。部队在西安车站下车后，停留了两天，把全师官佐眷属及一切笨重行李辎重安置妥当，以便于轻装出发，再乘马向西进行。其前进路线经咸阳、礼泉、永寿、长武、四十里铺等处，计行军6日，到达甘肃平凉市郊区附近。大约逗留三天的光景，从事人马给养的补给等，使人员和马匹得到充分的休养，消除长途行军的疲劳。后西进至六盘山北瓦亭至固城镇间，防堵红军由六盘山大道向陕北前进。骑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一团驻瓦亭，第二十团驻牛营子，第十九团以两个连驻青石嘴，团部和其他各连驻守固城镇。正是红一方面军于10月上旬由六盘山向陕北行进的必经之道。

六盘山青石嘴阻击战

骑七师得到命令，就由平凉迅速西进，各团刚刚到达指定地点的那天夜晚，红一方面军（即陕甘支队）由六盘山分二路北进，一路经青石嘴，一路经固城。驻青石嘴的第十九团的第一连和第三连，因事先不知有情况，仅放出警戒，没有战斗准备，半夜间官兵都在睡梦中，不料红军前卫已经到来。出于突然，部队慌乱不堪，马没有备鞍，拿到枪掉了弹，匆忙派一部分人抵抗。红军已逼近第三连，少校连长陈钟岳见势甚危，就率一部官兵乘马逃跑，而第一连连长杨士荣，因动作迟缓，没有来得及远逃。他看逃不出了就马上躲藏

在打谷场的草堆里，没有被俘。除逃出一部外，其余官兵和中尉排长时明等全部被俘。红军进占青石嘴后，仍继续北进。红军另一路据事后传闻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前进固城镇。这时驻守固城的是骑兵第十九团。在团长胡竞先指挥下，虽是顽强抵抗，由于红军猛力进攻和采取包围之势，胡竞先看形势不利，就率部队逃至固原县城，没有被歼灭。红军于夜半继续北进。据事后该团的连长吕国元、陈陶等告诉人们说：“红军行动迅速，来势勇猛，有不可挡之势。”胡竞先说：“不是马鞍没卸，不然跑都跑不了。”次日上午骑兵第十九团又回到固城集中。驻守青石嘴两个连防堵红军失利，损失半数以上，对红军连个俘虏都没有抓到。团长集合全团官兵讲话，大骂官兵无能，不严密警戒，不抵抗，贪生怕死，这样的人，不如自杀。第三连连长陈钟岳，虽是率领一部官兵逃出，实际被歼过半数以上，听到团长的责骂，自感是个侮辱，立刻拿起手枪要自杀，被别人拉住。胡竞先看情形如此，没敢再骂。胡竞先又抱怨驻牛营子的骑兵第二十团，不援救师部，有意看笑话，以后大家都各自为战好了，谁也不管谁。

骑兵第二十团驻牛营子距青石嘴20里，距固城40里。该团当日下午到牛营子，对红军情况毫无所知，上级仅传达迅速西进，认为六盘山仅有一条公路可行，地形险要，必有重兵驻守，预料红军不会从六盘山北进。第二十团就没有战斗准备，一切都很松懈。约在夜半时，即听见青石嘴方向有枪声，已知红军由六盘山北进，于是全团各连进入阵地，以第一、四两连在牛营子的北头，占领阵地向青石嘴大道警戒；并以第二、三两连向西南六盘山方面占领阵地警戒。陈列修是第四连连长，战斗部署已经完毕，青石嘴方向枪声也就没有了。直至下半夜也没有动静，判断红军可能全部通过青石嘴。但骑兵夜间是怕出动的，所以全团一直在阵地上守备到天快亮，才派人到青石嘴去探视，已知红军全部过完。据当地老百姓说：“红军未停，过了很久时间，也弄不清有多少人。”团长张植豫当即派第一、四连各一部到青石嘴附近搜

查山沟，俘红军落伍战士五六人（均四川人，年仅二十余岁），手枪1枝，步枪3枝。当时都押到师部，后又转送到平凉骑兵军军部处理。

是日上午9时，全师集中青石嘴准备向红军追击。师长门炳岳率师部人员到达后，又到附近小高地上观看地形，并与随行人员说，地形由上而下进攻，对守军不利，两个连的兵力，是抵挡不住共军大部进攻的。由于师长这样一说，当然对第十九团胡团长以下人员是个很大的安慰。说明失败不能怪下边。实际门炳岳因到该师晚，与团长以下人员毫无历史关系，怕引起误会，不得不如此来掩盖失败的原因。

失利后骑兵军的新部署

红军由陇南向陇东转移，是路经华家岭、静宁、隆德、六盘山向陕北行进。而在红军后边追击的是毛炳文率领的第三军，与红军相距仅一天的路程，在红军夜间经过青石嘴的第二天上午10时，第三军到青石嘴又继续跟着红军行经之道北追。这时骑七师也随着由右翼经镇宁县向庆阳进犯。大概在到达庆阳附近第4天，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到了庆阳，召集骑六师和骑七师连长以上人员，在庆阳县城一个老百姓家空房里，详述当时军事情况，并把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挂在墙上讲解红军的兵力、位置和我军到达的地点，已对红军成为包围形势等情况。在庆阳以北阜城至环县间，有第三军毛炳文部已到达这一地区。骑兵军第三师在西峰镇，第七师在庆阳附近。第六师在庆阳东北约30里地区防堵红军，曾与红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向人们吹嘘说：“我在一个山头上带了几个卫士，被共军包围。共军向我多次进攻，都被我用两枝手枪，左右手射击，将共军打退了，他们始终没有攻上来。共军伤亡有十余人。大概他们已看出我是高级军官，所以一再反扑。”又说：“如果不是兄弟咱家手枪打得稳，今天就不能见

到大家的面了。”何柱国说：“共军战术善于集中兵力攻打一部，各个击破，行速快。我军每到一地，需时刻注意防范，骑兵长于运动战，这边山沟多，骑兵活动是有不便之处。”

各师部署，于次日骑六师驻庆阳，骑七师驻宁县，以一个团驻早胜镇，骑三师驻白水，骑兵军军部驻西峰镇，骑四师的一个团随军部驻。

东北军在陕甘堵击红军纪实

熊正平 周光烈 李德明 汪 琰
杨大实 张星五 刘德裕 迟凤五
王仲超 金天石 毕显臻

我们11人，都是东北军的官佐。1935年夏至1936年底，东北军在陕西、甘肃一带曾参加堵击红军的作战，现就我们知道的回忆如下：

东北军开入陕甘前的编制概况及驻地

1935年上半年，东北军的编制及驻地如下：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驻天津。辖第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驻天津；第一一四师（师长陈冠群），驻保定；第一一八师（师长杜继武），驻杨村、芦台、杨柳青一带，入陕途中，周光烈升任该师师长。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驻北平附近。辖第一一六师（师长缪激流）、第一一九师（师长孙德荃）、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

* 作者熊正平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第一一五师师长；周光烈当时系第八纵队第一一八师师长；李德明当时系第一一二师团长；汪琰当时系骑兵第六师参谋长、团长；杨大实当时系骑兵军军部参议兼西安办事处处长；张星五当时系骑兵第十师团长；刘德裕当时系第一〇九师参谋长；迟凤五当时系骑兵第三师代理团长；王仲超当时系西北“剿总”上校参事；金天石当时系西北“剿总”中校秘书；毕显臻当时系骑兵第十师通讯连排长。

成)、第一三〇师(师长朱鸿勋),驻北平、易县一带。

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辖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第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第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均驻豫鄂皖边区。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辖第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第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第一〇八师(师长江维仁),均驻豫鄂皖边区。

总部直辖的有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高鹏云,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第三旅旅长霍守义,每旅均辖三个团,驻豫鄂皖边区;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驻豫鄂皖边区;第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驻信阳一带;第六十三军后改为第九十一师(师长冯占海),驻河北高邑;骑兵第一师(师长张诚德)辖两个团,驻察哈尔张北;骑兵第二师(师长黄显声)辖两个团,驻河北梁各庄;骑兵第三师(师长王奇峰)辖三个团,驻河北;骑兵第四师(师长郭希鹏)辖三个团,驻河北大名;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辖两个团,驻河南南阳;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辖两个团,驻河南罗山;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辖三个团,驻河南。

炮兵第六旅(旅长王和华)、炮兵第七旅(旅长乔方),均驻北平;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驻洛阳;独立炮兵第十团(团长刘佩丰)驻豫鄂皖边区;工兵团(团长杜维纲)驻豫鄂皖边区;辎重总队(总队长唐述吉)驻豫鄂皖边区;铁甲车司令曹曜章,驻河北;通信大队(大队长何士礼)驻武昌;卫队营(营长周文章,后改任孙铭久)驻武昌。

东北军开入陕甘的经过

东北军开入陕甘,是蒋介石对内坚持“剿共”,对外消极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表现。

1934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鉴于东北军团结巩固，实力很大，又想利用这个部队为己效力，乃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张学良代行）。当时张学良为了掌握东北军的实力，待机收复失地，遂将驻河北的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及第一〇五师（兵力相当一个军）、第一〇六师、第一一二师等调至豫鄂皖各地，参加内战。迨至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夏，将到达陕甘时，蒋介石于1935年10月，调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由张学良代行），率东北军入陕甘“进剿”。张学良乃将驻豫鄂皖的东北军，陆续调入陕甘。

1935年何（何应钦）梅（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协定，逼令于学忠交出河北省政，以商震代之。何应钦每日数次电于学忠赶办交代，并催令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克日开拔离开河北。张学良不得不把第五十一军尽先调陕甘。同时，张学良为了充实力量，掌握旧部，又调第一二九师来陕，归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指挥。直属部队炮兵第十团、工兵团、辎重总队、通信大队、卫队营也都调入陕境。又为了西北旷野作战，编成骑兵军，调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

第五十一军于1935年7月初，由河北省乘平汉铁路火车，转乘陇海铁路火车到达西安，先在西安附近集中（当时陇海铁路刚修到西安，正在建车站），军部与直属部队露营于车站附近。军的先头部队第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在三桥以东村落露营。第一一四师陈冠群部在东关灞桥间村落露营。第一一三师李振唐部在南关一带，向韦曲延伸村落露营。时值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军行不便，因而得了从容休息的时间。

是年9月，第五十一军由西安出发，向天水地区前进，任务是择险筑碉，堵击红军主力，确保天水，并防范其与陕甘边区红军汇合。第一一八师经宝鸡、凤县双石铺，抵达徽县板桥之线，筑碉堵防。并分令第六五二团孟团长沿白龙江进驻略阳。第一一

四师陈冠群部经双石铺、两当向天水挺进，其先头部队，行抵马跑泉东端时，忽得来自天水的挑担小贩消息“天水东关已发现共军，在天水沿路两旁俱有共军便衣队”等语。陈师长得此消息后，未敢冒进，擅自停止，迟滞不前，并报告军部，请示办法，（其实天水并未发现共军，沿途两侧以及山上，也无共军便衣队，事后猜测该商贩可能系共军化装便探），军部令急速挺进占领天水。军部占天水不久，接到西安总部电，追究军行迟滞不前的问题，陈冠群因此免师长职，由该师参谋长牟中珩代理师长职务（不久即真除）。第一一四师进驻天水后，旋又奉令开赴陇西一带筑碉堵防。第一一三师与军部驻天水，部队在天水周围，择险筑碉。尔后第一一八师驻略阳的孟团调驻娘娘坝一带，师部亦驻娘娘坝。1935年秋，于学忠军长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原主席贺耀组另有任用），一面赴兰州履新，一面调部队拱卫省城，军部及卫队营驻兰州，第一一三师李振唐部驻兰州郊区，第一一八师周光烈部驻临洮，分派周毓英团驻岷县，与鲁大昌师联防，第一一四师牟中珩部仍驻陇西，向兰州方面延伸驻守。

1935年8月间，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由豫鄂皖边区经平汉南段沿陇海路西来，在潼关以西华阴、渭南等站下车集结后，即向铁路两侧出发。第一〇七师、一二九师在8月间，开至陕南的商洛、镇安地区，追击程子华、徐海东等部红军，但未接触。以后第一〇七师、一一〇师进驻洛川、富县，第一二九师进驻肤施（延安），到肤施后即被中央红军包围。约在10月间王军长派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增援，行至甘泉北大小岭山，全师被红军歼灭。这时周福成师长，留一团兵力守肤施，自率两个团突围。向肤施以东韩城一带逃回洛川第六十七军防地。以后第六十七军即开赴甘肃平凉一带。

1935年8、9月间，第五十七军陆续由豫鄂皖调来西安集中，留第一一五师熊正平部在河南商城一带未动，拨第一〇六师归五十七军指挥。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三个师（第一〇六

师、一〇九师、一一〇师),于9月上旬分别在湖北孝感附近各车站登车赴陕西,在西安附近集中。由西安经咸阳、乾县、彬州、长武等县向陕北挺进,在直罗镇与红军主力接触,第一〇九师全部被歼。以后第五十七军撤退至陕甘交界各县驻扎,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前,调至高陵一带。

1935年8、9月间,第一〇五师刘多荃部由豫鄂皖调至西安,分驻耀县以北及西安附近,1936年双十二以前,调驻渭南一带。

1935年12月中旬,第一一二师由河南信阳调至西安,1935年2月调至礼泉,师长张廷枢不肯随军前进,张学良遂派霍守义接任师长,以后全师开至富县;以第六三六团团团长李德明驻耀县,双十二事变后调至渭南。

1935年12月下旬,第一一五师由河南商城调至西安,这是最后由豫鄂皖调来的部队。1936年元旦,第一一五师与第一一二师,同在西安西郊飞机场集中,举行阅兵典礼,由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任阅兵指挥官,张学良将军亲自检阅,杨虎城将军陪阅。1936年元月中旬开至旬邑驻守碉线。2月下旬某天的夜间,派独立营营长吴朝翰开赴碉线换防,行至探花宫,与关中分区共军独立团发生不期的遭遇战,激战三小时,双方互有伤亡,独立营的连长吴连春被击毙,尚有排长一名、士兵十余名阵亡,枪械无损失,天明独立营退回枸邑城内休整。1936年5月,熊正平奉令指挥第一一五师、一〇八师向甘肃宁县、合水挺进,中途未发生战斗。抵合水以后,第一〇八师归还建制,第一一五师接替陶峙岳部队的防务。1936年10月初,第一一五师又向海源集中,11月11日师长以刘启文代理,双十二事变前,调至西安城内。

骑兵军的编组如下:军长何柱国,副军长兼参谋长黄显声(原骑兵第二师师长),后参谋长改任安古琴。军部参谋处长孟绍周,副官处长高正清,军需处长张郁斋,军械处长马龙骧,军法处长董天时,军医处长韩凤麟,秘书处处长胡聘秋,兽医处长(高某),炮兵营长刘士玲,通信营长曹鹏,共辖五个师。第三师师长

王奇峰，副师长张诚德（原骑兵第一师师长），辖3个团，骑兵第七团团团长陈大章，骑兵第八团团团长徐长熙（后由迟凤五代），骑兵第九团团团长张甲清。骑兵第四师师长郭希鹏，副师长徐梁，驻河北大名未动，只第十团团团长王照堃来西北，骑兵第十一团团团长向某，骑兵第十二团团团长徐某。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副师长李福和（原骑兵第五师师长），辖三个团，骑兵第十六团团团长董源彰，骑兵第十七团团团长李千忱（后改任汪塔），骑兵第十八团团团长刘桂五。该师由骑兵第二、第五、第六师合编，第十六团以骑二师编成，第十七团以骑五师编成，第十八团以骑六师编成。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该师驻绥西未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当时归傅作义指挥。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副师长汲绍岚，辖三个团，骑兵第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宇江，骑兵第二十九团团团长张星五，骑兵第三十团团团长张庆第。

1935年7、8月间，骑兵军开始向陕甘调动，军部驻咸阳，指挥所驻甘肃庆阳西峰镇，骑兵第三师驻长武一带。这时骑兵第三师师长以郭希鹏调充，以王奇峰调充骑兵第四师师长。骑兵第六师驻庆阳一带，骑兵第十师驻邠州、凤翔一带，第十团王照堃部调驻西（安）兰（州）公路的监军镇（永寿县），骑兵第七师仍驻绥西。9、10月间，骑兵第六师曾向边区吴起镇一带挺进，被红军堵击，撤回宁县一带。1936年3月，何柱国军长奉令调固原，堵防红军主力，阻止向边区红军汇合，骑兵军部驻固原，骑兵第三师驻三原一带未动。骑兵第六师进驻三营、七营一带，与甘肃马步芳部队联防，骑兵第十师调驻固原附近。

东北军在陕甘与红军接触较大的几次战役

（一）大小塬山战役

1935年，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所部进驻洛川、郿

县、肤施后，第一二九师在肤施被围，王以哲军长派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所部增援，10月1日行至甘泉北大小嶂山，与红军第十五军团相遇，发生激战，四面被围，不到一天，全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亦被击毙。

（二）榆林桥战役

1935年王以哲军部进驻洛川后，第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师部驻鄜县，与徐海东、刘志丹两部在榆林桥作战。10月25日，第六一九团全团被歼灭，团长高福源被俘后见了毛泽东。年底被释，派他到甘泉与第一〇八师守城的参谋长张文清作初步和谈。当时守军不许高福源入城，适有守军粮秣处职员栗宝臣，认识高福源，才用绳将他拽上城墙，与张文清见了面；由张文清送他到洛川，见了王以哲；最后高福源见了张学良，报告了红军对东北军的态度，张学良深受感动，派高福源为第一〇五师旅长。

（三）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指挥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一一〇师师长常恩多，及直属部队向直罗镇进攻。该军行至直罗镇以西两日行程，在合水镇附近休息一天。这时军部和第一〇六及一〇九两师均到达，只第一一〇师尚未到达。当时牛师长曾往谒董军长，但归来并未召集各团长传达军长有何指示。当时军师两方面情报，只知直罗镇以东有红军，但属何部，是中央或地方红军，均不知道，至于兵力多少，更不清楚。当天夜间，第一〇九师为先头部队，向直罗镇前进。第三天（11月21日）拂晓，到达直罗镇即发现敌情，牛元峰师长以石世安团、郑树藩团为第一线，沿直罗镇迤北高地展开向敌攻击，战约四时，两团长都被击毙，全部被歼灭。牛师长率领预备队马团登上该镇南侧土寨子，固守待援，这时才知当面红军是红一军团林彪的主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率残部当了两天瓮中

之警，并未得到军部的增援，亦未受到红军猛烈的攻击。其时红军正在追击董英斌军部和沈克师。沈克师的后卫团，也在黑水寺全部被歼。牛师长率残部固守土寨子，第二天夜半开始向敌后撤退，行约十余里，再向南转进，想往白区逃跑，这时天将明，红军已跟踪追到，牛师长被击毙，大部被俘，仅马团长率残兵三四百人逃回西安。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后，送至瓦窑堡，颇受优待，派到红军干校当教员有两个月，蒙毛泽东召见一次。其他的校尉官佐及士兵们多愿留下，一因无家眷，二因红军总是胜利，三恨旧军官打人骂人，四因看红军官长爱护士兵。刘德裕愿回西安，蒙许可。他回西安后见了张学良，报告该部被歼经过及红军对待东北军的态度后，又被派为西北总部上校参谋。

（四）固原防堵战

1936年3月，骑兵军进驻固原。5、6月间，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师长周光烈与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奉命开赴固原，归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遣临洮防务，由驻兰州的第一一三师抽调一营接替。何柱国军长在固原所指挥的部队，计步兵3个师，即第一一四师牟中珩部、第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及马鸿宾师；骑兵两个师，即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骑兵第十师檀自新部。周、牟两师抵固原后，仅与红军稍接触，红军主力即撤开固原，向陕甘宁边区进出。第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进至七营后，又奉命星夜驰援临洮，固原防堵战遂告一段落。

（五）临洮解围战

第一一八师接到驰援临洮命令后，加强行军速度，经兰州向临洮方面急进，行抵距临洮20里处，即下达命令，部署军队向临洮两翼包围，周师长率轻骑十数名，利用凹道或死角，先部队而进入临洮城。当时临洮被围情形是这样：第一一三师的一个独立营被围于杨椒山祠，专署与县府督饬所有民团卫队，昼夜不懈地站

在城墙上守卫，城墙上摆满了滚木擂石，城墙半腰每隔二三十步悬挂照明灯笼。围城的红军，借城墙外的村庄掩蔽，向城内挖掘隧道，并利用修水渠的炸药轰城。城正在旦夕可下之际，第一一八师由外边增援，与围城的红军接触，红军遂撤入山西。

(六) 张家湾战役

1936年10月间，骑兵第六师奉令协同骑兵第十师向海原一带堵击红军。骑兵第十师由七营出发行至张家湾，与红军遭遇；骑兵第六师3个团均参加战斗，至下午4时许，见红军部队陆续增加，骑兵有马匹顾虑，不能持久，因之退后。惟第十六团在右翼高山上，撤退不及，被红军包围，不得脱，团长董源彰及全团官兵均被俘。当时，在骑兵第六师后边一二里许，即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坐看骑兵失利，不为增援，当时东北军官兵非常愤恨，认为有意牺牲东北军。次日下午5时许，被俘官兵陆续归来，至夜半12时董团长也被释回来，备述他被俘后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彭说，此次战斗，系属误会，不知道你们是东北军，枪马一定要还，并派两名红军护送他回来。但因红军送他的归途中，误入胡宗南部队的警戒线内，该部队虽未扣留他，可已电报张学良，认为该团长有通共嫌疑。白凤翔师长也接到同样电报。张学良为了一时不致引起蒋介石的疑嫉，竟电召董团长回西安，予以枪毙。

第三十五师在陇东地区截击红军纪实

马 培 清

1935年至1936年，我在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担任团长，曾两次参加截击红军的战役。前一次是在固原和吴起镇附近，截堵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后一次是在曲子、环县地区，堵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红一方面军。

1935年秋，红军长征胜利地渡过川西北草地，进入甘肃境内，立刻在甘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一时人人自危，惊惶万状，都忙着将自己的家属送往西安、兰州等地。时我驻防在庆阳、平凉一带，也把自己两个7岁的孩子托人送到西安去了。

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是马鸿宾，原驻在宁夏的中宁、金积、灵武地区。1935年春，蒋介石调第三十五师驻庆阳、宁县一带地区“防剿”红军，还将驻庆阳、平凉的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拨归马鸿宾指挥。红军长征到了川北松潘、茂州时，蒋介石又调第六十一师去松、茂增援。陇东方面，一度由第三十五师负责全面防务。同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静宁，我团原驻庆阳属的驿马关（距西峰镇40华里），此时奉命调往固原防守。与此同时又调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从平凉北移，沿瓦亭至固原之线布防。门派第十九团胡竞先部防守青石嘴，要我团到开城岭协助该团截堵。我因未奉到本师命令，即予拒绝。这时红军已到达青石嘴，与胡竞先团接触，我与门炳岳的电话联络中断。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四纵队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

在此以前，我虽然没有同红军接触过，但对红军是有所了解的。红军从江西出发，纵横二万余里，所向无敌。国民党以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犹不能阻止红军的前进，我仅仅以一个团的兵力，要想在固原阻击，实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所以，我一到固原就作好了逃跑的准备。我把两个步兵营布置在城里，自己带两营骑兵驻守南关。红军在青石嘴与胡团接触后，胡要我增援，我仍未置理。入夜，该团中校团附朱某率领百余人溃败到达固原附近，与我团误会冲突。经联系始悉胡团已被红军击溃，团长下落不明。直至次日拂晓，胡竟先到了固原，谈到该团失败情况：两个大连被全部消灭，两个大连被击溃，损失惨重。这次红军幸未来攻固原，我团仅辎重人员二三十名在由西峰镇前往固原途中，在任山河全部被俘；还有两个临时拨归我指挥的步兵营，在距任山河十余里的古城被击溃。

红军经过固原后，由任山河经三岔、胡家川、何连湾、黑城岔向陕北边境的吴起镇前进。我团奉命尾追，于同年10月上旬从固原出发。到达七营后，借口集结部队，停留了一天。实际上我惟恐与红军接触。我团由七营出发经双井子、毛曲井、胡家川到达何连湾时，是下午4时左右。当时国民党调集在该地的部队很多，我现在能记得的除第三十五师外，还有毛炳文军的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三师郭希鹏部和第六师白凤翔部。而当时红军，据我们所获情报，总共不过一万人左右。当我们到何连湾时，红军已进抵距何连湾东约70华里的黑城岔一带。当日各部联合决定：次日拂晓继续追击，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骑三师一部当时是由副师长张得福带领，归白凤翔指挥。我的一团也随白部同行，由于我对地形较熟，走在最前面。我团行进至黑城岔时，在其东南山地与红军小有接触。次日天明，由头道川（属庆阳）进抵铁边城，又与红军伏兵接触。当晚即在铁边城附近宿营。第二天与白凤翔部第十八团团团长刘桂五联系，决定大部队（指白所指挥的两个骑兵

师)由正面推进,要我团到侧翼夹击。我正怕在正面容易遭受袭击,乃欣然同意,拟即让开正面。无如两边山路陡峭,攀登困难,只好继续沿川道前进,并注意找路,直到接近沟口时,才在右侧找到了一片勉强可以通行的草坡。我们遂都下马上坡,越岭进入二道川。

那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纪律败坏,苏区人民十分痛恨,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相率逃避。因此我们得不到群众的任何支持,对红军情况,只靠哨探侦察,了解不多,因而军事行动多半是盲目的。当我团进入二道川后,即发现红军伏兵。因地形对我不利,我团乃向左侧,即头道川与二道川之间的山梁靠近,并迅速登上山梁。这时,我们才看清楚头道川和二道川两边的山岭上,都有红军伏兵。原来这一带地方,叫做五里沟口,距吴起镇只有5里。红军到达吴起镇以后,利用该处地形,在头、二道川及五里沟口一带,布下天罗地网,准备给追击的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我团因已避开正面,才没有完全陷入包围圈内,否则就不可能逃避覆灭的命运。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白凤翔部的骑兵第六师和骑兵第三师浩浩荡荡,沿头道川直奔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势嚣张,根本没有料到红军在这里组织伏击。我见此情况,立即派员与白部联络,但联络人员还没有跑下山坡,白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红军接触了。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谷,震耳欲聋,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场战斗,白部已完全陷入红军的重围。我原想趁机撤退,但又顾虑到将来会以坐视友军被歼,不予救援,干犯军法。于是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上的红军阵地攻击,红军并未坚守,我部随即占领了这座山头。该山头接近沟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座落在前面川道里不远处的吴起镇。紧靠这座山头的后面,有一片尚未收割的荞麦地,我命令部队在这块荞麦地里构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不再前进。这时根据我部左翼报告,白部第十七团已经被歼,第十八团正在与红军

激战，即与白部联系，始知当时该部伤亡已近四五百人。

到了当晚黄昏，我发现前面沟口有人影活动，估计情况会有变化，便命令伤兵先行撤退。不多时红军即向我阵地进攻，并向我部喊话：“我们是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入夜，我留下约一排人交一个连长带领，在荞麦地防守，其余全部撤退到二道川。稍事休整之后，与诸营长计议，决定次日拂晓撤离战场，如上级追问，就以子弹用尽为借口，谁也不准走漏消息。

第二天拂晓，我团即开始后撤，当我刚爬上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时，就发现在二道川我团原来驻地的右侧，即二道川和三道川之间的山梁上有人影活动，接着就有一支红军向我团原驻地冲去。当发现我团已撤离该地时，又向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猛冲，我团一个排被冲散，并截断了白凤翔部的后路，居高临下，向白部猛烈扫射。白凤翔当时正在山下集合军官讲话，这一来队伍即被打乱，纷纷向左侧的一座高山撤退。但这山十分陡峻，残余部队，循山而上，直至山顶。我团就在这一天撤出战场，退到将台堡。事后，据白凤翔谈：该部所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次战役中丢弃，另外还损失驮马、战马800余匹。最后还在那座高山上被围困了3天，直到红军自动撤离吴起镇后，才得收拾残部下山。

吴起镇之役，红一方面军以顽强勇猛的作战精神与机智灵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国民党的骑兵第三师和骑兵第六师。在这之前不久，红军曾在劳山战役中消灭了国民党的第一一〇师何立中部。紧接吴起镇战役之后，红军又在郿县直罗镇消灭了国民党的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几次战役，打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从此，驻防在陇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盲目行动。中央红军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从容不迫地由甘肃进入陕北。

在吴起镇战役之后不到半年，即1936年春季，红军过河东

征，进入山西。时第三十五师在固原以北一带驻防，忽接西安“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电令，调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三旅马玉麟部开往庆阳以北的新铺、岳楼一带，第一〇五旅冶成章部开往合水，命我团团部留守曲子，部队在陕北边境进行游击活动。5月，先后又接到张学良电告，东征红军已西归陕北，大部红军由陕北保安县出发，有进扰甘肃模样，指令第三十五师应先顾庆阳、曲子、黑城岔一带防务。新铺交第一二〇师常经武部接防。当时，我正在新铺、岳楼附近五角、元城子一带。这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天都在各山头挥动红旗，及至派队前往，则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游击队正是运用了这种出没无常的战法，不断引诱和牵制我们，使部队疲于奔命。红军主力正在这个时候进入甘肃，深入到我们后方去了。

5月31日，人数众多的红军队伍出现在元城子一带，我团退到岳楼向第一〇三旅靠拢。同时接到情报，红军七八百骑兵由红洞腰峁一带正向环县、曲子推进。同日下午，第一二〇师邱立亭团到达新铺。我们本应立即交出新铺防务，向庆阳、曲子撤退。但由于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未接到本师师长命令，不敢移动，此时师长马鸿宾又正在由中宁去固原途中，无法联系。所以，我们又在新铺耽延了两天。

6月1日，留守曲子的我团团附陕有禄从电话中报告，曲子东沟发现了红军，电话还未说完就中断了。之后，我们再未能与曲子取得联系。事后才知道，正是这一天，红军主力到达曲子城下，并于当日下午解放了曲子。我团团附陕有禄被击毙，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受伤被俘。我的两个8岁的孩子也在曲子，解放后的第二天，由红军要我团团部驻地房东把孩子送回驿马关。但当时我们对曲子情况不明，仅知道红军到达曲子，所以我们还决定向曲子增援。次日我们撤离新铺，当天下午到达庆阳以北的三十里铺，与从合水调往曲子设防的第一〇三旅一部分步兵会合，接着即与红军的侦察部队接触了。红军人数不多，边打边退，我

们尾随前进，当晚我军到达孙家湾子宿营，先头部队已到埠城附近的倪家园子。第二天即6月3日，我军全部到达倪家园子，战斗仍在继续。红军方面枪声愈来愈密，军号声此起彼落，但我们却一点弄不清红军方面的真实情况。此时我又回想起上年吴起镇战役的教训，担心这样盲目行进会有危险，提出应作慎重考虑。但第一〇三旅两个团长却坚持要继续进击，其中一个团长叫马绍武曾狂妄地说：“我们第三十五师的主力 and 精锐都集中在这儿了，遇到这样好的战机，难道还能白白放过吗？”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没有表示意见，看来有些犹豫。可是两个步兵团长，不等旅长的命令，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图开始行动，向埠城发起了进攻。

这时，我部右侧高庙方面发现红军骑兵正向我部右后方孙家湾子包围，接着又出现了大批步兵。我方派康占元营长迎击。不久，康营送来两个被俘的红军人员，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从哪儿来？”其中一个回答：“我们是红军第四师的，是今天早上才从曲子调来的。”我指着左前方正在发出指挥号的地方问：“那边是谁在指挥？”答：“林彪司令员。”我一听是林彪，不觉一愣，心里开始有些发慌。原来林彪指挥的主力红军于解放曲子之后，又回师打援，在埠城地区布下了一个袋形阵地，诱我们进入伏击圈。当时情况变化很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往下追问，高庙方面我方守军已被打垮，红军冲入我军阵地。我部立即被冲得七零八落，纷纷向埠城西边的塬头退去。

埠城位于环江岸上，两边是塬，西塬又被一道沟划分为南北两部。我们向南部塬头攀登，山高坡陡，又碰巧那天天气格外的热，爬登十分困难，有不少人累倒了，有些累得吐了血。幸而因为追击的红军已经和我们混在一起，下面火力无法展开，所以我们被俘的多，伤亡的少。

我们上塬之后，本想向庆阳方面逃跑，谁知有一条深沟挡住去路，我们又折向北跑，因为这里有一个腰岬可通。但红军老早在那里布下了伏兵，一阵密集的机关枪又把我们打了回来。我们

的步兵本已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到此已无还击一枪的力量。结果，爬上塬的一千多人都在这里作了俘虏。我和马玉麟等带了少数人乘马向西南方面突围。当天到达安家寺，收集残部，仅得骑兵二百余人，步兵百余人。这一仗除骑兵两个营大部突围外，第一〇三旅的第二〇六团、第一〇五旅的第二〇九团共七个营全部被歼。连同6月1日在曲子被消灭的第一〇五旅旅部、骑兵团团部及留守人员和曲子以南被击溃的第二一〇团马彦章营，第三十五师被歼在2/3左右，损失真可说是惨重极了。自从经过这个战役之后，第三十五师的官兵，已成惊弓之鸟，再不敢与红军轻易言战。后来红二、四方面军通过陇东第三十五师防区——固原以北祁家堡（师部驻祁家堡）至海原一带时，第三十五师虽未“退避三舍”，但从未敢迎战，仅发生了些零星小接触。

古城子、何连湾、二道川战斗简记

卡 得 云

一 古城子遭遇战

1935年8月，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部在平凉、泾川之间堵击红二十五军遭到惨败后，撤至西峰镇，经过整顿、补充，重新部署。马鸿宾把大部分兵力分布在西峰镇、驿马关、庆阳、曲子、环县一条长约200华里的封锁线上，以固原、中宁为后方，加强对陕北红军的封锁，同时堵击正在北上的红一方面军。

当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的临洮时，马鸿宾十分恐慌，对红军挺进陕北究竟走哪条路捉摸不清，认为可能经过平凉、泾川进入陕北，也可能经过固原、环县转趋宁夏。中宁是他的后方基地，这里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全家老小及家产。

这时，东北军的何柱国骑兵军也从陕西向陇东一带推进。马鸿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迅速向固原集结兵力，守卫固原。这样，就可以守住甘宁通道，保住他的后方——中宁。于是，马鸿宾命令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第二〇五团团附白永祥从庆阳率团直属两个步兵连，于1935年9月下旬到达固原，又命令马培清骑兵团从西峰镇火速到达固原，以增强防务。

我当时已升任骑兵团第一营营长，驻防环县二十里沟口。9月28日奉马鸿宾急电，率全营向固原集中。当行抵环县西之胡家湾与杨家嘴子之间的一条河谷时，突然碰到一帮小客商约四五十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四纵队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第一营营长。

人，因他们行迹可疑，被先头部队挡住。我上前一看，见这些人个个左手拿草帽扇凉，右手都插在裤腰里，显然是化了装的红军。而我的骑兵正行进在这狭长的河谷里，队形拉得很长，丝毫没有战斗准备，如果进行搜查，势必引起战斗，遭受重大伤亡。同时，我怀疑红军在两边山上可能早有埋伏，我们已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为了避免伤亡，尽快到达固原，我故意装出没看出破绽的样子，对这些人说：“你们既然是买卖人，不要害怕，我下命令放你们过去。”就这样，这些“买卖人”经过我的骑兵，顺着河沟走了。当我第二次返回环县时，听当地老百姓说，那帮“买卖人”是陕北派出的高级干部（可能还有警卫人员），是去甘肃静宁、会宁一带迎接红一方面军，开完会后返回陕北。

当时马鸿宾集结在固原的部队有：第三十五师直属炮兵营（营长马普仁，是马鸿宾的长子），第一〇三旅第二〇五团团附白永祥带来的两个步兵连，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第二〇九团第一营（营长康占元），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第二〇七团第三营（营长王有弟），马培清的骑兵团，还有从西峰镇正向固原集结的第二〇五团第一营（营长王风云）和第一〇三旅第二〇六团第一营（营长魏荣升）。这两个营因行动迟缓，在白永祥到达固原的几天后，才于10月2日到达固原县东南约六七十华里的古城子。次日晨从古城子出发时，红军已到达古城子以西约三四十华里的任山河并继续前进。在古城子以西约六七十华里处，红军与王风云、魏荣升的部队接战。红军派少数人占领阵地，猛烈射击，王、魏两营无丝毫战斗准备，听枪声一响，便乱成一团，官兵互不相顾，向北奔逃，所有辎重丢得一干二净。这时红军遂停止射击，也未乱击。王、魏两营长逃越高山大岭后听不见枪声，才开始收容队伍，但有些士兵已趁机潜逃回家，只收容了约2/3的残部，于10月3日天黑时到达固原。

二 何连湾阻击战

红军在古城子打击了马鸿宾部队后，经草庙子、苦水掌，进入环县境内。马鸿宾命马培清率骑兵和康占元、马维麟两个步兵营从固原出发，到七营进入东山，沿双井子、毛曲井向环县行进，与驻何连湾的第一〇五旅第二〇九团第二营马进锡部汇合，企图阻击红军。

1935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何连湾，与马进锡营接触，战斗进行约1小时，红军主力部队到达，战斗停止，向东挺进。在何连湾附近的马培清骑兵团，遥闻何连湾的迫击炮声，因慑于红军的威力，恐遭伏击，故减缓前进速度，到达时，红军已胜利地通过了何连湾。

三 二道川战斗

何连湾战斗后，马培清接马鸿宾电告，东北军白凤翔、郭希鹏两个骑兵师，协同我军作战，已进入环县境内，令争取与东北军取得联系，最好在何连湾会师，两军协同“追剿”，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率两个步兵团随后接应。马培清接到电报后，即率骑兵团尾随红军。出发后第二天，马玉麟率第二〇六团（团长马文清）和第二〇九团（团长马绍武）从庆阳赶到何连湾，沿骑兵前进的路线跟踪而来。

何连湾战斗后第三天，我们到达陕北吴起县境内。马培清命我从头道川前进（均在吴起县西洛河上游）。

我营进入头道川口时，派出的20名骑兵被红军伏击部队击溃，二人死亡，其余飞马跑回。我不敢继续前进，把部队撤到了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的山梁上。我在梁上用望远镜瞭望时，发现头道川的山林中到处是红军的伏击部队。

马培清率领的三个骑兵营进入二道川口时，碰到一个身穿蓝布大衫的花儿先生（种牛痘的医生），他告诉马培清，前面不远，有些红军驮着几驮枪。马培清一听，顾不得调遣部队，便亲自率团直属通讯排跃马而追。这里地形多是大山深沟，马培清顺沟走了不到5华里，即遭到埋伏在两边山上的红军的阻击，通讯排排长当场被打死。马见情况不妙，立即回马奔逃。正在这紧急关头，第二营营长马振川率部队赶到，掩护他逃脱了性命。

马逃回后，即派人通知我，红军在二道川里。我随即从中间梁上斜插下去，配合马振川作战。马振川与红军接触不到1小时，自觉难以取胜，便逐步退到头、二道川中间的梁上，我部也随之退去。马培清立即把全团兵力集结起来，在中间梁上观察红军动静。这时，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师也都到达，马培清即与白凤翔取得联系，向白说明红军兵力雄厚，估计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已汇合在一起，同时说明部队已出了甘肃境界，征求白的意见，是继续打还是暂时撤退。白凤翔举起手枪说：“我也不想打，我的这个（指手枪）要打。”于是，东北军的郭师在前，白师在后，沿头道川前进，与红军接触，马培清的骑兵团则在中间梁上配合战斗。激战约三四小时，马部向前推进约十多华里，双方无显著胜负，直到傍晚才停止战斗。

次日晨，我们几个营长向马培清请示怎么办。马说，人家要打（指白凤翔），我们也得打。遂命我营为骑兵团前卫，顺着中间梁前进，第二营马振川部和四营周满祥部进入二道川。马培清则率团直属部队同第三营马文祥部在中间梁上指挥。

约在上午8时，头、二道川与中间梁上的部队先后与红军接触，红军边打边撤。这时，马培清从中间梁来到二道川，命令我和第三营把马留下，徒步前进，利用地形作战。战斗紧一阵松一阵，断断续续。直到天黑，双方均无大的伤亡，我们奉马培清之命开始撤退。

第三天早晨，马培清把全团兵力拉到中间梁上，观察东北军

的行动。上午8时左右，东北军又与红军接触，红军节节后退，东北军步步前进。马培清即命骑兵团以我营为前卫，顺中间梁向前推进。不久，我营即与红军约二个连接触，红军仍边打边撤，我们则推进了十几华里。这时，第二、第四两营从中间梁上下到二道川，我营顺中间梁前进，马培清与第三营跟随在后，指挥作战和观察东北军的行动。当天傍晚，马培清率全团骑兵后撤十几华里，在一个村庄里宿营。

就在我们宿营的时候，红军趁天黑从远距离迂回，对我们实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在红军的强大火力下，马部大乱，有的骑马逃跑，有的因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奔逃；卸了鞍子的马，这时也被惊跑。好在马向枪声响处的反面跑来，大部分在以后仍收容回来。突围之后，马培清命令部队分别占领了3个山头。这时，红军将我们丢开，转向头道川，协同与东北军郭师激战的另一支红军作战。双方激战约两小时，郭师的两个骑兵团全部被缴械俘虏。

马培清一看东北军惨败，立即率骑兵团向元城子方向撤退。第四营因部队基本上跑散了，首先撤退；其余按第二营、团部、第三营、第一营的顺序沿中间梁撤退。但后退不到10华里，另一批红军又从三道川扑来，截断了我们的退路，与周满祥营接触。枪声一响，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此时，我们已成惊弓之鸟，拼命奔逃，马培清的骑兵团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终于冲了出来。我营阵亡士兵7人，负伤13人，死马十多匹；团部和第三营略有伤亡；第二、第四营损失很大。

在我们冲出之后，截击骑兵团的红军部队又挥师头道川，截住了东北军白凤翔的一个骑兵团，将其全部缴械，彻底解决。至此，白凤翔原属3个团被歼灭了一个团；郭希鹏师原属2个团全部被歼，白、郭率残部向庆阳逃去；马培清也率残部向曲子镇集结。第三十五师堵击红军以失败告终。

第八章 与再次入川南下的 红军作战

紫石关、汉源、雅安防御战斗

张伯言 杨学端 朱戒吾 张怀猷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又翻夹金山南下。这时刘文辉部队的兵力重点摆在雅安、汉源两城。袁国瑞旅驻在天全至紫石关之间，刘元琮、许剑霜两旅驻在玉通河一带的金汤、丹巴附近。刘、许两旅是5月随薛岳追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一道到达玉通河的。

紫石关战斗

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袁国瑞旅，自5月在泸定桥受了很大损失，整编为两个团后（每团两个营），又开赴天全布防。这时秋老天寒，士兵还没有棉衣，武器也只剩一半可用。当以李全山团的周桂三、李昭两个营驻守天全以西约百里左右的紫石关。该关地形险要，又筑有碉堡，认为红军前来只有独路一条，完全可以用火力封锁。没有想到红军从悬崖绝壁上爬来了一个排，夺取了紫石关。李团部队节节败退，大鱼庵、小鱼庵相继失守，退至仙人桥时

* 作者张伯言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学端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张怀猷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第五旅参谋长；朱戒吾当时职务不详。

(距天全约七八十里)，这团部队剩余已不多了。红军的口号是缴枪不杀，又是四川口音，当李团退到离天全十几里时，红军已追到溃军的行列里来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哪里，李团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袁国瑞率杨开诚团（营长曾子佩、吴岗陵）驻在距天全西门外5里一个小场上，见李团仓皇退下，即率部前往收容。蒋介石也派飞机前来助战，杨团又增援上来，始勉强稳住阵脚。夜间红军开始攻击，袁部不支，天明时全部撤下，伤亡很大，手枪连长罗大全被打死。当时刘湘部队郭勋祺师守着天全县西门外晋门关，不准袁旅退进关内，用机枪向袁旅溃军扫射，扬言“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逼得袁旅部队无路可走，袁国瑞也坠崖而逃。袁部连长雷树清在愤怒之下，率领士兵十余人不顾命地向郭师机关枪阵地冲去，把机枪连打垮，进了晋门关。袁旅退到天全以东梅子坡时，收容了五六百人退回雅安。

汉源守城两月

第二十四军防守汉源城的指挥官是刚在会理守城受到蒋介石嘉奖的刘元璿。刘文辉深怕他冒险盲动，损伤实力，刘元璿则跃跃欲试，不听约束。当时刘元璿所指挥的兵力是：第一三七师刘元璿旅（两个团）、杨生武旅（两个团）、军直属步兵团邹善成一个团、第一三八师刘元琮旅聂文清团一个团（这个团系第一三六师旅长杨学端新由西昌率领出来，过汉源时，被刘元璿留下，并拨邹善成团交由杨学端一并指挥共同守城），另外师直属部队若干，总计兵力在6个团以上。汉源县城位于大相岭南麓半山之上，西南两门出城即是悬崖陡坎，容易防守；北门通大相岭，城外有很长的街道，人烟较密，又无城墙可守，街道外大风包和史家坡等地比城区还高，致受瞰制。是时北面的荣经、天全已为红军占领，红军从北面来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刘元璿决定以北门为防

御重点，部署如下：

（一）杨生武旅全部守城。

（二）刘元瑄旅守北门，沿街市周围作成一道圩寨，把原有碉堡和墙垣连接构成。在圩寨前面以史家坡为前进阵地，派一个营驻守警戒。紧接圩寨的大风包，则派一连驻守，形成阵地支撑点。

（三）杨学端指挥聂文清、邹善成两团作为总预备队，位于北门外圩寨内。

（四）刘元瑄本人和杨学端一同驻在北门外一个客栈内暂修工事，指挥军事行动（刘元瑄当时因病住在城内未参加指挥）。

11月初某日下午，红军来攻，以居高临下之势，从北门方向向汉源猛进，先占领了距汉源城5里的羊圈门，驱逐了当地少数警戒部队，即向史家坡前进阵地攻击。刚一接触，驻守该地之营长吴安邦即率部向后撤退。这时刘元瑄亲到大风包督战，见该营未奉命令即行后撤，登时大怒，责问吴安邦：“你看清共军来了多少部队？你迟滞了共军多久？你牺牲了多少人？”顺手一马刀把吴安邦面部砍伤，血流满面。经杨学端在旁多方劝阻，始平息下去。

从此刘元瑄部即完全凭圩寨和城垣据守，红军也未进迫攻击，而以炮兵从史家坡向圩寨内射击。某日上午，红军发射炮弹百余发，城内和圩寨内都中了弹，有一炮打在城隍庙内，把庙内驻扎的人马打得四散奔跑，人心惶惶。午后红军炮击停止，形势又稍微缓和下来。当上午红军炮击时，刘元瑄部炮兵也曾发炮还击，后以存弹不多，拟留待以后使用，即行停止射击。

红军占领史家坡后，把刘元瑄部队完全围困在汉源城内，即越过汉源城，解放了城南的汉源场、富林两地。刘元瑄的物资供应完全靠城南的场镇和村落，这一下供应断绝。威胁最大的是饮水缺乏，因汉源城用水绝大部分取之于南门外坡下的小河，红军既转到城南，把南门封锁住，军民用水即成问题。刘元瑄部队只

好每天用火力掩护，派兵到城南坡下取水。最初因受枪击引起伤亡，后来国民党飞机经常到汉源上空视察，并空投食品和信件，飞机到的时候，刘元璿部队才敢出城取水，并调整防御部署。

这样相持了将近两个月，红军也未进攻，并且围城兵力也有日渐减少模样。刘元璿久静思动，贪功冒险，忽然想要反攻。他的反攻计划是：以杨学端指挥的总预备队两个团，由城南川主庙深沟的小路攀登高山，进至草鞋坪（大相岭山顶）对面山坡，向驻守草鞋坪的红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希图一战而胜，邀功受赏。他先同杨学端商量，杨知其素性蛮横，不敢反驳，推以请示雅安，看刘文辉意见怎样。他向雅安请示，刘文辉不同意，并严厉制止他妄动。刘元璿自恃在会理“有功”，不听约束，刘文辉越阻挡他，他越要坚持，并直截了当地电告雅安军部说“部署已定，事在必行”。刘文辉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叫杨学端听电话他也不准去。刘文辉只好发电报叫杨就近劝阻，他又把电报扣下，不交杨看，同时逼着杨照他的反攻计划马上行动。

12月某日夜，刘元璿和杨学端率总预备队的聂、邹两团，乘黑夜照预定路线前行。他们傍晚出发，一直爬山，爬到翌晨3点钟左右，到达了大相岭山顶草鞋坪前面，在大雾冷冻之中，早为红军发现，开枪射击。杨学端急令邹团进攻。红军依据山上原有的碉堡，猛烈射击。双方打了几个小时，天已大亮。刘元璿命杨学端守在前沿阵地，他亲自督同聂团进至草鞋坪，红军自动撤退。刘元璿认为这次进击，达到预期目的，留杨学端守住山顶，自己回到汉源城。晚间红军又大举来攻，把杨学端所部完全赶下山来，一直退至距汉源城5里的羊圈门才站住脚。刘元璿在电话上和杨学端研究，认为再进攻已不可能，留在羊圈门也稳不住，命杨率部速退回圩寨内。此后刘元璿也没敢再妄动，红军也未向城内部队攻击。

盲目困守雅安

1935年底汉源当面的红军主动撤围，转到雅安至邛崃道上。刘文辉令刘元璿仍留驻汉源，调杨学端率聂、邹两团开赴雅安。当时刘文辉部驻在雅安的兵力计有：第一三六师杨学端旅两个团（杨学端本人在汉源），团长曾言枢、余味儒；第一三六师袁国瑞旅两个团，团长杨开诚、李金山；第一三八师张伯言旅两个团，团长段毅章、陈明扬；军直属特务营、工兵营共两营；第一三六师特务营一个营。另外还有李家钰部队孙介卿团，原系由四川开赴西昌，途经雅安，因汉源已围城，不能再前进，刘文辉即留其在雅安共同守城。孙不允，托言未奉有李家钰命令。刘语孙：“你留在这里，一切由我负责，将来万一其相（李家钰号）见怪，我这里由团长给你当。”这团队也就只好留下，共同担任守城防务，受左翼指挥部指挥，在雅安东门外张家山一带构筑工事。

当时守城部队分为两线：

第一线守外围，倚山傍水以守。由雅安城东北角的宋村渡经城东浮桥码头到东南角的周公渡，为守河防部队，这样构成外围防线。

第二线守城垣，把城门关闭起来，每天一定时间开放，非有通行证不得出入。

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任雅安守备司令，担任全线指挥。下设地区指挥官：以第一三六师副师长陈能芬为左翼指挥，指挥城外东南两面第一线军事行动；以第一三八师副师长刘丹梧为右翼指挥，指挥城外西北两面第一线军事行动；以第一三八师旅长张伯言为城中指挥官，指挥城垣部队。一切军事行动由坐镇雅安的刘文辉亲自指挥。这时蒋介石派来的监军——专员王赓已到雅安，成天在各级指挥部检查防务。这样守了一个多月，不见红军来攻，只从城墙上望见有红军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地在河对岸多营坪

一带活动。究竟红军在河对岸驻有多少兵力，也从不知道。从事后来看，这只能说自己把自己围起来。城里的人有钱者逃走一空，贫民则困处孤城，谋生无路，叫苦连天。军官仍然每天吃酒打牌，醉生梦死，穿着士兵衣服，意图一旦城破即行逃命。杨森曾劝刘撤退，让郭勋祺去挨打，因为郭曾大言不惭要与红军决战。刘则怕失去唯一地盘，又怕受蒋介石处罚，因而不愿撤出雅安。

这年阴历年末，第四十一军的王志远旅（这一旅原系冯玉祥西北军部队，战斗力较强）由洪雅开到雅安协助防守。防守兵力较前充足，即把外围防线在荃雅道上推进一段。杨学端率原属部队守对岩至紫石里一带，王志远旅守紫石里至观音铺一带，都面向天全方向，在山地上构成防线。在高地上随时可以望见红军工作人员在前面村落活动。白天夜晚，双方都在发生小的接触，但没有大的战斗。

某日夜（大约是阴历年底），红军夜袭驻守对岩山上的余味儒团徐及第连，该连全部被歼。连长徐及第梦中惊醒，甫出帐篷，即被击毙。红军夜袭成功，天明前退去。这一次战斗，闹得军心惶惶，全线震动。军部为此又派了第一三六师特务营杨国杰营、军直属工兵营飞汝堂营前来增援，并对余团多方抚慰，才又稳定阵脚防守下去。

1936年2月16日（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全线撤走，雅安才告解围。

天全、名山、邛崃堵截红军南下战役

张 劲 竹

1936年冬，红四方面军部队由川西北阿坝地区回师南下川康边区，于11月初到达天全、芦山开始对国民党守军进行攻击作战，意欲直捣邛崃，威胁成都。

当时，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奉蒋介石命令，立即调集川军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部，并投入他的第二十一军主力部队，对红军进行防堵追击。刘湘还亲到邛崃前线设立总指挥部，督师“围剿”。他的模范师（师长郭勋祺）第三旅旅长廖泽（廖海涛）于11月7日奉命立即率部由彭山出发，12日到达芦山以南香炉山地区集结，在天全、名山、邛崃地区参加堵截红军的战役。

一 天全、名山战役

廖泽旅到达芦山县香炉山休息了两天。11月15日8时，在天全城外靠总岗山附近集中，除本旅部队外，还有本师直属部队及另外一个旅。这时总岗山上发出枪声，师长郭勋祺命令廖旅长派两个连夺取总岗山。廖立即派第九团第二营七、八两连，跑步向总岗山突出部攀登。早已占领制高点的红军，对这两个连迎头痛击，第八连连长龙正德被打死，排长廖云负伤，士兵伤亡十余名，第七连亦负伤排长一员、士兵十余名。两连均被红军猛烈火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第九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力制压。我军随即发现红军数百人，直向天全城南面跑步前进，师长郭勋祺立令集结的部队向天全东南撤走，迅速渡过青衣江铁索桥到飞仙关。廖旅奉师长指示，派小部队掩护大部队通过铁索桥后，立即将铁索桥炸毁，继续向雅安以东前进。廖泽立即命令第九团第二营在后面掩护，并收容该营在总岗山的七、八两连，在破坏铁索桥时，必须控制一二只小船，等撤下来的部队和伤员都过河以后，该营才能撤走。第八连连长战死，第七连连长李昌国自动担任掩护，令八连先撤，然后选派一个得力的班，掩护本连撤退，绕道走石阳场到铁索桥边，乘船过河到飞仙关归队。但第七连担任掩护的那个班，全被红军歼灭。

15日下午，适逢下雨刮北风，廖旅官兵雨具很少，衣服装备淋湿，又不能休息，于入暮时分到达名（山）雅（安）公路的姚桥地区后，旅部令第九团第二营营长钟时雨，派两个连占领附近的观音寺山地，趁黑夜赶筑工事，以防红军夜袭；其余部队在姚桥通名山公路附近宿营。当时名（山）邛（崃）公路上，没有旁的部队设防，邛崃总指挥部认为，模范师可以在名山阻击红军。16日清晨，师部指示所属部队，继续向名山东南的洪雅行进。先头部队通过金鸡关，廖泽率部到达金鸡关时，得知有部分红军已与我旅后卫部队接触。同时，名山县保安部队来电话告急：“有红军从天全渡河，经飞仙关向名山前进，很快要到达。”廖泽考虑当时情况紧急，向在行进中的郭勋祺师长请示已来不及，如放弃名山不管，红军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邛崃，将来无法逃避责任。便一面派人向师部报告情况，一面命令第八团跑步到名山占领阵地固守，令第九团第二营和旅部手枪队一队撤到金鸡关阻击红军，不得擅自撤走。旅部率其余部队到名山时，第八团已于名山西北方面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并派出一个排向飞仙关主要通道搜索。廖泽将部队主力布置在通金鸡关公路及南面的山岭阵地，旅指挥所设于名山东门。布置就绪，立即与邛崃总指挥部和师部联系，报告名山和金鸡关情况。

很快，红军部队就对我在名山以西的搜索排进行扫荡，16日中午12时，即对名山开始攻击，战斗极为猛烈，炮声隆隆，硝烟四起。廖泽部占领有利地形，向密集冲锋的红军扫射，红军伤亡甚大。但红军冲锋部队毫不动摇。他们利用土堆田埂停止一下，又继续冲锋，廖部负伤官兵，不断撤下来。廖泽发现右翼有崩溃的危险，急令第九团派第一营增加右翼，相机出击，右翼才稳定下来。但红军又转向我左翼山地加强攻击，如果占领该山地，名山县城就被红军控制。旅部乃派出督战组到左翼山地督战，要部队官兵死守山岭。红军经过连续两次猛攻，均被我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火力制压。红军第二次进攻已接近山岭地区，也在廖旅增加的预备队手榴弹的猛烈打击下，撤到山脚突出部。由于廖部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遂暂时渡过危险。但红军仍在不断增加，似有非攻占名山不可之势，使廖泽非常恐惧。

同时，廖旅第九团第二营亦在金鸡关与红军进行了激烈战斗。该营奉命退守金鸡关后，刚布防就绪，红军跟即追赶上来进行攻击。经该营奋力阻击、猛攻，虽占据有利地形，也没有阻止住红军的两次冲锋，峡口小高地被红军占领。该营营长钟时雨迫于廖泽的命令，不能擅自撤退，不得不组织部队出击，企图夺回小高地，避免红军利用该高地掩护继续攻击。由于得到旅部手枪队的支持，又集中四七小炮和冲锋枪，以猛烈火力压制红军，进行冲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夺回了小高地。但手枪队排长、第五连排长及士兵共有10名负伤，战斗趋于沉寂。廖泽在名山战斗打响时，对第二营的处理顾虑重重，既不愿令该营过早撤退，使名山受到夹击，又怕撤退过迟，使该营全部被歼灭。及至名山战斗激烈，他才下决心在电话上命第二营撤到名山，并派第九团第三营在名山通金鸡关的公路上接应，防止红军在途中袭击。由于第二营的撤回，红军沿名雅公路畅行无阻，合力攻击公路雨面的山地。

16日下午6时，红军组织了全线攻击。廖部阵地两翼均出现危急情况，第九团各营全部使用殆尽，伤亡增多。廖泽除令各团死

守待援外，指望洪雅方面友军的防守部队折回名山援助，但什么时间到达，毫无把握。廖泽找代理参谋长郑九思商议，认为死守名山县城达不到阻击红军迅速前进、攻击邛崃的目的，防守名山南面高地的第八团，有被歼灭的危险，如果改在名邛公路上选择有利阵地，死守待援，比较有把握些。于是决定把部队撤到邛崃县黑竹关阵地，那里地形较为险要，公路两侧有以往构筑的碉堡，可以固守。廖泽即令各团继续全力坚守阵地，在天黑以后，派部队出击，脱离胶着状态，待命行动。师部担架队，也迅速转送负伤官兵到黑竹关后面。第九团第三营奉命为掩护部队，在名山县城东门外约两公里附近占领阵地，俟全旅撤走完毕后跟进。撤退时间于11月16日22时开始，第八团在山区部队先撤，其余后撤。由于红军监视很严，发觉了廖旅的撤退行动，派了小分队追击，使廖旅形成混乱。幸因廖部各团在第一线指派有小组班排掩护，又是乌云密布的黑夜，才避免了溃不成军的现象。总计名山战役，廖旅伤亡了官兵百余名。

二 邛崃、黑竹关战役

11月17日拂晓前，廖旅全部到达黑竹关，旅指挥部设在碉堡后公路旁。廖泽令第八团占领公路以南阵地，并抽一个营为师预备队，令第九团占领公路碉堡及以北阵地；令各团务必督饬部队，不惜疲劳，立即加固防御工事、公路及两侧要设障碍，以减少作战伤亡。

17日中午12时，我掩护构筑工事的部队发现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我阵地前方，后续部队正利用小高地家屋集结。13时，红军开始发起攻击，主攻部队集中于黑竹关公路两侧，另以一部攻击公路以南的高地。因公路以北地区有部分冬水田，红军仅派小分队掩护和策应。另有红军宣传人员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欢迎你们过来，我们给予优待”等等。沿公路的红军

主攻部队，首先直接攻击碉堡，被廖部的重机枪火力还击，伤亡甚众。红军又增加兵力，利用公路两侧田埂、土堆作掩蔽，逐段前进。虽经廖部的迫击炮、四七小炮不断射击，红军的攻击稍有间断，仍继续前进，后方又不断地进行补充。这时遍地都是红军，前赴后继，英勇冲锋，到15时左右，先头部分红军已快接近碉堡，使廖部官兵无不心惊胆寒，大有崩溃之势。廖泽乃亲到碉堡督战，派手枪队少校队长唐伯森，准备随第九团第三营的预备队出击，并告诉他们：“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不能再退，也无可退之地，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你们如果发现后退的官兵，准予执行我的命令，就地枪毙。”廖并令第九团第三营萧营长，指挥第八团第三营的一个连，及第九团的预备队约两连和旅部手枪队，待命出击。守碉堡的官兵，互相传达旅长亲到碉堡督战的消息，心理有所稳定，集中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步机枪火力，猛烈射击接近碉堡的红军。红军终以伤亡过众，停止冲锋前进。廖泽随令部队出击，务将公路两侧的红军打退。第九团第三营萧营长及手枪队唐队长，均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士兵伤亡过半，才勉强击退公路上的红军，扫清了附近战场。第八团守备公路以南山地的山脚突出部，全被红军攻占，红军继续向制高点冲锋。第八团竭尽全力，集中火力，固守制高点。但红军增加兵力，并向翼侧发展，形成半包围制高点的态势。该团不得不向廖泽告急。廖在公路战况紧张之际，立令留作旅预备队的第八团第三营只留下一个连，其余均归还第八团建制，加入战斗，务必击溃进攻制高点的红军，并进行出击。16时30分，第八团看到公路附近出击的有利形势，就发起强烈反击，伤亡很大，第三营张营长阵亡。红军被迫转移，战斗沉静下来。

接着廖泽除向刘湘、郭勋祺电报17日这天的战况，请求增援部队外，邀集团长、参谋长，商讨当晚和第二天的作战准备和部署，作出决定如下：

（一）选派伤亡的营长、连长代理人员。

(二)两个团的重机枪弹、迫击炮弹不够用，令彭山、成都留守处务必于次日拂晓前，车运黑竹关补充。

(三)两团阵地守备任务不变，调整兵力配备，将第九团抽两个连为旅预备队，第八团的步兵连归还建制。

(四)今晚为防备红军夜袭，每团派出一连步兵，在阵地前活动，并注意加强工事，公路附近必须设置障碍。

廖泽说：“参谋处正在向各方面联络。据邛崃总指挥部说，今晚可到达一部分增援部队，你们要坚持固守待援。”晚上11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师)的联络人员，先到达黑竹关廖旅旅部，接着该师的周绍轩旅陆续到达增援。廖旅官兵精神为之一振，对继续战斗增加了信心。于是将黑竹关南第八团阵地，交给周旅接替，第八团除以一个营为旅预备队外，其余部队接替公路以北第九团两个营的任务。第九团则集中力量，固守黑竹关碉堡及以北部分森林，与第八团衔接。旅指挥所改设在公路北面农民家屋。

18日拂晓，红军攻击部队增加兵力在阵地前全面展开，在黑竹关北面也派队向翼侧延伸，想以田埂作掩护，采取翼侧包围态势。因我第八团增加了两个营在右翼，才阻止了红军的包围。红军在公路两侧攻击碉堡的部队，逐段利用土堆及小高地，以火力掩护冲锋部队前进，节节进逼。上午10时许，在距离约400公尺处的红军部队，一齐向碉堡冲锋。在阵地前面10—40公尺地区，遍地是红军，势如潮涌，杀声震天。虽在廖旅官兵以各种炮火及机步枪火力射击下，红军伤亡很重，但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仍无比旺盛，直冲到碉堡附近的障碍下面，才稍事停顿。廖旅由于增加了援军，补充了弹药，又有上级严令要死守黑竹关，凡畏缩不前者，就地正法的指示，官兵不能不拼命抵抗，死守碉堡。冲到障碍物下的红军，因苦攻不克，死伤过半，及时抢救重伤人员向后引退。廖旅预备队乘机出击，勉强扫清了近距离的红军，未敢深追。

黑竹关南面的范绍增师周绍轩旅守军阵地，在18日上午8时至9时，同样炮声隆隆，战斗甚为激烈，尤其最南侧阵地，有次出现红军和我军反复肉搏，争夺制高点的情况。因廖旅预备队及时增加反扑，才稳住了阵地，形成相持态势。最后我旅部通知看到公路两侧的红军，在掩护下后撤到发起攻击的地区，还有等待时机再一次攻击的姿态。

当天下午廖旅用迫击炮轰击集结在阵地较近的红军，同时蒋介石派来飞机在上空盘旋几次，又飞向名山、雅安方向，然后折回邛崃。在飞机临空时，红军集结的部队都隐蔽起来。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又有二三级寒风。旅部指示：今晚正是红军袭击的好机会，各团阵地前方，要加强部队活动，阻击红军秘密接近我主阵地。本旅部队因从15日起，即连续打仗、行军、构筑工事，夜以继日，极为疲劳。士兵们坐着就打瞌睡甚至熟睡，连吃饭也喊不醒，军官非常着急。于是，从团营抽调非战斗人员，组织巡逻组，巡视各阵地的守备情况。并由预备队抽出精干的军官、上士带部队到阵地前面，严守各主要道路及开阔地，防备红军夜袭。当天半夜，果有红军沿公路两侧的洼地及田埂土堆，向我阵地前进。我部一面开枪阻击，一面逐次掩护撤退。红军也逐段前进到两百公尺距离即行停止，相持约三小时后撤走。红军的多次夜袭，使廖旅的官兵增加了疲劳，消耗了不少弹药，战斗力也为之削弱。

19日8时，红军又在整个阵地发起攻击，判断不出攻击重点所在。就其猛烈的情况看，似乎要先攻占两侧的阵地，包围黑竹关。大约9点钟左右，红军又从后方派来数百名的部队，从公路南侧直指周、廖两旅的衔接部，企图夺取黑竹关南面高地。同时，他们又从公路正面，以小部队攻击前进，吸引碉堡附近的我部火力，意在使其主攻方面，减少伤亡，以便一举成功。由于红军骤然出现异于前两天的攻击方法，使廖泽感到吃惊，友军周旅预备队，已移到最南面，缓不济急。廖泽立即令本旅预备队一个营增加上去，协助友军巩固高地的守备。当我预备队赶到时，红军已

接近山顶，实行白刃战，形势非常紧张。廖泽又令手枪队及第九团的一个连增加上去，并令重机枪及迫击炮用火力支援，激烈的战斗继续约一小时，双方伤亡均重。最后友军的预备队赶到，给红军攻击部队以沉重打击，红军才被迫后撤。正在这时，国民党飞机又从邛崃方向飞来，发现地面部队正在激烈战斗，尘土飞扬；又看到对空联络符号，遂在空中盘旋侦查，并投弹三枚。我方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令预备队乘胜追击，深入到战斗地区以外才停止。飞机于名山黑竹关之间，往返侦查很久，使红军大部队不能不分散隐蔽。同时，经过三天的战斗，红军伤亡极大，弹药消耗殆尽，对黑竹关碉堡阵地，始终没有攻下，不能不变更计划，始于20日向名山方向公路北面山地撤走。廖泽旅在黑竹关战役中，共被打死萧、张两营长，手枪队队长唐伯森等少校级军官3人；死伤的连长、排长18人，士兵800余人。至11月20日红军撤走后，该旅奉命调赴邛崃夹门关附近休整待命。

三 刘湘“剿共”总司令部采取的措施

鉴于名山、黑竹关战役紧张异常，川军各部阻击红军进展迟滞，未能彻底恪遵军令，奋勇杀敌。11月21日，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发出《告剿共官兵书》，并对各将领发出手令严词切责，对军队过去积习痛下针砭。规定：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由连长枪决，连长得由营长枪决，营长得由团长枪决，团长得由旅长枪决，旅长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倘有瞻徇隐匿者，由总司令查照依法严办。如有努力作战，不履牺牲者，无论各级官兵，均由总指挥随时注意考查，从优奖叙。

11月23日，刘湘又颁发奖惩令：以廖泽作战有功，开复模范师副师长职（编者注：廖原任模范师副师长兼旅长，因在贵州松

坎追堵红军失利，被免去副师长一职)；教导师师长杨国祯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旅长周重生记过一次，旅长石照益、张竭诚各记大过；旅长梁树勋因守名山有功、章安平作战努力，均予记功。并下令枪毙周重生旅临阵退却的连长一人。

11月24日，刘湘于邛崃指挥部设“剿共”各军联络主任一职，委总部少将参军郝墨庄担任。郝到任后，复派上校10员为组长，分赴“剿共”各军指导工作；又派联络军官60余人，由各组长派赴师旅一级担任联络员。其中分派到较远的部队，如驻防康定地区的中央军李抱冰军，雅安地区的刘文辉军、宝兴一带的杨森军等等，其情报往来多用电报；分派到较近各部队者，其情报可派人或书面报告“剿总”。

刘湘为了激励各部队奋勇战斗，又于11月24日派经理处副处长杨德纯，率领军需分组出发，赶赴前线各部队，散发11月份饷款（银元），计士兵每名2元，连长10元，营长以上则按规定发给。

为肃清邛崃本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刘湘还派熟悉邛崃地方情形的机枪第一团团团长刘树成为邛崃城防司令，派参军王嵩明为肃反主任，率领李叔昭、邓发蓉、王洪寻等，担任肃反事宜。于11月17日开始，将邛崃县共产党地下组织，查获端倪，逮捕重要党员数十人，使共产党在该地的地下组织，暂时趋于瓦解。

四 邛崃夹门关抓子山战役

12月10日，廖泽旅复奉令攻击邛崃夹门关西北抓子山的红军。

红军在黑竹关战役后，于名山的百丈、新店子、名山县城等地，与川军追堵部队且战且退，向飞仙关、芦山集中，一部到邛崃以西夹门关西北抓子山一带山区，构筑工事，砍伐树木、青杠树作为防御，既威胁邛崃县城，又分散川军兵力，使之不敢向飞

仙关、芦山猛进。

12月10日廖旅开始对抓子山的红军进行攻击时，令第九团担任主力，负责攻击抓子山左翼三个最高山峰；第八团留两个营为预备队，以一个营攻击右翼山势较矮，树木很少又无坚固工事的山地，攻占后即向左翼横扫，协助第九团攻击主阵地。并令迫击炮集中火力轰击主阵地。第九团则以两个营于9时开始攻击，当迫击炮轰炸，步兵向高山攻击前进时，红军若无其事，亦未发现其部队移动。待我攻击部队到达障碍物附近，红军才用步枪、手榴弹同时猛烈发射，居高临下，使我进攻士兵无法抬头，徒遭伤亡，被迫反撤。第八团的一个营攻击右翼时，仅遇几个红军监视兵，但向左翼前进到红军主阵地时，发现红军构筑的是据点式工事，对右面山埂的防御，特别坚强，火力集中。第八团官兵突遇这种情况，感到无法进行攻击，又看到正面攻击部队已经撤退，遂同时撤回。

11日，廖旅改变攻击红军的部署如后：第九团以一个营及迫击炮连，担任正面攻击；团部率领两个营攻击抓子山右翼据点工事，夺取后向左翼横扫。第八团以一个营为旅预备队，团部率两个营，从右翼直插抓子山后方，阻击红军援兵，若无增援部队，立即与第九团包围攻击抓子山。两团部队于上午8时开始攻击，第九团第一营在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首先向3个顶峰攻击，将近障碍时，用掷弹筒、四七小炮向阵地射击，用少数步兵接近障碍，观察火力点薄弱地方；然后派部队攻击，并以机步枪火力掩护，通过障碍，冲破红军阵地。第九团第三营担任攻击抓子山右翼据点，从山顶两侧，攻击前进，第二营从抓子山后面及两个山峰之间，插入红军阵地。十时，第六连在火力掩护下，插入据点与山峰之间地区。但红军马上派队出击，我第六连被击退，五、七两连迅速阻击，形成对峙，全阵地枪炮声及手榴弹爆炸声联成一片，第八团两个营插到抓子山后方后，并未发现红军增援部队，立即从后方攻击中间的山峰。这时固守阵地的红军看

到进攻的川军太多，右翼据点出现困难境地，即掩护该据点兵力转移，沿山岭逐次向左翼密林深处撤走。我部官兵看到红军尽力拼命抢救伤员，连阵亡的战斗员，也不让一个留下，莫不赞叹备至！此役廖泽旅伤亡排长2人，士兵50余名，我部占领该地后，立即把抓子山西北面的森林全部砍光，扫清视线，构筑碉堡三个作为重要据点，加强防御阵地。经过20余天，仅与小部分红军遭遇，或有时小队夜袭，战斗基本结束。

1936年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全部向西康方向撤走，廖泽旅尾追两天，即奉命折回邛崃县大塘铺整顿。

薛岳率中央军堵击红四方面军南下

李 以 劬

国民党军当时的态势

1935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第一、二、五等三个纵队（即第四、第三十六、第十六等三个军）尾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云南进入四川（原所属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则仍留滇黔未跟进）。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该路军少校以上军官训话，又召开少将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之后，即令薛岳以第十六军驻守西康首府康定，以第三十六军进至甘肃武都以防止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程子华部）西进，以第四军进至川北平武、青川一带，与胡宗南纵队联防，令薛岳的前敌总部移至江油，另设指挥所于甘肃文县。蒋介石又电令第三路军朱绍良部的胡宗南纵队，进占川西北松潘、毛儿盖后，拨归薛岳指挥，以从北面堵击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另调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改编的第四十九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拨归胡宗南纵队指挥，薛岳指挥的追堵兵力至8月底共计十余万人。

蒋介石得悉红军有进攻西北企图的同时，另调兵力加强陕甘防务，统归第三路军（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指挥。计有：第二十七军、第三军及东北系军第五十一军及骑兵军等，也先后开抵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路军作战参谋，后为第九十二师先遣支队支队长。

甘肃布防，作第二防线的堵截。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之外，红军于8月底9月初即突破松潘防线，在上下包座歼灭胡纵队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主力，安全通过草地，继而袭击腊子口击破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随即长驱入甘，在通渭击败第三军(滇系军队)，在华家岭击败第三十七军(湘系军队)，在兰州以南又击败东北军第五十一军，10月间即到达陕北。

1935年9月底(或10月上旬)，薛岳在甘肃文县遵蒋介石电令将胡宗南纵队调回甘肃天水，该纵队第四十九师残部开陕南整补，第六十、六十一两师开川中整补。第二路军的第一纵队吴奇伟部调回四川南充集中整补，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由甘南武都调回四川绵阳、三台集中整补。10月下旬，蒋介石又突然下令薛岳所部取道川东南向川湘黔边，归宜昌行辕指挥，会同何健所指挥各纵队围攻红二、六军团。正在准备与补充兵员时，由于川军在川西被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逐次击败(主要是杨森的第二十军，潘文华的第二十三军)。因此，又变更战略部署，为防止川军放弃邛崃退守成都，红军进出川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决定调薛岳的第二路军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进攻，命令11月底集结洪雅，作进攻荣经、汉源及解雅安川军刘文辉部之危的准备。

蒋介石图川与川军防堵红四方面军南下

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是配合川军主力进攻红军的。自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初期是川军独力支持，后期则是中央军与川军联合作战。所以先叙述川军初期情况，才能了解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全貌。

(一) 蒋介石对川军的整编与控制

自从蒋介石利用追击红军的机会，由薛岳率领中央军经过贵州、云南进入四川之后，整个云、贵、川地区，即受到蒋介石中

央势力所控制(包括党政军)。当时(1935年7月以后)中央军分布川中的有吴奇伟、周浑元两军,川康边的康定有李韞珩军,川东重庆有上官云相军,此外,还有驻渝参谋团与康泽的特务部队(别动队)。蒋介石利用川军对付红军的分割形势,首先命令川军整编,统一川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使用。川军总兵力约360个团,整编为210个团,统一军师的番号。为分散刘湘第二十一军的兵力,将该军扩为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3个军,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缙绪分任军长。保持杨森第二十军和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番号。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改为第四十五军,孙震的第二十九军改为第四十一军。另将李家钰部编为两个师。四川全省军费,从原来的每年5500万元,缩减为4000万元。限9月以前整编完毕,编余士兵强壮者拨补入川中央各军,另成立行营铁肩支队,也由编余的川军中挑选;老弱者资遣回乡。编余军官数以千计,择优送入成都中央军校受专业训练(该校主任李明灏)。蒋介石又以统一战略战术思想为名,在峨眉山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对云、贵、川、康地区的党政军中级以上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结束了四川割据局面。

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线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消,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①清除“匪患”,②修筑碉堡,③兵工筑路,④抚恤流亡,⑤办理善后,⑥训练团队等项。当时蒋介石对四川全省是分而治之,划分为8个绥靖区,计: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为李家钰,辖西昌为中心10个县,司令部设在西昌。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为邓锡侯,辖成都以西崇庆为中心的17个县,司令部设于崇庆。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为杨森，辖宜宾附近11个县，司令部设于宜宾。

第四绥靖区司令官为刘文辉，辖雅安附近6个县，司令部设于雅安。

第五绥靖区司令官为孙震，辖绵阳附近18个县，司令部设于绵阳。

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为唐式遵，辖通南巴为中心14个县，司令部设于南充。

第七绥靖区司令官为潘文华，辖川南11个县，司令部设于泸县。

第八绥靖区司令官为许绍宗，辖川东9个县，司令部设于长寿。

当参谋团与刘湘协商后，即以蒋介石名义发布命令。当各部正计划调动时，约在9、10月间，惊悉红四方面军又从阿坝地区南下时，蒋介石即电令各军停止行动，并电告第二路军薛岳，中止开川黔边进攻红二、六军团，在原驻地整补待命。10月下旬蒋介石为了指挥各军的便利，在重庆设立重庆行营。

（二）川军防堵红四方面军南下刘湘的防堵部署与溃败

1935年8、9月间，红四方面军突由阿坝回师南下，进逼懋功附近。蒋介石的驻川参谋团和四川“剿共”总部判断，这部红军可能在川西山区建立根据地，下令四川绥靖计划暂停实施，各军恢复以前的战斗序列，采取防堵红四方面军南下。其序列是，总司令刘湘之下辖如下各路军：

第一路“剿共”总指挥，以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任，下辖6个旅（当时旅之上已有师的番号，一般每军2—3个师不等）。

第二路“剿共”总指挥，以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任，下辖5个旅（师的番号有3个）。

第三路“剿共”总指挥，以四川边防总指挥李家钰兼任，下

辖两个师4个旅。

第四路“剿共”总指挥，以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下辖3个师（即第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等师）计有6个旅。

第五路“剿共”总指挥，以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兼任，下辖8个旅（军以下有师的番号）。

南路“剿共”总指挥，以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兼任，下辖教导、模范各1师加上配属的共14个旅。

川康边防总指挥，以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下辖第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3个师，但当时分散川康边守雅安兵力仅3个旅。

以上川军主力使用达46个旅，旅的兵力有两团制，也有三个团制，整编尚未就绪，估计兵力达20万以上。

当红军南下时，刘湘犹豫不定，既怕红军进出成都平原，又怕红军趋理番、茂县、汶川，于是以战力较强的基本部队范绍增的第四师控制于理番、茂县、汶川；以第一路邓锡侯部一部沿灌县、岷江筑碉防堵，主力归该路军的前敌指挥官兼师长杨秀春所率的6个旅占领大邑以西双河场、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据点筑碉防守；以第四路杨森部主力6个旅在懋功、达维、宝兴、芦山筑碉防堵；以刘文辉部余如海、刘元琮旅守丹巴、金汤、袁镛（国瑞）旅守紫石关，企图封锁红军于山区。不料红军一直南进指向懋、丹。10月上旬，将杨森所部击败于两河口、抚边。10月中旬，懋功也被红军占领。守丹巴、金汤的刘文辉部也被击败。红军继向天全、芦山南下。此时刘湘乃火速调新编成的南路军潘文华的教导师杨国桢部，驰赴芦山阻击，模范师郭勋祺部，驰赴天全阻击，企图尽一切手段来迟滞红军于名山以西地区，以待主力部队增援。

11月初，杨森部退至宝兴坚守，但在红军追击下兵败如山倒，迅速经芦山、飞仙关、蒲江撤退至洪雅。红军占宝兴后乘胜向芦山前进，而甫抵芦山的教导师阻击红军于芦山，教导师随即

弃城仓皇逃走。守天全的模范师，由于红军11月上旬突破紫石关，守该关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溃退下来，红军乘胜追击，模范师无法抵抗，天全失守，师长郭勋祺落荒而逃，南路潘文华军损失惨重。自11月中旬以后，红军包围北自邛崃、名山，南至雅安、汉源沿线各点，刘湘设于邛崃的总指挥所岌岌危殆。

名山、邛崃争夺战

1935年11月上旬，川军屡败之后，刘湘遵照重庆行营的指示，调集军队纷纷增援。由天全、芦山之败，名山、雅安、汉源被围，北线（大邑以西）的第一路邓锡侯部守横山岗、大平场之线的阵地，又为红军所攻占，被迫退守都把河，红军似有直趋成都之势。

此时，刘湘设四川“剿共”总指挥所于邛崃。刘湘抵邛崃后，即电调战力最强的第四师范绍增部3个旅，由灌县向邛崃前进。又电驻三台的第五路唐式遵部速率第二十一军主力来邛崃增援。又电驻绵阳的第二路孙震率第四十一军主力集中洪雅附近待命。在第二十一军到达邛崃以西夹门关之前，原第三路李家钰部防守夹门关、百丈关，已被红军占领，该路已向蒲江撤退作为预备部队。自11月中旬第二十一军到达战场，第二十三军潘文华部失败后有所整补。刘湘即划分作战地境，夹门关以北属于第二十一军，以南属于第二十三军。当时红军看到川军主力已集中，遂将对川军采取的攻势战略，改变为守势以便整补。红军南下以来连续进军苦战已逾两月，川西山区早寒，备极艰苦。11月下旬以后，刘湘命范绍增师协同收容整补后的郭勋祺师（郭后来与我是陆军大学同学，有关战况是他告诉我的）采取攻势，如攻占邛崃、名山之间的主要据点，向治安场以南黑竹关、百丈关展开了好几天的争夺战，并获得胜利（据后来范绍增告我，百丈关战役，该师曾夺得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某部军旗）。在北线第一路邓锡

侯军的杨秀春师也出卧龙岗攻克二道坪据点。第五路唐式遵部加入战斗后，王泽浚旅攻占冯家山；佟毅旅攻占了余岩；潘佐旅攻占了夹门关姑奴山。在红军主力受损失后，刘湘在名山、邛崃战线才逐步稳定下来。

是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遵蒋介石之命亲到邛崃“剿总”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面对红军攻势顿挫，顾祝同与刘湘决定下月初反攻计划，将四川境内的中央军薛岳部全力参加作战，并规定收复荣经、汉源、天全的任务交由薛岳所部承担。

以上是红军南下以来，由进攻逐步转入守势的基本情况，也是川军倾主力近20万人顽强防堵红军达两月之久的简明战况。

薛岳率中央军协助川军反攻

（一）薛岳对红军的分析判断

1935年11月下旬，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在成都总指挥部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该路军中止开黔湘边区进攻红二、六军团，改为协助刘湘并归刘湘总部统一指挥，进攻红四方面军时，薛岳一面不愿听刘湘的节制，说什么中央军怎么能受地方势力指挥呀！一面又说什么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论人和，据贺国光（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说，“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红军分散兵力，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因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荣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中央军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

此外，薛岳总部据重庆行营对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估计，离下初期约有4万余人，经过两个月来和川军苦战的伤亡，充其量尚存者也不足4万人，在缺衣、缺粮、缺弹的情况下，能作战者最多只3万人而已。薛岳认为行营这个估计是有所依据的，对红军的判断有一定可靠性。

（二）中央军的战斗序列及部队素质

中央军第二路军参加进攻红四方面军部队共计7个师（已调回贵州的第六十、十三两个师除外），除第五十三师留在康定守点外，实际进攻作战的共6个师，其序列与素质如下：

前敌总指挥薛岳、参谋长余华沐所指挥的第二路前敌总部前身，系“剿共”军第六路军总部，薛岳在江西第五次“围剿”后期，继陈诚之后担任总指挥。1935年中央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以龙云（云南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指挥）任“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另委薛岳为该路军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遥控，实际指挥权在前敌总指挥手中。这个前敌总指挥的职权，与川军各路军总指挥不一样，川军的各路总指挥是由军长兼任，而第二路前敌总指挥是指挥几个军的。至于薛岳在这次总攻中归刘湘指挥，是蒋介石从战略着眼，也是团结川军的一种手段。

第一纵队司令官兼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下辖三个师，第五十九师、第九十师系第四军建制部队，第九十二师是配属指挥的部队。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辖第三四九、三五—、三五四3个团，团长有林贤察、薛××（云南人，名字记不起）、张德能。第九十师师长欧震，辖第五三五、五三七、五四〇3个团，团长有陈侃、薛纯武、官惠民。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辖五四七、五四九、五五二3个团，团长有梁汉明、徐荣先、林卧薪。该师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主要来源于中央军校，由独立第三十二旅改编而成，第五次“围剿”以来迄这次进攻，均在薛岳指挥下，是较有战力的部队。

第二纵队司令官兼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下辖第五、第九十六两师。第三十六军系赣系军队，官兵多属江西人，该军的前身系北伐时代第十四军赖世璜旧部，经过蒋介石的收编缩为第五师由熊式辉任师长。1931年即参加江西“围剿”，1933年以后扩充为第三十六军由周浑元升任军长，长期以来为熊式辉所控制，1934年冬归薛岳率领长追红军进入四川、甘肃，是一支比较有战力的半地方系的中央军。所属第五师师长谢溥福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3个团，团长有刘采廷、李弥、吴中瑜。第九十六师师长赵锡光辖第五七一、五七三、五七六3个团，团长有余韶、盛逢尧、×××。

第五纵队司令官兼第十六军军长李搢珩，入四川时，原辖有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该师系鄂系夏斗寅的第十四军改编，未参加斯役即调回贵州，后继王家烈升为第二十五军长)。该军只直辖一个第五十三师，李搢珩自兼师长，乃湘系唐生智的旧部，1929年即为蒋介石收编，系两旅制，辖第三一三、三一五、三一六、三一八4个团，旅长李文彬，团长王自强、莫××、欧阳××等。

总部直辖第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辖第三六一、三六三、三六六3个团，团长有林英、郑武、劳冠英。该师原粤系第十九路军所辖，十九路军失败后，为蒋介石改编，师内除保留副师长郑为楫外，其余的团营长更换中央系的人员，连以下官兵保留下来。这个师的战力强，所以重新北调追堵红军，由甘肃进入川北之松潘，再调川西南进攻红四方面军。

从以上序列及部队历史来看，薛岳第二路军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有悠久历史的部队，也是被蒋介石驱使进攻红军多年的部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决心。为了表示对川军刘湘的信赖，使地方系军队与中央系军队通力合作，命令中央军归地方系刘湘指挥，也是蒋介石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这次反攻的胜利。

（三）薛岳对红四方面军的进攻部署与计划

11月下旬，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贺国光到成都与薛岳会商之后，决定第二路军参加反攻序列，并暂归四川“剿共”军总司令刘湘统一指挥，取得薛岳的同意。行营规定，1935年12月第一期反攻计划一要四川“剿共”各路军于年底以前，竭力收复雅安、名山、邛崃沿线各点，打通此线并解名山、雅安之围；二要中央军第二路军各纵队于年底以前，竭力收复荃经南北各点，打通荃经至雅安、荃经至汉源沿线交通。

行营决定，第一期反攻计划基本完成后，1936年1月即进行第二期反攻计划，全部收复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将红军主力彻底击败而肃清之。

薛岳遵照蒋介石的决策，除分电驻康定的第五纵队（第十六军）外，分电各纵队所属各军、师于12月上旬分别集中洪雅附近待命，11月底兵员、弹药、粮食补充完毕。

各纵队（军）遵薛岳电令，吴奇伟率第九十、第九十二两个师由四川南充起程取道蓬溪、遂宁、简阳、成都、双流、丹棱到达洪雅。该纵队之第五十九师，由于春天在遵义战败，退回贵阳附近整补，另取捷径经黔西过长江至泸县、乐山、夹江直达洪雅。周浑元率第五、九十六两师先由甘肃之武都经广元、剑阁、绵阳、成都、丹棱、洪雅附近集中。归薛岳直辖之第六十师（师长陈沛），此时已开贵阳整补未参加此战役（薛岳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贵州地区部队也归其节制）。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则经由松潘、平武、江油、绵阳取道成都在第二纵队第三十六军之后到达。这是中央军第二路军的部署情况。

（四）进攻红四方面军的经过

国民党军进攻红四方面军的战斗，按当时重庆行营和刘湘的反攻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打通邛崃、名山、雅安、荃

经、汉源的交通线的红军据点，一是向天全、飞仙关迄天台山一带红军主阵地攻击。前一阶段时间系1935年年底，后一阶段时间系1936年1、2月间。

第一期反攻计划，蒙经战斗

蒙经战斗，发生在1935年12月中旬以后，是压迫红四方面军南线阵地的撤退，使中央军和川军恢复了汉源至雅安的交通，雅安之围虽未解，但红军失去了广大的地区，粮秣补给日趋艰难。

薛岳这一仗的攻势布置以吴纵队之第五十九师为右翼先头部队。该师由于在遵义战败过，薛岳要师长韩汉英立功赎罪，由洪雅出发，取道徐嘴，当时大雪弥漫，林贤察团（战力较强）及张德能团（张系该师副师长兼团长）在12月24日左右，经两昼一夜的攻击，伤亡200多人，首先攻克雅蒙道上的观音铺附近据点，红军当时打得很英勇，在久攻未克时，薛岳命吴奇伟将预备队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投入战斗。

第一纵队之第九十师欧震部，则在第五十九师左翼，主要是攻击吉子岗高地。红军由吉子岗迄兴隆场之线，均构筑有碉堡，第九十师以战力较强的第五三五团陈侃部，集中迫击炮进行轰击，步兵只伤亡数十人，即攻克吉子岗阵地。由于大雪道路泥泞，对当前红军的纵深配备尚未摸清，不敢孤军深入，打了一天多即中止战斗。

周浑元第二纵队为第二路军之左翼，集中主力攻克兴隆堡，扫荡附近红军之后方，迅速占领蒙经城。在12月下旬第二纵队之第九十六师赵锡光部，由徐嘴以南之观音场（属蒙经），在第一纵队左翼，首先进攻羊子岭一带红军的前线阵地。红军有计划后撤。作战不足一天，第二路军即攻克兴隆堡，约在12月25日左右进占蒙经。红军撤出雅安、蒙经间各据点。第二纵队继续向汉源方向探索前进，约在12月底，薛岳的总部由洪雅推进至蒙经城。第一

纵队3个师也先后到达。其先头的第九十师并推进至冷各河边的花滩场。

荣经附近战役中，刘湘原拨一个旅归薛岳指挥，荣经攻克后，归还建制。

第五纵队李榭珩部在主力进攻荣经时，也曾派兵一个旅进占昂州（康定东北丹巴方向）策应。

1935年年底，荣经战役后，汉源当面的红军主动撤围，开荣经以西地区集中。守汉源历时两个月的刘元璠部（川军第二十四军的一个师）除留一部守汉源外，主力沿荣经向雅安攻击前进。

在北线雅安、名山、邛崃以北的反攻情况，据报川军第五路第二十一军唐式遵部主力，已攻克邛崃以西的蜂柏岩、木梯老红军阵地；川军的第一路第四十五军邓锡侯部主力已攻克横山岗地区（这是红军最北线阵地）；川军南路第二十三军潘文华部主力攻克了名山以西的莲花山地区（这是红军在名山地区的主阵地的一部）。

中央军在南线、川军在北线的联合作战，使第一期反攻计划12月份基本上完成预期的目的，薛岳额首称庆。

第二期反攻计划，天全、始阳战斗：

1936年1月上旬，重庆行营电令川军“剿总”及中央军第二路军所辖各军发起第二期反攻。限令薛岳军迅速打通荣经至泸定沿线；限令刘湘迅速调第二路孙震所辖的第四十一军，由洪雅经草鞋坝，全力配合南路第二十三军打通名山至雅安沿线，并攻克金鸡关要点，进而占领蒙顶山筑碉守备，掩护南路军各部向红军主阵地进攻。

据当时重庆行营战报，占据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部已由湘西北进，窜黔企图已很明确，行营认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有会合可能，须在会合前先将红四方面军击破之。

中央军第二路军进攻天全、始阳、飞仙关，解雅安之围的战

况如下：

薛岳在奉命打通荣经至泸定沿线任务后，即以第九十二师为先头，向冷水场搜索前进。师长梁华盛临时组编一个先遣支队（以步兵三个连、侦探队两队为基干，作者本人原是薛岳总部参谋，此时调第九十二师任参谋兼先遣支队长），在主力部队先头，提前一日出发，向冷水场前进（此场距荣经约60余里）。约在1936年1月10日左右，该支队到达竹子坝时，得悉由汉源、荣经撤退的红军占领冷水场以北一带阵地，天全之隘口吊尸岩红军也占有阵地。冷水场近靠冷水河，水深难以徒涉，场北山地 在100公尺以上，绵亘好几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日，大雪纷飞，该支队将威力搜索敌情飞报师长。次日，师先头第五五二团松卧薪部到达竹子坝后，即向冷水场攻击，其余师主力第五四七、五四九两团，在后跟进。第五五二团先头营营长唐启率部仰攻不久，即被红军居高临下击溃，该团战斗仅半日即败退下来，几度组织进攻，仍未攻下。营长唐启阵亡，全团伤亡百余人，战至入夜，红军北撤至北坳口扼守。从1月11日迄2月上旬，双方对峙，互相派队游击，没有激烈战斗。当时天气严寒，从被俘战士衣服甚为破烂判断，必久战未补充，艰苦之状可以概见。

在1月战斗中，据报新加入北线作战的孙震的第二路第四十一军已攻克金鸡关，进占蒙顶山红军主阵地前缘。薛岳第二路军吴奇伟纵队（军）之第九十二师攻占冷水场，打通了荣泸的交通，并与红军最南线部队对峙，游击频繁，为进攻天全、芦山做好了准备。薛岳也为了进攻飞仙关为雅安解围作好准备。

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自松潘调归薛岳直接指挥以来，一向作为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的总预备队。1936年1月，薛岳将该师控制于荣雅道上作为策应部队。1月底，川军孙震的第二路第四十一军攻占雅安以北之金鸡关红军要点。薛岳于2月上旬，为解雅安之围，命令该师进攻飞仙关。这个关是雅安北至芦山、西至天全必经之道，南临雅河（即雅水），水流湍急，就是严寒冬季水深也

在1公尺左右，渡涉不易。当孙震第四十一军由金鸡关向西北进攻蒙顶山红军阵地时，第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命郑武团强渡雅河向飞仙关攻击前进。据副师长郑为楫事后对我说，在强渡雅河时，全团兵力未展开，团长郑武被对岸红军击伤，经多人抢救未果，淹死在河中。该师主力部队林英、劳冠英两个团经过几小时苦战始占领飞仙关，连夜筑碉守备，以防红军的逆袭。

薛岳在1936年2月反攻计划中，限令第二纵队（第三十六军）在2月中旬攻占天全，始阳解雅安第二十四军之围，将红军南线阵地全部据点拔除。该纵队司令官周浑元奉命之后，以第五师谢溥福部为右翼队，重点在右，以第九十六师赵锡光部为左翼队（左翼与第一纵队吴奇伟部联系），由荣经回子坝附近地区，向天全、始阳红军据点攻击前进。

第五师以第二十五、三十两团为第一线，以第二十七团为预备队。当前线部队到达伏龙桥附近，被扼守桥头堡阵地的少数红军顽强抗击，不能前进。第二十五团团团长刘采廷，绕道不经伏龙桥，向北渡过雅河。其时红军已从桥头掩蔽地撤走。左翼第九十六师赵锡光部余韶团也反复冲击。全军伤亡达600余人，于2月15日左右攻克天全之始阳镇筑碉守备。

1月上旬以来，在荣经冷水场以北，与红军南线对峙的第九十二师，亦于2月14日突破红军前缘阵地，于2月17日左右进入天全城筑碉守备。其一部向天全以北灵关方向威力搜索，一部向西紫石关方向搜索。

薛岳自1月攻克天全后，天全至雅安全线打通，困守雅安3个多月的刘文辉部，即宣告解围。此时，川军在北线的反攻中也获胜利。

2月13日左右，川军第五路的第二十一军，在空军配合下，攻入红军天台山的主阵地，前锋直抵宝胜场。川军南路的第二十三军，也在空军配合下，攻破红军王家坪上主力阵地。川军第一路的第四十五军，也在2月13日左右攻占大川、甘子山地区。

刘湘在上述情况下，洞悉红军全线北撤，于是派第二十一军唐式遵部为追击部队，前卫师倪国华部2月底左右追抵宝兴。3月上旬，红军主力撤离懋功。

薛岳得到云南龙云总司令频频来电，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部，已通过贵州、云南地区，取道丽江经西康南部北进。后来重庆行营来电证实，红军第二、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已在甘孜会合。

红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南下以来，从1935年9月下旬迄1936年2月底撤出川西止，历经苦战长达四五个月，初期把川军主力打得捉襟见肘。后来，中央军第二路军，在薛岳指挥下，加入战斗，终于迫使红军撤离川西。但国民党军此时疲惫不堪。蒋介石从1936年3月以后，未曾下令穷追，只预测红军必然会北上甘肃，电令西北“剿总”布置堵截。至于原在川西各军，蒋介石电示分别调动加以整补，反攻任务即告结束。

蒋介石、薛岳的“策反”工作及图谋康藏片断

1936年1月中旬迄2月上旬，薛岳所辖的第九十二师与红四方面军南线部队对峙于荃经至泸定道上之冷水场隘口时，薛岳曾令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联合在四川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的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第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4人，联名写一封劝降信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的)。当时，我是第九十二师的先遣支队长，梁华盛要我每次游击时，带着这封信送至红军常来游击的几个隘口或道口，期望红军游击队来取走。我送过几次，后来红军北撤，这个阴谋落空了(抗日战争期间，我随薛岳充任少将高参时，曾就此事问过薛岳，据他回忆这是重庆行营布置的)。

1935年5月至6月间，薛岳率第二路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为占据西陲重镇康定，令该路军李韞珩的第十六军驻扎西康，显示中

央军势力已抵边陲，并发表李韫珩为川康边防副总指挥（总指挥刘文辉），以作进一步图藏的准备。蒋介石在中央军未抵西康前，已委西藏佛教红派领袖诺那呼图克图（此人与拉萨达赖喇嘛有仇恨）为西康宣抚使，进驻西康之巴塘。薛岳在成都、荣经与诺那呼图克图均有代表来往。诺那呼图克图号召“康人治康”，反对刘文辉在西康的势力，并将刘文辉委派的县长杀了几个，刘文辉乃派亲信携金饰礼品，绕道印度入藏，要求达赖从昌都出兵攻打诺那呼图克图。当时甘孜附近驻有藏兵两个代本（相等于营）。此事为蒋介石政府驻西藏办事处所悉，行政院来文要薛岳、李韫珩分别查复。薛岳为了想搞垮刘文辉，极力拉拢诺那呼图克图，以电话通知梁华盛派人至康定与李韫珩联络，梁华盛在1936年2月下旬派我率领支队从天全出发经紫石关、两路口，爬马鞍山、雪鼓浪至泸定（当时泸定桥已为刘文辉所破坏，通过困难）再经瓦斯沟到达康定，见了李韫珩。由于当时红二、六军团已长征进抵滇西，李韫珩说：诺那呼图克图忠于中央，反对的只是刘文辉对西康的统治，已派人送械弹补充，并劝诺那呼图克图切勿提“康人治康”口号，以免民族仇恨扩大等语。4月间，我携带李韫珩的信件与行政院的有关文件，取原道走了百余里回到天全。

天全、芦山、名山、邛崃地区 的防守战和总反攻

潘清洲 张熙民 向廷瑞
韩全朴 奉伯常 吕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9月，红四方面军回师南下。刘湘认为红军是想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因此，他的处置重在防堵。防堵部队的番号位置是：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第十二旅在杂谷脑河谷的理番，该师独立旅在茂县，第十一旅在威州、汶川，第十旅和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一总”）邓锡侯所部之谢元圻旅在灌县一直沿岷江筑碉防堵。

“一总”前敌指挥杨秀春率林翼如、卢济清、黄鳌、陶宗伯、刘乃铸等旅，以后又加上杨晒轩旅，共6个旅在双河场、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据点筑碉防堵。第二十一军佟毅第三旅在大邑筑碉防堵。四川“剿共”第四路总指挥（以下简称“四总”）杨森主力6个旅在两河口、抚边、懋功，一直沿达维、宝兴、芦山筑碉防堵。“川康边防总指挥”（以下简称“边总”）刘文辉所部余如海副师长率领（包括刘元璋旅在内）的5个团，在丹巴、金汤筑碉防堵。“边总”之第一三六师袁国瑞第四旅在天全和紫石关筑碉设

* 作者潘清洲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三军独立营营长；张熙民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第一旅旅长；向廷瑞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务精练司令；奉伯常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第六旅第十四团营长；吕康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第二旅旅长；韩全朴当时职务不详。

防，企图把红军封锁在山岳地区。

10月上旬，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击破杨森主力占领两河口，旋下抚边，10月17日占领懋功；红军另一部击走余如海部占领丹巴向金汤前进，直趋天全、芦山。若天全、芦山一失就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因此刘湘立即派遣第二十一军的教导师（缺第三旅）和模范师分别驰赴芦山、天全防堵。同时刘湘又任命新发表的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四川南路“剿共”总指挥（以下简称“南总”）进驻名山，统一指挥天芦前线以教导师、模范师为基干的7个旅。

刘湘在防堵部队开拔的同时，召见模范师长郭勋祺、教导师长杨国桢及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蕴滋，密授有关天全、芦山设防作战指导方针：天全、芦山防御的目的，在拒止南下红军于天、芦、宝西北山岳地带，保卫川西平原；川军如胜利不要远追，失败可适当转移阵地，保存实力，但必须尽一切努力，迟滞红军于名山以西地区，以待增援，更应随时注意红军由懋把河方向进扰。

天芦防御部署

根据刘湘的指示，教导师和模范师对芦山、天全作如下防御部署：

芦山至双河大道，在绵亘不断的芦山岗和曹山岗西麓，大道以西迄宝兴河为起伏的丘陵地，形成一长凹陷路，形状像一喇叭口。

杨国桢师长以教导师第一旅（缺独立营）占领芦山岗西斜面，跨城北大道亘小溪流之线为右地区队，以第一团为右第一线团，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占领小溪流右岸亘宝兴河左岸之线为左地区队；以第二团为左第一线团，因其横跨本道，派出胡文俊连位置于双河场南约三公里的隘口为前进部队，意在引诱红军陷入所谓“袋形火网阵地”；教导师第二旅为师预备队，位置于芦山城南郊，以一部控制铁索桥，保护师后方交通。第二旅位置在阵地的右前

方，师部驻在芦山城内。

天全分新、旧两城，新城在西，旧城在东，城南架有浮桥，大岗山位于城西北，三方悬崖绝壁，地形险阻，为入康要隘，经十八道水可通灵关、宝兴。

郭勋祺师长以天全地险兵多，顾虑较小，主要注意宝兴方向。因此他以战斗力较强的袁治第一旅（3个团约5800人）派在远离天全20公里的灵关附近，向宝兴机动防御；以第二旅在天全之大岗山占领防御阵地。以第三旅为预备队，位置于可以策应第一、二两旅的分水附近。该师的直属部队驻新城，师部驻旧城。一开始就形成兵力分散。

唐明昭第二旅（两个团）在大岗山的防御配备，是以徐元勋第四团占领大岗山附城一段为主阵地，派一部在左侧走廊小山上跨本道编成在大岗山侧射火网掩护下的后退阻塞据点。以刘绍斋第六团为预备队，位置于通天、芦、宝、雅三岔路的十八道水。唐的旅部驻大岗山东斜面山腹。

“边总”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第四旅袁国瑞所部在紫石关防堵，宛然成了唐旅大岗山阵地的前进阵地。

部署完毕后，模范师长郭勋祺曾夸口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

芦山、天全防御战经过

（一）芦山方面

11月4日上午，红军以主力登上芦山岗对教导师阵地进行侧翼包围，同时以一小部向双河场南侧胡文俊连的前进阵地攻击。胡连一度接战，即由凹道向芦山主阵地撤退，企图吸引红军主力由正面进入袋形阵地。红军亦以小部兵力佯追。此时，川军第一线各部队，正全神贯注准备应付当面之敌，殊不知红军主力已突然出现在芦山岗高地，集中一点向教导师第一旅第一团

陈康营猛烈攻击，川军遭此意外，全线震惊。特别是陈营受到直接打击，阵线动摇。团长朱果即以预备队任吉辉第三营从右翼增援，求得暂时稳定。但红军兵力续有增加，近迫激战，机枪声、步枪声，迫击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震山谷，双方伤亡很大。激战至午后，往复冲杀，陈、任两营及迫击炮连终被红军击溃，崩下火线，官兵各自逃命，有的经过城南铁索桥，有的溺水，纷纷向飞仙关后方逃跑。

朱果的两个营既被击破，阵地伸出的右臂被红军砍掉，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旅长利用夜黑、战斗暂缓的机会，调整（原向西，改向北）部署：以第二团代理团长李长烈指挥第一团残存的胡克俊第一营和第二团第三营为第一线，以第二团第二营为团预备队，第二团第一营为旅预备队，分别位置于第一线中央后和左右，与红军在芦山岗高地对峙彻夜。

次（5）日晨芦山岗的红军向李团正面攻击，重点指向第一、三营接合部，实行中央突破，在晨光熹微中，展开了猛烈的攻守战。红军攻势很锐，李团也顽强地坚守阵地，并先后得到团、旅预备队的加入和机炮火力的支援。战斗至中午，刘营渐次不支，红军迭有进展，一部迫近城垣。此时杨国祯师长同独立第一旅张竭诚旅长到城楼观战，杨要张亲率第一团出击，张竭诚嘴说：“老子与他拼了！”把军帽一甩，却立即倒在行军床上不动，杨国祯也只好听之任之。

刘营被压迫，左翼接近城垣，自然依托城墙形成守势钩形；而红军的进展却暴露了右侧背，受到左地区罗忠信团从城垣上机关枪火力的侧射，刘营得此火力支援，又一度稳定。双方鏖战至15时，国民党空军到阵地上空低飞向红军投弹和扫射，第三营正面略有恢复，战况渐趋缓和。甫入夜，红军不断以小部队进行侦察性的活动，一接触即退去。经过两天激战和一个彻夜，章安平旅伤亡过大，饥疲交集，士气大馁。特别是5日晚间，城中突然大火，更引起全线官兵惶恐不安。只因红军在这夜没有进逼，

从而转入对峙状态，章旅才得一度喘息。夹着尾巴准备逃跑的杨国祯也暂时呆下来，迨拂晓才派人参加人民群众的救火，但城中心的四条精华街道已化为灰烬。

6日晚，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部奉命将梁国华旅接替后，率残部到城南铁索桥右岸为师预备队，并准备占领收容阵地，掩护师部和梁、张两旅的撤退。章旅乘夜交待任务，转移阵地，率残部转到右岸，占领掩护阵地。

7日芦山岗阵地仍继续对峙。当晚深夜，杨国祯师长由芦山城南岸率师部和张竭诚、梁国华两旅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随即红军进占芦山城。

（二）天全方面

11月上旬红军之另一部击破紫石关“边总”之袁国瑞旅后，跟踪追击，在其先头部队到达大岗山阵地前，即向徐元勋团阵地进攻。郭勋祺亲赴该山南端官道上的大桥督战。

其时被红军击破之袁国瑞旅纷纷溃下，郭勋祺为要稳定阵地，督促袁国瑞夺回前面小高地，曾一度开枪阻止，不准该旅退过大桥，袁国瑞本人亦受郭勋祺训斥。徐团与红军战斗约两小时后，天渐入暮，战斗暂停。

郭勋祺命令手枪营派队阻止袁国瑞旅溃兵后退，以防夜间与红军混杂不清。郭回城后，一面叫唐明昭旅加强大岗山阵地，一面令预备队廖泽旅派凌谏衔第九团到天全城增防。

袁国瑞旅残部，完全失去战斗力，不但不到小高地增防，反于是夜潜行绕过天全，逃向雅安。

红军同当地老百姓关系很好，有熟悉地势的农民作向导，在当天半夜星月微明下，以一部由大岗山西南侧攀登崖壁，爬上大岗山，正是徐团第二营长周曼生营部，哨兵并未发觉，有的还在两间大房子内烤火弄饭，当即被包围缴械，周曼生被俘。红军占领官道上的要点和大桥，便陆续登上大岗山与徐团激战。红军另以一部跟随袁国瑞旅溃兵尾行，得到农民协助，竟于拂晓前，找

到渡河点，潜涉雅河，攻占城南浮桥，以极猛勇的威力，向新城的模范师手枪营进攻，立击毙连长王永显以下数十人。红军随即攻入旧城，占领模范师师部。郭勋祺本人率其手枪营残部，于8时左右退到天全东面5公里的梅埂山岗，并命凌谏銜团恢复天全城，命唐明昭旅肃清大岗山红军。

凌谏銜团在9时左右达到天全城附近时，见周围工事皆被红军攻占，地险城高，非一下所能收复；乃配合唐明昭旅，向大岗山南端之红军仰攻。当时企图先消灭大岗山之红军，再以全力收复天全城。激战在大岗山顶展开，反复冲杀，伤亡累累。午前11时，郭勋祺正在梅埂调集廖泽旅全部企图收复天全城时，忽奉命放弃天全。郭即决心退飞仙关转进，一面令廖泽旅向飞仙关退却，同时命令唐明昭旅坚守大岗山现有阵地，掩护远达40公里以外撤下之袁治旅，通过十八道水，逐次向飞仙关引退。郭勋祺师部由梅埂经始阳退飞仙关，到飞仙关时天已入暮。

11月7日晚，郭勋祺以第一、三、二旅的顺序，利用夜行军向金鸡关前进，次日15时左右，第一旅到达金鸡关东侧停止；第二旅派往蒙顶山，已达山边的金凤寺；第三旅尚在行进中，准备在蒙顶山、金鸡关占领阵地。郭勋祺正拟下达命令，时已薄暮，突传芦山失陷，即仓皇失措，草草下一命令，叫三个旅离开公路，向东南的总岗山方向转进，自己率手枪兵一排、幕僚数人连夜逃往洪雅。

郭勋祺跑到洪雅后，用电话向邛崃刘湘报告经过，受到刘湘的申斥，叫他收集所部到蒲江敦厚场待命。郭的随行幕僚一致主张与其到后方听候查办，莫如收集部队到前方立功。郭追随潘文华20余年关系很深，一面派人到总岗山附近之马宗岭等处找寻部队，一面只身跑到黑竹关。同一天的傍晚，郭在黑竹关与潘文华见面，潘加以慰勉，并把指挥阻击的任务交给郭勋祺。

一周来的天、芦防御战“南总”所辖前线的两个师7个旅中，被红军不同程度歼灭的有3个旅；独立第二旅（3个团）全歼灭，

伤亡、被俘约5700人；教导师第一旅（两个团）伤亡约2800人，模范师第二旅（两个团）伤亡、被俘约1800人，共伤亡、被俘约10300人。

名（山）邛（崃）阻击战

红军主力攻占天全、芦山之后，向名山、邛崃推进；红军另一部先后攻占了“一总”杨秀春师指挥6个旅防守的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据点，迫使该师主力退守鄯把河；红军还有一部围雅安、下荣经、攻汉源。刘湘被迫亲临邛崃前线设立“行营”，打算集中优势兵力，与红军一拼，并号召其他各军，同舟共济，协力击走红军。同时赶紧调动大军，企图对红军进行堵截：（一）电令灌县第四师范绍增率3个旅昼夜赶赴邛崃，该师除以独立旅留茂县外，以第十旅驻灌县，第十一旅驻汶川、威州，第十二旅驻理番，梯次向邛崃兼程前进。（二）电令驻三台的四川“剿共”第五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五总”）唐式遵，速率所部昼夜飞赴邛崃西路增援。唐式遵先遣彭焕章第一旅昼夜驰赴邛崃。其余在三台附近地区的第一师、第二师部队，向邛崃以西兼程前进。（三）电令川军第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到洪雅集结待命。（四）电令川军第二十三师第一旅熊玉璋所部到丹棱集结待命。

四川“剿共”第二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二总”）孙震所部5个旅由绵阳附近出发，到洪雅集结待命。加上“一总”前敌指挥杨秀春指挥的六个旅和雅安以南的“边总”以及最后到达的薛岳两个军，先后参加作战部队总计两个军、46个旅及两个团，共20余万兵力。

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在夹门关令第一混成旅旅长李青廷指挥该旅戴松如团、李克元团和配属的吴长林团、戴松如团以一个营守备天车坡，一个营守备三角堰，一个营为预备队。

大约在11月12日入夜以后，红军进攻三角堰，指向戴松如团

的预备队营，迅速将该营击溃；红军的另一部歼灭了守备天车坡的一个营，戴团残部向南溃走。同时红军向守备夹门关的李克元团进攻，李团不支溃退，红军占领夹门关。李青廷即以预备队吴长林团占领收容阵地，掩护退却。次（13）日拂晓，吴团撤退经王店刘乃铸旅阵地左侧向南退走，红军跟踪追击，刘旅集中火力侧射支援，掩护李旅撤退。是役李旅伤亡被俘约800人左右。13日“三总”观音场、百丈关阵地先后受红军攻击，激战入暮，李家钰为了保存实力，放弃百丈关以北刘湘布置的战略掩护阵地，率部向蒲江方向逃走。

11月14日拂晓，模范师师长郭勋祺在黑竹关命令第三旅旅长廖泽，率部反扑百丈关。廖旅提前早餐，以第八团为前卫。刚一出发，即与红军遭遇，该团在黑竹关西侧展开，激战至中午，阵亡营长张永贵，伤亡连长4人，排长十余人，士兵500余人。红军伤亡也很大，但仍不顾牺牲，反复冲杀，终将第八团击溃。当第八团动摇时，旅长廖泽指挥第九团向右展开侧击，红军不支后撤，形成双方后退，一时中止战斗。该旅长即以第九团独立营就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15日拂晓，红军攻击鹤林场唐明昭旅，同时，以优势兵力攻击黑竹关的廖泽旅，激战至中午，两旅不支后退。廖泽旅第九团伤亡很大，营长萧季良被击毙。在红军压力下，该师师长郭勋祺、旅长廖泽勉强掌握败残部队，沿公路逐步向治安场后退。

此时，在大塘铺的南路总指挥潘文华很恐慌，以潘清洲独立营在大塘铺南侧小丘陵地占领弧形阵地，担任警卫。前方败兵和行李、辎重、马匹涌向潘营阵地前面非常混乱，途为之塞。潘文华亲率何鸾特务营到阵地前沿督战，伤令官兵返回前线。随即指示行李、辎重、马匹向公路两侧离开，让出驰援部队的进出路。经过极度紧张地等了半天，第四师周绍轩旅先头部队以四路纵队跑步通过大塘铺，17时达到治安场时，正值廖旅濒于崩溃的时刻，周旅即在该场的西端迅速展开与红军接触，对峙彻夜，才改

变了紧张局面。此时，正在准备退往十里桥的潘文华南路总指挥才松了一口气，稳定下来。

在夹门关以北的形势也很不妙。刘湘先以王泽浚旅攻夹门关失败，继派潘佐旅进攻，又被红军击退。此时，水口场、油榨沱、高家场已被红军占领，直接威胁四川“剿总”所在地的邛崃城，甚至有切断桑园镇后方联络线的危险。对此刘湘采取了紧急措施，急调大邑之佟毅旅向余岩前进，派王泽浚旅到水口场，并电催行军中的第四师赶赴桑园镇布防。

百丈关争夺战

第四师到达前线后，依其历年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采取稳扎稳打、二线配备的轮番战术。即以一个旅任攻击，一个旅控制二线占领阵地。胜利则交替前进；失败则第一线退回二线阵地后方再占领阵地。

11月16日拂晓，该师以第十旅攻击沿安场西端约3公里的红军阵地，攻击目标指向百丈关。第十一旅为该师二线部队，待第一线攻击前进后，即占领治安场西侧原第十旅阵地，加强工事。同时电催行军途中的第十二旅加快速度向百丈关前进。

第十旅以第二十九团（缺两营）为右翼队；独立营长刘克用以独立营、第二十九团之罗松柏营、迫击炮连和师特科连为中央队，以公路为中心，保持重点在右；第二十九团的一个营为左翼队，第二十八团附重机枪连为预备队，在右翼队与中央队后跟进。

11月16日拂晓，第十旅向当面红军阵地攻击，激战至中午，周旅第一线部队在火力支援下，数度冲锋。红军伤亡颇大，向黑竹关退却。周旅第一线即推进到黑竹关东侧。此时，中央军投入预备队两个连，向黑竹关红军猛扑，激战约两小时，红军复向百丈关方向撤退。周旅跟踪追击，接近挖断山，红军增援部队赶

到，在挖断山高地向周旅猛烈攻击，周旅第一线不支后退，红军即转为追击。周旅以预备队机、炮火力占领阵地，同时投入一个步兵营，双方即在鱗鱼桥、挖断山之间展开激战，形成拉锯。红军续有增加，周旅亦投入全部兵力，夺取了挖断山。激战至18时，红军撤回百丈关阵地。时已入夜，周旅连夜赶筑工事，与百丈关的红军阵地对峙彻夜。经过一天战斗，周旅由治安场推进到了挖断山，伤亡官兵400余人，红军损失也很大。这一天战斗，改变了从天、芦防御战以来，川军一直溃败的局面。

17日晨5时许，第四师以第十旅守备挖断山阵地，以廖敬安第十一旅附中型迫击炮一连为攻击部队，向百丈关红军阵地攻击；进出于万古场、新店子之线。

廖旅以第三十一团团长谢浚率领该团附机炮为第一线团，当第一线团逼近百丈关时，迫击炮连即占领阵地，准备火力支援第一线团的攻击。第三十二团一个营为右侧掩护队，随时支援第三十一团的战斗。第三十二团（缺一个营）附独立营为预备队，随第一线后在公路右侧推进。

17日拂晓，第一线开始向百丈关红军阵地攻击。百丈关东侧桥头，红军筑有环形的堡垒群，阵地相当坚固。双方激战，自晨至午，谢团付出重大牺牲，战况毫无进展。谢浚采用金钱买命的办法，以20元一人的代价，挑选敢死队100余人。同时要求中型迫击炮连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摧毁和制压堡垒阵地，以敢死队冲破百丈关桥头堡垒线进入集镇。镇内红军与谢团挨户搏斗，手榴弹、刺刀搅在一起，浴血混战。红军数度由集镇北侧高地出击，企图切断谢团后方联络，均被廖旅右侧掩护队击退。镇内及其两侧，战斗至15时，谢团渐渐不支，适国民党中央空军飞临百丈关上空助战，滥炸民房，盘旋扫射；廖旅以独立营投入第一线，增援谢团乘机反扑，红军伤亡过大，撤出百丈关。谢团在镇内夺得红三十三军政治部红旗一面。谢浚的部队麇集镇内还没来得及追击，该团第一连连长亡命之徒土匪出身的王廷章，率领该连

追出镇外半公里之陈家山，骤遇道路北侧碉堡内红军以自动火器集中扫射，该连长立即殒命，士兵伤亡很大，只剩下二三十人，红军见谢团无后续部队，乘机反攻，夺回百丈镇。谢团官兵顿时慌乱起来，争向镇东桥头乱跑，谢浚站立桥头，持刀督战，士兵被逼回再战。但谢团至此伤亡过重，有的连跑散，只剩官兵十余人，谢浚持刀威胁，也不能阻止官兵逃跑。谢浚见此，竟以身体横躺地上，叫喊要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当此危急时刻，廖旅以第三十二团主力增援，谢团官兵乃复转身战斗，时已入夜，即在集镇东部，横跨内外近迫彻夜。谢团一日战斗，伤亡半数以上，红军伤亡亦很大。

谢浚没有攻下百丈不甘心，竟于20日拂晓前，灭绝人性，四面纵火，烧毁百丈关内街房，并预为准备轻重机枪火力，在火光烛天下，扫射救火的红军和居民。百丈关西部街房在红军英勇奋救下未得蔓延，东部则全化灰烬。事后反而造谣诬蔑是红军退却时放火焚烧的。

红军以集镇内部阵地遭到破坏，日来伤亡较大，而范绍增师主力增加，遂于20日晨向新店子、万古场退却。第四师第十旅沿公路向新店追击，以第三十二团向万古场追击，同日攻占万古场、新店子。红军续向五家埡口和名山以西退却。

“一总”邓锡侯所属之杨秀春部以林翼如、杨晒轩两旅（6个团）为第一线，黄绍猷旅（两个团）为预备队，于11月16日由卧龙关、北川营强渡向卧龙岗进攻，占领二道坪。

王泽浚旅约在11月20日占领油榨沱东岸高地。23日经过激战，占领水口场对岸的冯家山。

约在11月18日佟毅旅以刘儒斋团为前卫在余岩高地与红军遭遇，展开激战，红军向高家场退去，佟旅占领余岩。

11月21日潘佐旅在袁治旅协助下，攻占夹门关附近碉堡，22日红军主动放弃夹门关。同日袁治旅攻占姑奴山。

从11月16日开始至23日止，川军先后占领上述各战略要点，

为其主力全面向红军进攻准备了条件。

“剿总”部署总攻

由于各部先后占领了上述战略要点，基本上堵住了红军的东进。11月17日，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其参谋长贺国光到邛崃与刘湘商量，要刘及时部署总攻。11月20日刘湘到平落坝召集将领开会，并令各部从11月24日开始总攻。其战斗经过如下：

11月24日，“五总”王泽浚旅占领天池沟附近的天池山。王纯一旅在空军配合下，攻占油榨沱。潘佐旅攻占观音岩、蒙子岗。

“南总”袁治旅攻占中峰场、洪川店、甘溪沟。红军向朱家场、莲花山退去。

11月25日，“五总”王纯一旅攻占高家场，郭昌明第二师师部推进至高场。

11月26日，“一总”杨秀春部攻占卧龙岗。

12月2日正午，“五总”饶国华师之一部在空军配合下，攻占沙坝场、铜河岗、天车坡、天鹅山等处。

12月4日，“五总”张竭诚旅攻击四人沟岗(三角堰东侧)，以第一团在右第二团在左为第一线，独立营为预备队，经过半日激战，第二团三营营长姚桂五负重伤，终于占领了四人沟岗，红军退三角堰。

12月5日，“南总”廖泽旅攻抓子山红军阵地：该师以第八团团团长余岱指挥该团、配属独立营和第九团一个营，计5个步兵营。又由陈良基旅拨给两个机关枪连及模范师一个手枪连，从潘佐旅的左侧进攻。山势很陡，正面又窄，使用不了大的兵力。红军层层工事做得很坚固，攻了两天无进展。大约在8日上午，该团以一个营由陡坡虚张声势的仰攻，以优势的机炮火力从侧面高

地制压，适空军集中投弹猛炸抓子山红军阵地，该团乘机攻上抓子山。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退守代通庵高地。

12月7日，“五总”张竭诚旅占领三角堰。

12月8日，“南总”郭勋祺师、范绍增师之各一部在空军配合下，攻占二斗岩、莲花山。

12月7日至9日，“五总”郭昌明师两个旅在蒋空军配合下，先后占领蜂桶岩、木梯老、九顶山、小胡椒顶、玉林山、天台山一带红军阵地。

12月10日，“一总”杨秀春师占领横山岗。

12月11日，“南总”郭勋祺师之一部占领太和场，红军退守木老观音高地。该师廖泽旅向五家堰口推进。

12月12日，“五总”方面向天台山进攻。

12月16日，“一总”杨秀春师由横山岗向大川推进。

时当岁暮天寒，高山降雪，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逼进天台山和五家堰口后，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1936年春，川军的攻势再兴：在红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川军尔后的攻击进展较快。

1936年1月31日，“二总”孙震以吕康、马泽、张熙民3个旅为第一线，王志远、曾甦元两旅为预备队，联系右翼“南总”的边防一路陈兰亭部，攻占金鸡关、尧桥一线，向蒙顶山筑碉防守。

2月9日，“五总”饶国华师以周重生旅、张竭诚、潘佐旅各一部在空军配合下，向天台山红军阵地进攻；周重生旅占领五显庙；张竭诚旅占领黑角楼、祠堂坪之线；潘佐旅占领天台山麓之尖山子和凉亭。

2月11日，“南总”陈良基旅攻占石碑岗。孟浩然旅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五家堰口，红军向宝兴退走。

2月12日，“南总”边防一路攻占蒙顶山、罗家山、人字山之红军阵地。

2月13日8时顷，“五总”张竭诚旅在空军配合下，攻占天台山。红军向公议场退走。

2月14日，“南总”之一部占领芦山岗。红军向宝兴退却。

2月15日，薛岳所部先后占领始阳、飞仙关和天全城郊。

同日“南总”孟浩然旅之一部占领天全城。

2月17日，“一总”杨秀春占领大川和甘子山。“五总”王纯一旅之赵逸泉团占领会议场。王泽浚旅占领箭杆林、廖家岗、高山岗。佟毅旅进至新山附近。周重生旅占领正西山、中宝山、宝胜场。“南总”郭勋祺师之一部进占青龙场。陈良基旅控制五家哑口。边防一路陈兰亭部进占三益场。至此红军全部撤离战场，向懋功方向转移。

随后“剿总”以饶国华第一师（缺第三旅）为战略追击部队，2月22日在小关子与红军殿后部队一度接触，23日正午进至宝兴，继续向红军追击。一直到3月中旬红军离开懋功为止。

（杨续云整理）

第九章 堵截红二方面军 长征的经过

昆明谒龙（云）与蒋（介石） 在贵阳的垂询

彭 松 龄

1936年春，刘建绪“追剿”红二、六军团入黔，农历三月上旬到安顺后，告病回湘休养，我即由湘来黔，以参谋长身份代理其职务。到盘县，得顾祝同电令，率领樊崧甫、李觉、郭汝栋三个纵队入滇继续“追剿”。时云南的龙云有拒绝“追剿军”入滇的表示，经顾祝同飞昆明与龙会商，“总部”始向滇进发。入滇境后，我以刘建绪的名义电龙云，言拟派参谋长彭松龄先来昆明晋谒，请示机宜。旋得复“欢迎”。在这以前的十多天来，刘建绪迭电龙云，均不获其答复，这次出人意料的得到了复电，算是恢复通信的开始，这个转变，当然是与顾祝同的到昆明有关。接电后，我即乘汽车前往。

我到昆明后，拜会龙云，不得其门，适昆明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步舟（黔人）曾充龙云派驻湖南的代表，在长沙住过一个时期，因之与我相识，我就去会他，把来意告诉他。他将我去会龙云在事前应办的登记手续，替我办好，并代我领到“将官证”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一枚，即留我住在他家里，静候通知。且告我曰：“大概要等候两三天才能得到通知，你在未会晤他以前一定是心情不安的，但在会见他以后保证使你满意。你见他时，他要你坐，你千万不可遽尔就坐，应俟其三请四请之后才可坐下，且只能以半臀着椅面。态度务寅恭，出言务谦卑……”登记后的第二天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交际部门的通知，约我次日下午4时到云南省政府与龙云会见。

届时我佩其所发给之“将官证”于胸前，前往云南省政府，行至距大卫门约百余公尺处，门卫向内高呼“将官入府”，即有武装兵约一排就门内列队，我入后向我致敬，同时吹奏“行军乐”两番。随即由该府办理交际人员导我往会龙云。龙已先立于客厅前迎候，他着灰色长衫，套以青马褂，其旁立侍卫军四名，均彪雄大汉，着黄色薄呢军服，戴钢盔，手执红缨长戟，貌桓桓。龙迎我入客厅后，我照张步舟预先告诉我的方式行事，就坐后，茶、烟、水果、洋酒、洋点心等同时毕至。龙挨次问曰：“芸樵（何键字）兄好？”“恢先（刘建绪字）兄好？”“阁下好？”我谦恭对答后，龙曰：“芸樵兄治湘多年，颇多政绩，请将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措施与成就见告，借资借鉴。”他出的这个题目，范围太广泛，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所能概括答复得清楚的，同时我事先没有作这一题材的准备，不知从何处谈起，只好东扯西拾、拉拉杂杂地讲。我在谈话中想到他对刘建绪的入滇是有些疑忌的，而且最近还出现过拒绝“追剿军”入滇的行为，顾祝同固已和他会商，我还是要就此机会对他说明刘建绪的态度以释其疑虑才行，如是我就顺便说明何键统领的第四路军所受中央的歧视，不下于滇军，湘军和滇军所受的痛苦是相同的，滇军还能在自力补充之下，已是兵精粮足，而第四路军则是“叫花子”军队。刘建绪这回所率领的“追剿军”，李纵队辖两个师是第四路军的部队，郭纵队辖一个师又一个旅原是川军和黔军，樊纵队仅一个师计五个团则是中央军。郭、樊两纵队是由湘西临时拨交刘建

绪指挥的。刘是何的部下，何与您为一体，刘对您是绝对服从的云云。在我的全部谈话中，龙云不插一言，只凝神静听。我侃侃而谈，悬河未已，不觉已到了龙云吃饭的时候了，他就举杯敬茶，其卫士随即向外传呼“送客”，我乃起身告辞，龙说：“下次欢迎。”送我出客厅。第二天，我又被龙召见，他对我指示：前敌“总部”包含直属部队及警卫部队可以驻在昆明城内，各纵队只许在离昆明50华里的地区通过或休息，官兵入城都要请假。云云。我出后即电告各纵队知照并雇卡车数辆向滇东公路迎运“总部”来昆明。

几天之后，即端午节前后，蒋介石飞抵昆明，我在随龙云等人一同在机场欢迎之后，被蒋召见，同进晚餐（钱大钧同席），蒋略询“追剿军”沿途情况及现在到达地点后，告以将于明日由空中视察“追剿”活动。他在第二天邀龙一同视察后飞返昆明，我往机场迎接，见其精神奕奕，面带笑意，对人频频点头，似对“追剿”满意。龙云则下机后由两人扶掖以行，疲惫已极。

蒋介石在昆明大概停了3天，就飞贵阳。我随同龙云等人往机场欢送，他在起飞前，临时把我叫上飞机同飞贵阳。到贵阳后，他问我：“你对云南的政治态度与军事力量的看法如何？”我答以：“云南（龙云）兵力仅5个旅共10个团，自己购配了一些法国武器、装具，表面看来也精劲整齐，但实际战斗力则不了解。不过兵力只有这多，又远处西陲，他想要打到中央去或想推翻中央是不可能的，也可能没有这个打算。我看他只图能够长久据有云南而不受中央的压力，就心满意足了。中央也就可以任他保持现状，只要他能够在表面上服从，中央能够过得去，就相安下去也好。不然，他在利害关头，还是可以另找途径的（指联桂），为善虽不足，为恶却有余。”蒋除“嗯、嗯”之外，不作一言，对我注视良久，然后问曰：“你回到昆明以后，他如问你和我谈些什么，你怎么说？”我说：“我就说是垂询第四路军的情况和‘追剿军’的情况。”蒋说：“倘他又问你，仅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在昆明谈呢？”我

说：“我可以说明因为您在昆明的时间太少，来不及详细谈，所以临时把我叫到贵阳来谈。”蒋又对我注视良久后说：“假使他不相信你的说法呢？”我说：“我始终是这样说，他不相信，我也是这样说。”蒋点头，“嗯”了两声。少顷，对我说：“要钱主任（钱大钧）派飞机明天送你回昆明吧。”我告辞。钱大钧即告贵阳行营于第二天派飞机送我返昆明。

我飞返昆明之后，即被龙云召见，果然以与蒋谈话的内容为问，我即以上项准备好了的话答复他。他不信，问曰：“就是这点事吗？仅仅谈这一点吗？”我答：“仅谈这一点，未谈其他的事。”他固诘不已，我答仍如前。他乃作罢。

蒋离昆明后不几天，刘建绪由湘到昆明（销假），在拜会龙云之后，龙云去回拜他（刘住法国人开设的越南旅社，龙来访时，携带食品两小担，皆为其在家、在省政府接见客人时所用的香烟、洋酒、水果、各色西点等）。初我亦在座，后恐他两人有别的话要密谈，我就离开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不知道，但是可以判断到，总有如何应付中央、如何巩固地方统治权的一个项目。

率部追堵红二、六军团长征

樊 崧 甫

1935年6月，红军第二、六军团在湖北省咸丰县忠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俘获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8月，击溃了徐源泉部第十军。11月，东进攻克澧州。蒋介石急调湘鄂赣边区进剿纵队樊崧甫部（后改称湘鄂川黔边区进剿纵队）驰援。此纵队以第二十八、四十三、七十九、九十七、九十二5个师编成。当时我采取了碉堡围困策略，稳步前进。11月间，碉堡线合龙，正拟集中慈利，重兵深入扫荡，忽报贺部红军攻打恩施。我判断红军将渡澧水沅水，继中央红军之后长征，遂电蒋介石、陈诚、何键、刘建绪，请添兵增援澧水防军李觉部第十九师。蒋却下令：哪条防线被突破，杀哪个防守的师长。拒不添兵。我因所部建筑碉堡线未成，无法抽调，只好将指挥部和直属部队移驻慈利，并警告李师加强防备。该师旅长邓南骥（号季良）拍胸保证，“决不让红军渡过”，请我放心。我鉴于李师是友军，不归我指挥，不好过份干涉。

11月21日，部队到慈利的第三天晨2时，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西方枪声剧烈，同时接旅长邓南骥电话：慈利西约25里之鱼米渡附近，红军强行渡河，与我守兵接触。我嘱“竭力抵抗，不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得疏忽”，并电李师长派兵增援。我以为第十九师可能挡回红军。不料刚拂晓，邓旅长来见我，说红军已突破该旅防线南进。此时我手中只有一个用炮兵编成的步兵营，没有力量去追截。而湖南的部队正集中在湘西围堵，长沙、沅陵间兵力空虚。我判断红二、六军团的动向有3种可能：第一是，步红一、三、五军团的后尘，从湘西经黔滇川康北进；第二是，诱进剿部队追击，变阵地战为运动战，扼险击破进剿纵队，再回桑植发展攻略；第三是，乘虚攻取长沙。我既怕红军向慈利围攻，又怕向长沙挺进，急电报告宜昌行辕，请飞电何键、刘建绪率军追剿，免贻后忧。又接通长沙长途电话，邀何键对话。何的参谋长郭持平云：“何总司令、刘总指挥均赴南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长沙无兵。如红军来攻，无法应战，你可否派点部队救急？”我对郭说：“红军距长沙路程远，短时间不会飞来。即使有警，从铁路向武汉调兵很快可到。现时堵住沅水要紧，你速电沅陵派兵守住柳林汉，并集中兵力追击。我慈利也无兵，盼你千万不可着忙。”我据探报，“红军南向黄石市，部众甚盛，似全部俱出”，无须再顾虑桑植方面，遂令第四十三、七十九、九十七3个师兼程集中慈利，令第二十八、九十八两师准备待命。又据传：何键、刘建绪挟款150万，在京运动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大为愤慨，密电蒋介石质问：“何、刘置军事于不顾，挟金运动当选中央委员，职想混名与否，钧座当已成竹在胸，不如明白告知，让他们免费冤枉钱和时间，迅速回到前线，以免一再贻误戎机。”蒋复电云：“立催刘建绪总指挥乘飞机回湘，率军追剿。”旋令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将湘籍部队第十五、十六、十九、三十四、六十二、六十三师编成追剿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刘建绪兼第一纵队指挥官，陶广为第二纵队指挥官，着令探踪追击。结果红军在李觉第十九师防线突围，照原令李应受重处，经我电蒋介石，恳请从轻处置，才以记大过一次了事。

此次围剿前，我和刘建绪在判断红军突围方面有分歧，刘建

绪认为在龙山、保靖突围，我则认为在大庸、慈利间强渡澧水。两人争执甚烈，最后约定：如在澧水突围，由刘负责追击。不久红军果由大庸、慈利突围，我以为可践约由刘去追，自己可整训部队了。谁知到突围第三天就奉命加入追剿，并且归何、刘指挥，心中大不愿意，顾虑要吃刘的暗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蒋介石对湘鄂川黔边区红军突围，似不甚重视，只要红军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到那些据省自雄的独立王国去，叫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届时中央势力乘机而入，即可一举两得。蒋得报后，立令刘建绪乘飞机回长沙部署湘籍部队堵截追剿，命汤恩伯第十三军入湘待命。对中央直属部队重新作了部署：

1. 撤销宜昌行辕，改派陈诚为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2. 进剿纵队樊崧甫部，改为追剿第三纵队^①，归何键指挥；
3. 郭汝栋的第二十六军编为追剿第四纵队，归刘建绪指挥；
4. 孙连仲部、徐源泉部仍留原地绥靖。

二

1935年11月27日，红二、六军团突破澧水后，先头部队一天走了180里，夜半到达柳林汉渡口，正搜寻船只准备渡河。适逢沅陵刘建绪部遵长沙何键总部电令，派一营兵力乘船来太平铺设防。红军侦知为国民党军援兵，遂骗使靠岸，整营俘获，而后借其船只及口令，一枪不放，渡过沅水，占领太平铺。翌日，红军截断了长沙、沅陵间交通，长驱直下，占领新化、安化等富饶地区，展开民运工作，纵横达300里，全湘为之震动。刘建绪见势不妙，特派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由沅陵开驻溆浦县桥江镇占领阵地，威胁红二、六军团西侧背。红军以一部兵力展开攻击。激战半日，陶广之侄陶柳旅伤亡惨重，向溆浦退窜。陶广急弃城向沅陵

^① 关于各纵队的番号，众说不一，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方向退却。但红军未进溆浦，陶柳旅复偷偷摸摸折回，在城北15里外占领新阵地，不敢再进溆浦城。

国民党军追剿第三纵队，于红二、六军团突围的第三天，奉何键命令归刘建绪指挥，率部由慈利南下，在柳林汉渡沅水，通过雪峰山，进出溆浦以东的两下江。这个纵队兵力较大，计第二十八师（王懋德）、第四十三师（邹洪）、第七十九师（樊崧甫兼）、第九十七师（孔令恂）、第九十八师（夏楚中），共18个步兵团，近6万人。时第四十三、七十九、九十七3个师集中在慈利，第九十八师集中澧州，第二十八师集中石门。我命孔令恂率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先行，自率其余3个师由驻地分途跟进，渡沅水到沅陵常德公路上之太平铺集中待命。旋蒋介石电令，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留驻澧州，另改隶属，以李必蕃（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加入第三纵队战斗序列，径令先到太平铺待命。纵队主力行进路线为：慈利—大庄谷—二方坪—黄石铺—丁家坊—观音寺—麻衣袱—柳林汉—江上垭—仓音溪—太平铺—四路口—黄阳界—两下江。时值秋麦登成，小雨初晴，泥路路面油滑，路底坚硬，行军极为艰苦。我纵队部及第七十九师第一天起早落夜，走一整天，只走了60余里。到了黄石铺（港）这个繁华市镇，红二、六军团曾经过此地，见不到破坏痕迹，我深为感动，对幕僚官兵说：我们所认为的“赤匪”，纪律如此严明，对地方没有一点破坏，我们自命为官兵，应该更好一点，切勿贪小，免得造成更坏影响，致失民心。在慈利出发时，指挥部幕僚长及高官眷属雇轿多至十余乘，我以目标太暴露，易遭袭击，此去千山万水，险路正多，轿马不能通行，且轿夫难以为继，下令将不能步行的幕僚遣散，眷属回乡，把十几顶轿子退回，连我和我妻室的轿也拒绝留用，离黄石港后，官佐统是乘马和步行的了。第二十八师与第七十九师同日到达黄石港附近的杨林垴，尔后就与指挥部一起前进。第二天以第七十九师、二十八师行军顺序，经李公港、丁家坊、龙潭水至观音寺宿营。第三天午前到麻衣袱，渡沅水至柳林

议登岸。我担心雪峰山难过，在渡船中就午餐，边饮酒边在地形图上搜索奥妙，忽然拍案惊呼：“我们将在马路口（上人叫四路口）附近全军覆没了！”幕僚惊愕问故，我说：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老子游击战，作战至为巧妙。前此我纵队依赖阵地，以拙制巧，稳步迈进。红军突围以后，我已无阵地可凭，追击任务迫使我作运动战。红军势将举全力扼我于险，如将我这个兵力最雄厚的纵队击破，仍可回湘西扩大斗争，与红军主力相呼应，不成则西走与主力会师，进出川陕，两俱得计。红军是打回来还是打出去未可逆料，我们是挡驾还是送行未可预知。现从表面看，红二、六军团散处新化、安化一带300里范围，化整为零，作民运活动，殊不知这是他们的“花招”，用以迷惑追兵。红军受特殊训练，日行200里，300里周围散兵，一日夜可变零为整，5万雄兵，两日内便可集中到雪峰山埋伏，扼险腰截我军。我纵队5个师如遵上级命令，按原计划路线前进，进入丛山恶水，老鼠钻进牛角，有力无处使。到那马路口附近，我以长蛇式钻进隘路中，红军举其全力据西面群山侧击我军，把我截成数段，压迫我到资水里去，不是全军覆灭是什么？我怕中埋伏，断然改变了行军路线。

当我纵队指挥部从官庄出发时，红二、六军团搜索尖兵已进出太平铺南侧雪峰山口，向我侦察大队开火，打了一阵，随即退去。而埋伏在太平铺马路口西方雪峰山连山上的红军主力，以我避战改道，即派队侦察，俘获了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消费合作社运输兵，得知我走内线，也就变更计划，主力迅速南撤，只派一部攻击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阵地。我于午后3时到达东坪时，战斗正激烈，枪炮声震撼东坪。我急派兵联络，接通军用电话线，准备驰援。战至夜半，红军即退走。我令孔令恂肃清战场，暂在原阵地据守，掩护纵队主力进出两下江。自率纵队主力经烟溪、两下江，向溆浦挺进，绕攻红军背后。但部队行军速度不及红军，每日至多走90里，赶到溆浦时，哪里还有红军形影，早于

三天前就逃出到隆回司、龙潭司以南，结果扑了一个空，以收复溆浦上报。刘建绪复电，令兼程向隆回司、龙潭司以南追蹙。

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死活，按着他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我接到刘的复电，就由溆浦分两路南进，一路由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指挥第二十三、四十三、九十七三个师，经隆回司进出桃花坪；另一路由我亲自指挥，经龙潭司进出石下江。隆回、龙潭，旧为苗族地，清置土司，市场规模颇大，有雄伟的古建筑物，红军虽经过，却没有一点痕迹，居民安然，买卖如常。从溆浦到石下江，一路无战斗，谁知又来一道命令，说红军攻宝庆（今邵阳市），着我纵队迅速趋援。我判断红军是佯攻，掩护主力南下。但宝庆系重地，不得不认真对待，当派李必蕃率第二十三师由桃花坪就近进入宝庆援助。自率第七十九师移驻桃花坪，为李师后盾。桃花坪离邵阳只30公里，李师很快就到达，并无红军进攻情事，全系地方官吏惊恐谎报。

三

1935年1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乘虚占领武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发兵至道县拦阻，汤恩伯第十三军按蒋令跟踪追来。武冈地势较平坦，不利于出奇制胜。红军已引追兵向南，有利于折向西北，夺路西进，因间道走洞口，经安江，渡沅江上游，绕过黔阳，直冲芷江。这一条是湘黔大道，刘建绪把守得很紧，他将追剿第一纵队及第十五师布置于芷江、黔阳、洪江一带，第二纵队布置于晃县、黔江，第三十四师陈渠珍部布置于麻阳，密密层层，遮断了通西之路。红军要突破是颇为艰难的。

那时，我纵队在桃花坪奉令：第二十三师李必蕃部另有任务，留宝庆归中央直辖。着该指挥官率第二十八、四十三、七十

九、九十七 4 个师向洞口安江之红军攻击前进。我率第七十九师还驻石下江。据探报：红二、六军团云集洞口。这洞口背靠连山，上山有60里高岭，险地进攻，凶多吉少。作万全之计，我兵分两路，命孔令恂率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为右翼，由水西桥经山门、半江峰向回龙桥攻击前进；自率第二十八、七十九两师为左翼，由石下江向洞口攻击前进。两路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扑了一个空，仅与红军后卫稍有接触，放了几十枪。红军早已向安江北走，那少数后卫在高山活动，转眼也不知去向。我见天色不早，下令在洞口紧急设营，不再追赶。翌日，继续向洪江搜索前进，而王懋德的第二十八师却滞留原地，违令不跟进，出了一次分裂变故。

王师原由陕军李纪才部分化出来。在江西时，副师长王懋德赶走了师长公秉藩，取而代之。蒋介石怕他投共，曲徇他的请求，勉强追认。王惴惴不自安，每逢中央军靠近，他即率师远出，据险自保。顷得中央秘密消息，樊指挥官将升军长，第二十八师编入军建制内。王怕将来调动他，心中不安。当时官场有个弊端，军队战略单位的首长，尤其是非嫡系部队长，都得拿出一部分军费，贿赂蒋的左右亲信，结为内援，给他暗通关节。所以王懋德能先我得知编军消息，这才引起一场抗令风波。我到洞口之夜，果接蒋介石的编军电令。我嫌军长升得太迟，不甚重视，决心单独率第七十九师前进，让第二十八师内部自己火并。王屯兵洞口后，电蒋反对编军，并集合营以上部队长征求意见。部队长不仅不依，反而要王清算账目，发清欠饷。王正进退惟谷，适汤恩伯第十三军从武冈北上，过洞口。王以为来解决他，大为惊恐，问计于参谋长董钊，董劝他到南京去见蒋面陈衷曲。王迫于内外交逼，遂单独离师去京。这才了结此场风波。当时我纵队因编军关系，兼之变乱初平，决定暂留洪江休整。并借就职之机，大宴将领，犒赏士兵，以收第二十八、七十九两师兵心。

红二、六军团由洞口径安江进榆树湾后，和陈渠珍第三十四

师、陈光中第六十三师有局部接触。我派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沿黔阳洪江线以东占领侧面阵地，掩护第十六、第十九两师进出芷江、黔阳。这两个师由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指挥，而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伯炎）系李觉姐夫，两师自是亲密无间。李以第十六师沿芷江、黔阳间布防，掩护第十九师进出芷江。李师到达芷江后，留一部在芷江大道，主力在龙蟠江一带高地占领防御阵地防堵。由于何健、刘建绪等湘籍将领主要怕红军留在湘西，希望能送出去为好，所以只是在红军后面堵，并且用消极防御方式堵，既不追，也不拦，还怕挨打。1936年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攻击芷江，将横截在晃芷大道正面的一个团击破，把李觉的主力压制在山里，全部坦坦荡荡地西去了，李部不敢跟追。

当红军与李觉师在芷江接触时，蒋介石命追剿第二纵队陶广部至晃县堵截。陶率第六十二师前往，以一旅在便水占领阵地堵截，主力进至晃县。红二、六军团突破李觉芷江防线后，西进以破竹之势，直攻便水。那旅兵早成惊弓之鸟，放了几枪，即向北方退走。陶广也放弃晃县向北逃入山中。红军沿着汽车大道，进出贵州的铜仁县。1月5日，我纵队奉命增援李觉部作战。第二天，我率第二十八、七十九两师当先，孔令恂率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断后，进至榆树湾附近。第三天正午到芷江，李觉带我参观了战场，觉得红军在正面拦阻、侧面阵地侧击之下，大胆突破，夺取大路，强行通过，连后尾也不被截留一个，真堪钦佩。我部过了芷江，奔向晃县，走的是一条平坦的公路，途程90华里，一天便赶到。可啥也没碰见，据报红军早过去了。也没有见到什么战斗形迹，刘建绪闻讯，判断红军将绕麻阳、凤凰回桑植根据地，命第三纵队北上麻阳、凤凰堵截，把我部倒调回来。刘的意图，也是堵塞回路，不愿出湖南省境追剿。

我明知部队若转进麻阳、凤凰，又要扑空，此时却是不容你不服从。乃以后队作前队，前队作后队转头向北。命孔令恂率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由便水经大酉、麻阳向凤凰前进，自率第二

十八、七十九两师另道跟进。两天赶到麻阳。

我纵队到达凤凰、麻阳后，接蒋介石电令，大意是：贺龙部已“西窜入黔”。着追剿军总指挥刘建绪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跟踪追剿。第三纵队之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调回武汉集中待命。该纵队抵达铜仁后，第九十九师傅仲芳部归入序列。着第三纵队由现驻地速向铜仁前进。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免去追剿兼职，入黔部队由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统一指挥。战斗序列一变更，何键亲信第十六、十九两师由刘建绪带出省，疏远何键或心向中央的第十五（王东原部）、三十四、六十二、六十三等师留给何键。军事调动，道出了国民党军政治上分化的内幕。我接电后，以红军实力未减，第四十三、九十七两师他调，如单独遇战，胜负难料，又电蒋请暂缓他调。不意蒋的电令已分发到师，孔令恂、周祥初急电质问，“何以调回命令不予转达？”大闹意见。我只好放手，孔犹不释忿，回到武汉见陈诚时，竟离间说：哲山兄毛羽一丰，便会飞去，终非第十八军团体中人。孔言大中陈诚之意，虽经参谋长郭忏解释，心里永远存在着芥蒂。

在湘境作战，刘建绪总是把难走的道路危险的地区，派我纵队去担当，路的确走苦了，但打不到仗。而红二、六军团老找刘的嫡系部队打，先后打了三次激烈仗，每仗都取得重大胜利。同其他纵队仅有小接触，便转入贵州境内作战。红二、六军团作战很机动，审时度势，乘隙蹈暇，迫使国民党军队徘徊观望，畏葸不前，处于被动局面，甚至迷失红军踪迹，不知跟追方向，处处受制于人，而不能制人。

第四纵队追剿红二、六军团 由湘入黔滇经过

李 觉

追剿红二、六军团由湘入黔

在1935年11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然在慈利与大庸之间的溪口附近强渡澧水，突破封锁线，向沅陵、溆浦急进。我当时除将红军突围情况上报外，即将第十九师所属各部集结待命。总部得报后，立即以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等部编为第四纵队，以我为纵队司令，指挥各部立即跟踪红军的前进道路尾追。我当即以在宝庆、武冈整补的第六十三师（缺一旅）迅速在安江集中堵截，着第十六师于集结后立即经古丈向卢溪追击；又以第十九师从大庸跟踪红军前进方向尾追。红军到溆浦、辰溪、新化后，继续经芷江、晃县向贵州进出。湘军各部在追达芷江以前，都没有与红军发生过战斗。我们当时估计红军目的在北上，没有同我们决战的必要，所以对追堵任务也同前次对中央红军一样，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以避免部队的损失。但想到可能是一个长途的行军，将要远离省境，为了怕湘军出境后湖南局面会受影响，就有意识地把行动放慢，以为如果红军进入贵州后，问题有了交待，就可想法要求把部队调回来。所以当各部湘军在芷江集中后，我就把第十六师推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第四纵队司令、第十九师师长。

进到便水，用稍事休整再行前进的办法来拖延部队的行动。但陈诚对于这次红军突围，要追查责任，电第四路军总部提出对我撤职查办。好在我已将布防情况及兵力单薄、要求增加部队呈报有案在先，第四路军总部也把详细经过电复。陈诚说他过去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既然事先已经呈明，可不必责我负责。但第四路军总部为了敷衍陈诚的面子，仍以防守不力的罪名给我记了两次大过。

既然我已经是有过之人，自然不好再拖延时日，只好决心继续向晃县作进入贵州跟追的准备。贵州自前次中央红军长征入黔后，蒋介石已乘机调大批中央军进入贵州，并将王家烈的主席职务撤了，由吴忠信任省主席，同时由顾祝同以行营前进指挥部的名义，驻在贵阳指挥军队，且留了不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贵州。当时我认为只要红军到达贵阳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有可能解除。大约是1936年1月18日左右，我们继续前进，指定在便水的第十六师继续掩护，俟第十九师由芷江到达便水（相距约15公里）后，再向晃县前进。我们在芷江休整期间，并没有发现红军的情况，据报告是已经向贵州前进了。我们认为这次追击不过是照例执行命令而已，思想上并没有作战准备。不过湘黔边及黔境全属山地，容易中伏，这是我们有经验的。因此，规定部队在前进中应有广正面和较远距离的搜索，每到宿营地，规定应有1/3的兵力占领警戒阵地，以防突然袭击。

可是，当第十六师向晃县前进，在通过便水约7、8公里的地方时，大约是下午1时前后，在行进路的右侧方突然发现枪声，当时估计可能是搜索部队遇到了地方土匪。因为这一带经常有股匪出没，截击部队，夺取枪械弹药。不久，闻枪声激烈起来，知道有了情况。据搜索部队报告说是红军的掩护部队，当即令第十六师迅速占领阵地，掩护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在便水以南地区集结待命。跟着前方已开始发生争夺战，且相当激烈，并不像掩护部队的战斗。于是令第十九师向第十六师的左翼延伸，

准备向红军的右侧背进攻。第六十三师除以一部掩护第十六师的右翼安全外，其余控制为预备队。从午后3时起发起冲锋，战况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当时我们认为红军总是要撤退的，可能是由于我们追得太紧，红军为了主力行军的安全，故派出一部或大部占领侧面阵地，给我们以突然袭击，迟滞我们的尾追行动。我们妄想一劳永逸，也决心打一仗。因此，将第十九师全部和第六十三师的一部投入战斗。到黄昏以后，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当时虽估计红军已开始撤退，但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不熟，不敢前进。为防万一，只稍微调整阵地，准备第二天拂晓的战斗。到第二天拂晓，证实红军已经脱离战场，我除派一部向晃县搜索前进外，各部即着手清扫战场。到第三天全部到达晃县，先头部队已进入贵州的玉屏。这时离春节只有6天了，部队要求在春节时能休息一天，但总部对跟追进程严加规定，催促迅速前进的电令如雪片飞来。这时实际同红军的距离已经远了，为了符合命令规定的行程和时间，我们按地形道路和宿营地的情况，采取以多报少的办法，安排出春节休息一天的行程来。我记得从晃县经玉屏到达岑巩的龙家坳时，是腊月二十九日（1936年1月23日）午后3时，那时雪下得特别大，但我们向上报告的到达地点是玉屏附近，就这样把休息一天的行程捏造出来了。同时，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在晃县时已有电向何键请求，他不愿入贵州，我认为这时已不需要这样大的部队，尤其以贵州地形上的限制，部队大了，行军宿营补给都成问题，也同意他的要求，就有意识地把他留下来。因此，第六十三师在玉屏就停止，没随我前进了。

我记得春节那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雪，第二天（1936年1月25日）继续出发，经黄平、贵定、马场坪、龙里到达贵阳附近。这时，红二、六军团已从贵阳东北方向渡乌江，继续向西前进。我们要求在贵阳附近休整一个时间，申述沿途病兵落伍人数扩大，必须收容整理。得到批准后，大约休整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奉到指示要第四纵队到安顺集中待命。从贵阳到安顺的公路，是当时

贵州唯一比较平坦的公路。我们在安顺停留不到两天，又奉命经普定向水城，接着又向威宁前进。沿途并无情况，我们不明瞭这种行军的目的何在，也没有得到全面情况的通报。究竟红军现在行进的方向和所在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茫然不知，只是每天按照命令的规定行动，黄昏报告到达和宿营的地点而已。当到达威宁的第三天，忽然得到顾祝同十万火急的电令，限第四纵队于电到第二天黄昏前到达七星关，并应将先头部队到达的时间和指挥官的姓名报备，如有贻误，以“纵敌”论罪。使人奇怪的是并没有说明当面红军行动的情况，而威宁到七星关，计有180里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部队行进，每天能走90里已是万分困难，以这样大的部队，如何能如期到达。我们完全知道顾祝同的指挥作风，他本人毫无办法，一切听参谋摆布。国民党军队的参谋，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们是纸上谈兵出身，没有带兵和战场的实际经验。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有这样一句话：“参谋划一笔，部队跑一七。”图上作业是非常容易的，实际行动起来问题就大了。好在老的部队长都知道这一套，能说出一个理由，就算过去了。因此，我接到那样的电令以后，当时的办法就只有选拔100名比较精壮的士兵，留出30%的徒手，完全轻装，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队。这支挺进队带一部小电台，带好干粮，并预发犒赏费，教他们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派出警戒，立即按要求发出电报“已占领七星关”。部队不带大行李，就是要如限在第二天黄昏前到达。当我第三天中午到达七星关时，什么情况也没有。以后顾祝同来电说红军已绕道进入川滇边境。因此，我部在七星关休息了三天，等大行李到后，又奉令折回水城，再到普定集中。

追剿红军入滇，国民党军派系倾轧

当时认为尾追任务已告一段落，官兵都要求回湖南，我也曾

电何键要求调回。但所得到的复电，却是“令第四纵队李觉率领所部经盘县向云南前进，到云南境后，改归龙云指挥。”这时，我们知道蒋介石有意调我们远离本省，很有可能对湖南打主意。因此，今后如何更好地掌握部队，保全实力，以为应付环境的需要，却成为必要的课题了。这时，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如没有必要不作急行军，以便减少掉队病兵。每天按驿站的距离，只走60里，必要时在中途休息一两天。当时以为前方既无情况而要我们那么走，很可能是用跟追红军的名义，把我们调到西北去，以分散何键的统治力量；也有可能像对付贵州一样，用我们去对付云南。因此在部队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何键先有电给龙云要他给予照顾。我们在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也有电给龙云表示接受指挥，并请指示部队行动。我们的部队于1936年3月到达云南平彝（富源）时，龙云当天就派汽车接我到昆明。我除表示服从命令之外，并在谈话中微露哀悯，表示我们是同属一个类型的非蒋嫡系部队，可以互相照顾，不必有什么顾虑，云南如有什么不利，在必要时可以互相协助。这些话自然也很抓到龙云的痒处。当时因部队还要一些时间才能到达昆明附近，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龙云明白了我们的态度后，就给我们以最大的方便。龙同时对樊崧甫（浙江人，保定军校出身）的部队，却表示非常不满。因樊在进入云南后对龙表现得不大尊重。龙云有一种脾气，就是非常讨厌浙江人和所谓“中央部队”。加之樊崧甫对云南的许多措施动辄加以指责，更引起龙云的不满。所以在我们两纵队进入云南境后，龙指定樊纵队从会泽向盐边、盐源方向前进；对我这个纵队则指定经曲靖、马龙，从昆明外围绕到富民，经禄丰、楚雄向祥云方面前进。龙云对我说：“现在反正追共军已经是追不上的，让他们追去好了。你们（指第四纵队）从这条道路前进，补给交通都比较容易，可以休整部队。”龙又准许刘建绪部第二十八军的一个团进入昆明，表示非常关切。另外，他还拨两个师的单衣服给我们更换。对樊崧甫有什么要求，则一律谢绝，要他直接

向蒋介石请求。过去在国民党军跟追中央红军长征入滇行程中，龙对任何部队都不准进入昆明城，昆明四周都以云南部队驻守，以防万一。这次龙对我们的部队特予例外的待遇，我们自然也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对待他们。记得龙云总部的参谋长对我说，要我们部队不要收补云南部队的逃兵，我自然也答应照办了。因为当时我们部队的薪饷，按云南的物价来说，每兵每月至少可节余“中央币”4至5元，云南部队是按新滇币计算，新滇币2元才能合“中央币”1元，自然悬殊颇大。因此，过去可能有许多云南士兵逃走，补入蒋嫡系军。我们对龙云的希望和要求，严格执行，决不收留他们的逃兵。

我们在云南这段时期，蒋介石曾亲自来云南一次，召见了两个纵队司令，每人都送了1万元法币，要我们好好了解云南的地方情况。蒋还坐着飞机在部队行进路的上空盘旋了一会，表示对部队的慰问。当我们部队到达祥云和大理后，就停止前进，对红二、六军团的尾追行动，到此告一段落。

追堵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

郭 雨 林

1935年我任第二十八军军部即第一兵团指挥部作战参谋，随军行动。至1935年刘建绪任总指挥后率部追剿入滇，我仍任总部作战参谋，后任作战科长。

防堵红二、六军团突围

1935年8月末，刘建绪据报：红军即将突围。未久，又获悉红军每人准备了楠竹一根，将于突围时作扎筏渡水之用，惟突围的具体时间和选择何处为突破点，则无从侦悉。（当时的侦探很难进入苏区，所以不能直接获悉红军方面有系统的材料。情报来源是：（一）宜昌行营的通报；（二）地主武装供给；（三）由苏区进入碉堡线的个别老百姓所叙述的片断情况。）刘建绪乃嘱我拟电稿二件：一为将情报转发碉堡线各师，令详细侦察并加强碉堡线的防守；一为向宜昌行营建议说：现设碉堡线无纵深配备，突破堪虞，应请东自常德沿沅水南岸经沅陵、泸溪、乾城直至永绥，衔接川鄂边境，构筑外围碉堡线，以形严密。同时，刘又亲拟一电给宜昌行营，大意说，如以上碉堡线尚未完成，而萧克、贺龙部即已向南突窜，即拟集结我主力于芷江附近地区与之决一死战。以上给宜昌行营的两电，都得到复电嘉许。但构筑外围碉堡线一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部作战参谋，后任作战科长。

事，则未得其通令实施，于是刘建绪只好把希望仍寄托在既设的碉堡线上。

9月下旬，刘建绪率少数人员由沅陵到永顺，住两日，分别与陶广、李觉有所商谈。刘建绪离永顺之晨，对参谋处长余贤立和我说：“红军突围的迹象日益明显，我军碉堡线防守亟应加强。永顺西北地区我军兵力较厚，且王东原师（第十五师）驻四川酉阳、秀山可资活用，共军不愿在这方面找我们的主力来碰。只有永顺—大庸—慈利之线，我军防守面广兵单，又有保安部队掺杂配备在线上，且一入冬季，澧水可徒涉的地方很多，无所屏障，在兵力上、地形上都是弱点，应特别加强碉堡线的防守。我因急需去南京开会，不能亲往那一线视察。你（面向我说）今天就出发，到这一线去视察一次，凡是碉堡还没有完成的，就要他们赶快完成；假如碉与碉之间的空隙太大，不能构成火力封锁的，就要他们添筑中间碉堡，要点上更应多筑子碉，形成碉群。”（大意）刘建绪继又对余贤立说：“假使在我没有回来以前，共军就突围了，我军应如何行动，我已在王村对参谋长（彭松龄）说了，他知道的。”我受命后，当天就出发了。余贤立也在这天返沅陵。

我在永、庸、慈这一段碉堡线上检查了十多天才完成任务回沅陵。这一线的碉堡防御设备，基本上达到了周密巩固的程度，大庸、慈利两县的城防尤坚。不过旅、团长等都诉说兵力不够分配，以致未能留置机动部队，将无法应付事变，深以为虑。此时我想到6月间李觉师（第十九师）之没有派兵去援塔卧，是有其实际困难的。

10月23日夜，风雨交作，红军萧克部突然在大庸城附近的大庸所、潭口之线突围。该线为第十九师李觉部邓南骥旅周昆源团周仑源营和大庸保安大队的碉堡防线的接合部，是配备上的弱点。双方未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即已突围成功。先是刘建绪去南京时，就已对其参谋长彭松龄预作指示：无论红军在永顺以东大庸、慈利之线的任何地点突破碉堡线，除派一部兵力尾追外，

应迅速集结主力分别向黔阳、芷江、晃县间地区堵截，强其作战。如其突围后不西去，而转向常德、长沙方面行动时，则战守机宜听命于何键。至是，彭松龄乃将碉堡围攻部队仍沿用是年2月间进入湘西地区时，由何键所区分的纵队名称（当时系以陶广为第一纵队司令，李云杰为第二纵队司令，李韞珩为第三纵队司令，李觉为第四纵队司令，旋第二、第三两纵队被蒋介石调动入黔另有任务，第一、第四两纵队的名称仍未撤销）移于“追剿”。令李觉纵队（即原有的第十九师及其配属部队并将由贵州毕节、大定回湘刚抵武冈附近的第六十三师编入序列）以一部对红军尾追，主力径趋黔阳、芷江间地区堵截；令陶广纵队（即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除以陶柳旅仍旧驻守洪江外，主力经保靖、凤凰向晃县、芷江间地区堵截。（陈渠珍师仍驻永绥、保靖、龙山、乾城等县地区，王东原师由四川酉阳、秀山调回湘西，均担任“清剿”。）

在红军向桃源、常德方面佯动及渡过沅水期间，驻岳阳的保安区司令罗树甲就致电刘建绪（彭松龄暂代），说红军久驻湘西贫瘠之区，难以为继，故冒死突围，无非乘虚进占常德，企图占领滨湖上腴区域，并威胁长沙首善之区，壮其声势，以图再振。长沙警备司令胡达致电刘建绪说，红军进攻长沙的可能性较大。而驻邵阳的保安司令晏国涛更急电致至，说红军必攻邵阳，请速增防（倒是驻常德的保安司令王育瑛，其防区首当其冲，只遵刘令防堵，却无只字告急）。湘中及西南各县县长及地主豪绅，尤惶恐万状，日夜急电请兵。这次红二、六军团突围，几乎震惊了整个湖南。

迨刘建绪由南京回沅陵行抵常德时，红二、六军团已在清浪滩附近渡过了沅水，并截断了常德至沅陵的公路交通，刘在常德住两日俟公路交通恢复后才到沅陵。此时他对红军今后的行动判断有二：一为进入雪峰山区重新建立根据地，但将先在沅陵、辰溪、安化间地区作短时间的休整；一为进攻益阳、长沙，但可能

性甚小。如是，作了如下处置：（一）第十九师仍执行原任务；（二）令陶广所率的两个师（欠一旅）转向辰溪、泸溪方面进击，与第十九师协力，相机对红军堵截或侧击；（三）令驻常德的保安司令王育瑛率所属保安团队向安化烟溪侧击；（四）令驻邵阳的保安司令晏国涛率所属保安团队向新化、隆回间地区堵击，保卫邵阳；（五）令驻在洪江的两个保安团船运沅陵增防（顺水直下，300余里之程，一日即到）。

未久，红军进入了溆浦地区并继续南进。刘建绪乃令陶广、李觉两部仍向晃县、芷江、黔阳间地区堵截，并令原驻洪江的第六十二师陶柳旅死守该地，其刚调来沅陵的两个保安团仍驰返洪江。在这一时期，各部队均未与红军主力发生战斗，只有在11月下旬一天下午4时许，李觉师唐伯寅旅先头刘湘辅团在浦市近郊与红军遭遇激战约2小时，红军退出浦市，因时已入暮，未予追击，次日晨组织追击，已不知红军去向。刘建绪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指挥，表现得很忙乱，对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随令随改，处处陷于被动，参谋、译电员、无线电队有时忙得通宵达旦。刘建绪自己也因睡眠不足，显得面色苍白，而且心情恶劣，怒火易烧。适凤凰、麻阳、芷江、会同、靖县、绥宁等县县长，纷纷一再来电请兵增防，惊惶万状，刘更懊恼。

“追剿”红二、六军团于湘黔地区

12月上旬，陶广、李觉两部与红军在黔阳、会同、绥宁、洞口间地区回环打圈，互相捕捉之余，陶广部与红军相遇于金屋塘、瓦屋塘之线，打了一晚比较激烈的仗。但是打到天明，又不知红军去向。陶部经休息了两天并侦明了红军的去向后，就开往洪江转沅陵。刘建绪令其将第十六师拨交李觉指挥，经黔阳、芷江向晃县追剿。刘本人于12月下旬，由沅陵经溆浦移驻洪江。时宜昌行营已将原在湘鄂川黔边区担任围剿的上官云相部（一个

军)和樊崧甫、郭汝栋、董钊等师调到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李觉率领章亮基的第十六师、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他自己的第十九师(缺傅团,时驻常德)继续追剿。1936年1月下旬,先头第十六师行抵晃县境内的便水、波州之线时,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战斗,打了一个下午。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都各以一部投入了战斗,以第十六师第九十三团唐肃部打得较为激烈,手榴弹消耗不少,还被击毙营长一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战斗激烈,章亮基师(第十六师)前线动摇,频向李觉告急。李即拟抽调第十九师唐旅增援,正派参谋向章师联络时,红军攻势已减,章亮基师长为了面子关系,又不愿唐旅参与战斗了。入夜,红军脱离战场,战斗结束。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三师在原地休息补充几天之后,才向湘黔边境续进,这样脱离红军就远了。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此时分电陈诚、何健、刘建绪,说该师甫由贵州毕节、大定东返,长途劳累之余,又参加了湘境内的一段追击,亟需休整,请暂缓远遣。陈诚即令该师就地(江口)休整,该师就脱离了李觉纵队的战斗序列。

这时,宜昌行营令刘建绪指挥第七十九师樊崧甫部、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附独立旅罗启疆部)和他原率的第十九师(缺一团)和第十六师继续追剿入黔。这些部队,区分为三个纵队,即:李觉指挥的两个师为一个纵队,樊、郭部各为一个纵队,并列前进。

1936年春节前夕,各纵队概抵湘黔边境线上,刘建绪到达晃县龙溪口。农历正月初三(1月26日),刘离龙溪口入黔,亲率各纵队追击前进。其部署樊纵队在右,李纵队居中,郭纵队在左。后来,郭纵队有时在李纵队之后,有时与李纵队行进交叉而出李之右。刘本人则始终循李纵队的行进路线行进。各纵队所历道路是:李纵队沿湘黔古大道行进,且大部分地段有了公路路基,有些地段还勉可行车,全程在行军、宿营、补给、联络、指挥、掌握等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良好。樊纵队的行进路线,大多是丛山峻

岭，地形险阻。樊崧甫在这一点上牢骚满腹，认为是刘建绪因与陈诚向有嫌隙，此时利用机会把他的部队整一下，以泄私愤。他有一次在刘建绪发给他的作战电令上批着这样一句话：“一日一令，不理。”（这是刘派往樊纵队的联络参谋熊培镇对我说的）樊崧甫在给刘的电报中有一次说：“雪迷山径，人马堕悬崖深涧而死者十数起，职躬爬绝岭，誓图报称。”这自然是牢骚话。他们两人之间的磨擦，直到刘建绪到安顺派人携礼品前往樊处慰劳之后，始趋和缓。鄂纵队行进路线虽多迂绕盘错，但未闻有龃龉之事。

刘建绪从龙溪口出发，行3日抵镇远，在此逗留十余日之久，仅以电报遥制各纵队的行动，似不欲再向西进。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保存实力，没有与红军作战的决心。但是对蒋介石的命令又不能不应付，所以后来直到滇西都是追而不“剿”。沿途虽多次发现过红军预先留下给追击部队的字条或壁报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休息了3天（或两天），换洗了衣服，想你们同样有休息的需要，请你们也就在这里休息三两天吧！”追击部队也就真的在这里休息三天或两天，有意识地放弃“衔尾”的机会。入黔以后，虽接蒋介石来电，要追击部队由两侧超越红军先头予以拦击，或与红军并列行进后予以截击，不要以尾追为满足。但追击部队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另一个迟迟不进的原因，是刘建绪不愿太远太久地离开其留置于湘南的第四路军主力和湖南老巢。其在镇远逗留，是静候各追击纵队到达贵阳附近地区，如果蒋介石更换追击主帅（时薛岳已在贵州），他就可以摆脱这一任务。

元宵节以后，蒋介石一再来电催行，总部始继续向西行进。行前一日，刘对我及主任副官周崇洛作了指示：此去贵阳大约7日之程，打算走一天休息一天，期以半月到达。你们于途中管理公文（指拟命令、通报、报告稿）及设营、补给，可本此意去做。总部行1日抵施秉，我即通报总部人员和直属部队：明日在原地休息。夜间突接何健转来蒋介石的电令说：“新任贵州绥靖主任刘兴，辞不就职，该缺着以追剿入黔之刘建绪代理。”刘当即把

电报交给秘书邹同观，要他拟呈复的电稿，说：“衔命驰驱，计日可达贵阳。”随又对我说：“明天不休息了，继续前进。此后逐日按驿程宿营，以6天到贵阳。行止情况按日上报。”翌日在行进中，他对周崇洛说：“我到贵阳后（指就绥靖主任职务），首先就要把这条湘黔公路修好。”其心情已变得很愉快了。

不料当刘建绪驰抵贵阳时，刘兴已先两日由南京飞贵阳就职了。这时，对已衔命到达贵阳的刘建绪又如何发落呢？恰好顾祝同为了指挥黔境的军事也在这时到了贵阳，任新成立的“贵阳行营”主任。他了解到这个问题，就呈准蒋介石任刘建绪为追剿军总指挥，并正式颁发关防，除原由其指挥的樊、李、郭3个纵队仍归其节制外，还把在黔的万耀煌、郝梦龄、李家钰、李云杰等师各编为一个纵队，统交其指挥。本来以上的这些部队都是由顾祝同直接指挥的，为什么又要设一个追剿总指挥这样的双层指挥机构呢？这可能是刘建绪没有得到贵州绥靖主任的职位而因人设官，以此安定他的情绪。刘对此也应付得很好，他不但没有表现不高兴，而且郑重其事地通电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贵州的刘兴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宣告在贵阳就职；同时专电呈报何键。又为了避免在指挥上的重叠，适应敌情，将追剿总部由贵阳一下移到扎佐，后又移到清镇，最后移驻到安顺（约在3月下旬）。刘到安顺不久，就因病返贵阳，并电催其参谋长彭松龄由湘来黔代理其职务，旋即告假回湘休养。

计刘建绪在黔指挥7个纵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自2月中旬至4月上旬），一切秉承顾祝同的意旨行事，所表现的作战行动，仅仅是在黔西北地区与红军互相捕捉，回环打圈而已。处置恒出于被动，部署尤变更无定，竟使所拟定的作战计划成为官样文章，根本无法依照实施。除郭纵队在黔北地区与红军发生过一两次战斗外（第二十六师有营长一名被击毙），其余各纵队均无战斗。但顾祝同、刘建绪和各纵队三者之间，则书信络绎，电报纷繁。凡关于作战的文电，顾祝同既送致刘建绪，又同时送各纵队，

而刘又将顾之来电，按照公文书式首尾加上例语向各纵队转达。各纵队既受顾与刘双重指挥，则上报之电自须同时分呈两处，而刘又向顾转呈一次。于是同一事出的文电，竟一发再发，一受再受，无聊已极。因此当时在幕僚中流传有“打仗就是打电报”一句话。

入滇追剿红二、六军团

1936年4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渡过盘江向滇境西进后（记得当时我所拟的电报稿，有“萧贺东日渡盘”一语，时为4月1日），刘建绪的追剿军总部也由安顺移到盘县。顾祝同令其率领原来的樊崧甫、李觉、郭汝栋3个纵队向滇境继续追剿，而在黔交给刘建绪指挥的各部队仍留黔省。刘建绪自到贵阳以来，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剿共”军第二路总司令龙云电讯往来甚密。而在刘率部入滇时，向龙发出多次电报，尽管措词特别客气（如对龙的称呼由习用的平辈称法“龙总司令”改为下级对上级的称法“总司令龙”，且加上“钧鉴”二字），均得不到复电。追剿军总部意识到入滇尚有问题，不得不率部暂时停留于黔滇边境。这时陆续由滇境传来消息：龙云已把由平彝至昆明公路的汽车一概扣留在昆明，断绝了这一路的交通运输，并提高滇币的币值以与“法币”抗衡，甚至还传说拒用“法币”。这当然是龙云不愿意外籍军队尤其是中央势力乘机趋入云南，直接威胁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其所以忽然停止与刘建绪的文电往还，乃闭门不纳之意，是与他整个的拒外态度一致的。

在贵阳的顾祝同，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他及时电告刘建绪（彭松龄代理）说：他即日飞昆明会商“剿共”事宜，要追剿总部指挥各纵队继续前进。我们进入滇境后，顾已在滇事毕回黔。彭松龄去电给龙云，说拟即日先来昆明晋谒，请示机宜。旋得龙复电欢迎。彭即乘汽车先行，追剿总部乃由余贤立率领前进。行

抵马龙，就乘坐经龙云许可由昆明雇来的几辆卡车直达昆明。总部人员、警卫部队和直属部队均驻城内，这是龙云的特许。纵队的部队则一律不许入城，只准在离昆明50华里的地区经过或休息。追剿总部到达昆明的第3天，龙云派2辆卡车送来了酒、肉、水果、饼干、香烟、毛巾等犒劳的物品（他对各纵队此时还没有这个表示），并津补总部经费2万元。从这些表现可见顾祝同、彭松龄昆明之行的作用。

几天以后，蒋介石飞抵昆明，当日召见了彭松龄。次日，蒋邀龙云同机视察了各部队后仍返昆明转飞贵阳，并邀彭松龄随行，密询以对龙云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态度的看法。翌日由贵阳行营派飞机仍将彭送返。彭返昆明后，当被龙云召见，以昨与蒋在贵阳谈话的内容相询。彭诡以垂询入滇部队的纪律和第四路军的情况答之。龙未深信，固诘不已。彭答仍如前。

刘建绪在湖南是何键的前敌总指挥，在贵州是顾祝同的追剿总指挥，入滇后又改为龙云的前敌总指挥。他在蒋介石离昆明后不几天，由湖南经重庆飞抵昆明。他很理解龙云对他疑忌的心情，但对他没有对蒋介石嫡系那样严重，而是可以运用一些手法来消除的。果然，龙云在刘的多方面应付之下改变了对刘建绪的看法，两人之间在表面上相交很好，而且后来刘在6月间率部离滇时博得龙云的热烈欢送。

刘建绪在昆明俟红二、六军团已进入滇西北地区将入西康之时，他就率总部由昆明去大理（彭松龄此时告假回湘），驻东门外七里桥。这时除孙渡纵队已进入西康，次第到达会理、盐边及德昌、盐源之线外，其余各纵队均盘旋滇西北地区，成半休整状态。

刘建绪驻大理约半个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两广异动，要他即率樊、李、郭各纵队迅速开贵阳待命。我依照刘的指示，选择定了各纵队旋黔的路线，将拟好的命令稿亲自送核时，适刘不在，见其桌上置有龙云拍来的寥寥两语的一个电报和刘亲拟的

复电稿。龙电问：“两广事变，吾兄态度如何？”刘的复电稿说：“电已悉，职唯钧座马首是瞻，拟即日赴昆晋谒，请示机宜，乞派飞机到祥云接职。”（当时滇西只祥云有机场）龙电措词直率莽撞，刘则玲珑圆滑，足见他们之间的戒备心理。

旋师命令既下达，刘建绪即经祥云飞昆明谒龙。其总部也移驻昆明。时为端午节前数日。刘到昆明与龙就两广问题会谈的内容，外间虽不得而知，但就他们在昆明酬酢过从的情形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意见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6月底，各纵队已分途到达昆明附近地区，刘即离滇返黔，为时8个月的所谓“追剿”也就结束了。

刘建绪离昆明之日，龙云派出宪兵（龙自建的宪兵）、警察各两个团，还有各机关官吏、学校学生和部分绅商所率领的群众在东郊沿公路列队长约10里，热烈欢送。据客居昆明多年的湖南人说，除了民国9年唐继尧离滇时，昆明举行过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欢送外，这一次算是空前的了。

部队在黔停留不久，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刘即率章、李两师回湘，旋复率其第四路军入浙。

第九十九师在贵州追堵红二、六军团

洪 智 云

1935年冬，红二、六军团将由湘入黔的警报传来后，驻黔绥靖主任薛岳早已赴川，由参谋长柳善代理。以郭思演（郭原系第九十九师师长，后调第五军副军长兼任贵阳警备司令，傅仲芳继任师长）任第三纵队指挥官，指挥第二十三、九十三和九十九师，截堵红二、六军团。

红军入黔之初，蒋介石判断，红二、六军团可能仍循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通过贵州。因此，以第九军郝梦龄部驻遵义一带，在乌江北岸防堵红军；调第四十六军樊崧甫部由湘西进入贵州。第三纵队所辖的3个师，以第二十三师驻镇远、三穗、玉屏等地防堵第一线，以第九十九师驻龙里、贵定、马场坪、黄平，以第九十三师及贵州保安处的保安团和4个大队守贵阳。

1936年元月，红军由湘西入黔东，逼近第二十三师防线时，纵队指挥部电令第九十九师向镇远增援。傅仲芳令第二九五旅旅长周化南率第五九〇团团长江鹤立、第五八九团团长江祥麟由马场坪、黄平之线，推进镇远；第二九七旅由副师长温良率第五九三团团长江迈、第五九四团团长江织天由龙里、贵定推进施秉，师部已同时移到施秉指挥。

第九十九师全部到达施秉时，指挥部突来急电，命即刻回师黄平。这时第五八九团已到镇远，傅仲芳并令该团驻镇远相机策

* 作者又名洪瑾，当时系国民党第五军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参谋主任。

应第二十三师作战，必要时向石阡、余庆地区进击，及奉到指挥部命令后，即电令该团由石阡、余庆之线赶回贵阳，余部由施秉兼程赶回黄平。第二九五旅及第五九〇团次日向黄平开拔。

1936年1月24日（正月初一）下午，第二五九旅旅长周化南和我率第五九〇团到老黄平时，郭思演和他的参谋长杨继章，已由贵阳乘汽车到黄平县了。

我与旅长周化南到纵队指挥部的临时指挥所，看到郭、杨二人把军事地图摆在桌上，指手划脚地商谈。杨继章便问：“你们的部队都到了没有？”我们把第五八九团已由镇远推进余庆及师部和第二九七旅可能要到明天才到的情况说了。杨继章说：“李云杰不知撤到什么地方去了，几次联络都接不上头。据情况判断，敌人可能已到石阡，如果他们把瓮安、平越（今福泉县）占据，截断马场坪公路线，我们就回不了贵阳。我估计敌人最迟后天就要到平越，情况十分紧急。你们辛苦一下，明天拂晓出发，后天上午到马场坪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防守，掩护后续部队通过。”我们听后便自告奋勇地说：“情况既是这样，第五九〇团今天就出发，到重安江宿营，明天下午5点钟左右，就可以到马场坪。”

周化南先叫我回来命第五九〇团长黄鹤立即刻率两营人出发，旅部及该团留下的一营人，决定第二天拂晓继进。黄鹤立出发后，傅仲芳已由施秉乘小汽车到了黄平第二九七旅及所部两个团第二天才到黄平。傅仲芳去会郭思演时（周化南还在纵队指挥部），郭把刚才部署情况告知他，傅默不作答，扭过头来问周化南，部队出发了没有？周答已经出发了。（当时傅的脸色很不愉快，大有责怪周化南不应该不等他来就接受郭思演的命令之意。后来黄团的一个排，在滥木桥车顶山（瓮安县属）被红军缴械，周化南向傅仲芳报告情况时，傅说：“损失的武器，你们自己想办法补充吧。”由此可见傅仲芳对周化南擅自接受郭思演的命令是极不满意的。郭思演看见傅仲芳对他的态度如此，已明了傅仲芳是服从他的指挥，次日即同杨继章乘小汽车返筑。

傅与郭是保定军校第八期同学，傅一向瞧不起郭思演，现在郭的职位在他之上，极不满意，故同郭常闹别扭。

黄鹤立所部两个营，于1月25日（正月初二日）到达马场坪，第二九五旅旅部及第五九〇团的一个营亦于当晚9时，宿营鸡场、羊老（距马场坪约9公里）。这时红军的行动，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红军此时已接近瓮安。于是一面命黄鹤立向平越方面警戒，一面挂电话询问平越专员聂洗是否得到红军的行进情况。聂答称他已调集5千多名团队集中牛场，并派其副司令张福全前往指挥，敌情还不明了。是日午夜12时左右我又打电话问聂洗，聂回答他派去的侦察兵尚不见回来，大约牛场没有情况。我考虑此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聂洗所说的情况是不可靠了。于是与周化南商量，一面加派侦察兵向牛场方向侦察，一面令黄鹤立在情况许可时，即派部队向平越搜索前进，占领滥木桥一带的碉堡阵地。26日中午12时左右，聂洗打电话来说：“牛场有情况了，请你派部队迅速推进，策应张副司令。我已把平越城内的壮丁集中起来，等候救援。”当时我考虑通过牛场的红军必然是大部队，我军只有一团人，如果轻动就要吃亏。于是对聂说，请他坚守待援，我部至迟下午5时到平越。是日下午4时左右，我又打电话给聂洗，听到接电话的声音不是他了，知道平越已为红军占领。接着黄鹤立来电话报告，该部派出一个营，在滥木桥轿顶山一带，与红军遭遇，前卫一排人在滥木桥全部被红军缴械。据侦察兵回报，红军大队已到牛场，团队力弱，东逃西散，平越已为红军占领。平越距马场坪仅9公里，我们恐怕红军把马场坪占据，即将旅部移到马场坪，指挥黄团防守。仍留第五九一团的一营人驻鸡场、羊老警戒，掩护后续部队通过。旅部到马场坪后，傅仲芳由黄丝来电话，命令我扼守马场坪，掩护部队及第二九七旅通过后，即向贵阳撤退。

傅仲芳率第二九七旅于1月28日下午到达贵阳。当日贵阳郊区斑竹园一带又有战事。防守斑竹园、扎佐一带的保安团（只有

一个大队)大队长萧厚乐向贵阳求援。绥靖公署看见第九十九师到了两团人,即下命令傅仲芳出击(郭思演由黄平转贵阳后,即向绥靖公署辞去了第三纵队指挥官,是因傅仲芳不服从命令,自己又没有部队,感到这个空头司令不好当),傅拒不授命。他的理由是,第九十九师由龙里一带跑到施秉,又跑转贵阳,来往一千余里,都是在冰天雪地里(当年连续雪凌十余天)徒步急行军,没有休息一天,辎重大半抛弃,行军锅都丢完了,官兵疲劳已极,而第九十三师坐在贵阳不动,为什么不叫他们出击,换第九十九师守贵阳呢?绥靖公署参谋长柳善看到傅仲芳不接受命令,也无可奈何。是夜保安团的一个大队在斑竹园、扎佐一带的碉堡阵地中,被红军解决。败讯传来,保安处长冯剑飞去找傅仲芳大吵大闹,要他赔偿损失。

绥靖公署不派第九十三师援助保安团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红军约3万余人,已由平越直指贵阳,城内异常惊恐。第九十三师的四个团,当时摆在图云关、螺丝山、东山、照壁山等高地及南厂环城内外各碉堡,防线长约20余里。此时斑竹园一带战事激烈,增援刻不容缓。如果以第九十九师更换第九十三师防守,命第九十三师出击,时间已不许可。同时红军是否有进取贵阳意图,柳善更没有把握,万一红军乘换防之机,向贵阳进攻,就更加被动了。傅仲芳拒不接受命令的原因,一方面不满意柳善命他受郭思演的指挥,另一方面也有些害怕,因为以疲兵当劲敌,是无不吃亏的。

1936年1月29日,周化南率第五九〇团到达贵阳,下午傅仲芳始率第五九三、第五九四团出击,在斑竹园与红军的掩护部队接触一下,即返回贵阳。31日全师移驻清镇。休整了6天,2月7日向黔西、大定(大方)、毕节一带推进,增援第九军。

红军在斑竹园解决了保安团的一个大队后,即由扎佐经修文出打鼓新场(今金沙),第九军郝梦龄部由遵义出来截堵,被红军打得大败。及红军由打鼓新场向黔西一带前进时,郝梦龄又跟随

尾追，到达老鹰岩（在大方县境，一名将军岩，是黔西到毕节的一个险要去处，两旁都是高山，中间只有一条公路通过）时，红军扼住要隘，郝梦龄以全力猛攻，又吃了大败仗（据说老鹰岩一战，第九军被红军打垮了两个团，伤亡300多人），退守距老鹰岩十余里的一个村庄，不敢再向红军攻击。

第九十九师于2月23日到达老鹰岩附近时，看到郝军的官兵十分狼狈，全军散布在高地构筑工事。露营防守。还有许多受伤官兵没有送到后方。郝梦龄看见增援部队到了，第二天即命傅仲芳率部向老鹰岩红军阵地攻击（绥署电令傅师归郝梦龄指挥），第九军作掩护。

傅仲芳接受命令后，即召集全师团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傅在会上说：“第九军攻不下老鹰岩，叫我们来攻，我们要下一把劲，把老鹰岩攻下来，保持我师的荣誉。”

傅仲芳这次在湘黔道上被红军牵着团团转，往返奔驰千余里，二十多天没有同红军主力接触，有些恼羞成怒。他以往只领受过红一方面军的教，没有同红二、六军团交过手，以为红二、六军团是临时组成的队伍，战斗力没有红一方面军强，加以红军跋涉数千里，装备不及第九十九师。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命令，想出点风头。

会后，傅仲芳即令参谋长姜敦亨下攻击令，以第五九四团当前敌，其余各团作本队，向老鹰岩红军阵地推进。第五九四团由老鹰岩左前方占领高地后，即以迫击炮、重机枪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没有听到对方还击的枪声，团长孙织天用望远镜一看，始知红军设的是“空城计”。适才看到老鹰岩的人影，原来是红军的几个哨兵，大队已走了。原来红军歼灭了郝梦龄军的两个团后，即向毕节方向前进。郝梦龄吃了败仗，龟缩于老鹰岩附近。

孙织天把情况报告傅仲芳，傅以为红军怯战走了，即率第五九四团追击，同时还把第五九三等三个团的团长带走，也不通知

参谋长姜敦亨。我率第五九〇团（第二九五旅长周化南因骑马被跌伤留贵阳就医，第二九五旅由傅自兼，我代行职务）继续前进。到达老鹰岩坳口马路边时，看着姜带第五八九团、第五九三团，在公路侧边休息。我问师长到何处去了，姜板起面孔回答我说：“他追上去了。”我说：“师长上去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姜说：“他不叫我前进，我就在这里等他下命令。”我说：“今天炮火连天地打了一个多钟头，连敌人都看不见，真是丢人。师长追上前去，可能是争口气。我们还是上去好些，万一师长碰着敌人怎么办？”姜说：“那么，你上去好了。”

我由老鹰岩坳口，率第五九〇、五八九两团沿着公路前进。走了30多里，不见一人。心想傅仲芳可能还在前面。于是命两个团的副团长率领部队前进，我带着一名传达兵策马上前，约莫走了10里，听到前面炮声隆隆，知道傅仲芳与红军接触了。当即命传达兵回去告知两个副团长，说前面已有战事了，叫他们赶快带部队前进，并派传达兵报告姜敦亨。我到分水岭（距离毕节不远）时，看见傅仲芳站在一个小丘陵上指挥作战。他看到我到来，说第五九四团有点支不住了，怎么办？我用望远镜一看，红军分数路向第五九四团右翼抄袭，该团即刻就要被包围。恰好这时姜敦亨率第五九三团赶到，接着第五九〇、五八九团也从公路上跑步前来。已是下午4时，不能继续再战，即向傅仲芳建议撤退。傅感到不撤退就要吃大亏，于是令第五九三团向右翼出击，搅乱红军包抄第五九四团的部队，以第五九〇团占领分水岭以东附近高地，掩护第五九四、五九三团后撤。红军看到第九十九师的后续部队到来，也就停止攻击。第五九四团撤下阵地时，伤亡百余人，好在撤得早一点，否则伤亡更大，甚至有全团覆没的可能。

傅仲芳把部队集中在分水岭附近露营，侦悉红军已离开毕节，次日进入毕节城。旋奉绥署电令，第九军已回遵义，第九十九师由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继续向红军追赶。

第九十九师由毕节出发后，每天都是与红军至少距离一天路程。因此由毕节到赫章，由赫章到云南的镇雄、昭通，“送客式”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见到红军的面。直到1936年4月，始奉命回黔。

第九十九师由毕节出发到七星关以西一带地区时，沿途村庄，空无一人，部队携带的粮食盐巴都吃光了，官兵都是捡豆子吃。据悉樊崧甫部数日前曾经过这一带地区，乱抢老百姓，因此人民逃避一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了。我们所捡的豆子，是人民搬上山时及第四十六军抢夺粮食时撒在地上的。原来七星关以西，都是少数民族，红军经过时，派人与土司交涉，先付给现金，由土司代购粮食，人民安静如常。第四十六军经过时，他们就乱抢乱夺，并派兵搜山，与当时土司发生武装冲突（樊崧甫曾下令开迫击炮轰击土司建筑的堡垒），第九十九师经过该地时，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了。

红军是半夜经过七星关的，据悉七星关这地区有一个大地主，曾调集他所属的武装拦截红军，但没有与红军接触，因为红军是走小路抄过他们的防线。这些情况是我听师部姜参谋长说的。

第九军究竟是由赤水取道何处至七星关，不了解。第九十九师由昭通回黔，道经赫章时，始与第四十六军见面，据说他们是由云南回来的。

第二九五旅在贵州追堵红二、六军团

邱 行 湘

1935年11月，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由湘西的桑植、大庸一带突围长征。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4月入云南，渡金沙江，在贵州境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沿途堵击，在黔东石阡、岑巩一带击溃了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两次在平越及大定、毕节间的分水岭，在大定以西的老鹰岩、将军岭附近，击溃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师；击溃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并歼灭两个团；于镇雄附近的以则河，击溃樊崧甫的追击纵队，并歼灭两个营；沿途歼灭地方团队无算。

1934年10月，我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营长，后任副团长，随薛岳追击中央红军，由江西、湖南进至贵州。1935年4月，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旅长周化南）直接归薛岳指挥，随薛岳入滇，5月渡金沙江，经西昌、雅安、成都，进至川北江油、平武、松潘附近后，又随薛岳回黔，归还第九十九师建制。

1935年夏，我们由西康的雅安入川之初，经过成都时，蒋介石召集营长以上的军官到他的寓所讲话，大意说：此次“追剿”共军，不仅歼灭了共军的主力，而且中央军到达了从来也没有到过的地方，“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创举”。他弦外之音，无非是要我们了解他的意图，不仅要消灭红军，还要消灭杂牌，扩大他的统治地盘。自蒋介石把贵州的王家烈搞掉以后，滇军的龙云，川军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第五九〇团副团长。

刘文辉、刘湘等无不人人自危。蒋介石、陈诚把薛岳硬塞在贵州，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是龙云），并与粤赣边境的陈诚嫡系罗卓英第十八军遥相呼应，来控制两广。另以10万中央军（约100个团的兵力）包围红二、六军团于湘西的桑植、大庸一带，妄图一举歼灭。可是红军的突围长征，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红军南指新化、辰溪，不仅把包围桑植、大庸的10万中央军，远远地甩掉，而且入黔的打算，亦未为蒋介石和薛岳所察觉。因此，在红军未西向贵州之前，薛岳的部署是：以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集结川黔公路的遵义、桐梓一带，以第九十九师傅仲芳部（原师长郭思演）集结于贵定、马场坪、黄平一带，以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集结于镇远、玉屏一带，以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①守备贵阳。以康泽的别动队萧树经的一个大队分驻贵州重要城镇关隘。

第二十三师一触即溃

1936年1月初，贵州绥靖公署得知贺龙、萧克率领的红军占领芷江，极为恐慌，遂作出如下处置：令原驻镇远、玉屏一带的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推进至玉屏、岑巩、思南之线，占领要点，堵击红军西进。当时我对第二十三师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到传说：第二十三师各旅团，遇到红军，一触即溃，全部被红军打散了，大部分携带武器，躲在深山里，收容不起来。到1月9日，江口、石阡均被红军占领，贵阳震动。

在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溃败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贵阳时，薛岳匆忙地用去年追击中央红军的第三纵队的名义，任命贵阳警备司令原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兼纵队指挥官，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任纵队指挥部参谋长，到黔东指挥，堵击红二、六军团。并令原驻贵定、马场坪、黄平一带之第九十九师推进至镇远、施秉一带

^① 第九十三师师长原是唐云山。

集结，策应第二十三师之作战。绥署令郝梦龄第五十四师扼守乌江，甘丽初的第九十三师固守贵阳。

1月22日，第九十九师推进至施秉、镇远一带。第二九五旅之第五八九团进驻镇远，旅部及第五九〇团驻施秉。23日晨，第五九〇团正拟向镇远前进时，忽得师长傅仲芳的口传命令：“着第二九五旅立即向黄平转进。”时第二九五旅之第五八九团已抵镇远，是日，本拟由镇远向石阡前进。在这以前郭思演还妄想指挥第二十三师及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师继续在黔东“堵击”红二、六军团西进。第九十九师周化南旅（欠第五八九团）即由施秉向黄平转进。该旅第五八九团经由师直接通知由镇远经黄平转向贵阳归还建制（一说镇远专署转达傅仲芳的命令，飭该团由石阡经余庆、黄平向贵阳前进）。第九十九师周旅于1月23日下午3时许，开回黄平。时第三纵队指挥官郭思演已进驻黄平，郭率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十九师在黔东“堵击”红军的企图彻底失败。

在周旅到达黄平后，郭思演立即召集该旅团级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面授“机宜”。郭思演说，由于第二十三师的溃败，我军在黔东堵击的计划，已告失败。接着郭思演和他的参谋长杨继章把地图摊开，和我们研究了红军的行动。他指着地图说：“共军可能于昨（1月22日）晚，越过石阡县境西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电讯早断，情况不明，该师可能吃了大亏，或为了保存实力，退避深山。”郭思演皱着眉头，摇晃一下脑袋又说：“目下，追剿部队不知到达何处。现在绥署和纵队为了确保贵阳，第九十九师应立即兼程赶回贵阳。”郭思演并和我们研究了部队的行动计划，限周化南的第二九五旅务于1月26日前，抢占马场坪、平越（今福泉）之线，以掩护第九十九师主力安全通过赶回贵阳。这时，第二九五旅旅长周化南及该旅参谋主任洪瑾一致认为：“目下，共军已越石阡县境西进，我军迟至1月26日到达马场坪，恐有被共军先我占领马场坪阻我西进，直扑贵阳的危险。本旅应于1月25日前占领马场坪、平越之线，以策万全。”当时的情况，马场坪的争夺，

的确是个关键，能提早一天占领马场坪，鄂思演当然求之不得。郭满口同意周的意见，问周：“部队已到何处？”周答：“除第五八九团外，本旅全部已到黄平。”随即改变了在黄平宿营的计划，派我（第五九〇团副团长）率一个加强步兵营（5个连）为先遣支队，当晚赶到重安江宿营。是晚，除我所率之先遣支队到达重安江宿营外，第九十九师主力均在黄平及其以东地区宿营。

马场坪争夺战

1936年1月25日下午6时，我率领第九十九师的先遣支队到达马场坪，部队拖得极度疲劳，深怕立脚不稳，我以两个步兵连分散据守20多个大小碉堡，到处烧起火烟，借以虚张声势。与此同时，与平越专员聂洗用电话联络，向他了解红军的西进情况，并派便衣侦察员向平越侦察情况。入晚据侦察员报称，平越城郊四周，已发现红军搜索部队。我又与聂洗联络，问聂城郊情况，聂说：“迄今为止，红军尚未进入平越县境。平越通瓮安的要隘牛场，有我的保安副司令张福全率王玉衡的民团大队据守，张副司令一直和我保持联系，迄未发现共军南犯的情况。”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引起我的怀疑，即拟派两个连漏夜进平越城（距马场坪20华里），而聂洗的答复是：“今晚平越安谧如常，我已派民团入城守护，部队明晨进城不迟。”当时我对聂洗的话，并不信以为实，但考虑到平越城坚易守，聂洗既已调集民团进城，第九十九师主力当晚也已赶到平越城东南15至20里内宿营，因而我答复聂洗：“26日拂晓前，我派队入城。”当时我判断：在这样态势下，平越不至马上落入红军之手。是晚，第二九五旅及第五九〇团（欠一营）到达距平越15华里之羊老鸡场宿营（平越东）。旅部所得聂洗的情报与我所得聂洗的情报完全一样。午夜后，我又与聂联络，仍无异状，我要聂继续弄清平越四乡特别是近郊情况。1月26日拂晓前，我与聂洗再次联络，聂在电话里说：“平越四周已到

大部红军，希望你们立即率队入城。”仔细听来，并非聂洗本人口音。当时我很诧异，深恐平越县城已为红军占领。事实是红军拿下瓮安后，巧妙地绕过牛场的正面，袭取平越县城。专署保安副司令张福全，对红军行动一无所知，红军主力越过牛场后，张福全所率之王玉衡民团大队被红军歼灭。

26日拂晓前，当红军已经攻进平越城时，聂洗还在做梦，和我最后通话并要我率队进城的不是聂洗，而是红军。当时，我不明真相，还是盲目地带了两个步兵连向平越城前进，进至距城5里之接官亭（山的丫口）时，先头的便衣队及尖兵排，即受红军的伏击，被红军全歼。我在搜索队的后面，立即指挥先头连，占领公路要点，逐次抵抗，迟滞红军前进，以掩护增援部队（一个营）占领公路左侧高地。在与红军进行两小时争夺战后，全线被红军击溃，伤亡百余人，被逼退守马场坪以北5里之吴家桥。红军继续以密集部队猛扑吴家桥，我亲见红军约有两三个团的兵力，由平越向吴家桥疾进。我在吴家桥指挥战斗，凭险顽抗，以待第九十九师主力西上。吴家桥系重安江上的一座石桥，是马场坪到平越必经之地。吴家桥的上下游都是悬崖峭壁，限制了红军无法实行包围攻击。如果没有吴家桥的天险，红军即可一鼓而下马场坪，而拒止第九十九师之西进。这时，我看到红军将进攻马场坪之部队，立即沿原公路折回平越附近，改道向贵阳疾进。

1月26日的早晨，平越城内有许多居民，越城逃到城东15里之羊老鸡场。他们把红军攻进平越的情况向第九十九师部队传播了一番：“红军于拂晓前就打进了平越城，把城内的民团枪支全缴了，正在城内打土豪，专员聂洗在县政府里面已被红军镇压。”第二九五旅得知平越情况，红军又被我军阻于吴家桥，判断红军急于西上，不会在平越驻足。是日中午，旅即决定要我率先遣支队沿湘黔公路，继续向贵阳急进。这时，第九十九师（欠第五八九团）均先后到达马场坪附近。红军虽然没有占领马场坪，绥靖副主任薛岳及第三纵队指挥官郭思演，对贵阳的得失，仍十分担

忧。他们要我沿着公路利用既设长途电话线，每到一要点，必须和他们密切保持联系，告知先遣支队每时到达的要点。尤其是黄平的郭思演在电话里一面探问我到达的地点，一面要我抢占贵定、龙里、观音山。他说：“由马场坪到贵阳之间，任何一个要点，决不能落入共军之手。”这时，薛岳和郭思演深怕红军袭取贵阳。

1936年1月27日，我率先遣支队兼程前进，经贵定，龙里占领了观音山并与贵阳图云关守军取得联系后，第三纵队指挥官郭思演率其参谋长杨继章及随员等坐了一辆大卡车由黄平面来。郭思演下车和我握手，称许先遣支队的行动迅速。他说：“好险啊！如果马场坪和马场坪至贵阳中间任何一个要点被共军占领，而拒止我军西进的话，那么贵阳的情况，也就很难设想了。”他伸出大拇指，拍拍我的肩膀，坐上卡车就窜回贵阳去了。可是，红军处处主动，行动更快，红军的意图，决非我们所能捉摸得到的。至于郭思演所指挥的黔东堵击，并没有能阻止红军的长征，而郭思演自己的第三纵队，由于李云杰第二十三师的失败而被撤销，这也说明了国民党军在黔东“堵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在乌江两岸追堵红军

1936年1月30日，第九十九师除第五八九团外均已到达贵阳附近，师长傅仲芳对绥署及第三纵队的指挥，多有烦言，行动极为消极。当红二、六军团主力通过川黔公路西渡鸭池河时，薛岳既怕红军袭取贵阳，又怕红军北渡乌江。因此，当红军攻下贵阳附近之沙子哨、扎佐，并歼灭贵州省保安大队时，守乌江及遵义、桐梓之郝梦龄部，不仅不敢南下截击红军，而且慑于红军的威势，撤守修文、息烽。这时，绥署对红军主力何在仍难判定。一说红军主力已越鸭池河西进；一说沙子哨、扎佐一带为红军据守。1月31日，绥署命傅仲芳率第九十九师向贵阳以北之新铺、

扎佐、沙子哨出击。据我当时了解，所谓出击，是带试探性的，其目的不过是解除红军对贵阳之威胁。傅仲芳借词部队过度疲劳，不愿离城，要求薛岳部队与原任贵阳守备之第九十三师换防。但未获得薛岳的允许。这时，郭思演已解除第三纵队兼职，第九十九师归绥署直接指挥，傅仲芳也不敢公然抗命，只得加以敷衍。这次第九十九师的出击部署是：师主力沿川黔公路向沙子哨、扎佐攻击前进，以两个营任右侧支队进出新铺。时我率两个营任右侧支队长，出城后，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师主力在川黔公路上之斑竹园（沙子哨、扎佐间）与红军掩护部队，稍有接触，红军以任务已达，即西走。这时，据当地居民说：“红军的大部早于3日前歼灭保安大队时，即由沙子哨、扎佐地区横穿川黔公路往西走了，在斑竹园的红军只是少数来监视国民党军行动的。”

1936年2月1日，第九十九师把红军在斑竹园的掩护部队“送走”之后，主力集结在扎佐，我亦率右侧支队由新铺到达扎佐归还建制。是晚，傅仲芳命第五九〇团经狗场向六广追击。我们到达六广时，红军隔河向国民党军射击。这时，我们才弄清红军已全部渡过鸭池河向黔西前进。国民党军在乌江两岸徘徊了一个星期以后，红军却出敌意外地渡过鸭池河，突破了国民党军利用川黔公路和鸭池河对红军的封锁。

黔西追击

贺龙、萧克率领的红军越过川黔公路及乌江（鸭池河）后，不久到达黔西。蒋介石和薛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黔西，先把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由遵义、桐梓经打鼓新场（金沙县城）进至黔西、大定之线，堵截红军西进，命第九十九师渡鸭池河向黔西追击，命樊崧甫追剿纵队兼程前进。这时，樊崧甫像老牛一样，带着家眷也由湖南赶到川黔公路附近。

1936年2月2日，贵州绥署令第九十九师渡鸭池河向黔西追击，受郝梦龄指挥；师主力由扎佐（第五八九团已在贵阳归还建制）经济镇、镇西街渡鸭池河向黔西追击，第五九〇团由六广渡鸭池河向黔西追击。我率第五九〇团漏夜赶制竹筏，于2月7日渡河，师主力亦于同日由鸭池河西渡，师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向黔西城追击前进，一直追到黔西城，连一个红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据当地居民说：“红军已经过去几天了。”2月中旬，第九十九师继续沿公路西进，经大定（今大方县）约于2月中旬到达大定西之老鹰岩附近，沿途见有国民党的受伤士兵及遗弃之军用品甚多，始悉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3日前，在老鹰岩附近之将军坡被红军打垮，吃了大亏，伤亡数百人，实际被红军打垮了两个团，士气低落，不敢再与红军作战。第九十九师在老鹰岩与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会合后，郝军士气稍振。

第九十九师到达老鹰岩后，侦察公路两侧，发现高地的棱线上均有红军驻守。在老鹰岩以东，公路左侧之高地为郝师占领。郝师因3日前受创甚重，不敢西进，被迫与红军对峙。当晚郝梦龄与傅仲芳研究当面红军的情况，决定次晨以第九十九师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当时郝梦龄的部署是：以第五十四师占领原阵地，掩护第九十九师之攻击。第九十九师师长傅仲芳指挥孙织天的第五九四团，冒着晨雾，向红军所占各高地攻击。打了几个小时，损耗了几万发子弹，在上午8时许，占领了红军原来据守的老鹰岩以西公路两侧的高地及丫口。这时，晨雾已消，晴空万里，只见少数红军沿着公路向西撤走，我们才知道原来红军所占领之老鹰岩以西公路两侧的高地，只是红军极少数的掩护部队而已。傅仲芳指挥孙织天第五九四团扑了空以后，他不研究红军的战术战略，却又由怯懦而转为轻视红军，径率第五九四团沿着公路向西猛追。傅仲芳只顾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团盲目前进，而第九十九师的主力，却被他忘记了。这时，师主力由该师参谋长姜登亭负责指挥，仍在老鹰岩丫口以东待命。第二九五旅是后卫，旅长周化

南前几天在贵阳以北之斑竹园因乘马跌伤，未随军行动，名义上由傅仲芳兼代，实际上由该旅参谋主任洪瑾负责。第二九五旅到达老鹰岩附近，洪瑾与师参谋长姜登亨会见，得知师长傅仲芳仅率第五九四团一个团冒失前进后，洪瑾问姜登亨：“部队为何不随第五九四团跟进？”姜说：“先是师长要我们在此待命，现在是把我们忘记了。”洪瑾听了师参谋长姜登亨的答复感到奇突，即邀我和第五八九团两个带队的副团长研究。我们认为：师主力不能停滞不前，第二九五旅决定不待傅仲芳命令，继续前进。当第二九五旅前进以后，师参谋长姜登亨也率领了师司令部全师大行李及第二九七旅（欠五九四团）跟在第二九五旅的后面西进了。

当第二九五旅通过老鹰岩附近公路丫口时，我们向西瞭望，依然是平静无事。而傅仲芳在红军作有计划的西撤的情况下，他“轻敌图功”，竟将师的主力远置30里外而不顾，率领第五九四团追击红军。红二、六军团进至距老鹰岩30余华里之分水岭后，即占领有利地形，有计划地摆好口袋等待着傅仲芳的到来。下午2时许，傅仲芳率领第五九四团进至分水岭以西，即被红军抓住，迎头痛击，把傅仲芳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第二九五旅由老鹰岩西进已到达分水岭附近，听到分水岭以西战斗激烈，旅参谋主任洪瑾即邀我和龙水津两个带队的副团长同他一道，立即跑到分水岭以东的一个高地上，找到了傅仲芳。当时副师长温良和几个团长都随傅仲芳聚集在一个山头上，焦急万状。傅仲芳慌张地问我们：“部队到了没有？”洪瑾说：“部队在后面来了。”傅仲芳接着问：“参谋长为什么还没有来到？”洪答：“参谋长还在老鹰岩等待师长的命令哩。”实际上，师参谋长姜登亨已随第二九五旅后尾跟进。当时傅仲芳深怕第五九四团招架不住，有被歼的危险，他指着前方对我们说：“第五九四团与共军激战数小时，预备队已经用光，其右翼正被共军包围攻击。”他搔搔头又说：“我们的部队还不到，怎么办？”当时，第五九四团的战况十分不利，该团右翼，战斗尤为激烈，势将不支，眼看第五九四团全团有被歼的危险，这时师

主力陆续赶到。傅仲芳决定了一个以救出第五九四团为目的的处置方案，其要旨如下：①以第二九七旅叶迈的第五九三团即向第五九四团的右翼高地对共军阵地发动反包围攻击，得手后并掩护第五九四团撤退。②以第五九〇团占领分水岭之线高地，构筑工事，并以有力之一部推进至第五九四团阵地，掩护第五九四团撤退。③第五九四团应协同第五九三团及第五九〇团击退当面之敌后，全部撤至分水岭以东地区集结。④以第五八九团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分水岭附近。第九十九师倾全力经过了数小时的挣扎，总算把第五九四团从被歼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在第五九四团撤退的同时，第五九三团也随即后撤，慌慌张张地拉到分水岭以东集结。傅仲芳把第五九〇团留置在分水岭之南北高地，担任对红军的警戒。入晚我在分水岭派队向西侦察，得知红军也在第九十九师第五九四团、第五九三团撤退的同时向毕节方向西进。据报在分水岭以西高地与第九十九师作战的红军，仅一个师的兵力，似系掩护红军主力西进，而非与国民党军决战。但第九十九师却被红军后卫的一个师，打得狼狈不堪，如果当时红军调头反击，第九十九师决难逃脱全军被歼的命运。分水岭以西之役，第九十九师第五九四团伤亡二三百人，该团第二营营长朱继勋负重伤，连长伤亡4人，排长伤亡十余人，第五九三团亦略有伤亡。第九十九师受到红军重创后，对师长傅仲芳的瞎指挥颇多责怨。

在老鹰岩掩护第九十九师向红军阵地攻击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奉绥署命令，回防遵义、桐梓。与此同时，樊崧甫的“追剿”纵队到了黔西。樊是第四十六军军长，陈安宝的第七十九师随樊行动，樊到黔西后，第九十九师即归其指挥。

1936年2月27日，红军自动撤出毕节，继续西进。第九十九师随即进入毕节城，稍事整理后即向七星关追击，企图在贵州境内与红二、六军团决战。但由毕节尾随红军进至七星关，沿途均无战斗。傅师到达七星关后，百般侦察，不知红军的去向。我们与驻七星关以西正在布防的民团联系，据说也未见红军的踪迹。

第九十九师在七星关徘徊了3天，始悉红军已避开大道，甩开第九十九师的追击和滇军的拦截，折回滇黔边境之丛山峻岭中，进入云南之彝良、昭通等县的边境。这时，第九十九师受樊崧甫的指挥，要该师速经赫章、威宁向昭通追击前进；樊崧甫亲率第七十九师由七星关经赫章向彝良追击前进。在这期间第九十九师被红军牵着在滇黔边境之得胜坡、奎乡等附近荒无人烟之丛中绕了一个月的圈子，一枪没有打上，部队几乎拖垮。3月初，发现红军主力又折回镇雄。第七十九师即向镇雄跟踪追击，约在3月7日前后，樊崧甫在滇黔边境镇雄县属之奎乡，追上了红军的后卫，樊崧甫当时的决心是：①命第七十九师主力迅速渡过以则河向镇雄追击；②命第九十九师迅速向奎香前进。3月8日樊崧甫纵队进至奎香，被红军抓住，在以则河附近被迎头痛击。听说第七十九师此役除被歼灭一个整营外，伤亡数百人。樊急电第九十九师即向奎香靠拢，与第七十九师协同向镇雄追击。红军把樊崧甫纵队吸引到镇雄后，又折回奎香，捉了一个星期迷藏，红军主力又出现在贵州境内赫章、威宁的西部地区。这时，龙云、薛岳、樊崧甫，谁也弄不清红军的意图。红军在滇黔边境把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而蒋介石却认为“樊崧甫纵队把共军抑制在滇黔边境，是聚歼共军的良机”。蒋介石要龙云和薛岳协力把红军歼灭于滇黔边境。樊崧甫和薛岳都不断向我们打气，他们说：“云南龙云的部队，都已到达滇黔边境，聚歼共军，为期不远了。”几个月没有盐吃的国民党军官兵，人人都不愿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区里生活，听了这些吹嘘，无论胜败，只有一个希望，早日脱离苦海。

3月中旬，第九十九师、第七十九师跟着红军向威宁、赫章前进。自以则河以后，红军没有求国民党军决战，这样，红军的企图更难判明。这时，我们知道云南的部队由孙渡率领即将和我们会师。3月17日红军插到威宁属之得胜坡后，急转直下，即占云南之宣威（榕峰）。3月23日红军在宣威的观音堂，击溃了滇军孙渡6个团的堵击。3月底红军占领盘县，把龙云的部队，全部

吸引到滇黔边境，巧妙地把薛岳的中央嫡系部队——樊崧甫的“追剿”纵队远远的甩掉。红军在云南和贵州一样，胜利地通过昆明附近，从容地渡过金沙江北上。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国民党军，妄图以“追”、“堵”、“拦截”的战法，来消灭红军在贵州境内的阴谋，完全破产了。4月，红军入滇后，我们奉薛岳的命令，开回清镇、镇西卫一带整训。

黔滇边界的六甲战斗

樊 崧 甫

1936年春节前后，贺龙、萧克将军指挥的第二、六两军团，在四川、云南、贵州边区昭通、彝良、镇雄、威宁、毕节间高联山地带，和国民党的追剿纵队兜圈子，乘隙蹈瑕，寻机歼灭国民党军。我那时是国民党军追剿第三纵队指挥官，是从湖南慈利追到贵州西北部的，一路上没有和红军多大接触。得章坝之役，红军与万耀煌第十三师激战，我从镇雄越南天门驰援。到时红军已击破万部，双方部队都转移了。第三纵队只在以则河（六甲）经过一次小战斗，但这次战斗，是董钊的第二十八师单独与红军作战的。

1936年3月初旬，红军二、六两军团在毕节、威宁间被国民党空军发现，顾祝同电令我纵队由水城经威宁向毕节搜索攻击。我怕走威宁至毕节，受红军埋伏袭击，改由水城取捷径北进。当时部署：以第九十九师傅仲芳部趋平山坝，第七十九师陈安宝部趋七星关，第二十八师董钊部为总预备队，在第七十九师后跟进。到达目的地后，占领北面高地，以战斗姿态紧急设营。夜半有小接触。翌晨，红军不知去向，我乃令傅仲芳率第九十九师取捷径到大沙沟堵截，以防红军渡过金沙江。我自率第二十八、第七十九两师向以则河、科猓、天生桥搜索前进。当时，战斗行军序列，我常把第七十九师列在先头，把第二十八师列在后尾，谁知时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日久了，第二十八师官兵以为我看不起他们，有些不服气。因此这次前进，我就把第二十八师换在前头。

第三纵队由七星关出发，以第七十九师在原阵地上掩护，第二十八师通过七星关北面的山岭，在另一条山谷间折向西进。爬上一条联山地的高岭，上岭下岭都有十余公里；下到岭底，就到六甲。正午左右，纵队部行至岭顶，忽听到前面岭下枪炮声异常激烈。我意会到第二十八师和红军发生战斗，好在我军占居岭背，不怕红军仰攻。我急邀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抄出该师的先头，侦察地形。当时情况一点也不明了，意料红军既然向我攻击，兵力一定不小，最顾虑的是红军迂回我军侧后。当即命第七十九师迅速集结，对侧后方派出警戒；叫军通信排架设军部与第二十八师间的电话。我到左前方山头上视察，见有两条小路有红军迂回可能性。当即命第七十九师派出步兵第四六九团占领阵地掩护第二十八师左侧翼，侦察敌情，相机派兵威胁红军右侧翼。饭后据士兵传述，第二十八师侦察队和骑兵连被红军袭击，约小半数被俘。我想这侦察部队负有侦探任务，怎会受袭击，不很相信。军部和第二十八师电话接通了，我立刻要董钊讲话，问情况怎样。董说是小部队接触，正展开攻击，不成问题，请我放心。我又问：不是先头部队吃点亏么？要不要第七十九师派队援助？董说：先头部队是吃了一点小亏，没有关系，第二十八师力量足够对付，用不着第七十九师增援。我想第二十八师对第七十九师有点醋意，让他单干吧。我们就在岭顶上停止前进，听候董钊的消息。但是等到天将黑了，枪炮声还是继续着。左前方步兵第四六九团警戒部队，也出现过一阵枪声，但瞬间即沉默了。我只好命令第七十九师沿途露营，纵队指挥部和第七十九师师部，找着小山窝里三间茅屋办公，其余官佐掘个地坑，撑着雨伞笠帽盖顶过夜。半夜里接到董钊电话报告，说红军退走了。是什么队伍，退到哪里去，都不清楚。

六甲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纵队指挥部带着第七十九师下

岭，进入六甲。在岭脚出山口时，见着有百多具尸体躺在地上，有作卧放姿势的，有作立射姿势的。我想这些尸体假使是第二十八师的，红军退走后，必然已掩埋了，留在这里没人管，可能是红军仰攻山上阵亡的将士。那么这一山口上有这么多战死的人，可见得不是小战斗，为什么董钊说是小部队呢？我疑团不解。到了六甲，我问董钊为什么侦察连骑兵连那么大意，会被敌军俘去许多人？董钊说：埋伏的红军抓了一把就跑，没法挽救。他始终坚持说是小战斗。纵队在六甲住了一天，就续向科猓天生桥前进。

滇军对红二、六军团的防堵

孙 渡

1936年1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长征到了贵州。我的第三纵队奉令由云南开到贵州威宁地区担任防堵。当时，顾祝同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的名义，来贵阳负责指挥。先后进入贵州的部队，除了第三纵队外，有第一纵队指挥官樊崧甫、第二纵队指挥官万耀煌、第四纵队指挥官李觉等所属各部^①。

第三纵队在威宁布防期间，红军曾一度对威宁作试探性的行动，似乎有能通过则通过、可进攻则进攻的模样。先是贺龙所部由北向南在威宁东部的蒋军设防地带前面侧敌行军通过，第三纵队正拟向之进行侧击，忽发现萧克所部突到威宁东北的回水塘，此际如向贺龙所部进行侧击，反有被萧克所部先行侧击的危险。因而怀疑贺之所以侧敌行军，是意在调动威宁附近的蒋军而予以打击，第三纵队当即不敢出动。旋贺龙所部发现威宁的东南方面，有第三纵队的梯次配置部队在防堵，乃又折向后转，仍循原路返回，与萧克将军所部齐向云南的镇雄前进。当时第一、第二纵队担任尾追，第三纵队又奉令开赴云南的昭通、彝良一带布防。

约在1936年4月间，第三纵队正在昭通、彝良之间行军途中，忽闻向镇雄前进的红军，又回师经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宣威进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重庆行营第二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① 樊崧甫说他率领第二十八、七十九、九十九师为第三纵队。

发，于是，第三纵队也不得不回头跟踪尾追。在途中我曾接萧克等来函一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我一面转报龙云，一面仍继续尾追。追至宣威北方的途中（地名已忘），左边有一条岔路，红军已由这一条岔路走了。但我到此并未尾追，只派兵一部在岔路附近警戒，以掩护后续部队通过，主力部队仍径向宣威南进。因为我所走的这条路，可以利用会泽通宣威的电报线路，尽先搜集情报（当时云南各县尚无电话，但可利用电报局电线通话），以便酌定行动。

当行至距宣威县城约40里附近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相隔三四里就有电话线。我即令通讯兵去挂电话，随即找宣威县长范捷正询问情况。范云，第一旅现正在虎头山附近与红军接触，闻尚有红军继续到达云云。我即着范迅速通知旅长刘正富，说我们部队已经到达，随即可以参加战斗。当时我有两种想法：第一，认为在虎头山之战斗对红军不利，因为在我军衔尾跟追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有各个击破我第一旅的余裕时间，且虎头山在我行进方向之直前，距离不远，亦非红军作战有利之地点；第二，认为红军毫无顾虑地在虎头山进行战斗，一定是看到第一旅在行动中有什么弱点，或其他某种有利于红军的情况，感到第一旅有被吃掉的危险。而无论哪种想法，均非争取时间，力求迅赴事机不可，遂决心以第五、第七两旅按到达战场之先后，即由行军队形逐次展开，投入战斗。又考虑到第二旅当日不能到达战场，暂以纵队指挥部直辖之第十七、第十八两团，控置作机动使用。我随即命令已向宣威前进中之第五旅速向十里铺（据范捷正报告此地战事甚烈，当时云南军用地图尚未完成，只凭范言以作指示）前进，与第一旅切取联系支援该旅作战。我率警卫一个连取捷径向虎头山急进，令第七旅午餐后（该旅正在午餐）循我们路线跟进，令第十七、十八两团随纵队部到宣威县城附近集结待命。

我到达虎头山时，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激烈。第一旅所占阵地的山麓及附近凹道内有密集队伍在休息的模

样，我问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稍远的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正谈话间，该旅右前方忽有连续之信号枪发射，红军即向信号枪指引之方向前进，企图向该旅之右侧进攻。这时第五旅业已到达，立即参加战斗。未几，该旅左翼又发现红军的信号枪，企图向该旅左翼进攻，适第七旅到达加入作战，得以稳住阵地。于是全线形成对峙状态，且互怕被对方包围，有延翼竞争之倾向。薄暮时，枪声渐稀，战况即呈沉寂。

当日，我因第二旅尚在行军途中不能参加战斗，复估计红军尚有足够之机动部队未曾使用，加以我军夜战远不如红军等等顾虑，所以不敢有积极之企图，只希望能吸引住红军，等第二旅明日到达后，再举全力与红军决战。

夜间忽闻紧密的枪声，流弹飞落我们宿营的瓦房上，认为必系红军向我进行夜袭，但各旅迄未有异状发生的报告。至拂晓，始发觉红军已利用夜暗脱离战场，向宣威所属海岱冲方面撤走，乃知夜间紧密枪声，原是红军撤走的信号，纵队随即跟踪尾追。这是虎头山战役经过的大概情形。

第三纵队紧接着宣威虎头山之役后，即毫不停留地对红军进行尾追。当部队经过曲靖、马龙到达嵩明的杨林时，龙云曾派卢汉前来同我等商议。卢汉说：“龙的意思，欲消灭共军于嵩明的普渡桥附近，已派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龙的直属团队到普渡河西岸一带防堵。普渡河上只有一座桥，共军绝不能通过。只要你们追击的部队加紧追上，一定可收歼灭之功。”当时我说：“普渡河系一条小河，不会成为共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们尽力去做就是。”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领往普渡河防堵红军的兵力，有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近卫第二团（团长杨运新），工兵大队（大队长陆人耀，该大队系两营编制，第一营已按

归纵队指挥部充警卫营),警卫营(营长杨沅),4个单位共计官兵约四千人左右。近卫第一、二两团,系按新编制,团部有迫击炮一连、三个营,每营均以重机枪一个连、步兵三个连编成,各连亦配有轻机枪三挺。其余与普通的团营连大致相同。这四个部队均系龙云的直属部队,是由龙云直接命令派遣,由昆明出发的。部队预定到达普渡桥的期限和实到时间,我均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由嵩明县城出发数小时后,即据报工兵大队在普渡桥附近,与一小部红军稍一接触即狼狈溃逃,红军已过普渡河向滇西大道走去。迨到普渡桥时,见桥的上下游到处可以徒涉,红军早已过河了。龙云之所以有此计划者,实由于宣威虎头山之役,他曾谎报蒋介石邀功。现更认为普渡桥的地形比虎头山险要得多,所谓“天赐良机”,可以邀得蒋介石进一步的宠幸。但是,他的直属部队太不争气了。据第九旅旅长张冲在安宁见我时说:“在行军中,看见山上被野火烧焦的灌木,就认为有共军,进行了好久的射击,以致延宕了抢占渡口的时间。”

红军渡过普渡河后,即长驱直入地向滇西的楚雄、姚安、宾川一带进军。当第三纵队追抵宾川附近时,蒋介石曾邀龙云由昆明同乘飞机往滇西上空,观察军队行动情形。闻龙云坐上飞机好久后,因对地面上的道路城镇等辨认不清,疑为已飞出滇境,有为王家烈第二的危险,顿时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将所写的信由飞机投下给我,始知飞机仍在滇境,于是才松了一口气。但又忽然呵欠连天,泪涕交流,烟瘾发作起来,简直无法抑制。蒋介石还认为龙是坐飞机不惯所致,乃以飞机上的热汽管向龙头部熏来熏去,殊不知龙的痛楚,不是热汽管所能为力的。

迨第三纵队行抵鹤庆附近,滇黔境内军事行动将告结束之际,蒋介石才发表龙云为滇黔“剿共”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樊崧甫为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我为第三纵队指挥官,李觉为第四纵队指挥官。

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第三纵队继续尾追至丽江时，红军已由该县所属的石鼓渡过金沙江，纵队即自动停止跟追。约在6月初间，红军全部离开云南，进入了西康。接着，两广军阀借口北上抗日，出兵湖南，蒋介石又将已到滇西祥云的刘建绪各部东调离开了云南。

滇军在威宁、宣威、普渡河阻击 红二、六军团经过

安 恩 溥

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后，云南紧张起来。在红军未入滇以前采取了一些措施。

我为了巩固滇东北方面的统治，几年前曾请以昭通为中心架设东昭十一属长途电话网一案，虽然经省府批准办理，但拖了下来，未予实施。到了这时，龙云自动提出要积极办理，命我会同电报局长萧阳勋、电话局长赵述完负责进行，构成滇东北通讯网。但由于红军入滇甚为迅速，此事仍未完成。龙云随即派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第二旅、第五旅、第七旅3个旅和第五团、第十七团共步兵8个团，拨工兵第一营为纵队警卫营以及其他机炮等特种兵到滇东北切实部署。并派第三、第四两个补充队为第三纵队总预备队。纵队部于2月9日由昆明出发往宣威集中，孙渡本人亦于13日由昆明出发去宣威。我于2月10日冒雪飞往昭通未成，11日又冒雪飞至昭通。第七旅和第五旅由昆明各驻地出发向宣威集中。驻会理的第十八团7日开到会泽，替换了第二旅第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滇军第二旅旅长。

团回昭通集中。龙云严令各县积极训练常备队、保卫队，召回退伍的保卫队员进行训练，各区乡的力量集中县城，积极修葺城垣碉堡，各县地方负责人战时须与县长共同死守县城；团务处、督练处召集退伍兵，成立战时两个保安团；由滇中各县成立两个补充大队。又派团务督练处第一副处长高荫槐为昆明城防司令，指挥驻昆明的所有步兵部队、宪兵、警察以及教导团的学生防守昆明。

这时，蒋介石所派滇黔“剿共”军（总司令仍为龙云）总指挥刘建绪率樊崧甫第一纵队、万耀煌第二纵队、李觉第四纵队及郭汝栋军等入黔后，红军放弃黔西、大定、毕节，有向威宁、水城西进的可能，因而滇东北防堵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了。于是孙渡纵队决定将主力推进至威宁，先令防守昭通的第二旅派一个前进部队坚守威宁城，掩护纵队主力到达。第二旅派第四团第三营营长万华忠率部到达威宁固守。纵队主力2月20日前后全部到达威宁布防，万营撤回昭通。第五旅向水城推进。

3月初，红军大部抵赫章、平山堡、七星关、野马川、杨家湾，先头与第三纵队派出的游击队接触后，推进至浑水塘、小河口。这时，第五旅折回威宁，全部以威宁城为中心，利用草海和附近山势向东北构筑半月形的阵地。红军不攻威宁城，向西横过触及鲁道源部左侧面阵地，向后转走，遇孙部派出的游击队稍一接触，回小河口循小路到了镇雄的牛场。镇雄县长和国民党追击部队等认为，红军必经五眼洞大道攻镇雄。可是红军取道八卡出牛场坝，分头经雨洒沟、安耳洞、则章坝、桃园，在则章坝、桃园与万耀煌部激战。特别是在桃园，红军集中数十挺轻重机枪围攻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万旅。这个旅几乎全部被消灭，单各种弹药就被夺去五六百挑。桃园战斗后，红军向林口等地进入彝良东南地区，又在以则河六甲击溃樊崧甫纵队的一部。

红军到彝良县的奎香、寸田坝一带，向西渡洛泽河经石门坎可达昭通，向西北可直达彝良县城角奎。在这种形势之下，第二

旅仅能保全昭通，堵截成了问题。而万耀煌、樊崧甫等部受了桃园、以则河六甲战斗的教训，行动迟缓；另有郭汝栋部向威宁前进。所以3月上旬，第三纵队主力从威宁来昭通，决定第二旅派一部为前进部队去石门坎防堵，旅主力仍扼守昭通。纵队主力经大小岩洞、毛坝山向彝良方向堵击。纵队到毛坪，第二旅探报奎香、寸田坝的红军，3月16日前后，由云贵桥等处进入威宁属的裸獠、大街子一带。纵队即折回昭通，据报红军大部在得胜坡、李子沟一带，先头在凉水井（属威宁，距昭通70华里）与第二旅游击队已有接触。纵队即向此方向堵截，到了得胜坡，红军后尾都过完得胜坡，经过侦察贺部向东南渡河，萧部经黑石头，青麦地向南，往宣威去了。纵队派王炳章团向贺部警戒，主力向萧部尾追从断山口入宣威，参加虎头山战斗。

这时，我又飞回昭通。原曾企图在昭通以逸待劳，在昭通东面至威宁界上，北自阱口互石丫口、头坡寨、诸仙背、吴家梁子、潘家院子数十华里均构筑碉堡和战壕，还厉行保甲连坐，组织防共委员会，要各行业负责人具结担保本行业无问题，并组织4个城防大队，20个中队，推团务督练分处长景士奎为城防司令，宣布戒严法12条等等。这时红军不来昭通，我想等昭通十属防共指挥官禄国藩到来再走。后来禄决定不再来，经龙云、孙渡催促，我留了一个有力的补充队驻守昭通，另派部队经鲁甸过江底，循牛栏江南下达宣威的渣格。这时虎头山的战斗已经结束，龙云责斥我说，红军在得胜坡一带疲惫不堪时，你旅不乘机出击，现在行动迟滞，又不参加虎头山战斗，实属怯懦。

二

宣威县虎头山战斗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刘正富所率的第一旅和配属罗廷标的保安第一团，李崧的补充第三大队，邱秉常的个旧独立营，龙汉斗的广富独立营，

由大理经昆明、曲靖，于2月20日左右到达宣威。红军由威宁向宣威进军时，第三纵队在昭通、威宁的部队随后尾追。22日，刘正富所率4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企图去渣格截堵，与尾追部队夹击红军，行至中途得报红军已到倘塘，又急转宣威。23日，刘旅全部由宣威出发迎击红军，到十里铺，先头发生接触，进至虎头山、燕塘、观音堂一带，遇萧克部红军主力，展开激战。血战4小时，占领此一带阵地。刘旅调整部署，将右侧余建勋营调至左翼，虎头山阵地由邱秉常营接替。

此时，第三纵队主力已到宣威西北地区。先头旅鲁道源部得知虎头山战况，下令向虎头山前进。先头部队已出发，鲁道源忽而转念，不如到宣威城确实了解情况后再说，遂转而向宣威城。途间得知若照原定路线去虎头山，即遭红军打援伏击，鲁道源和部属都感到侥幸。

孙渡进至渣格附近，借电报线挂上电话，向宣威县长范捷正询得刘旅战况及鲁旅到达宣威城情况。令范捷正转告鲁旅即时出发增援刘旅勿迟延。孙渡即令旅长龚顺璧率部及第五团速取捷径增援刘旅，并送手令叫鲁旅迅速增援，又令警卫营掩护纵队部及非战斗人员去宣威城警备待命。直隶纵队的第十七团、第十八团亦到宣威城集结，作为机动部队。孙渡素知红军的厉害，刘旅有被吃掉的可能，他本人就率警卫营一个连赶到虎头山的虎头上，一看红军部署的态势，刘正富着急的样子正如所料。稍顷，观音堂左侧红军满山遍野猛烈攻击，左翼阵地上的罗廷标等部被打垮下来。适值龚顺璧旅到达，第五团顶上去也不济事，第十四团顶上去，展开激烈的战斗，才恢复了阵地。右翼方面同时受红军猛攻，邱秉常等部也垮下来了。鲁旅到达，第九团、第十团等先后顶上去，恢复了阵地。全线都发生了猛烈的战斗，入暮战况才稳定下来。孙渡判断红军既吃刘旅不下，必撤围他去，命刘旅到水坪子截堵。刘旅到水坪子山脚三棵树停下。23日夜及24日晨，红军撤围东进，经水坪子循海岱冲、龙场分成两路：一部向东由宝山

等地入黔境，一部向南经马街去平彝。此时，才知贺龙部23日在旧铺子击败可渡河、倘塘方向追来的郭汝栋部后，派两个师加入虎头山之战。刘旅暂留坝地清理战场，孙渡之第二、五、七各旅，24日午后，即开始向平彝方向追击。

此役，第三纵队重伤送昆明甘美医院、陆军医院治疗的营长董文英等以下官兵二百余人，死亡、轻伤统计数字尚未详知。红军的伤亡，经滇黔“剿共”总司令部政训处派人将红军阵亡尸体反复照相，大肆宣传说，击毙红军第十七师师长刘转屯、政委汤释锋、主任陈文彬、赤卫队营长马秋得及其他团营长以下一千五六百名，照相后掩埋九百余名。

虎头山战斗后，孙渡决定率鲁、龚等部向平彝方向寻遣，令到渣格的第二旅取捷径到平彝会师。25日孙等到达龙山，得报萧克部经过卡基、红石岩向东急进。26日孙等也向东寻追，途间知萧部又转向平彝，孙等也转向平彝。27日至兔场，据报萧部已围攻平彝一日。孙渡向平彝急进，萧部已达到调动孙部的目的，28日，弃平彝城经亦资孔去盘县，与贺部会合，29日攻入盘县。平彝县长周怀植、团防大队长陆麟等宣传击毙红军四百余，俘获6名，电报龙云。龙予以记功。此时我率第二旅斜插至沾益，经白水到平彝。孙率参谋长保家珍、参谋处长缪家琦及各旅长侦察阵地，正在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之际，红军出人意外地绕过平彝县城经西流水、朱街子，并绕过曲靖城，向西北急进。第三纵队得报即令出发，行进中，得龙云电告：“萧部围攻马龙城，我亲飞马龙视察，城内甚镇静，县长杨时芳记功，贺部攻陷寻甸城，县长汤耕莘殉城。希急追”。第三纵队赶至马龙境，红军已弃马龙城向易隆去了。第三纵队继续尾追到嵩明稍停，另作部署。

三

宣威虎头山战斗后，龙云自我陶醉地认为已把萧克部击溃，

吹嘘“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一只好打了”。他想用他留在昆明的一点点建制部队，由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领去堵住普渡河地区，并要孙渡率所属消灭红军。孙部到达嵩明地区，刘旅（配属的罗廷标团未随来）也到羊街时，龙云派团务督练处长卢汉为代表，召集孙渡及各旅长到嵩明的杨林镇开会，传达龙的企图。卢汉夸张虎头山战斗说：“击溃萧克部七八千人，打死二千人以上，现在所剩贺龙部和萧克残部万余人，和我们现在集结的滇军实力比较，相差20倍。只要大家硬干、蛮干、沉着三者结合起来，消灭红军指日可待。”最后还威胁说：“龙总司令说了，大家是知道纪律的。如果这次再不努力，那就难逃纪律的制裁。”在会上孙渡说：“许多大江大河都阻挡不了红军，小小普渡河起不了什么阻拦作用。他真正要过，你堵的地方他不过，折头一转，从别的地方过去了。如果堵的人不小心，会反而吃亏的。再说，即使堵好了，他不同你打，大转起来，问题就多了。不如压迫他快点走为好。”散会时，鲁道源愤愤不平地说：“他妈的！千辛万苦干到今天，得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什么干场！”也可以说，这个会是不欢而散。

4月6日张冲率卢浚泉的近卫一团、杨运新的近卫二团、陆人耀的工兵大队（缺第一营）、龙绳祖的警卫营（7日晨回昆明）由昆明出发，工兵一部是夜到白家村占领索桥。7日旅部及近卫一团到乐宰后的部署是：工兵大队在索桥东西构筑桥头堡，近卫二团除派第三营过河东占领阵地，掩护工兵大队构筑阵地外，控置于普渡河西岸索桥上下，近卫一团占领乐宰、千山一带阵地。7日，萧克部到达可浪、新鸡街之线。8日，红军到达索桥与工兵大队、陶汝汉营、近卫二团第三营战斗。团长杨运新率部增援，红军已折头向东北去了。

4月8日孙渡纵队以刘旅在中、龚旅在右、安旅在左，取不同的道路，由嵩明地区出发，以普渡河为目标西进，鲁旅随纵队部在后跟进。孙渡有分进合击的意图，但由于梁王山山势高大，地形复

杂，红军分若干纵队铺开前进。因此，在禄劝东南、寻甸南方和嵩明、富民等交错地区，形成各自为战的遭遇战，概略如下：

（一）4月9日，刘旅西进到达乐宰与张冲见面时，红军已折头向东。张冲派近卫一团卢浚泉部，归刘指挥共3个团追击红军。刘旅至寻甸大干山与红军第五十八团发生战斗，约2小时，红军退去，刘旅亦未行追击。迨红军过了普渡河，孙渡等到来，刘旅才率两个团过普渡河西进。

（二）4月9日，龚旅由磨盘山出发，抵七甲、苏家村、酒卑卑等地与贺龙部两个师遭遇。龚旅在深箐，红军在四山，形成包围。龚旅各部仰攻冲杀多次，夺得山上阵地数处，整日战斗异常激烈，直至夜10时，红军才向虎街、马街、大湾子退去。龚旅上报：“此役本旅伤亡官兵200人，红军伤亡人员计击毙第六师师长周杨兴又名郭鹏，第十八团团团长陈扬萱等以下官兵五六百名，合计伤亡1000人。夺得机枪数挺、许多枪弹……”龙云认为龚旅处于不利态势能转败为胜，奖给新滇币一万元。

（三）4月9日，第二旅先头万保邦团，通过鸡街至大道出口处，发现驿郎坝中黑压压的都是红军，万保邦率第一、第二两营向西北冲进坝心，与红军发生混战。第三营营长万华忠部在坝子的东南小高地上，见第一、第二两营虽已占领西北小高地，与红军激战，但万保邦与少数部队在坝心被包围。万华忠指挥全营向万保邦被围处冲去，在先头的第九连进入红军火网后，爬下去就起不来。在这紧迫之际，一个排长即勇猛地向前冲，全连跟着冲杀过去，后续各连也冲过去，对这一部红军形成了反包围。混战一时，万保邦免于危险。在混战中有两个红军冲到万团重机枪阵地，割断机枪子弹带拿走了，另一个红军夺去了连长杨立中手中的轻机枪。这场混战，万团伤亡九十余人。红军虽然边作战，边向西南散旦方面退去，伤亡亦有百多名。万团俘获红军四十余人，枪数十支。

红军一方面与第三纵队作战，一面渡河。10日由可渡、羊

街、散旦、厂口等地渡河向富民去了。

第三纵队各部或多或少地都受过红军的一些教训，士气消沉，行动迟滞。普渡河战斗后，普渡河已成第三纵队障碍，至11日才陆续渡过河。

11日，第二旅配属第十八团过普渡河至富民。红军已经富民向罗次去了。第二旅向罗次追击前进。据说11日红军数度攻罗次未下，后转向禄丰。13日午夜，第二旅到达禄丰，占领白塔山阵地，用迫击炮向禄丰附近的红军轰击。14日拂晓，红军分头经密马龙、大慈寺、白沙哨西去。第二旅至密马龙，修筑被破坏的道路、桥梁。午后4时左右，孙渡率鲁旅经禄丰到蜜蜂箐与红军后尾对峙。是夜刘旅到禄丰城，龚旅到九岳坪。

15日，孙率鲁、安两旅经一平浪前进，令刘旅经大慈寺尾追红军。令龚旅速经禄丰、一平浪跟进。这天楚雄城已被红军攻占。孙率安、鲁两旅急进，16日夜到楚雄，刘旅亦到楚雄会合。据报红军主力经大屯、七屯北进，一部向吕合西进。

17日，孙渡各旅向镇南前进，到镇南后，令刘旅取滇西大道急进，相机遮断红军。孙率安、鲁两旅向姚安方向前进。红军萧克部16日就攻破姚安，直至18日下午鲁旅到黄家屯与红军战斗2小时，薄暮时，红军才向白塔街、七街方面退去。

19日，孙渡率安、鲁两旅跟进，经盐丰时，据探报说，红军经盐兴、牟定、祥云向宾川前进。孙渡电令刘旅堵截未成，速取捷径到宾川。纵队部和安、鲁两旅经宾居街22日到宾川。宾川县县长杨绍说，20日拂晓，红军攻城，午后5时入城，后向牛井街方向去了。孙渡电令行政专员史华等调保安部队和地方部队在金沙江各渡口截堵。

23日证实红军并未渡金沙江，先头23日抵鹤庆，并攻占了县城。孙渡率鲁、安两旅由宾川向鹤庆前进，途间得报红军24日起分两路向丽江前去，一路到了丽江的九河街向石鼓街，一路攻破丽江城后，仍向石鼓前进。

26日，纵队部及鲁旅才到鹤庆，安旅到达三庄。刘旅由大理到了牛街。龚旅到了松桂。

24日，蒋介石在昆明（蒋是22日到昆的），还约龙云坐上他的座机飞到大理、邓川、剑川、鹤庆、宾川上空视察。事后龙云副官说：飞出去一些时候，龙云看不清地面情况时，精神非常紧张，到了第三纵队上空，见蒋介石写一个慰勉的条子装入通讯袋投掷给孙渡，龙才放了心。

27日，孙渡率鲁、安、龚各旅北上直向丽江前进。令刘旅到九河街后向西跟追，安旅到白沙，纵队及鲁旅到丽江城，龚旅到清河街。但不久据报：红军萧、贺两部26日起在石鼓街、石门关、白粉墙、巨甸街各处昼夜不断地渡江，28日已全部渡完。

至此，龙云不要我们再过江跟追，我们“送行”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纵队在鹤庆、丽江、剑川休整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7、8月间才各回原驻防地。原因是：刘建绪所指挥的樊崧甫、李觉、郭汝栋等部队，当我们在宣威、嵩明地区追堵时，他们摇摇摆摆地在滇黔边境逗留。追红军西上，我们也西上，他们进到滇西大理一带驻起来，不进不退，态度暧昧。4月下旬，刘建绪来昆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今天请他到这里训话，明天请他到那里演讲，今天接见记者，明天招待报界，非常活跃，并曾传出刘建绪将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空气。龙云以下的军政人员都惴惴不安。部队在滇西上段下段驻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互相虎视起来。直到桂系借口抗日在湘桂边境活动起来时，刘建绪等部很快地走得光光的，我们才各回原防。

纵队部在各旅之后很久才回昆明，孙渡住在丽江，到了1937年春才得回昆明，此中情况相当复杂。1935年追堵期间，蒋介石、薛岳、龙云都直接指挥第三纵队，孙渡由于多照蒋、薛指示行动，特别是在清镇时，龙要孙到安顺，蒋要孙进贵阳，孙去贵阳解了蒋介石的危，蒋除殷勤接待外，还亲笔写了十几页信笺的长函慰问孙及各旅长，并直接发表孙为陆军中将，龙云甚为嫉

视。1936年杨林会议，孙的意见与龙相左，普渡河之战，未达到龙云的要求。还有一说是为了领蒋介石的每月10.5万元的补助金，而留孙在丽江。

滇军在宣威堵击红二、六军团

常绍群 王伯勤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由湘西出发，于1936年3月进入贵州的东部，有经云南渡金沙江北上的动向。龙云奉蒋介石的命令出兵堵击，因即恢复第三纵队建制，由孙渡率领出发，迎击红军。当时滇军驻地分散，安恩溥的第二旅驻昭通一带，鲁道源的第五旅驻贵州兴义一带，龚顺璧的第七旅驻西康会理一带。各旅由驻地出发，开赴贵州的威宁集中。这次出发的队伍，与前次略有更动，王炳章的第十八团归第二旅，王开宇（接李崧）的独立第二团归第五旅，萧本元的第五团归第七旅。警卫营是由工兵团调来一营充任。这次的队伍仍为3个加强旅，但只有8个团，比上次少一团（第七旅缺第十三团）。

当红军进入云南彝良县奎香等地时，滇军第七旅萧本元团即进抵彝良的猫猫山。红军的一部分在奎香一带打圈圈，一部分进入镇雄县的牛场坝一带，使滇军捉摸不定。红军的主力则由贵州的赫章、威宁而进入云南宣威。滇军的第二、第七两旅只得尾随其后。

第五旅由兴义出发，经盘县、水城而到威宁。获悉红军将到镇雄，第九团即向昭通开去，经得胜坡、稻田坝、昭通县城，由

* 作者常绍群当时系国民党滇军第五旅旅部参谋长，王伯勤当时系滇军第七旅第十四团团部副官。

扎上、王马海到达去镇雄的分路处，得悉红军已转头，第九团亦折头东进，由宣威的耿家屯前行到韭菜冲时，第九团始与红军的后卫稍有接触。旅部及第十团到威宁的黑石头时，获悉红军已到宣威，即兼程向宣威前进。

龙云得知红军将到宣威并直指昆明，而昆明又无大量部队，只得调各县团队临时编成两个保安团，委派退伍军官罗廷标、和吉光为团长，统归第一旅旅长刘正富指挥应急防守。刘率第一旅的第一团（团长邱秉常）、第二团（团长布秉武），新编的两个保安团以及补充第三大队（等于一个团）李崧部，广富独立背龙奎垣部等共约五千人赶到宣威布防，到达来宾铺时，红军已占领宣威的虎头山一带高地，与刘正富的队伍遥相对峙。次晨8时前后，刘正富指挥所部向红军阵地攻击，与红军展开激战，被红军冲杀数次，战斗到午后1时许，刘旅的一个营长董文英负伤，情况非常紧急。第五旅于正午12时左右赶到宣威县城时，刘正富派黎副官（越南人）飞马来报请援，旅长鲁道源即到宣威县政府与刘正富通电话。刘请鲁道源迅速增援，讲完电话后，鲁不等吃完中饭即一面吹集合号，一面亲自在前带领队伍跑步前进，直到来宾铺的山脚（此时是午后3时左右）。刘正富的指挥所设在山脚的一个凹地小水沟边，只有刘正富一人和一部电话机在那里。鲁道源一到，刘正富即说：“老弟，你不来我这条老命恐怕保不住了！今朝8点多钟就与红军接火，双方互相冲杀几次，第一旅的第一、第二两团伤亡不小。现在情况缓和，正面大部分处于对峙中。李崧的补充大队全是新兵，一触即溃，据报退到曲靖去了，罗廷标同和吉光的两个保安团是由县的团队编成，战斗力有限，还没有使用在正面火线上，我只用他们当警戒。现在我把机关枪（法国哈奇开斯重机关枪）全部集中在一起，打算把机枪子弹打完，留最后一颗来打我自己。”鲁道源说：“不要讲这些了。你快把前面的敌情告诉我。”刘正富说不出什么来，鲁道源就带领第九团团长冯云、第十团团团长侯振邦、参谋长常绍群向前奔进。只见对面的高

地上有一方形据点，但没见有人行动，认为前面已平静无事。又到高地上去观察敌情，鲁道源用望远镜望对面的红军阵地及动态，常绍群到保安一团找第七连连长王文华，大约是下午4时左右，正与王文华叙谈间，即发现正面的左翼有红军约一个营的兵力，挺着胸膛，端着步枪，向我方直扑过来。常即跑步去报告鲁道源，鲁命速把第十团带上来，常跑到反斜面防界线，遇着第十团第三营营长张仲强，传达了旅长的命令，张营长即率领该营冲到敌我双方阵地的中间地带，与红军进行肉搏。张营受到重创，秦连长和陈连长阵亡，张营长也被红军活捉而去，因他身穿汗衫，未被红军认出是营长，对他监视不严，薄暮后，他趁混乱时逃跑回来。阵地的左翼方面，红军同样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冲下来，一旅邱秉常团已现动摇，鲁道源命令第九团第二营营长杨炳麟率领该营增援上去，才把红军阻住，不然，鲁道源的旅指挥所将被红军抄袭了。

此时，孙渡率领的第二、第七两旅已由威宁方面赶到。第七旅的第五团萧本元部进入虎头山左侧背与红军发生战斗，马继武的第十四团也增加上去，滇军的虎头山阵地才全面稳下来。

战斗到薄暮，红军一路一路地退回正面高地上的方形据点里去了。

大约夜间9时许，红军对滇军的阵地正面进行攻击，枪声甚为激烈，但未前进，约1小时即无枪声。鲁道源开会回来，闻枪声紧密，即带参谋长常绍群到第九团阵地的指挥所了解情况。鲁对冯云说：“刘正富认为他的部队残破了，建议撤回宣威县城固守，但大家不同意，夜间撤退太危险，当等到天亮再说。”鲁命令第九团第七连连长郑射科带领该连前往红军阵地进行夜袭，目的是侦察红军的动静虚实，规定他鸡鸣以前摸到红军阵地，摸到后即鸣枪以作信号，若鸡鸣后尚无枪声，就说明没有摸到。殊不知鸡鸣了好久还没有听见枪声，直到拂晓也无动静，到天亮后很久，郑射科才带领该连回来报告：已摸到红军阵地，但没有红军

了。据了解，红军于薄暮后已逐渐撤退，去什么地方，一无所知。直到10时左右才确悉红军是由亚拉冲向平彝（今富源）方向去了。迨追到平彝，红军又到贵州的盘县去了。红军回盘县后，突又急趋云南的沾益，把沾益攻下后又向曲靖前进并直趋寻甸，在寻甸七甲地方与滇军第七旅遭遇。先是萧本元的第五团在行进时，突被红军由侧背攻来，萧团先抢占得一个山头，占先制之利，红军几次冲锋，萧团伤亡不小，最后一次被冲，情况紧急时马继武的第十四团赶到，派第一营营长杨洪元带领该营（附机枪一连）由侧翼增援上去，炮兵亦随即赶到，才把红军压住。战到夜间，红军退去，滇军亦未追击。是役滇军伤亡数十人，营长杨洪元负伤。

宣威虎头山战斗后，刘正富率其第一旅的全部尾追到了寻甸的驿郎鸡街、款庄地带。红军在那里据山头布防。此时滇军的第九旅旅长张冲奉龙云命令，率领龙云的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近卫第二团（团长杨运新）前来堵击红军，正与刘正富旅会合。张冲叫刘旅由左翼，他率队由右翼向红军分进合击，但到了山腹，枪声响得不多，红军已快撤走完了。

第五旅亦到了款庄，但没有与红军接触。到嵩明时，第九团奉命兼程到杨林，保护在那里开会的将领，因龙云派前第九十八师师长卢汉到杨林，在小学校召集滇军旅长以上军官开会，面授机宜，贯彻龙云“只需把红军送出滇境”的意图。

滇军尾追着红军，经过禄丰、楚雄、盐丰、姚安、大姚、宾川、祥云、洱源、鹤庆都没有与红军接触。每天都是第五旅充当前卫部队，同红军的后卫部队相隔不远，保持一定的距离。到楚雄时，红军在楚雄出去的保马街宿营，滇军的第五旅只好在保马街后面的公路露营。次晨出发时，红军后卫部队的红小兵一面走一面唱歌，我们都听得见。红军走得快，我们也走得快，红军走得慢，我们也走得慢，一直到达丽江县境，红军便由丽江的石鼓渡口渡过江去了。

红军渡过江后，滇军为了应付蒋介石起见，孙渡由第二、五、七旅各抽调一个步兵连组成挺进部队，归第五旅旅部中校参谋曾国才（丽江人）率领进驻中甸，龙奎垣的广富独立营亦进驻中甸。随后曾国才即被孙渡、鲁道源保委为中甸县长。数月后，由各旅抽调出的一个连归还建制，龙奎垣营仍返防地。至此，滇军堵击红军之役即告结束。

防守普渡河

卢浚泉

红军二、六军团于1936年入滇前，滇黔绥靖主任龙云将其所属部队第一、二、五、七等旅部署于滇黔边境，准备与蒋介石的部队配合作战，夹击红军。4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将阻击部队甩在后面，其先头部队进入云南的嵩明县地区。龙云准备扼守普渡河，在寻甸地区阻击红军。命第九旅旅长张冲（张冲原来是师长，因废师改旅，改任旅长，但是仅有旅部而无部队）统率龙云直辖的滇黔绥靖公署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第二团（团长杨运新）、警卫大队（大队长龙绳祖），于4月6日离昆明，星夜赶程，经桃源三家到普渡河旅部。旅长张冲命令第二团全部防守普渡河的北岸，旅部同第一团住于罗宰防守南岸，两团夹河部署，并构筑简单的工事。由于昆明市区仅有警察，防御力量不足，于4月7日把警卫大队调回昆明担任城防。正当第九旅部署完结之际，担任追击红军的第一旅全部到达罗宰附近。当日夜间红军有一部占领千山及罗宰以北高地（千山位罗宰东北面），与防守普渡河的近卫第一团的第一、第三两营发生接触。次日拂晓，刘正富来到罗宰与张冲见面，要求张旅全部出击或者协助进攻。张冲以任务不同而拒绝。刘愤怒而去。刘旅即以所部第二团进攻千山，第一团进攻罗宰以北高地，红军未作抵抗即向北撤走。当夜，第九旅接到龙云的命令，指出红军主力已向富民方向移动，第九旅应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近卫第一团团团长。

由普渡河经禄劝、者白方向截击。部队奉命后当夜作了渡河准备，次日拂晓渡河向禄劝前进，途中得悉红军已全部通过者白。第九旅到富民县，旋即奉龙云命令转回昆明。

防守昆明城

高 蕴 华

1936年春季，贺龙、萧克指挥的红二、六方面军团通过云南时，我在云南省团务处任职，龙云命我兼昆明城防司令，指挥驻省军警、宪兵和教导团学员、学生等部。

云南的第三纵队孙渡所部为安恩溥的第二旅，鲁道源的第五旅两团、附加萧本元一团，龚顺璧的第七旅两团、附加王炳章一团。

龙云此时由蒋介石任命为滇黔绥靖主任，他指示孙渡，务将红军阻截于云南境外，并电蒋介石严令追击部队务将红军压迫向四川会理方面进入凉山地带，因其地险粮缺，可收当年歼灭石达开之效。

昆明城防布置，计分三线。第一线以第三旅沿盘龙江，右起双龙桥经得胜桥至敷润桥一带，依据江边构筑石墙设防固守。第二线令教导团学员（约五百人，由各部队调集入团受训的）固守新建成的环城22个碉堡（当时昆明市城外民房不多，每个碉堡相距不过七八百公尺，且与城上火力可以交织，最为强固，易守难攻）。第三线才为城防，大南门（近日楼）至护国门缺口，已用砂袋筑成掩体，外加铁丝网，中间一部，用木拒马加铁丝，白日移开，以利行人；护国门铁门关闭，内用砂袋加强；楼上有机枪和迫击炮，布防甚密。此段统由炮兵团官兵负责固守。大东门至小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云南省团务处处长兼昆明城防司令。

东门一带城防由宪兵队固守（大东门城楼原住宪兵一个区队）。东北城角起至北门一带，包括圆通山，由教导团学监帅崇兴指挥该团学生（约四百人）防守，并附机炮及探照灯两部。大西门城防，由警察局巡警大队防守。小西门城防，由木向东高射炮队防守。外有卢浚泉、杨运新近卫第一、第二两团及龙绳祖警卫独立大队为总预备队，作增援和出击之用。

迨红军接近滇黔边境，龙云又加派第一旅旅长刘正富率第一、第二两团，新编罗廷标保安一团和龙汉斗、杨琇两个独立营，前往协堵。刘部一到宣威的虎头山，即与红军相遇，战斗相当激烈，刘部势将不支，迨得鲁、龚两旅赶到增援，红军即行脱离战场，向西急进，连破宣威、寻甸二城。龙云随即飞令各部不能限于跟追，务取捷径，迎头阻截。龚旅及萧本元团，与红军遭遇于邑郎鸡街。安旅在威宁之线，掩护昭通。

红军行动方向既明，龙云即令滇军全部并力截堵，一意想将红军压迫走向会理，不经过昆明附近。又令张冲率卢浚泉近卫第一团、杨运新近卫第二团及龙绳祖警卫一大队，驰往富民、武定地区，严守普渡河，阻止红军西进。当时，代龙核阅文件的胡道文，到城防司令部对我说，昆明为首善之区，关系甚大，现将军队全行派出，只余宪兵、警察及教导团学员防守，恐有疏虞，望不可大意云云。我回答说：“龙主席此次对红军入境，比上次更加重视，使用部队可谓全力以赴，盖有鉴于贵州王家烈前车之覆，深惧蒋介石假途灭虢，夺取云南地盘。至于昆明城防，四围碉堡现已构成，由数百名久经作战的教导团学员扼守，几天可保无虞。蒋介石部队虽不可靠，我第三纵队各部，与红军接触，距离不远，红军不会攻坚，请你放心。”次日清早，即见警卫大队调回省城，当系胡道文向龙进言之故。

在红军由邑郎向富民、武定进行中，某月中旬夜间10时左右，月色甚明，天空忽现白霞，初为一白点，逐渐展为长形白圈，历时一二分钟始散尽。防守圆通山的帅崇兴，据学生报告，

认为红军先头已到马村（城北约 1 公里），白圈为红军所发信号。我接报告，亦亲到室外仰观，白圈由小而大，慢慢消失。

孙渡第三纵队追至丽江，李觉纵队追至大理；刘建绪及万、樊两纵队，停滞于祥云、凤仪一带，不进亦不撤走。当时龙云很紧张。幸喜广西在此时借口北上抗日，军队亦向湖南边界移动，实欲倒蒋，刘建绪大军迅即撤离滇境。

龙云经此巨险，对蒋态度恭顺不少，割据形势，由此消除。

第十章 阻截红军东渡黄河 及在晋境的战斗

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

杨 耀 芳

一 红军东渡前阎锡山的军政措施

自从红军于1935年夏秋之间到达陕北后，声威所及，大大引起了与陕北仅一河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不安，深怕红军随时东渡，动摇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所以从那时起，就在晋西各县，驻屯重兵，并加强政治恐怖，防备红军过河。

在军事方面，任命晋军第七十一师师长杨耀芳兼晋西警备司令，住在汾阳，指挥所部，担任北起河曲，中经保德、兴县、临县、离石、中阳、石楼到永和县永和关黄河东岸地区的防务。该师以所属第二一六旅旅长丁炳青部的一个团，分散布置在兴县属的黑峪口、罗峪口、牛家川、临县属的第八堡、克虎寨等各个渡口，担任黄河东岸的警戒，旅部住在临县城，居中指挥；以所属第二〇七旅旅长温玉如部两个团，分别在中阳、石楼各县和沿河王家坪、三交、转角、河底、龙王辿等各个渡口，布防警戒，旅部住在中阳县城，居中指挥。任命晋军第六十九师师长杨澄源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七十一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

兼晋南警备司令，住在临汾，指挥所部，担任隰县、大宁、吉县、乡宁各县地区的防务。该师以所属第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堂部，北接永和关，沿黄河东岸，向以南各个渡口，布置警戒。沿河东岸各个渡口，均筑有坚固的碉堡，逼令各渡口所有船只停靠东岸，封锁渡口，断绝往来，并不时地派遣侦探到西岸侦察红军的动静，从事预防。这种情形，阻塞了两岸人民的物资交流，给群众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尤其是东岸人民人力财力的负担，更为奇重。

在政治方面，又在沿河各县分驻防共保卫团，以镇慑当地人民。驻在河曲县的是团长姚骊祥部，驻在兴县的是团长尚学勤部，驻在离石县的是团长侯守常部，驻在隰县的是团长于镇河部，驻在乡宁的是团长常存德部，并以各该县县长兼任防共保卫团的副团长和太原绥靖公署军法官。各团均归太原绥靖公署直接指挥，遇到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和红区有关系的人，县长就可以直接处死，先斩后奏。这种恐怖措施，在当时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操外省口音的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人民，在山西作行商小贩和走亲戚看朋友的人，无端被杀戮的很多。着红色裤带，带红色物品，身装小镜、制钱的人亦均在嫌疑之列。阎锡山为鼓励杀人，并规定每杀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赏白洋一百元，他的口号是“宁枉杀千人，不漏掉一个”，恶毒残暴，竟至于此。据我回忆，仅在1935年的后半年中，报过晋西警备司令部备案被杀戮的就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恐怖状态，可想而知。

二 阎锡山奉蒋介石命令派队过河窜扰

阎锡山为防止红军东渡，除作了上述军政措施外，1935年春季，还曾奉蒋介石的命令，派遣正太路护路司令孙楚，以陕北“剿共”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进驻离石柳林镇，指挥孟宪吉、陶振武、方克猷、陈长捷、马延守5个旅的兵力，由离石县的军渡

过河，窜入陕北。孟旅驻吴堡，陶旅驻螭蛸峪，方旅驻宋家川，陈旅驻义和镇，马旅随孙楚暂驻柳林镇，以便随同战况的进展，随时过河策应。妄图以这样的布置，与国民党西安“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部互相策应，消灭红军。在此期间，张学良曾由西安乘坐飞机到离石县，下机后和孙楚晤面，商订过河作战计划。当时离石县筑有飞机场，阎锡山有道格拉斯飞机一架，经常飞窜陕北红区，进行侦察。各旅渡河后，未敢轻进，除在驻地附近构筑碉堡，防止红军突袭外，仅不断派遣小股部队进行游击，和红军发生局部战斗，但每次接触，均遭失败。孟宪吉旅的曲有诚团长，就在綦家园战役中被红军击毙。陶振武、方克猷两旅也受到重创。驻在柳林镇的马延守旅长大言不惭，要求亲率该旅吉文蔚团过河，包打红军。不料过河后，在宋家川附近与红军一经接触，即被打得四分五裂，全军覆没，团附、营长各一人被击毙，马延守、吉文蔚仅以身免。经过这一回合，他们才知道红军的厉害，从此渡河部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再不敢轻举妄动。延至1936年春季红军东渡时，阎锡山即令过河各旅全部撤返河东。

三 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作战部署

1936年1月间，阎锡山得知红军要东渡黄河的消息后，他认为黄河虽然是天险，但河防线甚长，不知红军将从哪里过河，处处防守，处处薄弱，不但需费较多的兵力，减少了集中打击的力量，恐怕也阻挡不了红军的渡河。根据他这种思想，曾在河防会议上驳斥兼“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说：“你老是请求增加河防部队，如果河防线上摆的队伍过多，到时你顶不住失败下来，咱们的太原城还要不要，你能保险吗？”从此杨耀芳再不敢发言。阎锡山遂决心在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岳地带，集结大量兵力，梦想利用山险地利，实行他的“口袋阵”战法。阎在军事会议上曾说：“咱们有优势的山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

更是相得益彰，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作战可操胜算。”根据他连次的军事会议的决定，任命了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所有7个师的兵力，编为4个纵队，以六十九师杨澄源所属各旅为第一纵队，以第六十六师杨效欧所属各旅附第六十八师李俊功旅为第二纵队^①，以第十九军李生达所属第七十二师附周原健旅（独二旅）为第三纵队，以第七十师王靖国所属各旅附第七十三师苗玉田旅和独立第三旅（旅长傅存怀）为第四纵队——预备纵队。各纵队均附属炮兵一个团，并以炮兵副司令刘振衡为炮兵总指挥，就这样调集重兵，进驻汾阳、孝义、灵石、蒲县、隰县一带山岳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孝义城，准备应战。

四 战斗经过

第一阶段 1936年2月20日夜，红军由距三交20里的王家坪渡口突击强渡。当时驻三交及其附近渡口的河防部队，是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第四一四团杨有贵营，附机关枪一连，因为红军是分成梯队突击，前仆后继，锐不可当，守兵无法抵抗，河防碉堡封锁线遂被突破，所有守兵，大部均被击毙，残部向后溃退。红军登岸后，即以迅雷之势，直捣三交镇，短兵相接，红军愈战愈勇，三交镇遂被红军占领。

与此同时，石楼县所属之转角、嘴头等渡口，亦被红军突破，乘胜东进，占领了义牒镇。接着主力部队源源渡河，分三路向东进攻：一路指向石楼县城，一路指向中阳县城，另一路绕攻柳林镇。当时驻中阳县城的是温玉如旅部及所属第四一四团周森团部，指挥步兵两连又一排，迫击炮一个连，担任守备。驻石楼县城的温旅第四一三团团部，指挥步兵一个营和机、炮各一排担任守备，连同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均被红军坚强战斗力

^① 李俊功说，他这个旅归第三纵队指挥。

所吓倒，无力应战。但红军没有正面攻城，即继续东进。孙楚在柳林镇受到红军威胁后，派出步、炮兵仓卒应战，竭力抵抗，红军不愿在此纠缠，继续东进，孙楚才侥幸得存。

红军继续东进，大兵到达中阳县属的关上村附近时，与晋军独立第二旅周原健部附刘椿炮兵一个营发生遭遇，红军分路向该旅猛攻，该旅接战不久，被红军包围歼灭。红军继以破竹之势，乘胜向孝义挺进。

第二阶段 晋军经关上村的惨败，阎锡山才知道红军的力量雄厚，急令第二纵队杨效欧部向孝义县属的兑九峪、阳泉曲推进，从事堵击。当时杨效欧部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前进，右纵队为姜玉贞的第一九六旅，推进至阳泉曲西北约十里的眼头村附近与红军发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左纵队为刘奉滨的第二一二旅，推进到仲家山附近与红军遭遇，展开激战。中央队为徐岱毓的第一九七旅，推进至阳泉曲正西约5里的柳湾与红军发生遭遇，展开激战。杨效欧的司令部设在阳泉曲，各部队与红军接触后，红军在正面用少数兵力牵制，以主力向两翼大举包围，战况异常激烈。阎锡山命把优势炮兵集结到仲家山方面，用炽盛的炮火，向红军轰击，红军因炮火较弱，未能制压，进展缓慢，杨效欧、姜玉贞亲身指挥炮兵，勉强应战，双方均有相当伤亡，这时杨效欧部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战。阎锡山此时命第三纵队李生达部、第四纵队王靖国部相继从右翼加入战斗，局势才勉强稳定。此时红军变更战略，避开正面，另寻战机，红十五军团掉师北上，向太原挺进；红一军团也挥师南下，沿同蒲铁路直趋临汾。

先是晋军在第一阶段战斗中，经过关上村一役周原健旅全军覆没后，阎锡山大大吃了一惊，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每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安，深深感到红军作战力量的强大，单凭晋绥军队作战不是红军的对手。为了解救燃眉，遂急电蒋介石请派兵援晋。蒋接到阎电后，认为这是中央军伸入山西的好机会，既可借增援“剿共”之名，使嫡系部队进入山西，又可于阎部力量削弱后，

挤掉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遂立即答允阎的要求，任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共”总指挥，抽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关麟徵所属第二十五师孙令恂部、李仙洲部，经陇海路输送至豫西，由通晋的各渡口过黄河，沿同蒲路北上增援。另派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正太路开到晋中，增强保卫太原的力量，当时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以壮声势。陈诚的总指挥部设在太原，调度一切。

第三阶段 1936年3月中旬，红军经过孝义、阳泉曲附近大会战，挥师北上。在阎锡山眼里，红军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必定是汾阳，当时是第七十一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驻在那里，仅留有步兵一个营，骑兵、卫队各一连，担任守备。阎锡山侦知红十五军团向汾阳压来时，曾叫他的参谋处长杨厚命令杨耀芳说：“汾阳城留的守兵太少，不堪红军一击，守汾阳城，势不可能，如再发生混乱，那就有更加促进陷落的危险。为今之计，首先要肃清城内‘奸细’。”他还举例说，他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时，城里发生混乱，他采用清街的办法，杀了二三百人，才算安定，叫杨耀芳遵照执行。杨耀芳接到阎锡山的这个指示后，深知红军到达正面攻城时，无力防守，只有充当俘虏和自杀两条路，因此仅是在城内派兵加班巡逻，心惊胆战地从事警戒。

红十五军团大兵进抵汾阳城南三泉镇时，未行正面攻城，即经由城郊到达冀村，继续向文水、交城挺进。

红军逼近交城时，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吕济师已先期固守，红军不愿攻坚，遂绕道前进，先头骑兵曾一度进袭到距太原城仅50里的晋祠和河口一带。阎锡山目睹情势紧迫，惶恐异常，急命守卫部队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麻袋，垛成掩体，架设轻重机枪，实行守御。他当时在绥署中和斋彻夜办公，举止失常，逢人便骂，他的高级幕僚，如贾景德、朱绶光等人，都不敢进言。同时他还命令太原外围榆次、太谷、徐沟、清源各县均构筑城防工事，架设铁丝网，以备阻挡。

先是当中阳外围和关上村红军向东推进后，该地区复被孙楚所部孟宪吉、陶振武两旅分别侵占，孙楚也进驻中阳城，并悬重赏，令各部抢夺三交镇，陈长捷旅从暖泉轻装进袭，该镇遂被陈部占领。同时在中阳、石楼被红军打败的晋军第七十一师所属第二〇七旅温玉如部，奉阎锡山命令调至汾阳整编。

1936年3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刘志丹部又从兴县黑峪口过河，向南推进。此时第二〇七旅旅长温玉如奉阎锡山的命令，率部堵击。在兴县南康宁镇、曹家坡附近，温部与红军遭遇，被红军迎头痛击，吃了一个大败仗，团长周森负重伤，迫击炮连长温玉玺被击毙。温玉如的乘马和图囊也都丢掉，温本人仅以身免，狼狈逃回临县。红军向南迫歼，进抵白文镇。

1936年3月下旬，红十五军团到达文水、交城地区后，变更战略，没有兵临太原，即掉转方向，由文水开栅镇经娄烦、岚县到达兴县，复转回临县属的白文镇，与红二十八军刘志丹部会师，继续向南进展。

当红军由文水向岚县推进时，阎锡山派出独立第三旅傅存怀部和苗玉田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傅作义部所属的两个团，跟踪追击，但以行动迟缓，始终没有发生接触。傅存怀经过娄烦镇时，曾将当地口操外县语言的游商斩杀数人，并将人头悬挂当街，以行镇慑，他才离去。

红二十八军与红一军团在白文镇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交镇与驻守该地的陈长捷旅展开激战。在这次战役中，军长刘志丹被孙楚指挥的章拯宇团马连机关枪流弹击中牺牲。

红军攻下三交镇后，进迫中阳县属的金罗镇附近，与孙楚部孟宪吉旅、杨效欧部姜玉贞旅展开激烈战斗。孟旅受重创，姜旅第三九二团团团长郭登瀛在三角庄被俘，所部覆没。红军于这一战役后，没有再事发展，即西撤过河。

与红十五军团北上的同时，红军第一军团由孝义地区南下到

达灵石县，把南关车站截断，阻止阎锡山派队南下增援后，继续南进。此时原兼“晋南警备司令”的杨澄源所部第六十九师大部调往晋西，仅留少数部队分任一些城镇的守备，无力应战。红军如入无人之境，曾先后包围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各地，并占领了襄陵、侯马。临汾重镇，仅留有杨澄源的参谋长李鉴三指挥少数直属连队和炮兵一连，担任城防司令，日夜空守，危在旦夕。这时蒋介石派出的关麟徵师和汤恩伯军正沿同蒲路北上进援，中共中央得知这种情况，为了珍惜国力，积蓄力量，准备抗日，遂令红一军团撤返中阳、石楼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一同西渡。

从晋军进犯陕北到红军渡河东征

潘 振 英

1935年东北军进驻西安后，蒋介石即以东北军为“剿共”主力军，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由西安向北压迫。与此同时，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西渡黄河，于吴堡、米脂、横山、葭县之线，向南压迫，企图收夹击之效。不料，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却来了一个渡河东征，杀得阎锡山蒙头转向，迅速将西渡晋军尽行东撤。

马延守初试口袋阵

蒋介石任命孙楚为陕北“剿共”总指挥，率领晋军步兵五个旅，骑兵一个旅，开赴陕北之吴堡、米脂、绥德、葭县一带，并联合驻榆林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与驻绥德之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共同向南压迫，围攻陕北苏区。晋军步兵5旅，计有：孙楚部之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3个旅，杨耀芳部之方克猷旅，李生达部之陈长捷旅，与驻陕北神木县之孙长胜骑兵旅。

1935年春，晋军先遣部队方克猷旅，由山西离石县之军渡（黄河渡口），过河后，分布驻扎义合镇至绥德之线（经枣林坪至定仙墁一带），旅部驻吴堡县属之宋家川。

方克猷旅渡河后，即不断与红军接触，其史恩澍营被红军包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陕北“剿共”总指挥部参谋。

困于定仙塆（村名）一带。总指挥部将此战况通报各部队后，旅长马延守，认为区区红军，器械不齐，又无接济，何堪一击？今天史营竟然被他们所包围，真是笑话。乃自报奋勇，愿率一团之众，前往定仙塆解史营之围。总指挥孙楚，虽知马延守生性骄傲，然也认为红军不难击溃，遂允其请。

马延守山西稷山县人，保定军校八期学生，昔为国民三军徐永昌旧部，为人骄傲自满，常自称马老粗。奉命出击定仙塆之后，向官兵讲话，表示此去定然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8月19日，马延守率领所部吉文蔚之全团，由宋家川出发，沿黄河西岸南进（左侧以黄河作依托，只在右侧设警卫），经枣林坪（此地驻有方旅之一连，连长刘某）宿营。次日（20日），再向定仙塆前进，为方旅史营解围。行至中途，两侧红军伏兵齐起，将马旅吉团全部装在口袋内。官兵走投无路，死者已矣，生者除缴枪外再无他法。于是吉文蔚全团被击溃。计中校团附齐汝瑛，连长刘福智、辛占敬，营附金世昌，军医长高志×，排长段士友、吴兴让等阵亡；旅长马延守、团长吉文蔚失踪（数日后方回队伍中来）；营长郑海楼、少校团附赵珩及下级干部，受伤者约20人之谱。损失八二迫击炮二门，步枪二百余支，轻机枪4挺，驮骡十余匹，弹药无算。马延守打了这个败仗，垂头丧气地回来，孙楚指定他到离石县之程村补训。

孟宪吉旅之第一团团团长曲有诚，带领所部在吴堡县西北某村，突与红军遭遇，又被红军来了一个口袋阵，将曲有诚全团装起来。团长曲有诚阵亡。损失之大，不次于吉团。适驻榆林之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因手枪走火毕命，孙楚认为已不能再向红军进攻，乃决定用碉堡政策围困。

碉堡政策与封锁黄河之大概

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政策的动机，乃于鉴陕北地区地瘠民贫，

一切物资必须仰给外省，如交通断绝，则苏区军民交困，势必坐以待毙。又深知国民党军与红军作战，每遭失败，如徒以大兵力包围，势必为红军所突破。江西几次大包围，均归失败，即系先例。乃师李鸿章剿灭捻军之技，用深沟高垒之法，以行消灭红军之毒计。其措施是东面以黄河作依托，沿吴（吴堡）、米（米脂）、绥（绥德）、葭（葭县）之线，按地形地势，筑起土城，每隔相当距离，筑一碉堡，内驻兵力一班或两班。重点处则驻一排或一连，必要时，附以机关枪或迫击炮。两碉相距以火力能够相互交叉为准。碉堡线前边，又挖宽约1—3公尺，深约3公尺以上之外壕，交通路口要隘之处，更架上铁丝网或鹿砦等障碍物，以增强其抵抗力。碉堡内构筑各种掩体与射击设备，还屯有大量弹药、粮食。碉堡顶上筑有瞭望台，以便展望。

记得有一次将碉堡计划及构筑图样，分别报呈蒋介石、阎锡山后，得到他们的修改指示，乃转令下去，各部队分别开始动工构筑。到了冬季的一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曾派一中校参谋前来参观，住在离石县之柳林镇（孙楚司令部所在地）。我们派少校参谋齐凤周陪同该日本军官，由军渡过河，沿吴堡之线，向西视察碉堡线，并随时随地予以指导修正。事毕，日人向齐参谋说：“你们认为此碉堡线即足以防止共产党军之前进么？”齐答云：“很可以。”日人说：“不然，共产党的军队办法甚多，如即以此为满足，那就错了。”后来果应其言，红军大举东渡矣。

黄河在秦晋两省分界线上，是顺着山梁上流下来，故水势湍急，变化莫测，河内暗礁，到处皆是，所以秦晋两省虽然一河之隔，通过时亦必有一定渡口，否则危险甚大。故封锁黄河这一措施，极易施行。山西省黄河沿线封锁办法及区域划分，是由太原绥靖公署负责办理。其大纲是：黄河上游由河曲、保德起，沿黄河线经罗峪口、桃花渡、军渡、永和关、龙王辿、师家滩、小船窝、圪针滩、禹门口，直至风陵渡，均归山西省军队负责封锁，河曲、保德以上，则归宁夏省负责。禹门口潼关一带，归秦、豫

两省负责。其沿河如桃花渡、军渡、圪针滩、师家滩、小船窝等渡口的船只，均向东岸靠拢，归驻军最高军官节制。如无当地最高驻军官长的命令，任何船只，不准妄动，任何人畜物资不准通过。自从施行这一封锁政策以来，据报陕甘宁边区境内，物资奇缺，尤其是群众吃盐很困难。国民党军政当局认为计策莫善于此，日久定收奇效。殊不知红军渡河东征，有如飞将军从天而降。

红 军 东 渡

1936年2月20日，刘志丹、徐海东等率领红军，东渡黄河，由山西省中阳县之三交镇入晋境。其方法是将羊皮吹起，用数个联成一块，作成船形，名叫羊皮筏子，浮于水上东渡。每个筏子上，能乘坐四五个人，乘暗夜之际，偷渡东岸。国民党军河防部队，以为西岸既无渡船，而河东岸又有河防哨兵，黄河流急水深，已成天险，红军实难飞渡，因之防范松懈，及至红军东渡，才手忙脚乱起来。

红军将领刘志丹、徐海东等率部渡河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飞速向北前进。晋军孙楚的总指挥部驻于离石县之柳林镇，西距军渡（黄河的重要渡口）只20公里，孙本人去南京未回，柳林驻军不足一营。总部闻红军业经渡河的探报后，急将河西部队东撤，但非马上可以飞来；柳林以北之长武镇，虽驻有台耀西之一营，但长武距柳林45公里，亦难马上赶到。正在万分紧张之际，又据探红军已到柳林以南15华里之某村停止。考其停止原因，是因为红军初次过河，没有作好民运工作，对柳林的驻军情况不明，并可能判断柳林既驻有孙楚的总指挥部，当然是大军云集，所以暂时停止。孙楚总部官佐得免于当俘虏者亦云侥幸矣。

当红军由三交镇北进，抵距总部只15华里之时，笔者与另一个人，看地图，接电话，收各处报告，调兵遣将，真是忙个不

了。两小时内，收发电报一项就达百余件。正当千钧一发之际，马延守旅陈光斗团之郭景云营长率部到达柳林（郭后来充第三十五军军长，于新保安战役时阵亡）。笔者对郭说：你就是空城计的赵云，可赶快去柳林以南地区选择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如时间稍迟，我们的虚实被红军侦知，那时则大家均成俘虏矣。郭去后不久，长武镇之台耀西营亦至，马旅团长陈光斗亦率二、三两营到来，人心始稍安定。直至次日，河西晋军均已陆续调回，此一段紧张关头方得渡过（次日总指挥孙楚乘飞机由南京归来）。河西晋军东渡后，遂在柳林以南地区展开激战。参加战斗的计有陶振武之第二旅、马延守之第三旅、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团。红军因敌军地形均不甚明了，乃向后撤至中阳县以南地区；孙楚率队追击，双方又在中阳县东南地区展开战斗。晋军方面，又调来炮兵第三团，集中炮火向红军轰击。红军因处于劣势状态，又鉴于北进困难，转而稍向南移，拟乘机越过同蒲路线东进，又为晋军截击于中阳县之铁头村、冀家园一带；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红军指挥官为刘志丹；晋军主力部队为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团，双方伤亡极重。红军指挥员刘志丹于是役阵亡。

关麟徵援晋及晋军大改编

蒋介石鉴于晋境国共战事紧张，乃派陈诚前来视察，并命关麟徵率领所部，由风陵渡过河入晋增援。该师入晋后，遂沿同蒲路线布防，阻止红军东进。此次战斗，历时数月，互有胜负，彼此双方陷于相持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更加紧实施其侵略计划，华北局势日急，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已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红军遂于1936年4月间，陆续由晋省之石楼县永和关一带，西渡返回陕甘宁边区。

红军与晋军的战争结束后，阎锡山对于所部晋绥军队大事改编。据笔者所知，晋绥军自蒋冯阎中原大战后，由张学良改编为

商震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孙楚正太护路军（后改为第一〇一师）。自张（学良）石（友三）在石家庄战役后，商震脱离了晋方关系，向蒋张靠拢，他已将第三十二军带走。此时，阎锡山改编晋绥军为：孙楚任第三十三军军长，杨爱源任第三十四军军长，傅作义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各军建制部队，都分别统辖三个师。惟孙楚的第三十三军，下边并无建制部队，其原来的建制部队，孟宪吉部改编为独立第八旅，马廷守部改编为独立第七旅。孟、马分任旅长，均直属于太原绥靖公署；陶振武旅裁撤，部队分别编并于孟、马两旅内，陶则编为部附。至于炮兵则为10个团，直接归炮兵司令部指挥。孙楚的第三十三军成了一个空洞的军部，其用意何在，一般人均莫名其妙。有人说老阎对于孙楚，虽不是兔死狗烹，亦可说是鸟尽弓藏耳。

红军东渡时中阳、石楼两县的河防

温 玉 如

1934年我任阎锡山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旅长，率所部第四一三团(缺一营)驻汾阳，以一营驻离石，担任军渡河防，所部第四一四团驻黄寨，修筑同蒲铁路北段。1935年我兼任汾阳警备司令，将所部第四一三团团长邢家骧率所部(缺一营)进驻离石，担任离石、中阳、石楼三县河防，以一营随旅部驻汾阳。

同年，阎锡山奉蒋介石命令，将山西的4个旅由军渡渡河开往陕北绥德一带，包围红军。同时，我旅进驻中阳，所属第四一三团全部移往石楼，担任石楼河防，团部及一营驻石楼，以一营驻石楼县之义牒镇，以一营驻石楼县小莫镇，分别在石楼沿河岸之大小渡口如河底、转角、龙王辿等，分布兵力防守。所属第四一四团停止修路，由该团团长周森率部移驻中阳，团部及一营随旅部驻中阳，以一营驻中阳县之留誉镇，以一营驻中阳县之金家庄，并且在中阳县所属沿岸各大小渡口布防，如王家坪及三交镇等渡口均配备兵力。

这种配备，我旅和已开陕北的晋军4个旅形成东北两面包围红军的形势。

嗣后，红军逐渐壮大，中阳、石楼两县对岸之红军逐渐增多。我旅以两团人之兵力担任中、石两县约400里长之河防，势难胜任。因此，一再电请阎锡山增兵，均置之不理。最后，阎锡山复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旅长。

电申斥，大意是：“红军毫无渡河的征象，该旅长竟仓皇失措，何胆怯乃尔！不努力搜索情报，只是斤斤于请求增兵，殊属非是，勿再冒渎。”我立即又电请增兵云：“现在红军固无渡河明确的征象，但是红军逐渐增兵，也不能断定其决不渡河。我和红军相距一河之隔，红军如东渡，只用半天时间就可渡过大部兵力，击溃河防极微弱兵力，长驱直入后方，这时就是中阳、石楼有大部兵力（距河防有七八十里山路）也赶不上增援。况中、石两县所控制的微小兵力，担任城防，亦感不足，后方空虚，后患不堪设想。因此，再行电请直接增援河防，以备不虞，方为胜算。”当即接到复电云：“该旅长所虑亦是，已令杨督办在汾阳附近集合大部兵力。该旅应竭力用种种办法搜索情报。如情况上有增援的必要时，立即增援，现在将大部灵活应用的兵力置之河防上的死地，殊非胜算。”

这时，我认为请求增援河防已不可能，搜索红军的情报，按以往的经验，也非易事。当时我决定到河防上的重要渡口视察一次。

1935年约11月间，我亲自视察了几个渡口。一般的渡口均系乱石河滩，或宽或狭，河岸弯曲，后靠大山或纵横沟渠。因山路崎岖，河岸弯曲，彼此联系，极感困难，构筑工事在乱石中亦极不易，所布兵力寥寥无几，后方交通必须经过极难行之山路或山岭。我视察后，认为现在河防上所布防的兵力，担负警戒任务亦难胜任，更谈不到防御抵抗。我到石楼县城后，召集第四一三团可能召集之全体军官开了一次会议，一致认为红军如果实行渡河，我军绝无抵御能力，红军很快就可能长驱直入后方，应立即电请在河防上增加大部兵力，以防万一。

我回到中阳后，又召集第四一四团可能召集的军官开一次会议，也一致认为现有兵力担任河防决难胜任。按现在情报，必须立即增加河防兵力。但是请求河防上增加兵力，已一再碰壁，我想到必须拟定河防计划，非亲自回省与阎锡山当面交涉不可。

当时我就情报及地形，拟定河防计划。大概是：

（一）红军如渡河，必由中阳、石楼两县河防渡河。因为中阳以北有我4个旅控制，石楼对岸有无定河可造大批渡河船只，并隐藏大部兵力。中、石两县后方又为直扑太原的捷径。

（二）应将中、石两县划为特别防区。在河防上增加适当的兵力，分段负责防守，并设统一指挥部。

（三）在河防上修建工事，如碉楼等及彼此联系的道路及通信，并修建若干铁甲船，在河岸上用人力牵引巡逻。

（四）修筑后方与河防的交通线及通信。

（五）发给半动员的弹药及借一个月的伙食费。

（六）在汾阳附近设置大部兵力。

（七）其他布置等等。

1936年约1月间，我到太原见了阎锡山，说明红军的情况和我们的计划。他允许开军政会议决定。当开会时，一般认为红军往陕北至多不过三四万人，南有中央军向北进攻，北有晋军4个旅向南进攻，红军自顾不暇，绝无能力再行东渡。如这样作，难免是小题大作。我当时的辩解是：我固然不敢肯定红军一定要东渡，但是红军在对岸的兵力已逐渐雄厚，并且东渡也是红军发展的唯一出路，也不能断定其必不东渡。我的计划，如果认为是小题大作，那么如果红军实行东渡，现在河防上的兵力，绝对不能担负阻挡红军东渡的任务，就是警戒的任务也达不到。中、石两县河防约有400里长，就是非渡口的地方，只要能登岸，到处可渡。我也不一定要坚持实行我的计划，只是如不实行我的计划，另有其他巩固河防的方法也可。如果置之不理，我还是要再请求。红军如东渡，大会应明确地肯定谁负这个责任。这样大会上再没有人敢发言。最后，阎锡山说：“责成绥署参谋处会同河防军官再加研究，妥为实施温旅长这个计划。”

我回到中阳后，经过一个多月，并电催数次，均无实行我所定计划的措施，就是弹药也不发给。

1936年，大约二三月间某日夜9时，中阳县所属之王家坪渡口（在军渡以南）报告：红军已大部渡河，包围渡口，并以一部似向军渡方向前进。正令三交及该营所有兵力迅速增援。为时不久，三交渡口也报告红军大批渡河，包围渡口，并以一部似向柳林急进，一部向中阳急进。这时令中阳守城之营立即出发迎击，并报告驻柳林之孙楚军部。谢祯祥参谋长立即准备出击支援，同时报告太原绥署、汾阳师部。此时中阳城内所留兵力无几，只有步兵一排、迫炮一连，迅速会同当地公安部队部署城防，并电令石楼邢团严加戒备。约11时左右，邢团报告石楼沿岸渡口大部均被红军包围，并以大部兵力向石楼城急进。这时前方电话均已中断。

翌日，约上午10时左右，中阳县城已发现红军，同时太原绥署电令要固守中阳，已令驻汾阳之独立第二旅旅长周原健率部增援中阳。约在下午，中阳已处在红军包围中，此时中阳城内兵力虽少，但中阳县城相当坚固，一时不易攻破，红军并以包围中阳之兵力抽调大部迎击周旅，两方在距中阳约五六十里之关上村遭遇，周旅即被红军解决。

这时陶振武旅开到，解中阳之围。旋奉太原电令将我给予撤职留任戴罪图功之处分，并在中阳收集河防上溃退下来之官兵待命。周原健旅长受了撤职拿办之处分。

我在中阳收集残部。此时第四一三团邢家骧已在石楼县城内被红军包围，只收集到第四一四团之残部，约缩编下6个连待命。红军向汾阳、霍县一带猛进，以一部由柳林南部及方山县地区猛进。以后情况不明。

我在中阳缩编残部待命之时，红军刘志丹率部由兴县黑峪口渡河，似有进攻兴县之企图。守兴县城防的是防共保卫团尚学勤团长。阎锡山电令我率残部由中阳北上增援兴县。我由中阳出发，行百余里至康宁镇，距兴县尚有60余里，接到兴县尚团的报告云：“红军刘志丹部与由方山、静乐等县退回之红军约六七千

人，在兴县城郊会合，不攻县城，大部南下，企图不明。”我接到这个报告后，立即电报阎锡山说：“我现在所有残部不过六百多人，与红军南下六七千人中途遭遇，势难抵抗，拟请退回临县，协助丁旅守临县城。”当即奉到阎锡山电令云：“由东向西溃退之红军，已被我傅、苗两旅击溃。刘志丹部系乌合之众，该旅长应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牺牲与敌肉搏，歼灭红军，以赎前罪。”翌日，我由康宁出发，行约20里左右，在曹家坡即与红军遭遇。当时我深知红军善于包围解决对方部队，况且众寡悬殊，退又不敢，即以少数兵力占据很大的正面，使红军不致立即包围，借此明了红军是否乌合之众，并希望兴县部队击其后路。由上午9时战至下午2时，逐渐被红军包围。这时我手里还有一连预备队，我和周团长计议，我们现在应在死里求生，你在这里暂时督战，我带上这一连人猛攻西面土山，如能攻下，即向此土山撤退。在此土山上，红军本不多，当我快攻上时，红军已退。但是，我正面军队也跟踪溃退下来，这时周团长及李营长已受伤被俘。我在土山上用军法阻止了溃退下来之士兵约二百多人，占据土山。红军以密集队猛追，至土山下，两方开始最激烈之手掷弹战斗，这是我从没有经过的最激烈的战斗。此次激战，两方损失均重。这时在火线的后方已有十数名红军攻上来，我趁机先退。十数分钟后，我军又全部溃退。经过一夜，由另一个山沟，退至距临县城30里之某村庄。检点退下来的官兵只有120余人。其余四五百人均伤亡或被俘。所有重兵器、马匹以及輜重等悉数遗失。最严重的是将晋西1/50000军用地图失落在红军手中。在惊惶中，我认为这时我可能走的只有三条路：（一）阎锡山杀我；（二）自杀；（三）投降。我考虑应当走哪一条路时，被红军俘虏的一个连长送来红军的一封信。来信大意是：你在河防上以少数兵力抵御我们的大军，这是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任务。阎锡山狠心把你撤职留任，戴罪图功。你要还想活的话，你带上你的残部来我们这边来，我们以原阶级待你，有功赏你。你由某处来时，自行警戒，到某处我们就保护你。你

的部下（被俘的）正等着欢迎你，你不要错过此大好机会，自投死地。云云。这次来信，在生死关头上，我很动心，考虑如何投降的办法时，由临县来的骑兵也到了，是丁旅长派的马来接我回临县的。同时我的参谋长说：“这次的大损失是奉命的，没有罪的。我们是由国家教育出来最高尚的军人，还能失节投降红军？”在这样环境下，我就糊里糊涂地回到临县，没有投降。

当战争结束后，我奉命开到代县整理队伍。幸而阎锡山既往不咎，没有问罪，我即坚决辞职。阎调我为晋绥军通讯处处长兼山西军用电信局长并兼山西公路督修处会办，从此脱离了我从保定军校出来后二十余年的军队生活。

兑九峪附近原上村战斗

李 俊 功

1936年红军东渡时，我是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一旅旅长。该旅辖第四〇一团，团长杨维垣；第四〇二团，团长王丕荣，驻防大同。是年春（约在2月底3月初），太原绥署电令我旅迅即开赴孝义，归第三纵队李生达指挥。接电后，当即率部徒步到原平镇转乘同蒲路火车开到孝义。到后的当天，奉李生达命令接第七十二师第二一七旅霍原壁旅防务，并令于翌日拂晓先将占据三泉镇的部分红军驱逐，继续前进。当时我旅行军序列是：杨团在前，王团在后，即令杨团进攻三泉镇，第四〇一团的营白炳文部先到达，三泉镇的红军已退走。我旅继续前进，经二日后，进至原上村，在此地宿营。翌日行军序列是：王团在前，杨团继进。第四〇二团正在出发时，猝遇红军进攻，当即展开战斗，一面令第四〇二团占领原上村西端高地，竭力抵抗；一面令第四〇一团结第四〇二团左翼占领茶房子西端高地，布防掩护。至下午1时许，发现红军一部由第四〇二团阵地右翼绕攻，适第二一七旅第四三三团开到布防。红军遂即退去，双方对峙至下午7时许，战况趋于平静，至夜间我旅阵地前方红军全部退去。这天正是杨效欧部在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作战，听说较为激烈，因我旅不归杨效欧指挥，也未接过他的作战通报，对于他当时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以及作战情况，概不明了。我旅经过此次战役后，停了两天，即调回太原，防卫汾河西岸。驻了10余日，又开出，仍归李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第三纵队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一旅旅长。

生达指挥，是沿方山县境向离石前进，仅是尾追，无接触。有一日午后，在方山县南大峪口与红军接触，布置队伍准备作战。夜间红军又复退走，此后即由李生达部替换任务，我旅即开到中阳县东三角镇待命。至本年夏初，红军全部渡河而西，我旅即奉令开回大同原防地。

我旅营长以上主官姓名如下：

第二〇一旅旅长李俊功，中校参谋陈秉玉，少校参谋赵之廉；第四〇一团团长杨维垣，中校团附王印，少校团附张玉彬；第一营营长白炳文，第二营营长郑邦杰，第三营营长马庆喜；第四〇二团团团长王丕荣，中校团附刘墉之，少校团附张荫覆，第一营营长李钟颐，第二营营长赵增光，第三营营长刘德明。

关上村战斗

陈震东

1936年红军东渡北上抗日时，曾在晋西中阳县境关上村及弓阳镇两地被晋军独立第二旅阻击。独立第二旅当时编制是两团制，兵力约3600余人。

当时的部署是：独立第二旅所属第四团在关上村，旅部及第三团在弓阳镇。该旅由临县连夜调至此地，时间是1936年2月13日下午3时，先后到达关上村和弓阳镇。就在这刚到驻地的当儿，第四团所驻的关上村那边枪声四起，战斗激烈异常，此时旅部和第三团驻地仅有枪声，没有激烈战斗，经战至当日夜间3时左右，旅部及第三团撤退至孝义县境郭象掌附近地区。我旅所属第四团在关上村大部被歼，团长及3个营长，在战斗中毕命。第三团在战斗中伤亡连长一人，这就是我旅阻击红军结果。

营长以上主官姓名如下：旅长周原健；第三团团长张国栋，第一营营长柏万峰，第二营营长陈震东，第三营营长周观山；第四团团长李清华，第一营营长岳俊峰，第二营营长姓郭（名忘记），第三营营长陈捷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预备队独立第二旅第三团第二营营长。

双池镇附近阻击红军

刘 奉 滨

1936年春，第六十六师全部附炮兵第二十五团（团长刘振衡）由孝义县向双池镇推进。现将行军序列、行军路线、行军要领和作战经过分述如下：

（一）行军序列

右纵队	{	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	{	第三九一团（团长葛振邦）
		附炮兵		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
				第四三一团（团长崔杰）
中央纵队	{	师部及直属部队	{	第三九三团（团长吴邦俊）
		第一九七旅（旅长徐岱毓）		第三九四团（团长陈庆华）
		炮兵第二十五团		
		主力		
左纵队	{	第二一二旅（旅长刘奉滨）		
		炮兵一个连		

（二）行军路线

中央纵队——沿兑九峪、阳泉曲……向大麦郊方向前进

右纵队——在中央纵队右侧约二三公里的线路前进（村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第二纵队第六十六师第二一二旅旅长。

名失记)

左纵队——由兑九峪转向佛子岭(?)、仲家山、林林窠……在中央纵队左侧前进。

(三)行军要领

出发迟(日出后起程);宿营早(日落前完成宿营及警戒配备);走的慢(日行四五十里);多走山梁、回避山谷道。

阳泉曲附近的地形概况:作战地区概系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土质的山上环绕着梯田。两个山头的鞍部和山梁较窄的部分,经雨水冲刷,形成狭的蜂腰。因此除道路以外,一般地区不便运动。

山梁和山谷树木不多,地里也没有农作物,不受山梁和崖棱遮蔽的地带,视界比较良好。在山坡的倾斜面上,因梯田的崖棱层叠,上下的视界十分短小,不利于使用火器,但运动不困难的地区,却利于短兵突击。

(四)作战经过

在行军的第二天下午3时前后,在仲家山附近,发现红军的少数侦察人员,旋即向西方退去。左纵队即按前卫第四二四团在林林窠、槐树坪(团部所在地),本队(旅部及第四二三团)在仲家山附近宿营。在这条山梁上,由西向东成梯次配备,以掩护中央纵队。

第三天早晨约七八点钟,红军在林林窠以西及由林林窠至仲家山之线以南地区向左纵队前进。左纵队即以宿营态势开始战斗。

除林林窠第四二四团第三连的阵地被红军占领后,经团长吕超然带着预备队收复过来,仲家山有局部地区出击以外,全线大体上在驻地附近的山头上各自为战。约两三个小时后,战况渐渐沉寂,午后就结束了。

右纵队前沿、中央纵队前沿阵线不详,战况也不明了。第六十六师师部及直属部队驻阳泉曲。

第二一二旅营长以上的主官姓名

旅长刘奉滨

第四二三团团长王思田

第一营营长张见勇

第二营营长张法生(?)

第三营营长(?)

第四二四团团长吕超然

第一营营长辛绪钧

第二营营长郑遼

第三营营长赵霖

堵截红军东征的前前后后

陈 长 捷

一 晋军入陕及红军东征前态势

1934年冬，阎锡山为支援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从晋西渡黄河，到陕北绥德“清剿”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以晋军第七十一师方克猷旅，经军渡推进到黄河西岸，分别守备吴堡、宋家川、慕家塬、枣林坪、义合镇、慕家寨。

1935年春，陕北第八十六师井岳秀、第八十四师高桂滋各分防部队不断被红军阻隔包围与消灭。刘志丹用所缴获的武器，发展地方红军达4个团。晋军方旅守备在义合镇、慕家寨的团营亦被红军阻隔围困。蒋介石、阎锡山协商任命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为陕北“剿共”总指挥，率护路军3个旅、第七十二师的第二〇八旅（我任旅长）和已在陕北的方克猷旅，共5个旅入陕，并指挥井、高两部。

当年8月初，方克猷旅守备慕家塬一个营被红军消灭，吴堡、宋家川形势危急。

护路军各旅和陈旅在榆次太原集中后，护路军马延守第三旅和我率的第二〇八旅先行出发，经平遥、汾阳、离石驰援方旅。马旅先过黄河，马旅长即率先头吉文蔚团向义合镇前进，刘志丹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第七十二师第二〇八旅旅长，后任第七十二师师长。

以红军两个团和赤卫队几千预伏在虎儿塬险隘，突起袭击，吉团立时被歼，旅长、团长跳崖逃出。

我率第二〇八旅过黄河，集结全旅谨慎行动，依据山头筑碉推进，过虎儿塬又遇伏击，以已占山头筑寨，恶斗经日，再前进，只两日行程作5日爬进，始解了守义合镇方旅章拯宇团的围。以同样办法沿山脊南进50里，筑碉堡逼近慕家寨，解了章团史泽波营之围，撤回史营，放弃该寨。过中秋节，以同样方式西进，和绥德高师会合于三十里铺。我旅遂接替章团守备枣林坪、虎儿塬、义合镇、三十里铺一线，加强筑设山头 and 路侧的碉寨，为高师保持运粮要路。方旅章团即撤过河东，在军渡、南三交间休整。马旅残部同时返回河东，在临县以北三交和碛口地区编补。

我旅旅部在义合镇，旅主力保持于虎儿塬、义合镇间。一个冬天，我旅极谨慎不敢轻易离开碉堡线，即使这样，夜间不断受到赤卫队的袭扰，但未有大规模的战斗，半年里死伤官兵百余人。刘志丹率领红军歼灭马、方部4个营后，又扩张到8个团。10月初，红一方面军越泰陇将进入陕北时，陕北红军从吴堡、绥德转移保安、安塞，以迎接红一方面军入陕，因此绥德、吴堡、清涧间，形势略见缓和。

9月上旬，孙楚总指挥部和护路军第二旅陶振武、第一旅孟宪吉以次到达离石、柳林地区。陶旅过河到吴堡，再攻占慕家塬，于吴堡、慕家塬至义合镇以北的吉微店间，构成碉寨线和陈旅的碉堡线平行，形成从宋家川桥头堡通绥德的走廊地带。

9月底红军到达保安、安塞。张学良从西安亲驾通信机飞离石，对孙楚面示“围剿”安塞、保安计划：南路为主力军以东北军第一一〇师何立中和另一个师（番号忘了）为右纵队，由关中沿洛川、甘泉向延安；第一〇九师牛元峰为左纵队，由陇东环县向陕北铁角城、吴起镇；并以何柱国骑兵军由陇东庆阳向陕甘边境太白镇、直罗镇活动，为牛、何两纵队联系与支援。令孙楚军进于绥德，以晋军4个旅为主力和井、高各大部编成北路“围剿”

军，分向瓦窑堡、清涧以南进展，联系北进南路各纵队，转向保安、安塞合围。

孙楚准备于绥德集中护路军时，命孟宪吉旅长率一个团过黄河到吴堡后向前推进，陶旅与我旅各依碉堡线大举进犯碉堡线南北地区，肃清后方后，即赶于绥德集结。孙楚飞绥德，约井岳秀、高桂滋商议集结北路军和指导南进部署。护路军进犯时，被红军诱至远离碉堡线，到处被截击，溃散达两营以上。阎锡山闻讯立即制止孙楚不得冒进。北路军的南进计划遂行搁置。

9月下旬，南路第一一〇师何立中纵队先被红军围歼于大小崂山，继之11月下旬左纵队第一〇九师牛元峰亦在直罗镇被歼。何、牛两纵队司令都阵亡，何柱国骑兵军逃跑，东北军被消灭达5万人。阎锡山闻讯，急令孙楚将入陕主力撤回河东，作跨河守备，以巩固晋西。只以陈旅留在枣林坪、义合镇原碉堡线上，陶旅一团守吴堡、慕家塬，方旅两营守宋家川桥头堡。此时在黄河西陕境里虽仍有晋军3个旅番号，实际不及4个团的兵力。

二 晋西河防

入陕孙楚军主力于1935年12月间退回黄河东岸，护路军第一旅孟宪吉控置柳林、离石间，第三旅马延守（被歼的吉团已补充）在临县碛口、北三交间，陶振武第二旅的一个团在柳林得补充，方旅章团在军渡、南三交间。全军的跨河守备重点保持在军汾公路线上。

阎锡山策划了“三线”、“六区”部署，即：

沿黄河口岸为第一线，是直接封锁守备地带；近黄河边各城镇设防为第二线，是中间阻抗地带；沿吕梁山南段山脊与口隘预筑阵地为第三线，是坚守主抵抗地带。

就第一第二两线间，区划为6个防区：

临县、兴县为第一区。以第七十一师丁炳青旅守备，兴县、

临县各分防一个团，由各团派出一个营就该县黄河渡口扼守第一线，旅主力在临县。

临县的北三交、碛口为第二区。以护路军马延守旅守备，派一团于碛口，旅主力在三交。

离石的军渡连同黄河西岸的宋家川桥头堡为第三区。以第七十一师方克猷旅跨河守备，旅主力在宋家川。

中阳、石楼为第四区。以第七十一师温玉如旅守备，中阳、石楼各分防一个团，由中阳之团派出一营于南三交，石楼之团派出一营于辛关渡，对黄河口岸直接守备，旅主力在中阳。

永和县为第五区。调第七十二师吕瑞英团独立守备，分派一营扼守永和关渡口。

蒲县、大宁为第六区。以临汾第六十九师刘光斗旅守备，分遣一团于大宁，由该团派出一营于马斗关，扼守渡口，旅主力在蒲县。

夹在六个防区中间的离石县，以侯守常防共保卫团第一团守备；又以于镇河防共保卫团第二团守备。

第一、二、三、四各区和离石县城防，归孙楚军管辖；第五、六区和隰县城防，归卫戍临汾的第六十九师杨澄源管辖。

第三线：依托吕梁山的云绮岭山隘，分两个独立守备区。其一，在关上山隘，以独立第二旅周原健负责守备；其二，在水头、石口山隘，以第七十二师霍原璧旅（第二一七旅）负责，各行预筑强固阵地，对中阳、石楼、隰县方面东出红军，坚强抵抗。周旅主力在弓阳镇，霍旅主力在水头镇。

准备南北两个兵团，以为机动围击。重点在北兵团。

移卫戍上党的杨效欧第六十六师全部于祁县、平遥地区；调在大同的第六十八师李俊功旅于文水、交城地区；合孙楚军控置于军（渡）汾（阳）线3个旅；共计7个旅为北兵团，以孙楚指挥，以后临急改以李生达代替孙楚为总指挥。

南兵团只有两个旅，把原来分防于河东运城、永济方面的第

六十九师郭宗汾、梁鉴堂两旅向临汾集结。

三 后方部署

以太原为根本基地，除常驻的杜春沂独立第一旅（即卫队旅）外，远从绥西后套调回王靖国第七十师来太原警备，并筑设城周的防御工事。

调在平绥线上的骑兵军主力于山阴、岱岳地区，又调大同第六十八师刘潭馥旅于宁武关，独立第三旅傅存怀于原平、忻县间，各为对兴县方面的远翼和后方戒备。

以上立案与部署，据“绥署”参谋处杨昼处长谈，有三个着眼点：（一）企图对东渡突进红军吸引并阻止于吕梁山隘，发动南北兵团进行包围钳击。（二）防备红军主力向北方突进，威胁太原，使军主力保持在北翼方面。（三）临汾以南的防堵，为力所不及，将期待中央军的增援。

四 晋军抵抗红军东征

1936年2月20日夜，红军突破中阳南三交和石楼辛关渡河防。第七十一师温玉如旅扼守河岸的两个营大部溃灭，红军直行东扑中阳、石楼，守军闭城固守。孙楚总指挥部在柳林，距南三交只60里，怕红军向北抄袭，立即率在柳林部队和孟旅向离石逃避。阎锡山闻知红军大举东渡，命孙楚尽撤在陕各部队过河。孙楚仓皇去离石，除在吴堡、宋家川近黄河边的方、陶两部21日得到撤退指示外，⁹远在义合镇的陈旅和孙的通信因总部转移竟中断3日。还是经阎锡山直接电令，始于23日夜间逐步顽抗红军进攻，从军渡以北绕渡到柳林。方旅经孙指示向北三交和守临县的丁炳青旅靠紧。护路军的马、陶两旅则到离石、吴城间集结。

守中阳、石楼城区的温旅各部未起中间阻挠作用。东进红军

越过中阳、石楼城，直扑向吕梁山隘的关上，冲垮了守备在该区主抵抗线上的周原健独立第二旅，消灭据关上顽抗的一个团，李团长阵亡，红军主力进至兑九峪。孙楚闻知关上主抵抗线被摧垮，又急率孟、陶两旅东走汾阳，留马旅在吴城。

阎锡山命令北兵团各部向汾阳、孝义集结。杨效欧第六十六师进到孝义以南地区，李俊功旅进到孝义以北地区，孙楚的陶、孟两旅在汾阳西南的三泉镇地区。同时以李生达代替孙楚任北兵团总指挥，李生达率在正太线上的第七十二师段树华旅（欠吕团）到汾阳，即令在水头、石口的第七十二师霍原璧旅撤离主抵抗阵地，北移到孝义，归复第七十二师建制，并收容了周原健旅的溃部约一个团编入段旅。由是在汾阳、孝义间集结了8个旅又两个山炮团一个野炮营。护路军展开于三泉镇东西为北翼，第七十二师（属李俊功旅）在中央，展开于孝义以北地区，第六十六师展开于孝义以南地区为南翼，主力保持在中央，等待红军进入兑九峪，准备发挥强大炮火的特点，进行决战。

留在军渡汾阳线上的方、陈、马三个旅各令独立活动于红军的后方。

方旅先和临县丁旅协力，防堵陕北再有红军继续东渡，相机南下于柳林、留誉以西活动。

马旅从吴城南下，向中阳镇、兑九峪以西地区活动，以威胁兑九峪红军的侧背。

陈旅从柳林经暖向关上抄袭红军后方联络线，并相机解石楼、隰县之围。

红军打垮吕梁山脊晋军主抵抗线后，分两支活动，北支为主力，从关上向大麦郊、弓阳镇，将进入兑九峪；南支是一部但更其活跃地越水头向汾西、霍县，围了晋南重镇的临汾，压迫杨澄源第六十九师放弃蒲县、大宁的守备，全部退缩于临汾城内。同蒲线在霍县、赵城、洪洞、侯马间处处被截断，晋南大震。

北兵团在汾（阳）孝（义）间展开两日，并已构成了攻击准

备阵地，除了和吕梁山头红军前哨小接触外，终不得探明兑九峪红军的动向，却大大顾虑晋南形势剧变，在介休韩侯岭尚无兵力扼守，如果在汾（阳）、孝（义）间和红军旷日相峙，让晋南红军乘虚北进，则蝟集在汾（阳）、孝（义）内大军有被绕攻的危机。于是改计，以“捉捕”红军主力的目的，径向兑九峪进攻，由南翼和中央部队先发动。第一线第六十六师姜玉贞旅、第七十二师段树华旅初接近吕梁山头，立被红军逆击退下，又收容于准备阵地上，和红军相对起来。在三泉的孙楚军受到红军不断袭扰，就急调马旅归返三泉镇协力守卫。

当会战的次日，马旅将近弓阳镇，陈旅已占领关上。红军查明晋军主力集中在汾孝间，已占领阵地，并展开大部炮兵，遂决定甩下晋军主力，直行捣虚北进，再分两支，主力绕过三泉以西直趋方山县；一部南下灵石，同时另一支红军据传是刘志丹率领续从南三交过河，侧击徘徊于临县的方旅，直向兴县前进。

晋军策划在汾（阳）、孝（义）地区决战的打算被粉碎，纷传一支一支红军向各方活跃。惊闻太原西山发现红军，太原受到震动。阎锡山深怕他的巢穴被动摇，除以第七十师独立第一、第三两个旅均由王靖国指挥布置城内外防守外，命令李生达、杨效欧两部以全力尾随红军北进，名为“追击”，实际要他转移到太原来，作所谓“太原决战”准备。再远从绥远调傅作义第七十二师的苗玉田旅和大同李服膺师（欠李俊功旅）均到宁武关方面，骑兵军主力再南移于岱岳（山阴县县城）、雁门关间，以防止红军北出岢岚、宁武。

乘虚北进的红军到达方山，给太原以震慑后，再甩下尾追的晋军李、杨两部转而南下离石，到达大武。孙楚于李、杨两部北追时，曾受阎锡山命从汾阳西向离石、临县，调度方、陈两旅共同截击刘志丹红军于临县，孙楚军到吴城，闻红军南下，逗留不敢进。阎锡山在太原解除了恐慌，即令李、杨两部调头南追红军。杨效欧师紧追红军过吴城西，先头姜玉贞旅追到弓阳镇附近山区，

被红军布置一个反击，一个团立被歼灭，团长亦被俘，由是李、杨两部起了疑惧，不敢再追，均停止于军渡、汾阳线上。

我率第二〇八旅于2月24日，从暖泉偷袭了关上，正值兑九峪方面双方正酝酿会战，仅和少数红军接战即占领了关上隘口，停两日，兑九峪红军已乘虚北进。陈旅南向水头、石口活动，于云绮岭上（观音堂以北20里）和红军一部（有迫击炮、重机枪）遭遇，激战半日，追至观音堂，从夺得红旗的标志上判断似是彭德怀所属的一部。27日又南进到水头曾抵御了小部红军的袭击。28日西进解了石楼之围。29日向东南进于石口。3月1日到隰县，解了该县之围，经过均无战事。2日晨接孙楚在吴城转阎急电着即驰援离石，协力尾追红军的李师和西进的孙军夹击红军。即日冒大雪北上，留一个营协助第二防共保卫团守隰县。4日再经暖泉，5日到达离石以南与李师联合。红军主力已于先一日越离石东南去，杨师犹尾追中。陈旅与第七十二师会合，即恢复建制。6日李师进于中阳以南，命陈旅再进于暖泉。

当刘志丹红军过黄河北进临县时，方旅避近临县城和丁旅相依。红军主力南返，刘志丹红军亦转向三交，方克猷旅向之侧击和拦截，刘志丹率红军猛冲方旅章拯宇团受伤阵亡，红军经三交渡河回陕。方旅随即南进于柳林以西地区，封闭了南三交渡口，丁留誉与陈旅联系。

红军主力越过吴城、离石复进于石楼地区，其他分支各红军，于临汾、洪洞、赵城、灵石、霍县各地进行大游击之后，亦各返于石楼、隰县、永和等地区。阎锡山鉴于“追剿”军疲于奔命，又在运动中吃了大亏，认为红军正集结全力在石楼、隰县、永和间，不敢使晋军单独向吕梁山以西进逼致招覆亡。采纳李生达建议，仿照江西筑碉“围剿”方式，部署一道包围碉堡。以第七十一师方旅于南三交、留誉间；第七十二师（不包括李俊功旅）于留誉、暖泉东西线上；护路军于弓阳、水头线上；第六十九师于石口、隰县线上。除第七十二师以陈、段两旅置于第一线

外，护路军和第六十九师则只以陶旅、刘旅在第一线。连方旅则是5个旅相联系起来，筑起半圆圈的包围碉线。集结杨效欧师于大麦郊，李俊功旅于离石以为策应。碉堡阵线限一个月完成，待援晋中央军集结好，配合组织大纵队大举“进剿”。

1936年4月上旬，碉堡线尚未基本完成，围区内守城各部队电报红军已经分别于辛关渡、永和关、马斗关渡河回陕。阎派飞机详细侦察证实，始急命前线筑碉部队以旅为单位发动追击。

我旅曾往返石楼、隰县间，已熟该方地形，便从暖泉取小路径趋于石楼城以西，急进一日夜，仅望见少数红军隔着山线平行行动，略交火力，红军泰然渡河西去。我旅企图像方旅那样阻扼三交稍捞一把的愿望落了空，追至辛渡关，重把河口封闭。方旅只到南三交，陈兵在河北一日。其他护路军的陶旅、第六十九师的刘旅仅进到石楼、隰县为止。

由于红军完全过河返回陕北，由是重闭了晋西黄河各渡口，阎锡山再命第七十一师残部和第六十九师一旅就于黄河岸原防线，于各渡口与要隘处重新筑起石碉堡群，并峻削悬崖以为阻绝，彻底焚毁渡口的残余渡船。又特派王靖国、杨效欧、杨澄源三大员代表他亲巡黄河岸，南起马斗关，北至河曲、保德，指导河防布置，并监督施工，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五 再度入陕

红军入晋粉碎晋军预筹的阻抗，北进方山，太原震动，东出灵石、洪洞，南围临汾，同蒲路处处割断。蒋介石以7个师十余万人，分南北路以“援晋”为名，大举侵入山西。北路商震第三十二军两个师从平汉、正太经榆次南下，一个师分布于汾河西的清源（今清徐县县城）、交城、文水间，一个师分布于太谷、平遥、介休间，作为守备太原南区并掩护晋军主力于汾阳、孝义间会战的侧背的形势。

南路为汤恩伯第十三军（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关麟徵第二十五、朱怀冰第九十四师、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共5个师为主力，从陇海线分别渡黄河入晋，汤军先沿同蒲线趋临汾、洪洞，解了临汾围，和南下的第三十二军恢复了同蒲线交通。关师屯于侯马，朱师屯于新绛，李师屯于运城。

当红军早已西渡黄河回陕北后，关麟徵依蒋介石空军的直接通报，亲率第二十五师兼程到永和关作遥送。

中央军进据山西腹心要害，蒋介石乘势要胁阎锡山，于残破晋军中挑选10个步兵团附以骑、炮兵各一个团，任亲蒋的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为总指挥，并以汤恩伯第十三军交李指挥，作为监护，再从晋西进入陕北。另一面仍要压迫张学良从关中再驱策东北军北进，共同“围剿”在陕北的红军。

阎锡山对蒋的要求，一时不得不允诺照办。而在7月间，借口李生达总指挥在离石被刺，晋军军心不稳，强令入陕恐害大局，请蒋考虑。经过陈诚等折衷结果，只以新编成的第七十二师（原来第二〇八旅增编为两旅四团制的小师，我为师长）拨属汤恩伯指挥入陕。改以陈诚任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允许在太原设立总指挥部，以统辖入陕和留晋的中央军。

8月上旬，汤恩伯先驱策我师从军渡打通进于绥德的通路，以掩护汤军前进。阎锡山仍然限制我师主力保持在军渡、宋家川、吴堡后方，只以一旅展开于枣林坪、义合镇、三十里铺间，驻守碉堡线，与绥德的高桂滋师取联系。

8月中，汤军以第八十九师王仲廉在先，第四师王万龄继之，汤恩伯同军部随着第四师，在我师碉堡线的严密掩护下，于8月底以次集中于绥德。

入陕20余团的粮糈均从山西汾阳运济，阎锡山特为汤军组织了4个驮运大队，征用了2000驮骡和1000多民夫，在500里的山地长途转运，仍时感接济不及。于是汤军两师和晋军第七十二师又先以全力于一个月内修筑起绥德至宋家川间约160里的公路，

以连接对岸军渡通于汾阳的军汾公路，改以汽车为主要的运输，解除了困难。

张学良于红军消灭了东北军何立中、牛元峰两师后，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因此，红军回陕北后，即停止了武装斗争，所以汤军入陕未受阻碍。汤恩伯是个极其虚矫粗躁的蠢夫，却于粮弹接济无碍后，竟狂妄地发动所谓对清涧、瓦窑堡、蟠龙、米脂的广范围的“清剿”，作为南进“围剿”的准备，以王万龄师向清涧，王仲廉师向蟠龙，高桂滋师向瓦窑堡，我师向米脂、蔚县，同时进行“清剿”。

陈诚又令以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加入汤军序列，开到吴堡、绥德间，接替陈师守碉，以推进我师北进于蔚县、通秦寨间与榆林高双成第八十六师（井岳秀师长去冬病死，由高双成升任）联系，并开辟葭县、临县间渡口。陈师未远离黄河近岸，尚为阎锡山所允许。

10月中，日军驱蒙伪军李守信以4个师的步骑伪军侵犯绥东。绥远主席傅作义告急，阎锡山不肯遣回王靖国第七十师（原来守备绥西），蒋介石迫于人民的责备，又不敢触犯“何梅协定”，经平汉、平绥所谓“冀察特殊化”地区运兵往援，而别有用心地命汤恩伯率在陕北的第十三军和晋军陈师迁途晋西北作为形式的赴援。

汤军和陈师离开陕北，蒋、阎并不放松和陕北红军的敌对。蒋命李仙洲第二十一师主力推进于绥德。协同高桂滋师继续“清剿”清涧、瓦窑堡的红军。阎则急派段树华独立第五旅（原来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增编为三团制独立旅）开到葭县接续陈师在该方的“清剿”任务。而所谓“清剿”无非是残酷地镇压人民和赤卫队。已经呆在陕北两年的第八十四、第八十二师，就是这样苟且存在一时。蒋、阎对陕北红军不能“进剿”也要防范特密，一刻也不肯放松，而对绥远的被日伪侵犯，却可以漫不经心。

汤军和我师赴援绥东，从葭县渡河，经晋西兴县、岢岚、五

寨，兼程奔走千余里，尚未出宁武关已传闻绥东红格尔图大捷。原来是伪军金宪章、石玉山等经策动反正，反击李守信伪蒙军的成就。援军官兵对抗战情绪甚高，闻报欢欣忘倦，急奔不已。阎锡山却特发急电，以绥战胜利为词，命令我师立即停止于大同。汤军是听命于蒋介石，不受阎的制令，依然进到平地泉和丰镇，以第八十九师王仲廉驻丰镇，第十三军军部和第四师王万龄驻平地泉，把晋、绥毗连的要冲地带盘踞起来。此后，以“准备抗战”为名，将第十三军名义上交傅作义指挥，而支撑起正受阎的压迫不肯交出第三十五军统辖权的傅作义。阎锡山无可如何，到1937年春借机依照“参谋部”的国防工事指导方案，命我师从大同南移于浑源、应县间，从事构筑恒山和雁门山北的国防工事，使我第七十二师脱离汤恩伯第十三军的序列。

关上村附近阻击战

李世杰

第七十二师原属第三十五军建制，师长为李生达，所辖步兵三个旅，第二〇八旅旅长陈长捷，第二〇九旅旅长段树华，第二一七旅旅长霍原璧。阎锡山于1935年夏末派正太护路军孙楚部开入陕北的同时，把第七十二师陈长捷旅调归孙楚指挥，开往绥德附近。所遗正太护路任务，交由第七十二师（除陈长捷旅外）接替，师部移驻榆次县城。

1936年春，阎锡山电令第七十二师（缺陈旅）开往介休县城附近集结候令。当霍旅和师司令部开到介休，即接阎锡山电，令李生达指挥所属到达介休县附近的部队，和已经开往孝义以西地区关上村附近的周原健旅（独立第二旅）在关上村南北之线布防，阻击红军东进。师部按来电意旨，令周原健旅占领关上村南北之线，构筑工事；霍原璧旅接续周旅南翼，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红军东进。师部向孝义县城推进，以便指挥。除电段树华旅（尚在寿阳县城附近）迅速向孝义县城开拔外，并将以上部署的情况电告尚在太原的李生达师长。

当师部到达孝义县城时（下午3时许），我与周旅通电话联络，周原健说：“第一团已于今日中午，在关上村南北之线占领阵地完毕，开始构筑工事，预计日暮前可以完成，迄今并未发现任何情况，请转报师长放心。”我向他建议，要远派搜索部队，严密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第三纵队第七十二师参谋长。

戒备，以防意外，并约定下次电话时间。

下午4时许，李生达由太原来到孝义县城，我向他汇报了周原健所说的情况和我的建议，他没意见，我问他在太原所知道的红军现况时，他也不很清楚。

下午6时左右，周原健电话说，关上村附近的第一线部队已被红军包围，战斗十分激烈，已令第二团准备增援，请报告师长，有什么指示。

当时师部只有一个卫队连，段旅还在寿阳，霍旅可能已进入阵地，但他们与周旅和师部都还没有取得联系，他的当面情况，也无法知道。所以周旅当前的问题，只能靠周旅本身力量来解决，当我与李生达研究以后，随即以电话告周原健，即按他的意见办理。

我的情况判断是这样的：当我与周原健第一次通电话时，他说并未发现任何情况，报告师长放心，这意味着今天不会有什么战况发生；到第二次来电话时，相隔不到3小时，战斗一发生，就非常严重，可见这是在情况不明了的形势下，突然被袭击的，这种不预期的被迫应战，很难希望它会有好的战果，即使周旅的第二团增加上去，也不一定能顶得住。

这时有的参谋提出，何不令霍旅从周旅的南翼增援，以解周旅第一线之围呢？我的意见是，霍旅与周旅和师部都还没有取得联系，他当面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怎能给予他第二个任务呢？再者旅部配备的电台系小型的，声音小，夜间不能发电，如果待明天得到霍旅电报后再处理，就会坐失时机，不如乘红军未到达霍旅正面以前，主动将霍旅撤到孝义以西地区，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可能在周旅坚持战斗的情况下，用以支援周旅作战。李生达也同意我提的这一方案，只是顾虑原来阻击红军的配备，是阎锡山电报规定这样做的，如果不得到阎锡山的许可就自行撤防不妥，最好先以电话请示再办。但是电话一直也叫不通，李生达才决定，一方面给阎去电报告情况和应急处置；一方面电令霍旅转

三位置，以备增援周旅，阻击红军。

但是由于霍旅的电台没有回声，他能否收到不得而知，又决定每一小时就把这同一电报发一次，一直等收到他的回电为止。第二天中午才得到霍原璧来电，已按师部指定地区集中完毕，并称在部队转进之时，留在第一线掩护的部队，已多处发现有红军的便衣队等语。

在霍旅还未到达转移地区之前，周原健来电话：第二团增援，被红军阻击，不能前进，形成对峙局面。在拂晓前，周又来电话：第一团的官兵有的已撤退下来，有的还在苦战中。最后周电话报告：第一团官兵迄今收容回来的仅有半数，第二团面前的红军已转进，前方已无枪炮声。关上村附近的战斗，大致就这样结束了。

在两日内，段树华旅以及杨效欧师先后在孝义县附近集结完毕，同时接阎锡山电着杨效欧师与李生达师南北并列，向中阳县方向迎击红军并歼灭之。杨、李两师于接电之翌日拂晓，都按预定方向，分途前进。杨师行抵兑九峪附近，与红军遭遇，战斗甚为激烈，直到下午，据第七十二师之段旅报告：该旅之一个团向西前进中，发现有红军向西南方向转移，南方已无枪炮声，杨师与红军之战斗似已中止，我旅仍继续前进中等语。

杨师与红军的战斗，以后曾得到太原绥署通报表扬。李师旋又接得阎锡山电称，红军已向北转移，企图不明，着李师跟踪追击。李师即向房山县方向前进，但迄未得到红军行踪。到达房山县后，接阎锡山电，红军又向南转进，当即移师南进，也未看到红军踪影。到达离石县城后，接阎锡山电，着在原地待命。

当我们在离石驻了几天后，便得到通报红军已由黄河西渡，东岸的战事便从此结束。

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的经过

杨 耀 芳

1935年以后，阎锡山利用黄河天险防阻红军东渡入晋。在晋西河防线的部署是：北起兴县黑峪口、罗峪口至临县克虎寨、第八堡、碛口各渡口，以第七十一师杨耀芳所属丁炳青第二一六旅的曹炳第四三二团一个团的兵力担任河防，团部驻离石，旅部驻临县。由军渡南起，经中阳县王家坪、三交到石楼县转角、龙王辿各渡口，以杨师所属温玉如第二〇七旅的邢家骧第四一三团、周森第四一四团两个团的兵力担任河防，第四一三团团部驻石楼县，旅部和第四一四团团部驻中阳县。迄南永和县、大宁县、蒲县河防线，是以第七十二师李生达所属第二〇九旅的吕瑞英第四一八团和第六十九师杨澄源所属梁鉴堂第二〇三旅所担任，旅部驻蒲县，吕团团部驻永和。以上配备，阎锡山也考虑到防线长，兵力少，处处防守，处处薄弱，不可能阻止红军渡河。因之他把晋绥所有兵力，除绥远留一小部外，都集结在汾阳、孝义、蒲县、大宁一带的山岳地带，构成雄厚防线。红军如果渡过黄河，晋军要利用他的大炮、手掷弹等武器，打击红军。他说，他的炮兵是国内无敌的，蒋介石也没有他这样强大的炮兵。因之，除孙楚带过黄河的5个旅外，又编了4个纵队，即以第六十九师杨澄源所属为第一纵队，集结在隰县、蒲县、大宁一带。以第六十六师杨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师师长。

效欧所属附六十八师李服膺所属之李俊功第二〇一旅为第二纵队，集结在介休、孝义一带。以第十九军李生达所属第七十二师，附周原健独立第二旅为第三纵队，集结在汾阳、孝义县一带。以第七十师王靖国所属附第七十三师傅作义所属的苗玉田第二一〇旅、傅存怀独立第三旅为预备纵队，集结在忻县太原一带，准备应援。各纵队均附属炮兵一个团，以炮兵副司令刘振衡为炮兵指挥，统一指挥各炮兵团。并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前敌总指挥，司令部设在孝义。就这样调集重兵，准备应战。

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粉碎了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的河防线，歼灭了该旅第四一四团杨有贵营，进占三交、留誉镇后，其他河防部队闻讯，认为红军出没无常，机动迅速，为避免接触，纷纷向后撤退。在撤退中，不断遭到红军奇袭，伤亡颇多。接着红军包围了中阳县和石楼县，守城部队成为瓮中之鳖。同时一部红军袭击了孙楚指挥部所在地的离石柳林镇。该镇阎的驻军不多，但因红军不知虚实，未继续进攻。

中阳、石楼被围后，第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堂令驻隰县的樊钊第四〇五团，前往石楼方面增援解围。团长樊钊率第一营在先行进，行抵距隰县三十里之蓬门时，红军在蓬门附近早有埋伏，等该营全部进入包围圈内时，伏兵四起，予以痛击，全营覆没。第二、三两营闻讯后，均仍撤返隰县。

2月25日，中阳县属关上村一战，独立第二旅第四团全部被歼，炮兵连全部被俘。这是红军渡河后晋军吃了的第一个大败仗。

1936年2月20日夜，红军突破中阳县三交渡口东渡，该渡口所驻的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周森团杨有贵营大部被歼灭，红军进占了三交镇。接着红军主力部队源源渡过黄河，乘胜前进，包围了驻中阳县城的温玉如第二〇七旅旅部及所属周森第四一四团团部，红军大部队伍继续东进。

阎锡山接得此项情况后，即由集结在孝义、汾阳一带准备阻

击红军的部队中，命令周原健独立第二旅，附刘彭祖炮兵第二十六团所属刘椿营，于2月23日由汾阳出发，抢占中阳县属的关上村，作为阻击红军的前进阵地。2月25日，该旅李清华第四团和邸培甄炮兵第四连到达关上村。当天晚上，即被红军两个师包围起来，经过激烈战斗，李清华团全部被歼。团长李清华、营长岳俊峰、陈捷三和郭某等，均被击毙。炮兵连的官兵武器也均被俘获。旅长周原健率张国栋第三团和炮兵营，向关上村前进，行抵弓阳镇时，得知第四团已被包围歼灭，战斗至为激烈，未敢再行前进，当夜即又率部退至孝义县属的郭家掌村。在撤退途中，受到红军尾追，击毙连长周某和侯某，并俘虏了军医华名庶等。关上村战役遭此惨败，阎锡山曾命第十九军李生达所属第七十二师的霍原璧第二一七旅全部前往关上村进行争夺，迨霍旅到达关上村时，红军已离开关上村绕道东进。

3月初旬，红一方面军与第六十六师杨效欧部在孝义县所属兑九峪、阳泉曲、仲家山一带的大会战，战事异常激烈，双方损伤都较大。在战事进行中，杨效欧师曾被红军两翼包围，几被歼灭。阎锡山即令李生达纵队和王靖国师，由太原汽车运送前往增援，始告缓和。

孝义大会战后，红军变更战略，一路北趋太原，一路南下同蒲路。3月中旬，北上红军到达交城县时，晋中太谷、徐沟等县，都四门紧闭，地方官吏，大为惊恐。红军先头骑兵曾一度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镇，阎锡山在太原恐慌万分，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大堂前和大门前，堆积土袋工事，架设了轻重机关枪，以资防堵。这是红军渡河后，阎锡山感到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北上红军进展到岚县、兴县与刘志丹军会师后，转向南推进。第七十一师第二〇七旅旅长温玉如率领残部迎击红军，在兴县康宁镇、曹家坡，被红军迎头痛击，部队溃散，几至不可收拾，旅长温玉如丢盔擗甲，掌握不住军队，团长周森受伤，狼狈不堪，仅以身免。

向南推进的红军，近迫中阳县属金罗镇时，杨效欧所属的姜玉贞第一九六旅，与红军展开激战，该旅第三九二团全团覆没，团长郭登瀛被俘。同一时期，红军与孙楚指挥的章拯宇第四一二团亦进行激战。

南下红军截断同蒲铁路，隔断晋军的交通连系，乘胜前进，如入无人之境，包围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进占了襄陵县和侯马镇。

红军东渡入晋，声势浩大，动摇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为了挽救这个颓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蒋即以汤恩伯军所属两个师，关麟徵师、李仙洲师、朱怀冰师，以及商震第三十二军所属的两个师共7个师10万兵力，从同蒲、正太两路入晋，统归陈诚指挥，进据山西腹心要害地区。毛泽东、彭德怀得知情况后，为了珍惜兵力，准备抗日，遂于本年5月5日回师西渡。

红军西渡后，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又要挟阎锡山于残破的晋军中挑选10个步兵团和骑炮兵各一团，任亲蒋的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为总指挥，统率这些部队，并令汤恩伯部亦归李生达指挥，作为监护，再度入陕追击红军。结果蒋的这一计划为阎锡山增添了许多疑虑。适于此时，李生达在离石防地被刺，阎锡山则借口李生达被刺，晋军军心不稳，强令入陕，恐伤大局为词，请蒋考虑。经由陈诚等折冲，结果只以新编成的陈长捷第七十二师（原第二〇八旅，改编为两旅四团制的师）拨归汤恩伯指挥入陕。

8月上旬，汤恩伯即令陈长捷师由军渡过河，打通到绥德的通路，以掩护汤军前进。阎锡山仍然要控制陈师主力，仍保持军渡、宋家川、吴堡后方，只以一旅展开于枣林坪、义合镇、三十里铺间驻守碉堡线，与绥德高桂滋师取联系。8月中旬，汤恩伯军王仲廉、王万龄等师，在陈师碉堡线的严密掩护下，于8月底以次集中于绥德。为了军运迅速，陈师和汤军只以全力修筑了绥德至宋家川的一条公路，再未进行其他军事行动。

此时，张学良在西安接受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停止进攻红军，因此红军也都撤返陕北，停止了武装斗争。但汤恩伯仍发动所谓对清涧、瓦窑堡、蟠龙、米脂的广范围“清剿”，作为南进的准备。以王万龄师向清涧，王仲廉师向蟠龙，高桂滋师向瓦窑堡，陈长捷师向米脂、葭县同时进行。陈师到达葭县后，一面与榆林高双成师取联系，更保持了葭县到山西临县的渡口交通，深为阎锡山所赞许。10月中旬，伪军李守信侵犯绥东，绥远主席傅作义向阎锡山告急，阎锡山不肯遣回王靖国守备绥西的部队，蒋介石乃命汤恩伯率在陕北的第十三军和晋军陈长捷师迂途晋西北赴绥，作为形式上的应援。

汤军、陈师撤离陕北后，蒋介石令李仙洲师推进于绥德，接替汤军任务。阎锡山派晋军段树华独立第五旅（原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战斗结束后增编为3个团的独立旅）开到葭县，接替陈师任务。直至1937年春，借构筑国防工事之机，陈师和段旅都恢复了原来建制。

孝义兑九峪战斗

贾 宣 宗

1936年2月20日夜，红军从晋西永和县辛关渡、杨家坪渡过黄河，占领了晋西重要军事据点三交镇。后续红军源源东渡，阎军一溃千里，沿河各据点相继失守，红军直趋汾(阳)、孝(义)。2月25日中阳县关上村一战，号称阎军精锐的独立第二旅，全部被歼。晋中惶惶，太原震动，阎锡山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从陕北调回孙楚指挥的马延守、方克猷、孟宪吉、陈长捷、陶振武五个旅，逡巡在中阳、离石。以杨澄源的第六十九师和驻晋南各部队编为第一纵队，以杨效欧的第六十六师和刘振衡等炮兵为第二纵队，以李生达的第七十二师附李服膺第六十八师的第二〇一旅及刘彭祖的一个炮兵团为第三纵队，派军长杨爱源坐镇汾阳。大军云集汾阳、孝义一带，拦击红军东进。

第二〇一旅于2月22日，放下北同蒲路轩岗一带的兵工筑路任务，星夜奔赴太原，略事整补后，即乘南同蒲路火车到达介休转孝义，归入李生达纵队节制指挥，在汾孝地区待命机动。3月8日，李生达纵队奉命经三泉镇协同左翼杨效欧纵队，分头进攻孝义县的郭家掌、大麦郊地区集结的红军。3月9日，第二〇一旅先头部队第四〇一团进据汾阳三泉镇继续前进，当晚李纵队（也称右纵队）行抵孝义的下堡镇、吉野村以西地带，杨纵队（也称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一旅第四〇二团第一营机炮连连长。

左纵队)到达孝义兑九峪地区。均准备于次日拂晓继续西行。

3月10日夜,雪后浓云,寒风凛冽,第二〇一旅第四〇二团乘夜全部进入孝义原庄、罗巴沟等村的南山阵地。一夜平静无事,次日清晨山上部队大部回村吃饭,留少数兵力在阵地警戒。部队刚刚回村,南面的阳泉曲(孝义)和偏东的兑九峪,枪声断续。不久电话传来:“金斗山、仲家山附近发现红军小部队向兑九峪、阳泉曲一带活动,前哨已有接触。”接着,阳泉曲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旅部传来纵队的命令:“兑九峪、阳泉曲之间发现红军大部队,本旅暂停原地待命。该团利用原阵地对碾头方向及右翼丁字沟口加强戒备。”这时阳泉曲方向炮声大作,震动山谷,第四〇二团官兵正在吃饭,忽听到原庄南山上一、二营警戒阵地的枪声甚急,团长命令马上进入阵地。刚出村,哨兵跑来报告:“阵地前山沟里,发现红军部队顺沟向东而来,先头一部向石象村方面猛进;另一部分向南山阳泉曲和北山我阵地前进。”团长王丕荣督率一、二两营,向山上阵地跑去,跑到半山,发现部分阵地已被红军占领。于是一面指挥官兵夺回阵地,一面令副团长刘庸之指挥炮兵就地放列,向山头红军占领的部分阵地猛轰;并请求驻黄文村的第四〇一团炮兵,协力向原庄南山前坡的红军射击。一时山炮八门和十数门迫击炮齐向原庄南山和沟底射击,第四〇二团一、二营借此火力掩护,恢复了原来阵地。此时天已大亮,第四〇二团利用原阵地居高临下,步炮联合向沟底和北山上乱打一气,红军一度停止攻击,双方暂成对峙状态。接着传来兑九峪、阳泉曲激战正烈,村内几度被红军冲入,阎军官兵伤亡甚众的消息。上午10时左右,原庄沟里的红军开始向山上总攻,虽经阎军加大火力压迫,但红军勇猛异常,前仆后继,向阎军阵地猛攻。经过反复争夺,第四〇二团渐呈不支,旅长李俊功从左翼第四〇一团抽出白炳文的第一营,急赴增援,同时太原派战斗机轮番助战,原庄阵地才没有丢掉。下午1时,飞机掷下阎锡山手令,大意是:“据空军报告,该旅英勇苦战,击退红军数次进攻,殊堪嘉勉,

特赏官兵一万元，以资鼓励。兑九峪、阳泉曲炮战有功，炮兵团长刘振衡，晋升炮兵副司令，少将待遇，并此令知。”此时，红军继续增加，不时以小部队冲锋，第四〇二团伤亡颇重，力竭技穷，实感难以抵挡红军的大部队冲锋了。该团右翼据守罗巴沟南山的第三营，虽位于丁字沟的要冲，但因山头突出，山嘴很长，距沟底有二三里，右翼又无邻接部队。所以目睹着禅房头方向山上的红军部队调动，既不敢接火，又不敢撤退。到这时，眼看原庄局势危岌，自身不保，全营官兵恐慌万状。当时笔者担任该营机枪连长，遂建议营长刘树勋，把全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起来，推向左翼山脚接近沟底，侧击原庄阵地前面沟底集结的红军，其余步兵坚守原阵地。这样一来，四挺重机枪、三十多挺轻机枪、两门迫炮，骤然支援原庄阎军阵地，使红军受到侧击的威胁，几次攻击未能奏功。前后由于第三营的火力支援，促成了原庄阵地的全线出击，红军沿沟底向西转移。下午5时许，天色渐暮，第四〇二团乘机整修阵地，准备夜战，忽发现红军大部顺沟西撤，渐渐人迹模糊。纵队传来阎锡山命令，各部队撤出战场，退回孝义平川。并在电令上再三指示要以“马延守轻敌惨败、周旅关上被歼”为诫。此役第四〇一团伤亡官兵数十人，第四〇二团伤亡二百余人。

3月下旬，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挥师南下，转入临汾、襄陵、洪洞、赵城一带；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向晋西北方山、临县、静乐挺进；刘志丹部东渡后，晋西阎军情况，益形混乱。阎锡山更慌了手脚，命令李生达纵队四处堵截。于是第二〇一旅跟随李纵队好像被牵着鼻子的耕牛一样，从晋中的汾阳、孝义一带被牵到晋西的离石、中阳等地又转到晋西北的临县、方山、岢岚，从晋西北又转回太原附近。沿途尾随红军，既不敢硬追，又不敢丢开；白天太阳不出山不敢行动，夜晚太阳不落山就得找保险地宿营；哪怕是驻宿一夜，也是以团为单位集中在一个山头上或集团房屋里，还得拆房盖碉挖外壕。行军时更是顾虑重重，走平川

怕红军奔袭，走山上又怕挨伏击；每到红军所过的村庄，又怕老百姓染了红；路上遇见个行人，就以红军“探子”看待。有一次第四〇二团抓到一个带路的老乡，因土语“千牙庄”和地图上的“田家庄”音近，闹错了路，就以“红军探子”的罪名要就地正法，后经村人恳求，还是以这个带路人曾见过红军，有重大嫌疑，送县审处去了。

在尾随红军的沿途中，看到红军不少号召参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的法令、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以及斗争地主大会的痕迹。士兵们都新奇地争相观看，并互相传诵。阎锡山闻知这种情况后，立令各部队在进村前先派人进村洗刷红军的标语、布告，消灭会场遗迹，严禁相互传说红军的政治宣传。所到之处，区、村、闾长多数找不到了，地主劣绅少见了，贫苦农民逃避了，有的分到地主的衣物也扔到街上不要了，连队上常常连个带路人都找不到。路经方山县时，县政府一个招待军队的干部说：“前几天我们不估计咱们再能见面了，明天你们走了，也许这就永别了！”圪洞镇一个地主见阎军开来了，抱着一个军官的腿哭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临县娄烦镇附近一个地主，听说阎军第二天就要走，他半夜就准备和老婆一齐上吊自杀。

4月下旬的一天，听说红军全部西撤，陆续渡河返回陕北。随着第二〇一旅就奉命开驻汾阳休整，军官们高兴的几乎跳起来，吃喝嫖赌，各寻方便去了。

阎军第三九二团第一营被歼纪实

贺庭芝

红军东渡后，原驻汾阳的阎军第六十六师杨效欧部，奉命堵截红军。该师下辖3个旅，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第一九七旅旅长徐岱毓，第二一二旅旅长刘奉滨。第一九六旅下辖3个团，第三九一团团长葛振邦，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第四三一团团团长崔杰。第一九七旅下辖两个团，第三九三团团团长吴邦俊，第三九四团团团长陈庆华。第二一二旅下辖两个团，第四二三团团团长王思田，第四二四团团团长吕超然。我当时任第三九二团第一营副官。

大约是1936年3月，第三九二团从汾阳出发，向西南方向前进。他是旅的先头部队。我们第一营又是团的前卫部队，团长随第一营行进。营长樊鸿德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第二连连长张子祥代理营长职务。

部队进抵孝义县西的大石头村时，即发现村西有红军活动。这个村的地形是东西一条沟，北面是一条山梁，大石头村就在这个山梁的南坡下面。我们发现红军后，第一营立即奉命在北山布置截击。我在村内组织做饭。

部队接触一个钟头后，我在村内听见枪声越来越近，便觉得有点不对头，跑出房门向北一看，只见我营士兵正顺着山梁一面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一九六旅第三九二团第一营副官。

往下跑，一面回头向后面开枪。我一看情况不妙，便把行军锅灶推倒在地，架起驮子准备转移。但是红军已从山上和沟里冲了过来，他们用的都是手枪，后来听说是徐海东部的手枪团。我们在村内的后勤人员全部被俘，连同作战官兵共有二三百人。

我们被俘后，曾被带到郭家掌、大麦郊和康城一带。红军教我们唱歌，有时和士兵们谈话。有的士兵参加了红军，愿意回家的就释放回家。现在还记得红军的旗帜上写的是第一方面军，布告上的名字有毛泽东、朱德、杨尚昆等。释放的地点记得就在康城，被释放的大约有二百多人，红军发给每人白洋5元作路费。领导人在会上讲话时还说我们的生活不好，尽吃小米饭，请大家原谅。

1936年5月，阎锡山在太原国民师范校内成立了感化院，我们这些被俘的官兵都被送到那里去感化。在那里受感化的还有被俘的几百红军小战士。但是院长黄胪初并没有给我们讲过一次话，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又回了部队。

在感化院才看到我们的团长郭登瀛和代理营长张子祥。郭团长是被红军俘虏后，才从瓦窑堡那面放回来的。被俘的官兵告诉我，我们在大石头的仗打得很不好。原来红军头上缠着草，早就埋伏在大石头北山梁上的要害之处。我们攻击上山，并没有发现他们。等发现他们准备作战时，还没有架起机枪，就连人带枪都作了俘虏，跑下山的，也没有躲过被歼灭的命运，所以这一个营就被红军全部歼灭了。

阎军独三旅第六团堵击 红军东征的经过

孟 璧

红军东征开始前，独立第三旅驻防原平、轩岗一带，旅长傅存怀，下辖五、六两个团。我是第六团第三营副营长，代理营长，全旅约有官兵三千人。

红军东征后不久，我旅奉命到兑九峪参战。到达兑九峪时，那里的战事已近尾声，据说第七十二师李生达部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到兑九峪后，第七十二师的防地由我们接替，他们不知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旅两个团都到了兑九峪。第六团团长刘召棠带第二营驻兑九峪，第一营和第三营奉命占领兑九峪西南两面高地。第二天拂晓，我三营第九连顺沟前进，向镇西高地发起攻击，受到红军的反击。但不久红军就撤退了，我们在早饭时占领高地，有三四人受伤。这可能是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完成狙击任务后就转移了。12点左右，我们在兑九峪镇西二三里地的一个小村集合，奉命追击北上的红军。我们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每天不是上山就是过沟，但总追不上红军，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几天以后，到了古交、娄烦、静乐（没有进城）。在娄烦，第一营几个士兵抢了商店的钱，镇子上的商店都关了门。刘召棠在地方士绅的反对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独立第三旅第六团第三营副营长，代理营长。

下，枪毙了一两个抢钱的士兵。后来我们又追到岚县、岢岚，沿途只有零星接触，俘虏了四个十三四岁掉了队的小红军，送交旅部。这就是我们团的所谓战绩。

部队到岢岚后，旅长傅存怀提前回了太原，据说是因士兵抢商店被撤了职。新来的旅长章拯宇，据说是因堵截红军有功被提升的。

阎军第二一七旅堵截红军东征的经过

李 维 岳

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阎锡山委派第十九军军长兼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为“剿共”第三纵队司令。第十九军（即七十二师）下辖陈长捷的第二〇八旅，3个团；霍原璧的第二一七旅，两个团；段树华的第二〇九旅，3个团。每团约有一千人左右。我当时是霍旅第四三三团第三营营长。

这3个旅的任务是，段树华旅随李生达行动，保护军部，陈旅和霍旅担负主要的战斗任务。

我们旅是随李生达从江西参加“剿共”刚回来的。在江西，我们没有参加大的战斗，损失也不大，但是国民党军整师整旅被红军歼灭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可以说是余悸在心，闻风丧胆。所以我们旅接受堵截红军的任务以后，旅长霍原璧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对红军不打硬仗；行动绝对保密；敌来我走，敌走我进，如果接触，一打就跑；集中行动，绝不分散。总的目的是避开红军的人海战术，免被围歼。具体做法是，行军只有方向，没有吃饭和住宿地点，宿营地点临时决定，而且每晚还会临时变动。黑夜行军只有记号，高处挂一红灯是出发记号，两个红灯是集合地点，行进途中不许说话。全旅两个团集体行动集体住宿。霍原璧说：“自己人不知道，敌人就更知道了，这是保密的方法。”同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十九军第七十二师第二一七旅第四三三团第三营营长。

时，我们军长李生达也有保存实力的思想，因为没有实力也就当不了官。所以我旅这一次基本上没有打仗，只是跟在红军后面跑，损失也不大，陈旅打过一些仗，但规模也不大，段旅跟着李生达几乎没有打仗。所以战后从陈旅传出的十九军堵截红军作战的评论是：“陈旅打，霍旅转，段旅看。”

霍旅作战的大体情形：红军东渡时，霍旅驻孝义。我们的第一次战斗是支援关上。关上的周原健旅被红军包围，当我们到达关上时，周旅守军已被红军全部歼灭，活着的也都缴了械。红军在取得胜利后，已转移他去。我们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关上。在关上我们不敢久留，生怕也被红军包围歼灭，就赶快转移。第二次战斗是解杨效欧师在兑九峪之围。当我们赶到兑九峪时，战斗也已结束。当时听说：杨效欧师在兑九峪被红军包围，阎锡山派兵来了个反包围，红军的增援部队又包围了一层，我们旅是阎军的第三层。双方互相包围，红军和阎军混战在一起，战斗十分激烈。杨效欧下令向混战的人群发射零线子母弹（炮弹出炮口即炸），双方伤亡十分惨重。红军后来转移他去，我们又扑了个空。在兑九峪我们也不敢久住，后来就开往灵石双池镇一带，始终没有参加正式战斗。霍旅就这样跟在红军的后面转了几个月。我营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伤亡。

（刘存善整理）

阎军第四二八团堵截红军的经过

行 定 远

1936年，我在阎军第六十九师第二一四旅第四二八团当医兵。第六十九师师长杨澄源，下辖3个旅6个团。第二〇二旅旅长郭宗汾，第四〇三团团长魏××，第四〇四团团长赵晋，第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堂，第四〇五团团长樊钊，第四〇六团团长温冬生，第二一四旅旅长刘光斗，第四二七团团长和春树，第四二八团团长王荣爵。红军东征前，梁旅第四〇五团驻隰县，第四〇六团驻蒲县和永和，刘旅驻临汾一带，郭旅在铁路线上修路。师部驻临汾。

当时阎锡山的部队都不满员，一个班只有8人，一个连除连排长外，只有72人，我们称之为“72贤人”。算起来，一个营不过300人左右，一个团约1000人，一个旅也就是2000人多一点。战斗力不强。

红军东征开始后，杨澄源被任命为“剿共”第一纵队司令。他派梁旅由隰县北上堵截，刘旅由临汾开往隰县接防，郭旅则由铁路线上进驻临汾防守。

我们刘旅是在农历正月二十以后出发赶往隰县的，到隰县大概是正月二十五六。我们到隰县的当天下午，红军已到城西的瓦窑坡和西坡等村，城里只有少数防共保卫团防守，断断续续放几响冷枪壮胆。我们第四二八团先到城南的第九中学，得悉情况后急忙进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六十九师第二一四旅第四二八团医兵。

城。红军发现我们进城后，没有攻城便转移他去。第四二七团后来也到了隰县。在城内听说梁旅第四〇五团第一营在隰县西北蓬门沟中盲目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全部被歼，营长也送了命。

接着梁旅和杨澄源也到了隰县。于是又决定北上。梁旅因受重创，留在隰县休整。我们刘旅分两路前进，第四二八团为主力，向石口一带前进。第四二七团在左翼丘陵地带担任掩护。第一天我们行军到张家庄，和红军有小的接触。第二天到上下均庄一带，在石口山外和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又打了一下，双方各有小伤亡。先头部队进驻云梦山、山神峪一带，团部驻均庄。先头部队白天在山上活动，晚上就收缩到均庄（大约是农历二月十五日左右）。在这个地区没有发现红军主力。

后突然接到命令说，临汾又吃紧了，要我们连夜向临汾前进。我们两个旅于是经过蒲县，奔赴临汾。到临汾后听说襄陵失守，临汾又不吃紧了。

休息了几天，又听说隰县吃紧，我们于是二次上山。到隰县后，又分两路前进，刘旅经县城西北的朱家峪、蓬门一带，向石楼方向前进。在蓬门东北山上与红军发生战斗，第四二八团第八连连长被击毙，士兵伤亡不少。红军在战斗后转移。团部驻在朱家峪，旅部驻在隰县城内。梁旅由隰县向石口一带推进，情况不明。我们驻朱家峪，第二天又向北前进，走了几里以后奉命停止前进，说临汾、侯马吃紧，让我们赶回晋南。

我们赶到临汾后，又说没事了。又说乡宁、吉县吃紧，命令我们刘旅沿牛王庙河向乡宁推进。旅部和团部驻在城内，部队分散在城周附近村庄。乡宁南山发现红军，第二营营长李雄带第二营、第三营一个连和团部机枪连前往堵击，发生遭遇战，战斗激烈，李雄所部伤亡一半。由于战斗激烈，李营想撤都撤不下来。团部派第一营营长阎汝霖率部增援，才撤退下来。这是刘旅在堵截红军时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后来，刘旅到吉县，红军已从吉县转移。我们又到大宁，旅部、团部驻在城内，部队在城周一带搜

索，第四二八团三营到达马头关。红军已由马头关渡河。在大宁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红军西渡以后，刘旅就在永和、大宁的沿河一带修工事。

刘旅在这次战役中的行动，我们称之为“三上三下”，完全是被红军牵着鼻子走，没有一点主动。

红军西渡以后不久，杨澄源升为第三十四军军长，郭宗汾升为第七十一师师长，梁鉴堂仍为旅长，但升为少将，辖三个团，马延守旅的团长陈光斗继郭宗汾为第二〇二旅旅长，刘光斗调为第六十九师副师长，第四〇五团团长樊钊升为第二一四旅旅长。

阎军第四二七团第二营与红军的战斗

吴 法 舜

1936年春，我在阎军第六十九师第二一四旅第四二七团第二营担任营长。旅长刘光斗，旅部和团部都驻在运城。农历正月二十前后，我们正闹“红火”，师部来电说，红军已由第七十一师防地渡河入晋，命令我们轻装出发，到临汾集结待命。我们到临汾后，奉命开往蒲县。我团于正月二十二、二十三到达蒲县后，第一营和第三营驻城内，第二营驻城西薛关村。在薛关驻了七八天，据说因为第二〇三旅第四〇五团在隰县蓬门被歼灭，驻大宁的第二〇三旅第四〇六团向隰县集中，命令我团到大宁接第四〇六团的防。我营在大宁驻了五六天，又奉命到隰县集结。到隰县后，我师改为“剿共”第一纵队，住了没有几天，又奉命解石楼之围。

向石楼进军，我营是前卫，到石楼城附近，那里已经没有红军了。旅长刘光斗带旅部进了城，向守石楼的邢团长进行慰问。部队都驻在城外。第二天接电说，临汾被红军包围，命令我们星夜赶往临汾解围。我们到达临汾后在东关集结待命，这时第二〇二旅正在尧庙一带和红军作战。第二天，红军占领襄陵县城，我团又奉命前往收复。我们到襄陵，红军已撤走，所以未经战斗，便占领县城。次日得悉，红军一部向西转移，一部向南转移。我团由襄陵开往汾城古城镇，奉令经侯家峪向西往大宁方向追击红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晋军第六十九师第二一四旅第四二七团第二营营长。

军。但是红军并未沿此线前进，所以我们又一路平安地到达大宁。这时，师部和旅部也都到了大宁。

这时，吉县被红军包围。师部命令第二一四旅组织一个加强营到吉县解围。我团和旅部在后跟进。我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但行动迟缓，及至到达吉县，县城已被攻破，县长作了俘虏，防共保卫团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死。红军在取得胜利之后，又向大宁方向转移走了。我们只得回头又向大宁方向追赶。距大宁城十余里时，据报大宁无敌情，团部遂令我营改为左侧卫向西山前进。途中遇见两个便衣，他们说红军已从马头关过了河。这时天已黑，团部又改令我营为前哨就地宿营。我带六连和营部驻在下合格村。这个村在半山坡上，我便派一个排在村上面警戒。天将拂晓时，哨兵报告说，中央军第二十五师要通过前哨线。我说不能通过，并令连长去看，我后来也上去观察。还未上到坡顶，上面便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原来村上边已被红军占领。我急忙命令前哨开枪射击，且战且退。附近的第三、四两连闻声亦参加战斗。但是顶不住红军的英勇冲杀，只得狼狈向山下逃命。下合格村的营部和第六连还没有完全起床，就被包围，六七十人完全被俘，村上警戒的一个排被歼灭，伤亡二三十人。第三、四两连伤亡较少。我只得带上这两个连退往大宁县城。在大宁住了几天，被俘的士兵陆续回来的有三四十人，红军发给他们每人五块钱，还叫他们枪口对外打日本，不要打内战。据他们说，被俘的代理营附李某、书记侯德明和排长延某，都送往河西受训去了，被释放的士兵有些人带上钱回了家。

我们在大宁城住了几天，据报红军确是由马头关渡河的。我营遂奉命为加大前卫，附山炮迫击炮各两门，向马头关方向追击。行至城西黑城镇，飞来一架飞机，投下的传单上说，红军千余名向二郎山退却。我遂令炮兵掩护攻击部队上山。当上至半山坡时，红军一部举枪投降。我们一个排长前去收枪，红军来了个齐放口令，我们伤亡一二十人。然后我们发起冲锋，红军被俘十余

人，其余向二郎山转移去了。我把被俘的两个四川籍小红军留在营里，其余都交给上级了。

红军东渡后，今天歼灭一个团，明天击溃一个旅，所向无敌。阎军士气不振，怕字当头，看到红军沿路所贴的标语，都觉得不抗日打内战不对。

红军回师后，我营因损伤严重，调往临汾整补。我团另外两个营在沿河一带布防，以防红军再来。

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在苏家庄战斗见闻

贺 进 贤

我是山西省大宁县堡村人，1936年我25岁，在本村当小学教员。那年红军东征，回师陕北时，在我村北面的隰县苏家庄村南与中央军关麟徵师打了一仗。现把我的见闻记述如下：

1936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堡村东南五里龙吉村的农民王桃柱来到堡村，说红军上来了，村里人那时受了阎锡山的反共宣传，不知道红军究竟怎么样，都吓得跑到附近的小山庄子上去了。我也跑到堡村北十里的刘家塬。这天，红军在堡村吃饭住宿。我在出村前，曾看到上来的红军大部分是十大几岁的年轻人，有穿黄的，也有穿绿的，有的有枪，有的没枪。

4月18日拂晓，我在刘家塬被枪声惊醒后，到村外去看动静。原来红军和中央军已经在堡村和刘家塬之间的苏家庄（隰县管）坪里展开了战斗。堡村和苏家庄由一条狭窄的埂子相连，埂子两端各有一段小坡。红军在埂子北面据守，居高临下，中央军由埂子南面攻击。红军用三挺机枪封锁住埂子，中央军受到压制，始终没有攻过埂子，损失不小。因为刘家塬地势较高，这些情况我大体上可以看清。快12点的时候，战斗最为激烈，中央军在堡村大南坪用迫击炮轰击苏家庄坪里的红军。我在刘家塬可以看到炮弹爆炸后扬起的烟尘和红军的活动情况。12点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从苏家庄东南的圪垯村突然冲出来一股中央军，攻

* 作者当时系山西省大宁县堡村小学教员。

击红军的侧背。双方在苏家庄坪里拼了刺刀，堡村村北的中央军也攻了上来。战斗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红军损失很大。

据事后传说，红军是从隰县午城镇经大宁县乌落、龙吉等村于4月17日到堡村和苏家庄的，团部驻在苏家庄，目标是经过永和县桑壁镇，然后过黄河回师陕北。中央军关麟徵师的主力尾追而来，于4月18日拂晓接火。最初由于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凭险固守，中央军并未得逞。后来中央军暗中分两路包抄苏家庄：一路由堡村村西下沟经燕家河到辛庄，因辛庄和苏家庄之间尚有一条大沟，未能通过；一路由堡村东南的扶义村下沟经宋家河爬上圪捞塬，袭击红军侧背，才使战局发生了变化。18日晚上关麟徵的师部就驻在堡村。

4月19日已经听不到枪声，我便从刘家塬下来回村探望。结果在村外碰上了中央军，中士班长李吉善（徽章上看到的）抓我去抬担架。这时，中央军的主力已经开往隰县。抓我的是押送俘虏和运送伤员的部队，他们用一条裹腿绑在三个红军的胳膊上，押上前进。据说这次战斗，红军有一部分突围撤向永和县境，被俘约两个连，牺牲的被群众收集起来堆了两窑洞。中央军的伤亡也不小，除了伤员外，死了的他们埋了。后来有人发洋财，从一个坑里就刨出12个中央军的尸体。我们抬的担架共有72副，大部分是中央军的伤兵，也有少数是红军。我抬的就是一个红军伤员，押他的中央军骂他：“你为什么要当红军！”这个红军伤员没有回答。他的伤很重，但是一路上连哼也没哼一声。我们也是到隰县的，不敢走午城到隰县的河川大路，而是在大路西面的塬上绕着走。走了两天才到隰县城内，把伤员安置在女子两级小学内，我们就被放了回来。

我于4月21日（农历闰三月初一）回到堡村。这时，第二批红军又来到堡村，番号是四团。他们宣传北上抗日，提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村里贴着红军北上抗日的布告，下面署名毛泽东、徐海东、聂荣臻、林彪，还有许多宣传北上抗日的标

语。红军在村里只把冯进明和冯计全两家富户的粮食一二十石作了军粮，走时每人背了一小口袋。

大宁县城由县长王建勋（太谷人）据守，红军没有攻下。五六天后，杨澄源的第六十九师来到大宁，追击回师陕北的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堡村村南15里的茹古村，飞机也来配合，向堡村扔了两颗炸弹。在堡村的红军四团，这天下午便经苏家庄开往永和去了。

（刘存善整理）

第十一章 在陕甘宁地区阻截 红军的经过

第三十五师阻击红军西征

马 培 清

阜城惨败之后

1936年6月3日，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在甘肃省阜城为红军击溃，损失惨重。其6个步兵营、两个骑兵营大部被歼，小部逃至阜城西又遭红军伏击被俘，仅步骑近400人从西南方向突围逃至驿马关前的安家寺。当我率师直属骑兵团残部来到驿马关时，突遭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的堵击，不准我部通过。因阜城之战，红军冲入我师阵地，彼此混杂，国民党空军侦察，误认我师已叛变，所以，当时驻西峰镇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下令不准我部进入驿马关。时酷热，塬上又无水喝，出于无奈，我们派第二〇六团团附袁裕、骑兵团团附张国钧去驿马关向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讲明情况，队伍停留在安家寺上，听候消息。

这时，已是夜间，急报红军追击部队来了。马部官兵已成惊弓之鸟，闻讯立刻就跑，一直跑到塬头，因涧沟很深，难以通过，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

才停止下来。继续派人侦查，原来是被俘释回的我部官兵和突围出来的步兵营长康占元、马奠邦等人。此时有一士兵交来骑兵团团附张国钧写的信，大意说：“骑兵团团部通讯排，昨天由曲子到了驿马关。白凤翔师长说，曲子镇已被红军攻陷，据说冶旅长被俘，马培清团长的两个少爷也被抓去。”

天亮时，骑兵团副官马金良喊着说“通讯排把团长的两个少爷抱回来了”，并向我报告了当时情况：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乘小汽车到了曲子镇后，先在骑兵团团部休息，因各处报告情况紧急，冶旅长即出去布防，而红军已接近南城，开始进攻。我家住的院子在南城根，由于红军攻势猛烈，炸弹落到院子里，冶旅长的老婆和我的两个孩子，就避到县政府的窑院去了。红军攻进南城后，在激战中，骑兵团团附陕有禄腿部受伤，由冶成章亲自督战，陕裹伤后即率部反攻，红军曾一度退出城外。下午，红军第二次攻占南城，陕及官兵一百余人当场被击毙，环县县长郑执中带保安队逃出城外，骑兵团军需主任卫一吾响应红军过去了。冶成章已身负两伤，被围困在东北城角，北城门一带全为红军占领。红军曾派人劝冶旅长投降，冶旅长不听，顽抗到天明，所部官兵除伤亡者外，已全部逃散，冶旅长遂为红军所俘。我的两个孩子由红军战士领去见了红军司令员，经询问情况后，责成地方迅速送回。这时张国钧等已返回，叫我们进驿马关李家寺（距驿马关5里），收容队伍，听命移动。

杨郎庄被围攻

我在驿马关李家寺接到马鸿宾的命令，红军已进至固原北川一带，叫骑兵团昼夜赶往增援。我率骑兵团连夜出发，于天亮赶到固原。此时，红军已到固原以北三营一带。我向马鸿宾报告了阜城惨败的情况，着重说明，我本来主张侦察情况，谨慎从事，但两个步兵团长马文清、马绍武坚持要打，并不等旅长命令就向

阜城发动进攻，因而遭到惨败。马鸿宾说：“事已如此，你还要出力哩。”接着将骑兵4个营完全归还骑兵团建制，并以步兵王有第营、工兵吴翰墨营及已驻杨郎庄之步兵马奠邦营，一并归我指挥，即日开赴杨郎庄，与驻三营的第二〇五团取得联系。次日，阜城战败的军官们由驿马关到了固原，一见马鸿宾就跪下认错，请求宽容。马鸿宾很不满意，严加斥责。同时，将其他队伍重行归并补充，命令即到三营增防。这时，三营由第一〇三旅副旅长马应图及第二〇五团团附白永祥率同两个步兵营防守。不久，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到三营，第二〇六团团团长马文清到辘轴沟门布防。第二一〇团团团长马奋英部由曲子退出后，一直拉到固原，驻在七营祁家堡。我部到杨郎庄后，骑兵驻杨郎庄以西一带，我驻万家寨，马奠邦营驻杨郎庄、固原之间，王有第营、吴翰墨营驻杨郎庄街道。

6月中旬，我部各营营长聚在万家寨商谈防守计划。我鉴于情势紧张，内心惶悚，即令速返防地，严加戒备，并令向杨郎庄运送手榴弹。不料手榴弹刚送进杨郎庄南口，红军已从东北方面冲进街道，时已入夜，不便出去作战，我当即命令所部固守。不久，杨郎庄街道的枪声稀疏起来，而万家寨却受到红军的围攻，红军边打边在寨外喊话：“不要给蒋介石卖命，我们合作，共同抗日。”骑兵第三营曾由西面进援万家寨，我令该营从西南方面绕行，因东北已为红军包围，不易攻进。适在此时，寨外场院有一涝坝，突为红军所占，战斗立即紧张起来，一直打到天亮，我部颇有伤亡。天亮后，我出寨下令硬攻涝坝，红军遂向东退过河去。入夜，红军又进攻杨郎庄，但未攻入，天亮时仍退至河东。

这时，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周光烈部由固原县来援杨郎庄，我立命骑兵两营去迎，但至胡达堡时，双方忽然打了起来，及至识别清楚，始知出于误会，红军趁机由东山撤走。在杨郎庄双方激战时，驻在七营祁家堡的第二一〇团团团长马奋英，向马鸿宾发出一个阿文电报，经我截获译出，是“礼拜六向西逃跑”。当时尚不明

究竟，后来才知晓，他因红军进迫，无法应付，把祁家堡后面堡墙挖开，向西跑到海原，又由海原绕至平凉，带上老婆逃了。

撤家台被袭和进攻七营之役

此后，红军退往黑城子以北，并撤出祁家堡（与七营祁家堡是两个地方）。红军退走后，马部步兵一部驻祁家堡，我率骑兵进至黑城子。在黑城子，我接到红军左权将军的一封信，说明革命的道理，并提出为谁打仗问题，叫我考虑。我复了一信，说：“你们不来侵犯，我们就不打你们。”接着他又来一信，着重说明红军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情况，叫我们不要听信蒋介石愚弄少数民族的欺骗宣传，要走革命道路。关于打仗方面，他说可以避战，不必硬碰。但是，这次来信被马鸿宾知道了。他当时移驻祁家堡，叫我把信拿去看了，立刻转报蒋介石，对我并没说什么。

第三十五师经过休整，驻在固原北川一带。此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已进驻固原，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驻七营附近的马莲窝子。不久，我部奉命移驻撤家台，得悉红十五军团驻在郑旗堡，与撤家台相距不远，我部即据寨防守。一夜，红军突然来袭击撤家台，我部占住三个寨子，和红军展开激战。红军居于寨外高地，向下射击，封锁了汲水道路，情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部顽抗到天明，红军始退回郑旗堡。随后，我部又奉令进攻七营红军。原来决定，由第三十五师担任七营攻击任务，由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去打八营山。到了深夜，命令又改变了，由骑兵第六师打正面，我部由八营进攻八营山。次日拂晓，开始进攻。因八营山红军已退，我部就顺利占领了八营山，但从山上望去，骑兵第六师的一个团，已在山沟内为红军包围。战斗不久，该团为红军所俘，并把枪支尽数收去。第二天，我部驻于哨河，我到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处去联系，刚一进门，就见院内到处放着轻机枪和步枪。据说，仗打误会了，红军把骑兵第六师当作第三十五

师打了，现在红军萧参谋长亲自把枪送回，正在里面和白师长谈话。萧参谋长走后，白凤翔对我说：“萧参谋长说仗打误会了，所以把人和枪送回。其实，打仗有什么误会的。枪送回来，我们就收下吧。”

到了秋天，红军退进东山环县一带。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刘多荃部进驻七营，第三十五师第二〇五团团附白永祥率部驻李旺堡。我部奉命去海原作城防工事。工事作好后，第二〇九团团团长马绍武率部移驻海原，我部仍到固原北川，驻黑城子一带。

十家店子遭遇战和李旺堡的“解围”

是年冬，大部红军又出东山，迎接红二、四方面军。暂时的休战，立即转趋紧张。第三十五师即在由三营、黑城子到海原之线，布置防务，进行戒备。第二〇五团仍驻李旺堡。东北军各部亦散在沿线防守。不久，我部奉令由黑城子开往海原增防。我部出发后，行抵十家店子附近山梁（距海原县城10里），突与红军独立骑兵师马青年部遭遇，当即占领阵地，展开激战，一直打到天黑，驻防海原之马绍武部闻讯来援，红军退至安化山，我部始进入海原县城。

我部到海原后，第二〇五团已困在李旺堡。当时，七营、韩复湾、李家寨一带，全为红军进占。第二〇五团仅占住李旺堡附近几个寨子，陷于红军重重包围之中。由于第二〇五团给养困难，曾由国民党空军空投炒面、干粮等，予以接济，但因地面红军对空射击，空军不能低飞投掷，所有空投物品，大多落于红军阵地。后来，又准备派遣部队去接第二〇五团突围，我曾两次乘坐侦察机去观察路线。依当时形势来看，营救第二〇五团颇不容易，须与东北军配合行动，才可济事。正在此时，王以哲转来张学良的命令说：“经与红军方面联系，已将韩复湾大路让开，可即派队去接二〇五团。”于是，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就配合骑兵团出

发，绕七营以西山坡，下至韩复湾附近山根，白凤翔叫我率骑兵团和骑兵第六师董团前往李旺堡，他就地宿营。时已下午，董团先行，我部跟进。到了韩复湾街道，看见红军很多，抬着蒸馍、米汤来迎我们，到处贴着“欢迎三十五师合作抗日”等大字标语。我当时很有顾虑，摸不清红军的底细，但董团已经前去，我只得跟进。我部到李旺堡附近，见董团业已返回，并说：“你们的人不相信我们，坚不交防，还是你自己去吧。”我即派出骑兵两个营，到李旺堡接了防务，掩护第二〇五团撤退，并把伤兵及山炮等一同运出，红军始终未打一枪。

黄羊坪塙的接触与骑兵第六师被歼

不久，红二方面军已经由海原向东推进。这时，固原以北完全由东北军防守。第三十五师主要防守海原，而师部仍驻祁家堡。我部骑兵团和步兵第二〇六团马文清部，经黑城子、郑旗堡到黄羊坪塙，即与红军接触。我部骑兵由左翼向野麦坪进攻，首先遭到红军痛击，败退下来，退至一个山沟地方。第二〇六团步兵两个营一面开枪阻止，一面进行掩护，迫使骑兵停止下来，一同抵抗红军。国民党空军来了，红军为避免轰炸，纷纷疏散隐蔽，我们就乘机反攻上去，直到当天下午，打过黄羊坪塙，红军全部已向东去了。

我部奉马鸿宾之令，到西安州（海原以西）的几个寨子防守，马绍武团留守海原县城。我部行至白石头梁，与东北骑兵第十师檀自新部会合，骑兵第六师到达古西安州以北集结。此时，红军约二千人已进占哨河子（此为海原哨河子）、陈家湾子一带，连续克复三个高地，白凤翔部顿时陷于混乱状态，纷纷向西退下山去。适逢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尾追红军至此，以为红军由山上向下冲击，当即仓促应战，猛烈射击，激战良久，白部颇有伤亡，始知出于误会。而骑兵第六师大部已为红军俘获。此时，旋

见飞机3架轮番俯冲扫射，红军骑兵纷向山野四散。经派人探明，这并非红军骑兵，而是随同红军行进的白凤翔部被俘人马。

此后，红军经海原官桥，出石峡口，向东山前进。我率骑兵团奉令开至海原以东之马营驻扎。我由马营至官桥，曾与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会面。周说：“现在的红军不是江西的红军了，已不堪一击，红军罗炳辉几乎被我们捉住。”并发给我一个密电本，叫我随时与他保持联系。在红军东进后，驻固原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亦率部追击红军，经双井子、毛渠井，进至环县之河连湾，忽得西安事变消息，即行折回。我部奉命跟追，至双井子附近，曾遇到王以哲，他说：“现在停止追击。”我部遂亦返至哨河暂住。王以哲返回固原，即由张学良派飞机接往西安，第六十七军军长职务由师长董英斌暂代。由于情势突变，令人惊疑不安，马鸿宾曾对部属说：“我们就是那些烂枪，人家要拿去算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等，来到祁家堡马鸿宾处开会，马部旅团长奉召参加。在会上，檀自新首先高声向大家说：“这一下好了，我们把南京要人一网打尽。”董英斌接着说：“三十五师是我们的朋友。这次事变是福是祸，我们自己负责，决不拖累你们。”

第三十五师在阜城被红军击败的经过

康 占 元

向 环 县 集 结

1936年我任国民党军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第二〇九团第一营营长，在甘肃合水县驻防。5月下旬接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从庆阳给我的电令说，据报红军在陕北准备出动西征，究竟向宁夏前进，还是向甘肃陇东进发，尚待继续侦察。命我立即作好战备行军，待命出发。

这时，马鸿宾在陇东的主要防地西峰镇已被东北军接替。马鸿宾和第三十五师师部都在固原。主要兵力分布在陇东驿马关、合水、庆阳、曲子镇、环县一带。第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和师直属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率骑兵两营驻在庆阳东山一带，该团团附单有禄率团部通讯排留在曲子镇，马培清的两个儿子也在这里。

马鸿宾得知红军将从陕北吴起镇出动西征的消息后，即把驻驿马关、合水、庆阳、曲子等地的部队，积极向环县地区集结，企图把环县作为对付红军西征的应变地点。红军如果走宁夏，即从二十里沟口这个三岔口要地出发，经火镰湾、甜水堡、惠安堡与宁夏接联；如果红军向陇东挺进，即经二十里沟口、胡家湾、杨家嘴子与固原联系。实际上这是马鸿宾准备巩固后方，保存实力的两条退路。驿马关、庆阳、合水的防地都交给东北军接替。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第二〇九团第一营营长。

我奉命把防地交出后，即率部从合水到庆阳。到达后，冶成章已乘汽车赴曲子镇，由他的旅部人员交给我的命令是：红军已向我方前进，我已赴曲子镇接防，所带兵力单薄，让康占元营到达庆阳后，不必停留，星夜向曲子镇追赶。

1936年5月31日早晨，我到达庆阳以北三十里铺时，这里驻有东北军的一个步兵营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三旅第二〇六团第一营的第一连（连长姓马）。东北军的营长和马连长都对我说：不能往前走了，红军于昨天晚上已到达三十里铺以北的十多华里处，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即派出4个便衣斥候，向前侦察，被红军俘去。接着东北军派出的3个骑兵斥候，亦被红军俘去。

当天下午马玉麟率步兵两团，马培清率骑兵两营也到达三十里铺。马玉麟在听取了我們汇报的情况后，立即与3个团长开会研究。马玉麟认为冶旅长因为防地关系，已到曲子镇，那里兵力单薄，必须立即增援。尤其陇东防地连同三十里铺都已明确由东北军接管。马鸿宾的防地在环县及其以西，特别是通向宁夏与固原的退路必须保住。然而红军已截断了进路，占领了阜城，究竟红军来了多少兵力，还不摸底。因而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从哪条路前进？迂回绕道前进，还是硬冲硬打前进？如绕道前进，东山已被红军占领，不可能绕过去。西山虽然红军还没占领，但大山深沟，不宜于大部队进军，且势必延长时间，贻误救援曲子。只有顺公路攻打前进，才能及时增援曲子镇。尤其马培清由于两个儿子都在曲子镇，心里更急于火速到达那里，故极力主张攻打。于是决定：第一步先攻取阜城，然后根据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麻林村被袭

冶成章是在5月30日早晨到达曲子镇的。他的旅部特务连，第二〇九团第三营营长马彦章于5月30日从庆阳出发。次日上午，

特务连已赶到曲子镇，马彦章行抵距曲子镇约20华里左右的麻林村打尖休息，做饭、烧水，弄得烟雾弥漫了整个村庄的上空，暴露了目标。尤其麻林村紧东靠山傍的大路，东山红军便于利用地形接近村庄。

5月31日中午，马彦章的部队正准备吃饭，忽然村子山顶的山上响起了枪声，大队红军从山上压下来，势如猛虎冲向麻林村。马彦章被吓破了胆，根本不敢指挥部队作战，伸手掀下马上驮的行李，翻身上马，一溜烟向西山逃跑了。他的部下也乱成一团，有的带着武器上了西山，有的丢下武器、弹药、行李，撒腿就跑，有的被红军打死、打伤或被俘。马彦章一口气跑了两天，到达驿马关山以北的冒孤独塬，才松了一口气，等着收容部队。他的部队在战场上逃出性命以后，不少人乘机跑回家去。马彦章最后只收了不到一连人，其中许多人是光杆，丢了枪。他们在冒孤独塬杀鸡、宰羊、找粮食，苦害百姓。3天以后，随同在阜城失败下来的残余部队退至西峰镇。

冶成章被俘

冶成章是马鸿宾的一员勇将，性情暴躁，打仗凶猛，所以人们给起了个外号叫“冶骡子”。5月30日他到达曲子镇。这里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由西峰镇、庆阳通向宁夏的要道。曲子镇的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高约2丈，四周有碉堡，城外有壕深达丈许，易于防守。

这时，在曲子镇的部队只有冶成章旅部特务连和骑兵团团部通讯排，还有环县保安队约100人。

冶成章到达曲子镇后，与环县县长王某交谈。他们只觉得情况紧张，并没估计到大队红军会马上来临，所以还太平无事地和县长研究如何布置防务，对付红军。县长并对冶举行招待，正在大吃大喝、猜拳敬酒之中，忽然红军在东关打响，关内秩序立即

大乱。红军迅速把曲子镇层层包围。冶成章急忙登上城墙，紧紧地关闭了城门，指挥他的特务连、骑兵团通讯排一百多人都上了城墙，保安队分配在南城墙上，进行抵抗。5月30日下午2时许，战斗开始，不久保安队中有人向城里街道上打枪，特务连一个副班长被打死在县府门口。冶怀疑保安队不可靠，令王县长亲自去指挥。王县长不敢去，派人把保安队大队长张某叫来询问。张说向城里打枪他没看见，可是都不好好的打，尽向半空中放空枪。冶说你要注意，不对我砍你的头。王县长也嘱咐张去好好整理队伍。张大队长去了不久，就负伤抬下来。然而城里还是落子弹，仍有人员负伤。冶命令特务连先把保安队解决，连长马及才带人到南墙上用大刀砍了几个人，保安队立即都散去了。

红军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猛烈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红军即登上了城外东南角的一个小碉堡，用火压制得城墙上站不住人。团附单有禄阵亡在南城墙角子上。红军利用碉堡作火力掩护，从城东南搭云梯登上了城墙，与冶展开了又一次的激战。不到1小时，红军即占领了东南城角及附近街道，双方又展开了巷战。在这次巷战中，特务连副连长冶生华（冶成章的继子）阵亡，士兵20多人被俘。此时冶部有的人还有少许子弹，有的人子弹已经打完，请示冶成章咋办？王县长从旁说，县政府有手榴弹。冶即抽出人去抬来几十箱手榴弹。此时冶成章的小肚子已负伤，还指挥部队进行顽抗。他的副官孙清太、马英杰劝他退下去，他没接受。他的传令兵冯国祥向他建议说：“旅长不行了，咱们骑上马往外冲。”冶即打了冯一手枪，虽然没中，但再没人敢说退却的话了。不久，冶部被红军压到在东北角一些居民区。处于穷途末路的冶成章，突然带上他的残余部队，光着膀子，举着大刀，从巷子里冲出来，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红军向南门退去，直退到南门口。由于占领南门碉堡红军机枪火力的掩护和增援部队的到达，红军从正面和两翼发起反击，打退了冶的反扑。此时，冶成章的特务连连长马及才、排长王明宝、童占凯都已阵亡，第

二一〇团留守的营附马某和副旅长杨子福，副官孙清太、马春义都已负伤，冶成章的腿部又负了重伤，能战斗的士兵寥寥无几。城东北角的房子里躺满了呻吟的伤兵，路上还有不少尸体。陷入绝境的冶成章退缩到东北角一个老百姓家的窑洞里，把窑门口用袋拉堵住，企图垂死挣扎。红军用火力封锁了窑洞口，并在窑洞附近爆炸了几颗手榴弹。冶的副旅长杨子福、副官孙清太都劝冶缴枪投降。冶却仍要坚持顽抗，满以为他的后续部队马彦章当天一定能赶到曲子镇，从重围中把他救出去，因而不断地对他的部下说：“你们一面好好地把守窑洞，一面看着对面山上的白路，援兵快从对面白路上出现了。”却丝毫没有想到马彦章营在麻林村被歼，马玉麟、马培清已被隔绝了。

双方激战到天黑以后，红军缓和了火力进攻。开始由当天战斗中跑到红军方面去的冶的两个勤务兵对冶喊话，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和红军优待俘虏等政策。然而冶成章并不听话，决心要敌对到底，对他的部下说：“不听他们的话，坚决抵抗，反正是死，投降了死还不如打死在窑洞里。”一直到晚间10点钟还是不缴枪。红军见劝降无效，便爬上窑顶，把手榴弹从烟囱里扔下去，炸得窑里仅有的5个人，除冶成章外，都要开门投降，冶成章死咬住一句话：“死也不投降”。但也没人再抵抗。红军见此情况，又开始了耐心的喊话劝降。一直到次日天明，冶成章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了，对面山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援兵，窑洞里的5个人中4人负伤。绝望中的冶成章再也扭不住副旅长和副官们投降的愿望，于是才不得不缴了枪，低头投降。孙清太拆开窑门，红军问：冶旅长呢？孙说：昨晚就跑了。这时冶成章由于伤重在炕上躺着，便说：“我就是冶旅长，你们再不要问他们。”

冶成章投降后，立即得到红军的优待，把他用担架抬到东沟里，给他和所有负伤的俘虏兵进行治疗。

和冶在一个窑洞里被俘的是副旅长杨子福、副官孙清太、马春义、马英杰。其中只有马英杰一人没负伤。

5月31日早上红军在清扫战场中，在县政府后院的水井里发现一个女人，即通知冶成章：水井里有个女人，可能是你的太太，你们去人看看。冶喜出望外地派人去找，很快就找来了冶成章和杨子福的老婆。

红军允许冶成章的请求，把冶本人和他的老婆，还有假充冶成章小老婆的杨子福的老婆连同副官马英杰、传令兵马双全共5人，送到苏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把冶成章的伤口完全治好，又派人护送到苏区的边界甜水堡。在护送途中，经过驻有红军的地方，都对冶进行了迎送。到甜水堡即通知马鸿逵驻惠安堡的旅长马光宗，由马光宗转送到吴忠县。

副旅长杨子福装成士兵，副官孙清太、王光清、崔××在被俘的当天，都得到红军的优待，安排他们吃了饭，和其他被俘人员，每人发给5块银元的路费，全部释放。其中有些人不愿回去，参加了红军。

在这次战斗中，所有被俘人员都感到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想象不到的宽大，任何人没有被搜腰包。红军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无论你们拿着什么贵重东西，除了武器外，我们一概不要。”孙清太身上就拿着冶成章在负伤时交给他的140块银元，红军仍发还了。

马培清留在曲子镇的两个儿子，当时藏在老百姓家里，战后由一个老百姓送到驿马关交给马培清。

阜城惨败

5月31日冶成章被俘、马彦章被袭的情况，马玉麟毫无所知。当天下午马玉麟决定攻阜城夺路增援曲子镇，命令马培清率骑兵团为前卫，步兵按第二〇六团、旅部，第二〇九团的序列，向阜城作战备行军。向北推进了约十来华里，下午4时许，马培清、马文清两个团即与占领东山的红军接触，展开了战斗。约2

小时后，红军后撤了约十多华里，进入阜城。马玉麟不敢前进，利用一个小村庄作为旅指挥所。骑兵团在距阜城约三四华里的米家园子，两个步兵团在旅部周围宿了营。马玉麟命令马培清，如果夜间红军来攻，必须坚守米家园子到天明，决不可退下来，免得夜间把步兵冲散。步兵各部都要认真构筑工事，严密防守，等待天明以后再说。

当天晚上，骑兵团第二营营长马振川守卫在米家园子的东壕上，第三营营长马文祥守卫在米家园子以南的东山沟口，与红军相隔一二华里。这一夜双方互有零星的枪击声，均未进攻。

6月1日早晨，马玉麟率旅部及两个步兵团从驻地出发，向阜城前进，行抵米家园子与骑兵团汇合在一起。马玉麟即命令第二〇六团第一营营长马登云占领阜城西壕，与红军南北对峙。第二〇六团团长马文清率团部及两个步兵营在阜城南边从正面向阜城攻击。又命令把两个步兵团的12门迫击炮集中起来，由马文清指挥，向阜城轰击。第二〇九团为旅的预备队，在米家园子附近隐蔽待命。旅指挥所设在米家园子。特务连在旅指挥所警卫。

马文清在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命令两营步兵同时向阜城红军阵地攻击前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马文清部虽有12门迫击炮的支援，但红军坚守阵地，火力旺盛，前进十分困难。激战一个多小时后，马文清离开阵地到米家园子，向马玉麟汇报情况。在马文清经过我的待命地点时，我发现他的脸色失常，行动仓皇，可能情况紧张。我就跟在他后面，也去旅部听情况。马文清向马玉麟汇报说：“今天红军的仗口硬得很，兵力相当雄厚，火力十分旺盛，徒遭伤亡，攻不上去，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红军一连接一连地向东壕上增援，多得很、多得很……”马玉麟问到底有多少个连？马文清说，“我用望远镜看到的就有十多个连，红军一定是增加了新的兵力，看情况可能是从东壕上包围我们来了。”实际上是昨天在曲子镇解决了冶成章的红军部队星夜增援到这里来了。

马玉麟听了马文清的汇报后，即命我营立即增援东塬上与红军接触的骑兵团二营马振川。我将出发时，马玉麟大声喊：“一个营上去兵还有些单薄，再带上第二〇九团输送连。可能东塬上的碉堡已被红军占领，你把碉堡夺过来，先守住碉堡。”我奉命后立即从米家园子出发，向东塬急进。上到半山坡时，马振川营已被红军压迫到塬边上来，基本上已被击溃。官兵一律不敢向前，只是不断往后看他们留在半山腰里的战马是否还在，惟恐看守马匹的人逃了，马被冲散，逃跑不了。

我营上到东塬头上，接替马振川营时，红军已占领了碉堡，并已越过碉堡快到塬边上来。我营即与相距三四百公尺的红军部队接触，展开了激战。这时骑兵已自动脱离战场，跑到马跟前去，准备逃跑。红军在强火力掩护下，勇猛地向我营进攻。我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部队，越迫越近，越来越多。由于双方手榴弹的爆炸，战地上空笼罩着一片烟尘，看不清地面上双方的活动。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我营一连连长马尽忠阵亡，四连连长马如彪腿部负重伤，接着又中弹阵亡，二连连长牛金玉被俘，团部输送连连长下落不明。各连士兵伤亡惨重。随后，我的右大腿负伤。正在我负伤之际，蒋介石的3架飞机忽然飞到阵地上空，盘旋侦察，配合我们作战。但是在犬牙交错的阵地上，双方兵力混在一起，飞机上分不清敌我，因而盘旋了几周即飞去，仅一架飞机丢了3个炸弹，双方均无伤亡。

守卫在米家园子东山沟口的骑兵团三营营长马文祥，发现红军骑兵部队，在沟南面山上红军步兵的配合下，向东沟口一拥而来，便吓破了胆，借口向旅、团长汇报情况，带领营部几个人，向米家园子飞奔而去。接着营部人员也全部撤离阵地追随营长去了。各连长也看透了马文祥是借故脱离战场，都率部后撤。这时红军加强了火力和前进速度。马文祥营的几百骑兵，立即乱成一团，争先恐后地飞马向后奔逃。骑兵二营营长马振川从东塬上退到半山坡看守自己的马匹，一看见从东山沟口向西塬奔逃的马文

祥营，也都上马冲下山去，向西塬上纵马飞奔。这些骑兵从东山上冲下来，把守卫在米家园子旅指挥所附近工事里的特务连，有的人被马踏伤在战壕里，有的人随骑兵向西塬上逃去，有的人连武器带弹药都丢了，不少人趁机逃回家去了。

这两营骑兵跑上西塬以后，一直向南逃窜。原来守卫在野狐沟南面与红军南北对守的马登云步兵营，也自动撤离战场，跟在骑兵后边逃跑了。占领野狐沟北山的红军部队立即越过野狐沟，占领了野狐沟以南的西塬头堵截，大多数的人都在西塬头上被红军俘虏了。

与阜城红军对峙的第二〇六团马文清团，见骑兵向西塬逃去，也马上脱离战场，向西塬奔逃。在米家园子指挥所的第二〇九团团长马奋英，见守卫在东山沟口、东塬上和阜城正面的部队向西塬溃逃，忙把马上行李推下，连行李中唯一宝贵的印把子——关防都丢掉，翻身上马向西塬奔去。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向马玉麟说：“旅长跑吧！骑步兵都跑完了，你还在这里干什么？”马培清说完话并没等待马玉麟回答，也飞马奔逃了。这时红军追击部队已到达阜城中心的河滩里。马玉麟身边的人也各自逃命，只剩下三四个人。他的副官连劝带催地说：“旅长，部队跑完了，红军已到眼前的河滩里了，你还不跑吗？”这个副官把马玉麟扶上马，一同飞马上了西塬。我在东塬头负伤后，随我的号兵马有仁用裹腿给我包扎伤口。他对我说，部队上了西塬，大概占领了山头。但我看见西塬头上土雾弥漫，显然不是占领山头，而是部队被红军击溃乱跑。西塬与东塬相距约10华里，自己又负了伤，一个营的兵力伤亡惨重，基本上已丧失了战斗力，因而只觉得自己的生命难逃。我命令附近的残余部队，向西塬退。他们在逃跑中，大部分把背包、粮袋、武器弹药都丢弃了。我的号兵马有仁，传令兵王福、邱仲选、朱占元4人搀扶着我，也由东塬上向下逃。我走的是一条没有溃兵的小路，所以没有遇到追击的红军。

当我在东塬头上下命令后退时，还估计米家园子的旅指挥所

不会移动，然而到米家园子一看，指挥所里竟无一人，而红军部队已在我的前面追击前进。见此情景，我立即产生了逃不脱的顾虑，更加剧了害怕的心理，负了伤的两条腿马上软得走不动了。此时，我在绝望中把身上带的手枪，交给了号兵马有仁，叫他们4人去逃命，我在这个窑洞里避下，等到晚上再说。他们4人说：“还不要紧，咱们走到河滩里再说。”他们仍搀扶着我继续前行。此时，我们还在河东岸，红军早已到河西岸，大声喊着“缴枪不打，缴枪不打”，追赶着溃逃的马部官兵收枪。一见此情，我即将身上的武装带和佩剑解下来，塞进一个草沟里，向西塬的山坡上加快步伐逃跑。到半山坡时，发现了我的乘马卧在地上；我心里马上松宽了许多，立即去拉，可马并不起来，马头一摆戳了我满脸的血，原来马受了重伤。马上驮的行李和马褡子里装的600元银元完整无缺。马既不能行动，我又失望地和搀扶我的4个人，继续往西塬上爬。走了不远，碰上第二〇六团二营营长马奠邦。他说前面我们的人多，都被红军挡住，咱们利用梯田坎子向南跑，走驛马关。我没听他的话。于是马奠邦一人向南逃了。我继续向西塬上爬，到塬头时，红军的一排人，向我喊：“枪往这里放，缴枪不打。”我们就把枪缴出，果然受到交枪不打人的优待。这时红军已收下十几群俘虏，每群约一个连。战斗基本结束，红军把所有的俘虏都带上向阜城走。我企图乘机利用塬边的小壕沟逃窜，不几步就看见前面有哨兵，我就钻到一个小坑坑里。为了不让红军识破我是一个军官，把身上的黑色眼镜、两个绸手巾、一件杏黄色的毛衣都丢在小沟的草里面，我自己钻进另一个水泄开的洞子里。忽然两个红军来到洞顶上，枪口对着我的头。我大声喊：“不要打，我上来。”这时，红军带着一批一批的俘虏向北走去。这时蒋介石的飞机来了，一个红军干部喊了一声：“飞机来了，避飞机！”我向南跑了几十步。红军人员大喊：“不要跑，你跑我打你！”我即钻进一个水泄开的洞子里，随后又钻进来第二〇六团二营四连连长马良福和3个士兵，想等天黑再说。这时我的伤

口血流不停，一个士兵给我一件大衣衬上。

直到夜间，我们5人才从水洞里出来，沿山向南逃走。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逃跑，到了驿马关。马玉麟和团、营长们都在这里，收容逃跑的部队。

在这次战斗中，我营4个连，只剩一个连了，我带上东壕的第二〇九团输送连，只剩一个排。总计马玉麟所部3个团，两团损失约半数以上，唯有骑兵团跑得快，损失不大。

盐池、预旺之战

张 寄 亚

1936年6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军军长兼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接到西安“剿总”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电：“据报毛泽东大部队，有由环县经甜水堡向同心、预旺城集中，与徐向前会合，窜扰金积、灵武、中卫、中宁之企图等情。查红军窜中宁之打算少，而窜靖远、海原之打算较大。少云（马鸿逵字）兄可将中卫以北之河岸守备队，调派若干南移，以加厚中卫、靖远间之河防，同时将靖远、海原、黑城镇之封锁加强。并希使用骑兵，分数纵队，到处袭击，将敌压迫于中宁、靖远、黑城间。尔后由何柱国军猛烈追击，海原、黑城部队努力策应，不难将彼消灭于黄河东岸。请一民（朱绍良字，时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兄与少云兄酌为决策，协力奋击，共成事业，有厚望焉。”（引自马鸿逵于1943年1月主编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

马鸿逵接电后，并未按照西安“剿总”的要求行事。他仍按固守宁夏川区地盘，保存自己实力的方针，进行如下兵力部署：

在盐池只派驻骑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孙兆祥）1个营，3个连兵力约人马各200，马鸿逵却向西安“剿总”报驻骑兵两个团；

在韦州只派驻骑兵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陈廷琳）两个连兵力约人马各140个；

在预旺只派驻骑兵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孔庆福）3个连兵力

* 作者当时系马鸿逵部校官。

约200人。

马鸿逵如此部署，不过是敷衍塞责，而且都是骑兵，必要时可以迅速撤离，不至损失实力。甚至把三边原驻的骑兵撤到金（积）、灵（武）。他的步骑主力，完全驻防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之线，以加强其宁夏川区的防守力量，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盐池被歼

马部防守盐池的方针是坚壁清野，死守待援。因而放弃城外据点，利用盐池县城构筑的工事，坚守县城。6月15日，自定边方面前来的红军约60余人，在城周围侦察。当时该县县长屈伸和骑兵营营长孙兆祥商量对策，以红军无后续部队，遂派队出击。稍有接触，红军因系侦察性质，略事周旋，即行撤走。马鸿逵在银川接到盐池发现敌情的电报后，当即电询屈伸：“防守盐池有无把握？”屈伸电复：“红军不堪一击，盐池绝保无虞。惟盐池防守指挥权不统一，请电令孙营长归本县指挥。”马鸿逵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电令孙负责城防，以屈副之。

21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的率领下，千余人自定边乘夜来攻。孙兆祥营负责防守北城、东城，盐池县壮丁队负责防守南城、西城。双方经过五六小时夜战，红军部队先自壮丁队防守之南城，攻上城墙。这时东北城的骑兵，腹背受击，营长孙兆祥战死，全城即被红军占领。骑兵除在混战中逃脱二三十人外，其余全部被俘。县长屈伸在攻城战开始时还给马鸿逵一电，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但在红军登城后，他即化装，割须（留有长须）易服，从西城墙缒城逃跑。

午夜3时许，盐池随军电台，曾给宁夏台拍出“城危城危”呼号后，电讯随即断绝。马鸿逵闻讯后，大为惊慌，当即叫西安“剿总”调派飞机，连夜出动侦察。由于飞机不能夜间飞行，延及凌晨才飞往盐池。22日上午9时许，据随机侦察的炮兵团团附

杨永濂返回银川报告：飞机在盐池上空盘旋很久，城内外杳无人影，既不见我军与空中联络，也不见红军活动情况，究竟真相如何，侦察不明，只得将死守待援命令的通信筒，投向盐池城内；返航途中，在盐池到惠安堡的路上，发现有零星骑兵人马，奔向惠安堡。当天下午驻惠安堡骑兵部队电话报告，孙营骑兵二三十人已逃到惠安堡，才知孙营全部被歼。

预 旺 被 歼

6月初，据报红军第二十五军徐海东率步骑五六千人，由环县曲子镇向同心县预旺方面前进后，马鸿逵即电令预旺县长董天祥严加戒备，加强工事。董以骑兵第四团第二营大部兵力据守县城城墙，以一部兵力分守四关；壮丁队亦配合防守，统归董天祥指挥。6月10日红军约1000余人，到达预旺城东北西方，开始攻城。红军将东关和北关占领后，继攻大城，激战彻夜。11日白天，双方对峙无大战斗。及夜，红军又开始攻城，同时并向城东南之大清真寺进攻，短兵相接，反复冲杀。12日天明后，马鸿逵派飞机前往助战。当日夜，红军在调整部署后，曾以大量云梯进行攻城，未克。13日，红军突然经锁家岔、乐利堡向王家团庄、同心城撤去，才给马部守兵以喘息机会。

马部预旺守军，经过红军三昼夜进攻，除阵前伤亡外，由于城内向无水井，被围后水源断绝，人畜渴死者也不少。为此，县长董天祥曾电请马鸿逵撤守该地。马鸿逵以红军已撤离，如擅自放弃一个县城，无法向上交待，遂下令继续坚守，并令纠集民夫，星夜在城内掘井。但深掘达十余丈仍不及泉，马仍令深掘，又下十丈才出水。马鸿逵便借此以迷信手法鼓励军民顽强固守，说：“此天助也，奋战必胜。”

6月18日，红军突然回师，再度攻城。经10昼夜围攻，至27日夜，终于一举将城攻下。营长孔庆福在巷战中被击毙，县长董

天祥在战场失踪。逃出的军政人员无几，绝大部分官兵被俘。据说原由预旺城被迫调来县城（下马关）守城的壮丁队，在红军战场政治工作感召下，自动退出战斗，也有助于迅速地胜利结束战斗。

韦州、红城水之战

马全良 马光宗

1936年6月下旬，红军西征首战攻克宁夏省盐池、预旺后，又于28日围攻韦州重镇。

韦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亦是马鸿逵盘据宁夏金灵川区的南大门，因此，马对韦州之防御，甚为重视。

此时韦州城内有地方保安团队100多人，壮丁也有二三百人。马鸿逵派骑兵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陈廷琳）守东南关，并拆毁了东南关的民房，便于坚守城池。7月3日夜间，红军攻到韦州城根，并一度架上云梯，攻上北城，打死了壮丁队长苏瑞林。红军四面围攻，战斗极为激烈，城内军民迭向马鸿逵急电求援。马当时考虑，如果韦州一失，即影响金（积）^①、灵（武）和宁夏全省，遂派骑兵第一团（欠一营）、骑兵第二团（欠一营）、骑兵第三团（欠一营）、骑兵第四团的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队长何得良），共计骑兵一千三四百人，另附迫击炮一排，八二迫机炮两门、机枪四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向韦州解围。

当时，马鸿逵限令马光宗于7月2日到达石沟驿，3日到达惠安堡，4日拂晓前解韦州之围。马光宗奉令后，率部由金积县、吴忠堡等地分别出发，于7月2日夜12点到石沟驿集中。3

* 作者马全良当时系国民党第十一军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光宗当时系国民党第十一军骑兵第二团团长。

① 即今吴忠县。

日早5时，召集营长以上军官，下达解围任务，并令以骑兵第二团为前卫，其余为本队，开始向惠安堡前进。

部队到北塔水时，侦悉惠安堡已被红军占领。当天上午，马光宗以电话向马鸿逵汇报情况，马鸿逵指示要先击退惠安堡的红军，再去解围，或者绕道前进。马光宗认为惠安堡有坚固的碉堡，恐久缠不下，还是绕道前进为好。当时马鸿逵未作决定，即说：“待研究后再给电话。”直到下午4时马鸿逵电话通知，决定绕道前进，并说：“须要注意红军的夜袭。”

3日下午6时，部队从北塔水出发，取道小煤山向韦州方面前进。4日天未明时，到达十里墩，即下马徒步，向韦州进扑。当时红军在韦州南关一带，马部骑兵第二团的第二、三两营和第一团的第二营，即向东关进扑，第三团为预备队，第一团的第二营向东南包围，第四团的第三营向北关包围，保安队在塘房梁戒备，掩护骑兵后卫，防备红军袭击，共出了5个营。马鸿逵为避免消息泄漏，用阿拉语在电话中通知守军说：“4日早晨在十里墩望见大火，就是援军到了。”守军果然在4日的早晨看见十里墩起火，即向城外红军射击，打到下午2时，红军撤退。此时电线被破坏，城内没有无线电。马鸿逵即派参谋长马光天于4日坐战斗机到韦州上空侦察，并在东关一带投弹、扫射，并侦得红军退到红城水一带，骑兵正在一面尾追，一面作工事，以防红军反击。当时据侦察报告，红军在撤退中也曾构筑工事，有准备反击的意图。

此次马部在韦州战役中，计死亡营附马玉清一人，伤亡士兵二十余人，壮丁十余人。红军也伤亡几人，被俘五六十人。

在韦州解围以后，马鸿逵令马光宗部即行撤回。原驻守军及地方士绅等均感恐慌，出面挽留说：“你们走，我们也走哩！”马光宗即率部在韦州以西的山梁上停留未动，并派骑兵第二团团附马绍祖到石沟驿在电话上向马鸿逵报告韦州军、绅坚决挽留的情况。马鸿逵指示说：“准派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队长何得良率部留驻韦州，共同防守。令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明白，准

备进攻。”

7月5日早晨，马光宗派营长田凤翔率队向红城水搜索前进，其余部队跟进。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在下园煤山上，上园仅有少数警戒。马部骑兵即占领了上园，也占据了红城水。

当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由煤山向红城水出击，战斗异常激烈。

6日晨4时20分，马光天乘战斗机侦察，侦悉红城水战斗激烈，并有红军六七百人正在通向预旺的道路上构筑工事，没有后退模样，同时还有接济的部队从罗山下来，乃投弹4枚，红军有所伤亡。

飞机回宁汇报情况后，马鸿逵又派马光天飞到红城水上空给马光宗投送命令，限即刻率部撤退，以免遭受袭击。马光宗接到命令后，以战斗正在胶着状态，尤其骑兵撤退，目标显明，打算在黑夜再退。犹豫未定，恰好有连长马得禄靠近身边，低声建议说：“要攻就攻，要退就退，不要延到天黑，恐怕红军袭击。”马光宗听了，才决定立即退却，并派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马彦在北城外布置掩护，秘密传出口令：“准备全部退却，以预备号作准备，前进号作上马，冲锋号作撤退。”正当红军听见冲锋号音，准备战斗之际，马部骑兵业经远颺。最后马彦打了一排子枪，作为掩护，安全撤回。当马部骑兵正在撤退之际，忽然一阵狂风暴雨，更使红军无法追击，马光宗当天退到韦州休息，6日率队经过惠安堡回到金积县，当时惠安堡的红军已于4日东撤。这次战役，马部的营长马进锐受伤，并被击毙士兵十余人。

10月1日，红城水的红军派出一部分步兵，在甘沟驿一带游击。韦州马部骑兵即派第八连连长马生荣、第九连连长马文光率队截击，红军略有伤亡，被俘五六十人。

马部在韦州和甘沟驿，前后共俘红军约百余人，均送往宁夏，由马鸿逵处理。马即将老弱的编给官兵子弟学校充任火夫，其余的拨到工程队作修桥补路及建筑营房等体力劳动。

关麟徵部在陕甘阻击红军纪实

姚 国 俊

国民党第二十五师于1936年2月至5月，在山西参加阻击红军东进后，开往河南省信阳一带集中，归刘峙指挥。当时，两广军阀联合反蒋，进军湖南。该师进驻平汉路南段信阳一带，准备待命进入湖南。同年8月间，蒋介石与两广军阀间的矛盾不战而告结束。8月底，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五师开陕西省兴平县附近，归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该师师长关麟徵奉令后，先赴西安向张学良请示任务，部队以火车输送在陕西兴平县附近集中。

当时得知西北方面的情况概略如次：

（一）由山西退到陕北的红军，大部在延安南北地区及陕北甘肃交界等处。川西北一带红军陆续进入甘肃南部。

（二）原在西北的中央军，在陕北有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在水有第三军王钧部（辖第七师、第十二师），在陕南有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和第五十一师王耀武部。在兰州一带有朱绍良所指挥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辖陶峙岳师、许克祥师）和周祥初师。

与关麟徵部同时开赴西北的中央军还有胡宗南的第一军，系由湖南用火车输送至咸阳后，徒步经陇县开甘肃的清水、秦安一带。该军除辖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外，还指挥孔令恂部一个师。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十一纵队第二十五师参谋长。

关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兵力部署不详。只知道王以哲部在平凉一带，于学忠部在兰州一带，关中北部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两军在西安附近均驻有部队。张、杨均驻西安指挥。

这里专写关麟徵部于1936年在西北活动的情况。

第二十五师的编制人事概况

当时第二十五师的编制、人事、装备约如下述：

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参谋长姚国俊。师直属部队除特务连外，还有通信、工兵、辎重3个营，1个骑兵连，1个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师辖两个旅：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下辖两个团：第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第一四六团，团长郑明新；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下辖两个团：第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第一五〇团，团长张汉初。

每个步兵团辖3个步兵营，直属特务、通信、担架3个排，卫生、输送两个队。每营有3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1个迫击炮排。每连有轻机枪9挺，步枪约100支，机枪连有马克沁重机枪6挺。全师官兵11000余名，骡马齐全。

战斗序列和部队行动变更情况

关麟徵部第二十五师在陕西兴平县附近集中完毕后，奉令以本师及第四十九师、第五十一师编为一个纵队，以关兼任纵队司令，进出陇南成县、徽县一带阻击红军北上。9月上旬，第二十五师由兴平徒步开至宝鸡附近集中。到达宝鸡后，经凤县、双石铺向陇南前进。同时，令第五十一师王耀武部暂在汉中待命，令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由留坝向两当前进。9月上旬末，第二十五师由宝鸡出发，经凤县到双石铺时与第四十九师师长李及兰、副

师长余程万相遇，知该师先头一团已向两当前进。其余部队正由留坝向双石铺附近集中。当即商定：第二十五师先经两当向成县前进。第四十九师随后跟进。

关部到达两当附近后，接张学良电令，大意谓：北进的红军已向天水以西的甘谷、武山方向前进，着该师迅速开天水附近，协同第三军王钧部作战。9月中旬，关部到达天水后，接到西北“剿总”驻天水联络人员刘振东转来张学良电令，着令将该师归第三军军长王钧指挥，追击北上的红军。原来归关麟徵指挥的第四十九师和第五十一师的以后行动，事实上由西北“剿总”直接指挥，但也没有明令撤销关的纵队司令名义（直到西安事变前，第四十九师驻秦安，第五十一师驻南郑附近，未参加作战）。此时得知北上红军经甘谷以西继续北进。王钧的第三军的一个师驻天水，另一个师在天水以西。胡宗南的第一军已在秦安东北地区集中，准备北进。

由天水至两当一带，山路崎岖，森林密布，人烟稀少。当时西北“剿总”对前进部队没有兵站设施，部队给养完全靠自行携带。关部在前进当中，除自行携带一些粮秣外，还雇用民夫背粮，民夫负重长途跋涉，非常艰苦。到达天水时，部队已经前进，既无补于部队补给，又使民夫遭受痛苦。

作 战 经 过

1936年9月中旬末，关部由天水开到秦安，在秦安附近曾与胡宗南的第一军取得联系，约定并列北进，第一军向静宁一带前进，关部向静宁、会宁之间地区前进。此时关部名义上虽归王钧指挥，实际上一切行动，均由张学良直接以电报指挥。

（一）会宁东北张城堡战斗

9月下旬末，关部在秦安接西北“剿总”电，大意谓红军已向定西、会宁方向前进，“希该师迅速星夜向会宁方向前进，万勿

一
停止为要！”关部奉令后，即由秦安出发，经青岗驿（义岗川）等处向会宁方向前进。经过两天多的行程，于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会宁东北的张城堡附近，发现红军一部在该处以北高地占领阵地。据当时本地人民传说，红军大部队已越过公路北去，关麟徵判断当面红军系掩护部队，兵力不大，即令第七十五旅先头部队一五〇团向当面红军所占高地攻击。红军居高临下，该团由正面仰攻，进展颇慢。关又令一部分部队由高地以东迂回攻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战斗，高地红军即向北撤去。

（二）在车家川以北塬上头百户、二百户一带遭受红军伏击张城堡附近战斗结束的当天晚间，接到西北“剿总”电报，令各部按照以下部署向北追击前进：第一军右翼有东北军一个骑兵师，第二十五师向靖远打拉池之间地区前进，第三军的第七师向靖远城及其以西黄河南岸前进。

关部奉令后，次日即按第七十三旅、师部、第七十五旅的顺序继续北进。当时部队自带给养已经用完，只好就地采购，沿途村落稀少，人民逃避一空，部队每到一地，人民家中所存的南瓜洋芋，多被部队取食一空。西北“剿总”每日来电催令部队急进，关部经过两日急行军，往往每翻越一道沟要经过几个小时，故在第三日，决定分两路向车家川以北塬上前进。第七十三旅、师部、第一五〇团第二营在左，向车家川以北塬上头百户、二百户一带前进，第七十五旅（欠一团）在右，向塬上东北某地（地名忘记）前进。第七十三旅及师部行至下午5时前后，进入一个狭长的隘路，道路两侧均是土崖绝壁，不易攀登，形成一条凹道，长约十余华里。当时深感地形不利，但大部队已进入凹道，只好继续前进。黄昏时，师部刚走出凹道口，即听到前方塬上枪声甚密。凹道口外是一条东西向的干河滩（当时无水），过了河滩，就是高原。原来红军就在高原坡上设下伏兵。当第七十三旅先头第一四五团出了凹道口正在向坡上前进时，忽然遭到红军伏击，双方立刻成了交手战。该团来不及展开，就在半坡上以行军纵队利

用道路微凹地形，向道路侧射击。红军伏击部队由两侧包围攻击，甚猛烈。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率第一四六团随后以密集部队向第一四五团两翼增援，双方形成混战局面，梁恺几被红军俘虏。关麟徵率师部及第一五〇团的部队赶到后，即在高原半坡一个很小的独立家屋内设指挥所，一面严督第七十三旅就地战斗，不许移动，一面令第一五〇团第二营占领车家川以西的宋家河畔，防止红军由左翼偷袭师部背后。此时天色已晚，战斗异常激烈。关部所处地形和态势虽然异常不利，但由于武器装备较优，火力强，所以尚能阻止红军的多次猛攻。红军当时的伏击兵力不够（估计约一旅稍多一些），又兼火力较差，所使用的手榴弹很多都不爆炸，因而难收伏击歼灭之效。激战至半夜12时许，发现红军方面枪声渐稀，关麟徵判断红军趁夜撤退。即令第一四六团派一营前进，始知红军确已撤走。关部当晚并未追击前进，等右翼第七十五旅部队来至塬上后，于次日拂晓以该旅为先头继续前进。这次战斗中，双方伤亡均重。

（三）靖远以南红堡子、大楼子等处战斗

经车家川以北塬上头百户、二百户等战斗后，关麟徵当时知道右翼第一军和左翼第七师均落后一日多行程，感于部队给养困难，决定不顾作战地区和两翼部队进展情况，选择大路向靖远县附近挺进。次日拂晓，以第七十五旅为先头，经四百户向左前方转至通靖远之大道急进。第七十五旅的第一四九团行至红堡子附近，遇到红军的一营多的兵力在该处占领阵地，该团即发起攻击，战斗一开始即形成争夺战，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红军向北退去。下午2时许，又在大楼子附近遇到红军部队的一个营，经过约两小时战斗，红军又撤走。在战斗和行进当中，几次得到国民党派来飞机投掷通信筒，谓红军正在靖远以西渡黄河，又谓前方行进路两侧有红军部队移动。通靖远的大道是一条宽阔的大凹道，两旁均是高地。在此情况下，关麟徵一方面判断红军不会再在靖远以南进行较大的战斗，但同时，又恐怕遭到红军的

伏击，因此，严督部队迅速前进，不许稍事休息。部队无暇造饭，沿途吃生小米、生洋芋、喝生水，直到当天傍晚，始赶至靖远城。当时靖远城内驻有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的第十旅，该部虽知道红军在靖远以西渡黄河，亦不敢出城作战。

（四）打拉池战斗

关部到达靖远后，根据飞机通报，知道靖远以西红军已渡过黄河，靖远以东红军向打拉池方向退去。同时，知道两翼友军尚落后两天多行程。关麟徵为了抢先攻下打拉池，向蒋介石报功，在靖远休息一天后，即率全师向打拉池前进。打拉池在靖远以东六七十华里处，本来属于胡宗南第一军的前进目标。关麟徵急于邀功，大胆向打拉池挺进。当日下午4时许，关部第七十五旅到达打拉池附近，即与红军发生战斗，红军仓卒间退出打拉池街外，向进入打拉池街上的第七十五旅反击，关本人率第七十三旅随后赶到，又在街外向红军攻击。当时在打拉池附近的红军兵力不大，战斗至黄昏后，红军向打拉池以东退去。关麟徵认为该师这次行动出于红军意料之外，故仓卒应战后退去，但自己孤军深入，危险很大，如果在打拉池久留，必然会遭到红军围攻。因此，于进占打拉池的当天晚上，向各方面发电报功后，第二日又率全师返回靖远城，对上报的理由是：给养困难，需要在靖远补充整理。

关部在由会宁附近向靖远这一段行军作战当中，比其左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迟迟不敢前进，算是特别卖力。蒋介石曾来电嘉奖关麟徵，并奖给该师4万元，电文中有几句话：“追击迅速，克奏大效，无任欣慰……兹拟将弟部开至石咀子，树勋边疆，名垂丹史，有厚望焉。”关接此电后，受宠若惊，半夜睡不着觉，向蒋介石拟复感谢电报，内有“敢不竭尽股肱之力，图报钧座知遇之恩”的话。当时关部名义上归第三军军长王钧指挥，王钧得知关部进占靖远打拉池等地情况后，曾经给关麟徵来电表示奖励，电文中有“兄率部勇猛前进，为本纵队增光不少，弟拟日

内乘飞机赴靖远慰问贵师官兵”等语句。过了两日，未见王钧前来，经电询之后，始知王钧于乘飞机赴靖远途中，因飞机失事毕命在通渭马营地区。

宋家河畔遇伏记

覃 异 之

本文是笔者当时在关麟徵部担任第一四九团团长的亲见亲闻，并得到当时曾任该部参谋长的姚国俊、曾任营长的徐幼常及曾任胡宗南部副官长的王应尊诸先生的补充订正。

一 西安“剿总”的如意算盘

1936年7、8月间，关麟徵之第二十五师由山西移驻郑州。此时日本侵略军正策动汉奸王英部进犯绥远，绥东局势紧张，关师一部分苏罗通炮兵（对空、对战车两用）已开绥远归傅作义指挥。长征红军先头部队已进入甘肃南部，与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发生接触。一时第二十五师入绥或开甘，尚未确定。9月下旬，关麟徵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剿总”见张学良副总司令面授机宜。10月上旬，第二十五师即由豫开入陕西兴平集中。

当时据关说，西安“剿总”的作战方针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步阻止红二、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第二步先消灭立足未稳之红二、四方面军；第三步集中全力消灭陕北红军。西安“剿总”原拟由胡宗南担任陇南方面的作战任务，由关麟徵担任陕南方面的作战任务。后来因红军进展很快，鲁大昌部被围困岷县城内，陇西、凤县相继告急，双石铺、成县先后被攻陷，兰州一度吃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十一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团长。

紧。第二十五师奉令兼程西进。到宝鸡时，接到西安“剿总”的作战部署，要点如下：胡宗南之第一军为第一路，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为第二路，关麟徵之第二十五师并指挥李及兰之第四十九师、王耀武之第五十一师为第三路，王钧第三军为第四路。关麟徵实际只指挥他的第二十五师，驻两当之李及兰师及驻汉中的王耀武师始终未随关行动。关以想升军长，亟图有所表现，对这次战役的态度颇为积极。

大约10月中旬，第二十五师及第一军先后到达秦安附近地区。张学良给关麟徵的电报，大意是：红军有由天水以西地区北窜企图，贵部万勿停止，速向通渭城前进，以收堵截之功云云。当时关很傲慢地说：“他的东北军停止不动，却要别人万勿停止，岂有此理！”当时关曾与胡宗南交换意见，据关说，他曾向胡宗南建议：关、胡两部联合起来，在静宁、通渭、会宁之间，截击北进之红军。他估计红军不过数万人，又经长途跋涉，当时只能算三等战斗力，他认为有把握打胜这一仗。胡宗南不同意关的看法，胡估计红军是一等战斗力，因为他在川北吃过亏，所以主张慎重行事，不可轻敌。又据范汉杰谈，胡部在追击中，缴获红军的“庄浪会战计划”方案，主要内容是陕北派出红军第十五军团与红二、四方面军在庄浪地区将对胡宗南部南北夹击，予以歼灭性的打击。胡以谨慎行动绕过了庄浪地区，得免于难。胡对此颇为得意，这是后话。关、胡二人意见不一，只好各干各的。关曾对他的主要幕僚说：“胡宗南太泄气了！我们一个师只能尾追，不能堵截。”因此关部只好瞪着眼看红军从通渭通过后，跟在后面跑。

二 宋家河畔遇伏记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分两路由天水以西向北突围，其右路由盐官、天水之间突破封锁线；其左路占领通渭城后向会宁前进。

国民党军分三路追击，第一路（右路）为胡宗南之第一军，由静宁经海原向陕北追击；第二路（中路）为王钧之第三军，并指挥关麟徵之第二十五师（中路先头部队），经通渭向会宁、靖远追击；第三路（左路）为毛炳文之第三十七军，向会宁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追击。第二十五师到通渭城未休息即越北山向西兰公路前进。前卫团到达张诚堡附近，与红军掩护部队接触。红军约1000人，在西兰公路与张诚堡北端高地占领阵地，阻止我军前进。经过两小时激战，红军撤离阵地。从红军的伤兵中，查明担任掩护的是萧克的红三十一军，并发现该军之第九十一、第九十三等师番号。当天据王钧通报，第三军在马营方面与红军第十三师发生战斗，毛炳文部已占领会宁县城，胡宗南部正向海原前进。中断了若干日的西兰公路，于10月24日始恢复通车。当时关麟徵判断，红军之目的是渡黄河西走，不会与国民党军决战，乃决定放胆追击。当时的追击部署如下：由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率领第一四九团为右侧支队，防备由陕北方面来的侧击，掩护主力沿通靖远之大道追击。当天预订在头百户、二百户一带宿营。下午四五点钟，右侧支队到达宋家河畔以东约10里路之某村庄，刚布置好警戒线，部队方入宿营地，忽听到宋家河畔方面枪声大作。十数分钟后，右侧支队的警戒阵地也响了枪。关麟徵用无线电命令右侧支队速向主力靠拢。因天已黑，情况不明，且正在战斗中，张耀明和我研究后，决定抽一个营出击，俟情况明了后再向西移动。

拂晓前，红军主力撤退。天亮后，我们到宋家河畔，始知师的主力昨夜经过的战况如下：当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到达宋家河畔时，突然枪声四起，在道路两侧高地埋伏的红军冲杀下来，梁旅匆匆就道路两侧占领抵抗阵地。曾有少数红军冲入梁旅队伍中，因该部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结果把冲入红军打退了，并且使红军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有一位个子高大的红军战士曾冲入第七十三旅旅部，一把拉住梁恺的手臂，高声大喊：“二十五师的弟

兄们！不要打内战了，和我们一道去抗日罢！”当时在梁恺身旁的一位文职人员，吓得往后逃跑，当他见到关麟徵时报告说：“我们旅长被俘了。”关立刻打他一记耳光，并严厉地责骂他：“不许你胡说八道！”据在场的姚国俊说，当时很紧张，怕旅长被俘的消息传出，影响军心。后来才知道旅部卫士从红军手中把梁恺抢了过来。这次红军的埋伏圈很大，从伤亡的红军中得悉除红三十一军外，还有红四军及一个独立师。这一战役第二十五师侥幸未被歼灭，但关麟徵却受了一次严重教训，他再不敢将部队分散使用了。

第二天的追击部署，以我团为前卫，主力紧跟前卫后前进。上午10时前后，前卫团在郭城驿以北约40里之红堡子，与红军掩护部队接触，激战二三小时，红军撤退，关部继续向大卢子前进。在大卢子又与红军掩护部队接触。这时已到黄昏时分，红四军、五军各派一部增援反扑，激战数小时，红军主动撤退，关部亦未追击。次日上午关部先头部队到达靖远黄河下游约10余里之和堡口及红咀等渡口，俘获渡船数艘及待渡的红军数百人。同时占领靖远以东之上下乱肚子等地。当时据报一部分红军向打拉池方向退去。关部加强团继续向打拉池追击。在打拉池与红军警戒部队激战了数十分钟，红军主动撤去。打拉池原划归第一军作战范围，关部占领打拉池用意在对外宣传，证明第二十五师追击迅速，不仅提前到达靖远及黄河上下游渡口，而且扩大到友军作战境地。实际上这个加强团在打拉池只停留数小时就离开了。关曾对我说：“打拉池再往东走，就是陕北红军根据地，不小心就会吃亏。不能再像前几天那样冒险了。”关的这一套作法，果然得到蒋介石的嘉奖。蒋介石给关麟徵的电报中有：追击迅速，克奏大效，无任欣慰。特奖弟四万元……等语。正在这个时候，百灵庙方面德王的蒙伪军蠢蠢欲动，绥北局势紧张。同时定远营额济纳等地，均有日寇的特务基地。蒋介石怕西北方面出问题，动摇他的政权，所以在电报中指示关麟徵：“兹拟将弟部开石咀子，……树勋边疆，名垂丹史，有厚望焉。”关接到这个电报，简

直得意忘形，常对他的左右背诵这些语句。张学良、王钧都有电报勉励他。王并拟亲到关部慰问，不料过天就听说王在马营因飞机失事丧命。没有几天，第二十五师即开往宁夏。后来听到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廖昂旅在山城堡吃亏的消息，关颇为得意地说：“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之前，应该放胆与红军打，胡宗南却不敢打。红军已到陕北，应该谨慎行动，他却分兵急进，焉有不败之理。”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救援成县和追击红军至靖远

马 崑

1936年夏末秋初时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由川北经过草地进入甘肃南部。当时驻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队，计有第三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五师、新编第十四师及驻在川北、陕南之第一军、第一四〇师、新编第五十五师等部，奉蒋介石命令，分别进行防堵和追击。

一 国民党军布防情况

(一) 第三军：军长王钧。辖第七师曾万钟部及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共计兵力约23000人左右。第七师全部驻防天水，第十二师师部及直属部队亦驻天水，所属第三十四旅分驻西和、礼县，第三十五旅驻成县。

(二) 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辖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共计兵力约二万二三千人。驻防通渭、马营一带。

(三) 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辖两个旅，共有兵力一万三四千人。驻秦安一带。

(四) 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辖3个旅，兵力约六七千人。师部及主力驻岷县，一部防守腊子口。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纵队（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

(五)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具体兵力不详。原驻川北一带。

(六)第一四〇师：师长沈久成。辖3个团，全师兵力约六千余人。分驻广元、宁羌、略阳一带。

(七)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辖3个团，其兵力较一四〇师略强。驻汉中、略阳及甘南徽县。

二 救援成县

红军过草地后，即向甘南疾进，鲁大昌部在腊子口的防守，被红军突破，鲁部即分向陇西、岷县撤退。

红军一部将鲁大昌主力围困岷县城内后，便分4路挺进。其中一路（红二方面军贺龙部）绕道西和左翼进攻成县，驻成县之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向天水告急，王钧怕红军攻天水，不敢抽调固守天水之部队，乃电令我由西和派兵救援成县。我接令后即派所属第六十七团团团长李自林率领该团前往成县救援。李团到达成县西北约20里处，尚未与红军接触。原来红军在打击了成县守军后（攻城一夜，守军伤亡百余人），已放弃进攻计划，改道进攻徽县。徽县在红军猛攻下，守兵几乎全部被歼，仅剩残兵百余人向陕南略阳逃窜。红军追击到距略阳约20里处始行停止。当时第一四〇师已调略阳布防。红军进入徽县后，略阳方面风声鹤唳，国民党军队胆战心惊。但红军并未进攻略阳。

红军另3路分别经天水外围之甘谷、通渭、会宁、静宁、固原等县向陕北挺进。其中一路^①到靖远渡过黄河，与防守黄河北岸之青海骑兵师马步青部作战。红军击败马步青部，进入河西。

三 追击红军至靖远黄河岸边

当红军向陕北前进时，驻天水、通渭、马营一带的守军王钧

^① 即后来的红军西路军。

及毛炳文所部不敢离城一步。因这些部队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平时曾受到歧视待遇，官兵均不愿为蒋家政权卖命，只要红军不犯他们，他们也就不愿与红军为难。

红军进入甘肃后，在川北松潘一带的第一军胡宗南部，经南坪、文县、碧口进入陇南之秦安一带，尾追红军。由于红军进入陇南，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下令将甘肃境内各军编为4个纵队，追击红军。第一路为胡宗南的第一军，追击路线为平凉、镇原，直到庆阳、华池、环县；第二路为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追击路线为静宁、海原、固原一带；第三路为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追击路线为秦安、通渭直到靖远东北之打拉池（该师后到达银川以北之定远营附近）；第四路为我指挥的第三十四旅、第七师之第二十一旅和第一四〇师的第七二〇团等共7个团，追击路线为甘谷、通渭、马营直向会宁、靖远方面。

我奉令即率部遵照指定追击路线前进，一路未与红军接触。惟第三十四旅的第六十八团在靖远南36余里之甘沟驿附近与红军四方面军接触，战斗约一个多小时，红军即向黄河边撤退，随即渡过黄河。在追击中，第一四〇师的第七二〇团因不习惯西北生活，病号特多，我命留驻马营。后该师第七一八团及第七一九团也由略阳、徽县进驻到秦安、通渭一带，接替了毛、关等部所遗防务。

我指挥的第三十四旅及第二十一旅追击到达甘肃省靖远，时该县城内守军为邓宝珊新一军的一个旅。红军抵靖远后并未攻城，只在距城20里处渡过黄河。邓部守城部队未敢出击，我部也行动缓慢，及至到靖远时，红军已全部渡河西上。我部在靖远驻扎一宵，即奉王钧电令经打拉池向宁夏之中宁县前进。随又奉王钧电令着在中宁停止，补给待命。

我在追击途中，在华家岭西兰公路以北，看到红军在沿途贴有“拥护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标语。当即电报王钧，大意谓：从来不见红军有这样态度表示，现在看此标语，我

认为红军有服从国民政府之要求，是否转报中央考虑。王当时转报了蒋介石，旋得到蒋的复电，大意是说红军西上，前有黄河之阻，后有追军，惟恐被歼，故意作此表示，借以缓和我军追击，切勿相信，免上其当，务必在黄河沿岸歼灭。可见当时蒋介石是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甘宁一带的。

在追击中，胡宗南、关麟徵两部，由于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最力，行动积极，颇为迅速，紧跟红军之后，力图逼近，消灭红军。毛炳文、王钧、沈久成等部则非蒋介石的嫡系，属于杂牌。他们一面是为了保全实力，同时官兵也都不愿为蒋卖命而与红军作战，因而在追击中行动迟缓，竭力避免接触。

四 撤 防

第三军的两个旅到达宁夏中宁后，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派汽车把我接到银川会晤。我到银川时，胡宗南、关麟徵已先到。马鸿逵对胡、关和我曾热烈接待以示“慰劳”。胡、关在银川住了四五日即回原防，我逗留了一个星期才回中宁。我离银川前夕，马鸿逵曾到招待所访我。在谈话中，马鸿逵怀着猜疑的心情向我探问：“红军并未进入宁夏境内，何以关部渡黄河到宁夏来？究竟是何意图？”我当时也不知道关部有无其他使命或企图，只好安慰他说：“大概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请你放心。”马鸿逵之所以如此坦率问我，因为我也回是回族。

当关麟徵到银川时，曾对马鸿逵表示，该部开往定远营的任务是，由于定远营的蒙族中有一个旗长有勾结日本人的活动，意欲解决他。但马鸿逵始终怀疑蒋介石派关部渡黄河会对他有所举动。

我回到中宁后，即率领第三军各部移驻同心城，时胡宗南部在我之右翼。到同心后奉第三军驻天水军部的命令（时王钧已因

飞机失事殒命)：“第三十四、二十一旅准备向陕北之盐池、定边推进。”尚未开拔，突闻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第三军部队为第四路部队兵员装备较差，恐难独立作战，又派第七师师长曾万钟率第十九旅两个团赶来增援。曾率部刚到达同心，西安事变发生，接着奉命撤回陇南。

在距同心城约10余里之王家园庄，驻有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旅。在西安事变前，由西安运来补给前线胡、关、毛及我部之棉衣、弹药等，均被途中的东北军扣留。当我部奉令回天水时，毛炳文部亦同时奉令回防，但毛部并未与我联系，立即撤走。我顾虑如骤然开拔，驻王家团庄的东北军便会占领同心城，如此，将使胡宗南部的归路截断。因而，我一直等到胡部接防同心城后，才出发开回天水。

(笔者注：此稿撰写时，曾任一四〇师营长的李祖铭先生帮助回忆，特此说明。)

定西、通渭、会宁地区战斗

刘 海 东

调防经过与兵力部署

1935年4月，第三军军长兼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王钧，奉到军事委员会命令，调赴西北，归朱绍良指挥，限期开拔，所遗防务由税警第六团温应星部接替。5月上旬分三批由陇海路输送西安，第一批为军部及直属部队，第二批为第七师，第三批为第十二师，到达西安后停止待命，并作好将来行军的各项准备。6月中旬，第七师沿兴平、扶风到达凤翔休补，军部推进到岐山，第十二师到达扶风附近。此时接到调甘肃的命令，规定目的任务要点如下：

- (一) 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陕北红军会合；
- (二) 确保兰州，阻止红军奇袭；
- (三) 沿洮河东岸定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甘谷等县，构筑碉堡并组训地方武力。

7月中旬，军部及第七师到达定西，不久，第十九旅开到临洮，担任洮河西岸宁定、和政，东岸临洮、渭源防务，第二十一旅开到陇西、秦安、通渭等县布防。军部也曾一度进驻临洮。第十二师分驻武山、甘谷、西固、武都一带。各部到达指定防区后，即积极从事构筑碉堡及组训地方反动武装等工作。碉堡的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纵队（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三十七团第一营营长。

筑，除了军队以外，更多的是强征民夫担任。第1期工程在11月上旬基本完成。第2期工程还未开始，西北的严寒季节已经到来，只有暂行停止，等待来春再行动工。

1936年3月，朱绍良据报红军北上部队转移方向，意图不明。他为了防止红军由川西北出碧口、武都、沿洮河北上袭取兰州，或由武都取道徽县、成县两县进攻天水，直赴陕北，特令第三军部队除第十二师仍在原地加强工事外，军部及第七师师部移驻天水，由王钧兼任天水警备司令。第十九旅第三十七团担任天水警备，第三十八团进驻泰安，第二十一旅分驻徽、成两县。各部到达新防地，接受新任务时已是4月中旬了。此时又是忙于为害人民的碉堡构筑。该部自1935年7月到达甘肃后，直到1936年10月止，在陇西南防区内，都是从事构筑碉堡和组训民众两项任务，完全处于防御态势。

定西、通渭、会宁地区战斗

1936年11月，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根据空军的侦察报告，有大队红军由定西到静宁沿西北公路无军队驻守的空白地区、向华家岭急进。朱绍良急令王钧部昼夜兼程赴定西迤东、通渭马营镇迤北堵截；蒋介石也下达严厉的手令，说什么“如作战不力，放过红军，即以该军军长是问。”王钧奉令后，急调第七师第十九旅沿秦安、通渭马营镇，第二十一旅由徽县、成县经甘谷，向华家岭挺进；又令第十二师经武山、通渭向静宁急进。军部仍驻天水，前方部队统归第七师师长曾万钟指挥。王钧本人虽然呆在天水，但每天下午都乘坐飞机到前方视察各部到达位置，并空投通信袋告知红军动态，指示作战机宜。王钧这种作法是有他的打算的，为的是保全实力。他认为该军自从云南出来以后，转战南北，今天只剩下这一点命根子了，与红军作战不能不十分慎重，以免冒被红军消灭的危险。1932年该部在皖西与红军作战中的伤亡损

失，曾迭次要求中央补充，都没有解决，此次调西北时中央虽答应补充，但仍未兑现，而沿途行军，官兵逃亡又大，力量是十分脆弱的。至于各级官兵，自从1929年在江西和红军作战以来，是吃过很大的苦头的。该军在江西时提出的情况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时间过了不打的“三不打”口号，还深深印入脑海。红军这次突然从这方面而来，人人感到惊悉。认为红军转战数省，许多大兵团都阻挡不住，第三军怎能抵挡，即使堵住了，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此，尽管上面一再督促部队兼程前进，而各部却是按部就班地行进。

11月13日，第七师第十九旅先头部队到达通渭县城时，据报离城40华里的马营镇，于12日上午开到红军一部，企图不明。根据情况判断，该处红军并非主力，可能是主力部队的侧翼掩护部队。当天第七师部队就在通渭宿营，14日才向马营镇、华家岭搜索前进，沿途均未发现情况，下午2时到达马营镇，红军也完成任务撤走，镇内还发现烤火地余火未熄，后据居民说，红军是当天上午才向华家岭方面开拔的。15日先头部队又向华家岭搜索前进，中午到达，只发现红军小部掩护部队，稍事接触，即向会宁方向撤走。在由马营镇到华家岭30华里途中，沿途发现红军尸体，据土民说，是在14日下午红军向华家岭会宁前进时，被空军轰炸扫射打死的。16日第十九旅在华家岭待命、补给，第二十一旅亦于此时到达。当天曾派出搜索小组十余组，搜索附近村庄，俘虏红军五六十人，这些人都是川北籍的因生病而落伍的士兵。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欺骗威胁，补入第三十七团缺额。17日第七师全部出击，第三十七团为前卫，沿会宁大道搜索前进，到会宁时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见着，有时仅远处传来疏落枪声。

11月18日第七师由会宁出发，沿黑城镇、李旺堡等地，经过5天的战备行军，于21日到达同心城附近，第二十一旅推进到预旺，后来第十二师赶到时，集中在李旺堡附近待命。此时宁夏部队亦进驻中宁，海源开到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师。东北军王以哲部

亦进驻固原附近。第三军在中宁、固原这条线上驻了一个时间准备待命。

当红军通过西北公路后，朱绍良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王钧由天水乘飞机到兰州，在马营镇附近坠机殒命，由曾万钟代理军长职务。在陇南的第三军调走后，红军攻克徽、成两县，天水告急，朱绍良急电曾万钟兼程返防，收复失守城镇，等到第七师赶到陇南时，红军又自动向南撤走。第三军部队在陇南驻到1937年3月才调到河南郑州、长葛一带整训，七七事变后开赴河北。

在川甘边境堵截红军简记

张 熙 民

1936年秋，红二方面军由四川进到甘肃地区，蒋介石急电刘湘派军队前往协同作战。刘首先电令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派一个较为完整且战斗力较强的师，驰往甘南武都，协同防堵。孙即命原在平武、江油设防之第一二二师，就地出发北上。该师师长王铭章，以川甘接境之碧口为师之集中地。全师到达后，王铭章先命第三旅，以急行军向成县前进，自率第一、二两旅，直趋武都。王到武都后，立即派出第一旅之第二团（刘靖炎）前进至西固，以掩护武都左侧。当面由第二旅派一个团（第三团王文振）在武都以北之高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布防。第一旅（欠一团）及第二旅之一团，控置为预备队。部署已定，随即接到第三旅报告，该旅已完全进驻成县。时成县刚刚经过蒋介石的中央军与红军战斗，中央军战败撤走，红军于攻克成县后，又已东进，该旅毫无阻碍进入县城。同时去西固之第一旅部队，亦确实控制住西固。于是主力在中、东面成县，西面西固，摆成阵势，向北防堵。前后防守一月有余，迄未发生战斗。中间仅武都防守部队，曾在阵地前之米仓山，截捕红军伤病员二三十人，其他无任何战斗情况。嗣后红军完全转移，该师仍调回四川。

刘湘在派第四十一军部队进入甘南的同时，又令第四十五军派一个师北开甘南与陕南接壤的阳平、略阳等地，直接受张学良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第一旅旅长。

指挥，担任恢复被红军攻占地区的作战任务。当时，红二方面军向北前进的主力在徽县、两当，而阳平、略阳是侧翼掩护部队。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命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率卢晓川、李树骅两旅（计6个团），由川西出发。到广元后，师长陈鼎勋即驻下，命李树骅旅居先，卢晓川旅在后，继续北上。李树骅旅约于8月底进至阳平。时阳平仅有红军少数部队，不过一连人，大队约八九百人，在阳平对岸之陈家坝。李旅先头部队一个营（营长李荣卿）与驻阳平红军有小接触，战斗仅一二小时，红军即退过江之西岸。李旅先头部队进占阳平，大队随后到达，一面沿嘉陵江东岸布防，一面计划向略阳前进。嗣卢晓川旅亦到，两旅同驻阳平地区。时担任进攻略阳部队为中央军沈久成师，李旅与沈师取得联系后，沈约会攻略阳，李旅以未奉有命令为词推卸。沈进攻略阳有激战，伤亡颇大。攻下略阳后续向徽县推进。李旅在沈师之后，进驻略阳。卢旅则留在阳平。沈向徽县推进受阻，曾三番两次催李旅前进，同时张学良派飞机投下命令，要李旅向徽县推进。李旅不得已，派一个营（营长李荣卿）在沈师之后跟进。这个营进至距徽县50里之白水街，沈师通知该营就地停止。因当时红二方面军已越过徽县，而中央军在当地者，已有王耀武、侯之玺、万耀煌等师。李旅随命该营折返原驻地。李、卢两旅即在北起略阳南到广元之间，成一线驻下，一直驻到是年12月始撤回川西。

岷县二郎山战斗

鲁 大 昌

1936年7月30日，驻防甘南洮岷一带的新编第十四师，奉重庆行营电令略云：“红军倾巢延窜，一部已到阿哇，一部已到黄胜关，似有进犯陇南模样，希即远侦严防具报。”我奉令，立即召集幕僚及负责军官会商对策，以谋应付“非常之变”。经过研究，认为：岷县地处省南，为由川入甘门户，红军若西窜，首当其冲。若岷县不保，西北全局将受震动。但是新十四师系杂牌军队，人员装备等等不能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提并论，一旦情势紧急，甚难得到有力的援救。因而除负隅死拼以求幸存，就没有别的出路。

红军进攻前新编十四师的情况判断与防御计划如下：

（一）共军由黄胜关红漳腊、柏木桥、工杠岭、大石头、红崖沟、里白河，可入甘肃文县界；一路由踏庄、调坝、草坝过杨布岭，可到迭部、望庄寺，直达岷县。至于阿哇之共军，须经阿坝、当坝、拉木寺、上下包座，再经达拉山到迭部，与望庄寺之共军会合。快行军10日内可达岷境，慢行军则需十二三日；若集中望庄寺后，3日可入岷境。

（二）共军由康（西康）出窜，号称10万之众，然因给养及地形之限制，绝不能一时集中。惟黄胜关逃窜之徐向前，为共方有力部队，经杨布岭到达迭部望庄寺后，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6年改任第一六五师师长。

段，侵夺我洮岷为根据地。至于阿哇窜出之董振堂及萧（克）、贺（龙）各部，必为后续部队。

（三）积极组织侦探队，选派得力干探30名（内熟悉藏语者10名），分头侦探敌情，随即飞报本部。一路由绿坝、腊子口向银固、花园一带出发侦察；一路由大草滩、旋窝、洛大等处出发侦察。并专电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商定防守及作战计划，关于所得敌情须及时电告，并保护本师派出之侦探。

（四）8月5日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原驻岷县城之特务团及师直属各部队担任城防任务，并加强环城工事。二郎山距城仅二里余，为岷县天然之屏障，上有碉堡三座，应由特务团分配相当兵力固守，并于碉堡四周挖掘战壕二道以加强防御工事（关于城防及二郎山一带地形之侦查，由参谋、副官两处负责筹办，并须将侦查情形，绘制详图，以备参阅）。同时，原驻武都之梁应奎旅^①，应令克日移防哈达铺、阿乌河一带待命，一面调集蒋云台旅^②驻防中寨、梅川、红水沟一带待命；并电令临潭刘石余旅，准备候命出发。

（五）本师器械不精，弹药缺乏，所赖者幸有修械所自造之炸弹十余万，迫击炮弹万余，尚可应用。凭借城垣及二郎山之险隘，随时斟酌情形，缩短防区，以求达到固守目的。惟各部队子弹亟应补充，应由军械处克日查明各团营枪支种类及所应用者究系何种，速电绥署随时补充。同时因城仓存粮，系绥署所存，恐不足用，应积极设法存储粮秣，以备守城之需。着由军需处会同县政府及地方绅商商酌办理。

（六）即日召集岷县县长及乡镇长会议，清查户口，严防奸细。关于本城户口，由县政府会同城防司令部、军法处随时清查，盘诘奸细，以防共探潜伏。至于县属各乡，应由县府督率各乡、

① 梁应奎旅系鲁大昌部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1936年改为第一六五师四九三旅。

② 蒋云台旅系鲁大昌部新编第十四师第二旅，1936年改为第一六五师四九四旅。

镇长严密清查，务施根株。

上述防御计划确定后，我一面督令所属加紧布置，积极备战，不惜以全城生命作孤注之一掷，一面发布文告，告诫全师官兵。其文曰：“查岷县扼洮河之上游，为由川入甘要冲，共军倾巢北窜，以其所经之路线判断，必先争取洮岷作根据地，再图进犯；如果岷县不守，则西北将受动摇，影响国家大局，诚非浅鲜。彼等此种企图，早经委员长电指出：消灭共军之计划，第一项须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采用攻势防御；第二项应参照过去教训，利用碉堡处处设防，原期封锁严密，但因兵力分散，反使处处薄弱，仍难堵其突围。今后除严密封锁，坚壁清野外，尚须集中兵力于重点；第三项从黄河、洮河经岷县西至临潭，南至岷藏为第一线，以兰州、临洮、岷县为重点。是本师驻防岷县，在防务上所负之责任至重且巨，自应坚定意志，抱与城共存之决心，固守岷县；况本师官兵，半系黄洮之间健儿，对于家山，尤应努力保卫，如有疏虞，不但无以对国家，更何以对地方父老子弟？今共军已入我堂奥，惟有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与其作殊死战以尽军人之天职。且非如此，难立足以图生存。务期我官兵共坚定信念，则众志成城，必固若金汤矣！”

自8月1日起，我先后派出熟悉藏语之侦探数十人，以进行侦查活动。但截至8日以前，竟无一人回部报告，业已完全失踪。在此期间，我曾接邓军长（宝珊）^①电告：“据战俘供称，共军之口号，要爬到最高高原地方，建成一所根据地。请注意”。又在县城捕获红军侦探一名，名谢鸿发，25岁，黑河人，据称：“红军于本年4月间曾派遣侦探多人，化装来岷县侦查驻军兵力；前月又招收黑河人60名受训，作入洮岷的向导。”根据此项情报，我已知红军非来岷县不可，便急忙校阅驻岷部队并对官兵训话，严令沉着固守，勿得畏缩，否则即以“连坐法”论处。8月9日午后

^① 邓宝珊当时系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

2时，忽接大草滩牧场（距县城60里）探报：“大草滩发现共军骑兵四五十名，后续部队不下四五营，向县城急进中。”我即令驻防县城的特务团，先行占领二郎山阵地，又令蒋云台旅占领绿萨尔、香房崖、中堡一带阵地。同时，电调梁应奎旅回岷县增防，但此时沿途电话已被截断，梁旅与师部曾失去联络。红军进军迅速，当日晚9时，先头部队已到达岷县城郊，即与我部守军接触，展开了岷县城和二郎山的攻防战。

8月10日晨，红军由大草滩继续跟进，已到达王家大山、麻布台、南小路、龚家堡子一带。我师兵力单薄，手忙脚乱，即将城郊碉堡放弃，拼命支持了两昼夜，特务团伤亡官兵已达300余人。12日午后1时，梁应奎旅绕道来岷，即以一团增加城防，一团占领城南小沟山龚家堡阵地。13日午后4时，红军大队已到西乡包家族、大寨沟一带，将向西南方面进攻，迫使我部放弃县城。当日夜11时，红军即向守军各阵地同时进攻。由于攻势猛烈，我部无法应付，只有缩短战线，拼死防御。正在危急之际，第三旅朱显荣、李希发两团由临潭来援，在渡过距城40里之越虎桥后，即将该桥破坏，赶到岷城。于是即以朱团作为预备队，防守河北岷山陈家岩底下，以李团增强二郎山阵地。

14日晚6时，狂风暴雨，一时并作。各路红军，乘势总攻，以号称“夜老虎”的四团，轮流进攻二郎山，余则围攻岷县城。由晚6时至天明，攻入二郎山四次。拂晓时，山上大碉堡受攻至急，几将失守。当时，防守大碉堡之王咸一团，官兵伤亡殆尽，仅有士兵一排苦撑，弹药亦将告竭。红军以爬城云梯，安置堡壁，抢先攀登，而碉上惟恃白刃应付。正当万分危急之时，蒋汉城旅所部援兵，由营长杨伯达领先，以驳壳枪两支轮流发射，冒死由山脚冲至碉下，才使大碉堡未至陷落。是役激战彻夜，血肉横飞，尸积遍野。我部经此两日战役，官兵颇有伤亡。加以我师任谦第二团，已被隔绝，孟世权骑兵团又仅能作外围游击，孤军困守，处于绝境。除尽力加强二郎山及城垣工事外，又急电请兰州绥靖

公署迅派有力部队援救。原电略云：“敌众我寡，防阔兵单，数日以来，后续共军愈来愈多。职部以寡敌众，颇多伤亡，纵不惜孤注之一掷，究无裨国家之寸土，恳请速令就近部队，来岷协防，借固吾圉。”旋接蒋介石、张学良、朱绍良等来电，囑令固守待援。蒋介石电云：“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用建殊勋。”张学良电略云：“攻岷县与陇西之共军，系敌三十军之第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九军之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师，敌五军现围攻岷县，其口号为消灭在甘之中央军。现毛军^①增援，虽被敌牵制，而周师北开援军，计日可达，万望沉着应战，以竟全功。”朱绍良电略云：“（一）贵师官兵奋勇杀贼，殊堪嘉尚，该师旅长蒋汉城等，未知受伤轻重，大为軫念，毛军援岷部队，已令兼程前进中。（二）子弹已令贵师岳处长来署领取，候飞机到时，即行飞送。仍盼严命固守。”我奉电后，凶焰复炽，除令加筑工事，拼命固守外，并以“肃清奸细”为名，严密清查城内户口，认为“如此稳定一周之后，共军即不敢来攻”。同时发出命令：“凡我守城碉之官兵，注意敌攻一点不克，即转移地点猛攻，此敌扰乱之惯用伎俩。城防周围，务保重点，无论何时何地务须严密防范，毋稍松懈。”

15日午后7时，天气骤变，大风雨复作。至9时，红军以重兵围攻二郎山，另以一部佯攻县城，使我部守军不能彼此兼顾。夜12时，已将二郎山阵地攻破。在此情况下，我惶恐焦灼，不能自己，乃着梁、蒋两旅长选拔敢死队200人，并在东西城角两端，用迫击炮及机枪掩护，亲率敢死队由小南门冒险冲至二郎山。激战至次日上午4时，始将阵地保住。是役我部损失重机枪8挺，轻机枪3挺，迫击炮5门。战壕内潜伏之共军，被击毙者约计一千四五百人，俘虏三百余人。

是日午后，朱绍良来电云：“16日晨9时，由兰州派飞机4架，

^① 国民党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

送到七九子弹5000发。”并云：“无论若何困难，务须坚忍固守待援，已令毛军长炳文派第八师由陇西出发，兼程来援。”旋有飞机来岷向红军投掷炸弹十余枚而去。是晚6时，红军以二郎山为进攻岷城障碍，欲得县城非先攻取二郎山不可，于是以全力轮番攻击，同时攻击县城亦极为猛烈。该师受此压力，先后增援5次，由王、梁、蒋三旅长全力指挥，战事彻夜未停。但因我部力量有限，顾此失彼，终至城山失去联络。17日晨据团长马三纲报告：

“共军已突入南关。”由于情势紧急，我即令防守城垣之两团，以机枪在南城上掩护，由城内派部队冲出，各用手枪、手榴弹及大刀等在南关一带与红军展开巷战；经过两小时之久，红军始退去，二郎山战事亦暂停息。是役我部在二郎山方面伤亡官兵两营两连，由城内出援部队，也伤亡官兵600余人。击毙共军二千六七百人，俘虏四五百人。我部经此重创，迁怒城关居民，借口城外南关一带为岷县商业集聚之区，房屋杂错，射线不清，易被敌人利用，遂下令守军将距城10米以内房屋拆除，并限居民于5小时内一律迁移，以便扫清射界，加强城垣防御。同时因援军未到，该师兵力已感疲乏，而官佐眷属又多住城内，难免不影响军心，乃与刘参谋长、王咸一^①、梁应奎、蒋汉城3旅长会商决定：（一）将各官佐眷属悉数送出城外，或回原籍，或往兰州，均听其便，俾各官佐安心作战，以免疏虞；（二）北门外旧有渡船一艘，自共军窜入岷境后，城东南西三面已被包围，连日以来，军民多由此路出走，来去无定，亦足以影响军心，应于即日将该渡船焚毁，以免军心动摇，并表示本师与城共存亡之决心，作背水之战，限本日午后4时以前办理完竣；（三）放弃郊外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与岷县城；（四）调团长李希发率苏占祥营增防二郎山，严守阵地。

17日午后，据探报：红军已到达西乡大沟寨。得此消息，我

^① 王咸一原系该师特务团团长，番号改变时升任该师第四九五旅（即原第三旅）代理旅长。

更形惊慌，立即悬赏该师所属各部队，以团为单位，能固守二郎山达3日3夜者每日各赏现洋4000元。我判断红军到后，必来攻城，二郎山与县城同一重要，故不能不严加防备。18日凌晨3时，团长孙伯泉报告：“距东城门20米处，有同善社大楼一院被共军占据，我东城楼及城垣守兵，多受其威胁，请示如何办理。”同时，旅长梁应奎报告：“西门外后所（距城50米），现有红军千余人盘据，应如何处置？”我下达命令如下：“（一）第一、四两团长飭所属各部，各带手枪、手榴弹、大刀等准备巷战；（二）由梁旅长指挥所部袭击；（三）关于占据东门外同善社之共军，由蒋旅长调派部队，归团长孙伯泉指挥袭击；（四）营长张子丰率炮、步兵两连，由磨渠南北抄袭，以防红军返窜；（五）东西两城出袭部队，应于午后5时，分头出发，同时动作，以迅速手段解决之。”至9时据梁旅长报告：“我军到达后所后，共军正在该处居民住宅杀猪宰牛。乘其造饭之际，四面冲入，共军仓皇失措，当即被击毙200余名，俘虏300余名，我伤亡60余名。”旋又据孙团长报告：“我出袭同善社部队，到达该处后，先将大门外共军步哨解决，即由大门放火，共军大惊。我军由房上尽量掷炸弹预伏之兵，沿磨沟堵截，击毙共军200余名，俘获300余名。共军由迭庄河浮水逃出者仅1人，我伤亡30余人。所俘获之共军徽章，全系红军第九军之教导营和工兵营，官兵年龄，半系13岁至21岁，内有爆破教官5名，工兵营长当时击毙，教导营长被俘，23岁，河南人。”此次袭击后，我料共军必将大举来攻，便于19日急电南京、西安、兰州及天水方面请援；同时城内存粮有限，每日消耗，又无来源，乃不得不将官兵食粮缩减至每人每日只发给粗面15两。而被俘共军已达2000余人，更被置于饥饿线上。当时红军各部曾来函商洽交换俘虏，我一概置之不理，惟严令所属各部，艰难撑持，死守待援。同日午后，接兰州朱绍良电：“据毛军长电称，已令陶师长^①率部

^① 国民党军毛炳文部第八师师长陶峙岳。

经寨子川、车厂，到达中寨集，李师长率部从三岔、东扎沟，以一部经大草滩，驱逐木寨岭之敌后，到达梅川。均向岷县前进。此间已派飞机到岷轰炸后所及刘家堡之敌。尚望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歼灭渠魁。”又接蒋介石电：“已据朱主任^①电称，抽派毛军精锐5团，兼程进援。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3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为了固守待援，我乃于20日晨给各部队以如下命令：“（一）各官兵不准任意放枪；（二）城上要安静，说话要低声，以保守秘密；（三）城内外若发现火灾，各官兵不得惊惶，致误监视；（四）汽车使用务要小心，万一某处发现火光，他处部队万勿观望；（五）城上挂灯须挂在垛墙外，免敌潜伏城角，乘机捣乱；（六）监视城外之士兵，要耳目并用；（七）抛掷炸弹要有目标，不命中切勿乱抛；（八）以上七条，各部队须严密遵守，违者以军法从事。”我部抗阻红军已10余日，子弹、药品、食粮，终日消耗，有减无增，每遇天晴，即有飞机输送，并向红军轰炸，因此我师始能苟延残喘，继续固守。

自19日至21日，红军仍轮流围攻二郎山不息，互有伤亡。在此期间，该师据探报：“最近数日内，共军在各乡征集木杆，制造云梯及种种用具，有大举攻城动向，又配备扒城虎60名，非将岷城攻破决不甘休。”22日上午10时，又据探报：“红军连日在各镇征集牛车600辆，拉运柴草、木板、云梯等颇多，准备今夜攻城。”12时许，由东南城角起至西北城角止，同时受红军猛攻，并依城分布云梯130余架，准备扒城。先是红军以数团之众，积极猛攻二郎山，旋以扒城队奋勇扒城，我部用手榴弹抛掷，连续不断，红军见于在此种情况下扒城伤亡必大，遂暂行退去，二郎山方面亦停止攻击。

当时，我部深陷重围，援军不至，为了继续作困兽之斗，我

^① 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

一面将掩护飞机场之部队撤回，增加城防兵力；一面令所属官兵于昼间做工，夜间作战。惟官兵多已疲惫不堪，我随时亲赴各阵地及医院慰问，勗勉部众，为国卖命。次日午后2时，飞机两架来岷，在后所、小山子、二郎山等处投弹10余枚，红军死伤不明。为求防守严密，我又给各部队以如下之命令：“各部队守兵，每晚于12时前，准予轮流派监视哨；各处处长于12时后轮流巡查。所部官兵务须按监视线严密监视之，有违犯者，按连坐论。”

自24日以后，两三日间，战事渐趋沉寂。至27日午后3时，红军由小沟山、刘家堡、高家堡、龚家堡三面猛攻二郎山阵地，战事极为剧烈。是晚9时30分，红军由南西北三面攻城，人数众多，城下脚步声甚重。我即令所部蒋、梁两旅长，在东西城督率城防部队，在各垛口预置炸弹，不必放枪，并将预埋城四周之地雷引线，令各区守军先行牵引，待红军来袭渡过城壕时，方准拉动，使其爆炸。命令发布后，红军已抵城下，用草捆木板等填入壕内，相率越壕而过，将近城角，我部守军即拉动地雷引线；同时城上所掷手榴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红军奋勇攻进，前仆后继，势如云涌潮奔。我部慑于红军声势，忙以迫击炮临城俯击，炸弹如连珠坠落。迨天明后，县城及二郎山战事暂告停息。28日下午4时，红军猛烈扑城，入夜又猛扑二郎山，激战10时之久，互相争夺，极为剧烈。至拂晓，红军复行猛攻，后始渐停息。共军伤亡2400余人。

29日午后，据探报：“本日有萧克、贺龙、董振堂等部，陆续到达麻子川，董部已移驻小沟山。”我预料一二日内，红军必来围攻，詎知红军于当晚10时即同时攻击二郎山与县城，在猛烈战斗中在城山四面大声呼喊：“活捉鲁大昌！”我闻之，心惊胆颤。是夜红军陆续猛攻县城三次，二郎山方面，自开始攻击后，红军屡次猛扑阵地，并在大碉堡附近与我部官兵冲杀10余次，互有死伤。

30日晨，据该师旅长蒋云台报告：“共军数千，在二郎山东南之火山堡、火烧沟、老鸦山、二阳沟一带移动。”我认为红军东移

或系袭击陇西城，否则即为截击来岷之援军，即电知毛炳文军长注意，并派侦探由北路绕道通知陶峙岳部严加防范。

当时，红军首领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程世才、贺龙、萧克等，曾先后致函我部，商洽停止战事，借道抗日。但我不为所动，仍以高压手段，强制所属，拼死以待。无奈军中粮秣子弹问题严重，而岷县又在红军数百里重围之中，援兵无望，接济困难，只有再令缩减官兵食粮，每兵每日各发连麸面12两。并电南京、西安、兰州、天水请援。后来，朱绍良由兰州派飞机送来子弹4次，王钧由天水派飞机送来子弹两次，多系七九子弹，均甚合用；惟由空中抛掷，损伤甚多，由该师修械处加工修理，200人昼夜忙碌。自上月30日至9月3日，红军均昼伏夜攻。4日上午，忽据该师防守二郎山阵地营长龚登禄报告：“红军约千余人，今晨集合到王岷子地，似有用大炮向我攻击之势。”我遂令山上各守军，防备红军猛扑大碉堡，并令团长马三纲相机援助龚营长。不一时，红军以大炮向二郎山大碉堡轰击，该碉中弹5发，幸未爆炸，而在该碉附近爆发者计有7发，我部守兵死亡6名，伤2名，排长一名。红军又向城内轰击，有弹7发落于南正街大仓一带，炸死居民10余人，伤5人。龚营长亦以迫击炮还击。当时与我部对峙之红军仍为第五军。占领龚家堡附近各据点红军约一营，时以机枪射击县城守兵及民夫，间有伤亡。先是西城垣经红军数度猛攻后，攻陷缺口达10余丈之阔。我部除令守卫部队掩护民夫聚土修补外，并命第一旅一团三营营长孙铁峰，率领所部向各据点红军施行攻击，利用近战兵器血战两小时之久。红军向小山子方面退去，该营即将龚家堡附近各据点红军所构筑之工事完全予以破坏。同时，我命令各部队：“（一）岷县周围及二郎山工事，由各守备队继续加强；（二）各壕底要设置木钉；（三）壕之外沿掘开陷阱，以不妨碍我军之出击为原则。”并为明了红军计划，军队组织、装备等起见，将所得红军之图表、宣传品等，交师参谋处详细研究，提供在红军攻击时之对策。

在此期间，我接到蒋介石电云：“调孙震、沈久成两部及邓锡侯之6个团，行将继续入甘。为便利计，着统归张代总司令学良直接指挥。”又接张学良电：“兹由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率领第一军及第九十七师、第四十三师，克期开抵甘肃。希各严飭所部，协同地方团队，努力固守城寨，确保西兰公路，注意当面之敌，候我大军到达后，得以及时聚歼。”我奉电后，召集城内各居民家长，讲述所谓“战时民众应尽之义务与应守之秩序”，强迫城内居民竭力帮助守军。9月12日天又大雨，数日未霁。岷城受重重包围，运输困难，田禾连遭阴雨，不易成熟。因此，军中给养日少，民间食粮缺乏，已形成极为严重之问题。我无法可想，乃召开军需会议，决议自9月12日起，无论官兵，每日仍发连麸面12两，待嗣后飞机运输充足，再行酌加。由军需处协同县政府妥筹民食，并令各旅团分派部队，掩护民众出城，挖掘薯芋及野蔬之可补充食用者，以纾饥荒。旋有飞机3架来岷，向北山碉堡内红军投弹数枚。又接朱绍良转西北“剿总”电云：“查所属第十四师勇敢应战，殊堪嘉许。特发各项食品计38包，交航空十五队分送，希查收转发。”翌日，我即将住院伤愈之官兵，遣归各原属部队，用以增强“战斗力”。

天雨连绵，夜黑如漆。红军乘机以步兵千余，轻机枪10余挺，向岷县东城守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雨猛扑，经半小时后，红军又用三四十名为一队之密集队形，向城垣冲击。我部第二旅第四团守备部队，极力挣扎防御，红军始暂退原阵地。当时，天气寒冷，衣单粮缺，我部全体官兵，皆陷于疲惫状态，几难撑持。为鼓励士气，加强防守，我分别抽调各阵地官兵，讲述委座、张副总司令、朱主任等对本军固守岷县奖慰各电文，与即派孙震、沈久成、胡宗南等大军克期入甘围歼共军以及青海军由黑错（今合作）、夏河进攻临潭新旧城等情况，企图激发作战情绪，继续作战到底。同时，对该师各部队发出命令“（一）自16日起，不准各营连官兵拾洋芋、寻菜蔬；（二）遇有要公及在外寻菜时，

须派谨慎干练之官长带领之，并须限时归队；(三)各营连不论昼夜，时时考查士兵，以免奸细混入城内。乘机活动。”又据该师侦察报告：“青海部队于13日进攻临潭新旧城之敌。16日晚，敌第四方面军徐向前所属第九军之一部，由岷县野狐桥向临潭西窜，政委张国焘在内。现驻岷县附近之敌，仍为第五军，在城周围10里内者约两团余，其余两团均在10里以外。驻乡间之敌委乡长称乡主席，保长称委员，并积极抽拨壮丁，以充实其小单位。”得此情报，我即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及参谋人员等商讨《与敌作战一月来敌我优劣点之所在》，并研究对策及补救办法，以便“相机出击”。

18日以后，天气晴朗，飞机3架飞岷，为我部官兵运输粮食。惟红军行动飘忽不定，使我军防守颇感窘迫，于是我命令各部队：“不论昼夜，不准离开警戒地一步，并于拂晓、薄暮时，各监视哨之士兵数量，须加多一倍，以防敌猛扑。”翌日，据探报：

“岷城附近共军，日有增加，其番号与兵力不详。”我以红军不向他处移动，疑虑重重，又命第二旅派兵两营，第三旅派兵一营为预备队，均驻营防待命；各旅、团、营预备队，均留1/3，各守备区须派少校以上军官二员，轮流巡查。除各守备部队谨慎防守，严阵以待外，并由各旅团抽调较大之预备队为活动兵，以备敌攻某点时，相机应援。23日夜，红军在阴雨滂沱之际，以密集部队向二郎山阵地猛攻。此次进攻红军，系第九军所属步兵两团，有轻机枪十余挺。在猛攻数次后，即向王家大山方面退去。

中秋将近，天气渐寒，我部官兵由军需处每人各赏大洋两元，以备制小棉袄之用，借资御寒。同时，接蒋介石、张学良电云：“据俘虏供称，朱、徐、萧、贺此次由草地窜走，一月余到临洮，沿途乏粮，以草充饥，多相率退走。现共军一连仅有二三十人。前在临洮曾立苏维埃政府，嗣后改为人民政府，口号为联络人民，创造西北根据地，打通青海、新疆、内外蒙古，与苏联红军会合。”又接朱绍良转张学良电云：“查朱、徐共军，窜扰岷，漳之后，即分股约两三千，猛扑临洮，赖我一百十三师梁团长忠

武，率励所部，督率团队民众，协同抗拒，剿堵兼施，相持数月，幸未得逞。又萧、贺主力，数日以来，连陷成、康、徽县，进迫凤县；然该县警一旅三团之两连官兵，当数百之敌军，日夜奋斗，坚决固守，该团复派兵四连，于短期内解凤县之围，与数百共军激战搏斗，颇有斩获。俟围剿告一段落，再行论功行赏。”

当时围攻岷县之红军，为第五军及第九军、三十军之一部，内附迫击炮数门，不时向二郎山阵地及城内射击。我令各守备部队：“应沉着应战，切勿猬集一处，城内西南、西北两角，敌人最易接近，各守备部队官长须亲自指挥。”同时，该师接张学良电云：“鲁师任团^①游击大队，克复渭源，俟大军进剿，再协助回岷可也。”10月2日晨，我巡视城垣各守兵，并令官兵准备鞋袜及给养，待命出击。又接张学良电：“红军西窜，判断其将乘鲁师粮弹缺乏，予以重大压迫，引该师出城截击，或以临潭为据点，向临夏窜扰，扩大新根据地，或向青海窜扰河西。”根据以上情况，我即令各旅团派探四出，向城附近村庄及各窑洞等处详细搜索，以便出击。翌日据报：“城附近各村庄并无敌踪。共军大部，已退至荔川、申都各处，现向陇西、漳县方面退却中。”据此我即命令：

“第一旅五团派兵一营，即向荔川方面追击；第二旅四团派兵一营，追击红崖、申都方面之敌；第三旅五团派兵一营，追击哈达铺方面之敌；特务团派兵一营，护吉梅川、中寨集方面之敌。各追击部队于午前6时各集教场，待命出发。各阵地守军更须严密防范。”至此，岷城及二郎山战役，于10月6日始告结束。我部在岷县阻击红军达50余日。

（苏耀江、刘呈芝根据作者手记整理）

^① 任团，指鲁大昌部第一旅（四九三旅）第二团团长任谦。

洮、岷地区阻击红军始末

蒋 云 台

1935年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途经洮岷地区，当时我正驻防岷县，奉上级命令，布置兵力阻击。经过整两个月的攻防战斗，亲历战役始末，兹简述如次。

兰州绥靖公署防堵红军北上的阻击计划

第三军（上将军长王钧）辖第七师（中将师长曾万钟）、第十二师（中将师长唐淮源），每师都是两个旅。军部和第十二师驻防岷县城，第十二师构筑岷县至新堡工事；第七师以一个旅留守陇西，其余驻防岷县中寨集、梅川一线，并构筑中寨集至岷县工事。

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鲁大昌）辖3个步兵旅。第一旅（少将旅长梁应奎）两个团；第二旅（少将旅长蒋云台）两个团；第三旅（旅长鲁大昌兼）两个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共8个团，约一万余人。骑兵团驻防临潭旧城；第二旅驻防临潭、新堡；师部及主力驻防岷县，一部驻防武都。岷县城郊工事由该师负责构筑。

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少将保安司令杨积庆）辖3个藏民骑兵团，团长及其官兵全系藏民；临潭、岷县两县民团及临潭旧城西

* 作者原名蒋汉城，字云台，当时系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新编第十四师第二旅旅长，后改为第一六五师第四九四旅旅长，后升任副师长。

道堂回族武装，编制人数不详。叠山各山口工事，均由洮岷路保安司令部负责构筑，作为前哨警戒线。

自临潭旧城起，经新堡、西大寨、岷县城到中寨集，沿洮河两岸构筑碉堡，组成一条防堵红军北上的主要防御线。以上所有部队，不论是中央军、地方军统归兰州绥靖公署指挥。

当时的指导要领是：

（一）红军经草地向岷县前进时，第三军主力连同新编第十四师驻岷县部队堵击北进的红军，以部分兵力固守岷县城。

（二）红军越叠山向临潭前进时，新编第十四师第二旅固守新城，驻防旧城的骑兵团及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所辖3个骑兵团分头堵击驻岷县师主力及第十二师全部开往临潭策应。

（三）红军渡白龙江、越叠山进攻旧城时，新编第十四师以骑兵团协同当地民团固守旧城，第二旅及洮岷路保安司令部3个骑兵团，统一由第二旅旅长蒋云台指挥，赶赴旧城截击；该师主力及第十二师全部，由师长鲁大昌指挥，赶赴新城相机策应。

中央红军攻破腊子口

1935年9月间接到兰州绥署电报：“据空军侦察报告，敌约万余人纵队，由草地向甘肃方向前进，除着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新编第十四师派兵一个旅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并派侦探赴草地侦察。”

鲁大昌接到命令后，对红军情况进行判断，预料有三种可能：

（一）经草地至夏河，入青海，转河西，联络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二）经草地入西固、武都，据守阶成山区休整后，向汉南或陇南发展，建立根据地。

（三）红军万余人经过草地，缺乏粮弹，可能被藏民歼灭。

根据以上判断，鲁大昌派第三旅第六团团团长朱显荣率领该团

驰赴腊子口构筑工事，并警戒侦察。其余部队仍按原计划构筑工事。第六团到达腊子口后，在前方派驻一个营，其余两营作为预备队。第一线营仅派少数哨兵警戒腊子口，并未派人员深入草地侦察。但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后，并未正面进攻，却由腊子口西侧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向守军侧背袭击，突然从松林中、山坡后扫射过来，第一线一个营仓皇撤退，预备队也不战自乱，朱显荣便率领全团向岷县退却，沿途并未留掩护部队，只是电报岷县师部，腊子口已失守，红军正向岷县挺进。

岷县是鲁大昌发家的基地，在那里有他的大量财产，鲁大昌当然要决心固守。他一面通知第三军军部，一面集结兵力，准备守城，电令临潭第二旅全部兼程返回岷县。第三军也将驻防中寨集及西大寨的两个旅星夜集结岷县，摆开坚守岷县的阵势。据侦察报告，红军万余人在轻取天险腊子口后，集结哈达铺休整。武器装备中，轻重机枪甚多，骑兵很少，但无炮兵。这就更增加了王钧和鲁大昌固守岷县城郊的决心。意外的是红军在哈达铺休整后，未向岷县进攻，却向漳县、陇西方向前进，这就使固守岷县的部队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兰州绥署对鲁大昌失守腊子口，又擅自放弃临潭，将第二旅调往岷县大为不满，严令鲁大昌着第二旅星夜返回临潭，并饬鲁大昌率领师部及主力进驻临潭。真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况且当时形势紧急，红军大部队还在陆续过境，第二旅已不可能再调回临潭，鲁大昌便置之不理。

岷县城郊攻守战

中央红军北进后，已是1935年冬季了。第三军第十二师不久也开拔走了。岷县防务就由新编第十四师承担。为了固守岷县，新十四师重新调整了防地：师部及特务团驻防岷县城；第二旅第四团由红崖、申都调到岷县，第二旅旅部及第三团驻防梅

川、红水沟；第一旅旅部及第一团驻防哈达铺，第二团驻防武都；第三旅驻防临潭；骑兵团驻防岷县西川。

1936年7月，兰州绥署参谋处通报：“川西北红军全部向北移动，着夏河、岷县、武都、文县各地驻军严密警戒，并多派侦探侦察。”新编第十四师根据新情况，将第四团由红崖申都调至岷县，骑兵团集结至县城附近，但未派侦探远地侦察。

尽管岷县城外风急浪涌，兵马调动匆忙，岷县城内各机关，却是烟灯通明，雀战不已，笙歌不休，一派颓废景象。忽然火烧沟来人报告，红军已到达那里，人数甚多，正向岷县挺进。这消息像火烧草原，全城顿时紧张起来。师部上下手忙脚乱，先给四城门增加卫兵，继而下达调兵遣将命令。

此日下午6时左右，第二旅旅长蒋云台接到电话，红军已到达城西南数十里的大草滩，嘱咐他立即率领第三团来岷。同时电临潭、武都、哈达铺飭各部队星夜兼程开赴岷县。蒋云台赶到岷县，天色已晚，正在南川子、香房崖、二郎山部署军队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二郎山，在南川子与第一线哨兵遭遇，并听到零星枪声。此刻红军先头部队已逼近城郊，掩护主力集结。是夜，双方无激烈战斗。第二天上午，红军主力由二郎山后，上下阿阳至西川向骑兵团开始攻击。师部着蒋云台旅长率领旅部骑兵连，赴西川指挥骑兵团作战。下午1时，第一旅梁应奎旅长率领第一团赶到西门外，加入战斗。蒋旅长即回到南门外指挥第二旅作战。下午三四时，红军已逼近香房崖、南川子及西关外，展开凌厉攻势。第一旅第一团及骑兵团坚守西关外；第二旅坚守香房崖、南川子，形成攻守对峙。入夜红军攻势更为猛烈。至夜12时左右，骑兵团不能支持，擅自撤退，绕过北城，渡叠藏河向梅川方向退走。

二郎山三次争夺战

红军逼近香房崖、南川子及西关时，二郎山已成对阵状态。我即派特务团长王咸一指挥该团步兵一营、机炮一营；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杨伯达营长率领步兵两连；第一团林占彪营长率领步兵三连、重机枪一连，共守二郎山阵地及3个碉堡。当晚9时，红军对西川、二郎山、南川子同时开始攻击，对二郎山的攻势最为猛烈，一波连一波轮番进攻，守军伤亡惨重；尤其骑兵团撤退后，二郎山阵地全被突破，第一团一个营溃不成军，机炮营重机枪全部损失，营长林占彪下落不明。红军夺取阵地后，即猛攻3座碉堡，此时二郎庙预备队及守碉堡的两个连，在杨伯达营长指挥下，合力冲锋，以大刀、长矛、手枪、手榴弹展开白刃战。当时红军的步枪多无刺刀，又缺少大刀、长矛，交战不久即撤退。天明后，红军退回原阵地。新编第十四师营长杨伯达及其所率连长全部负伤，排班长半数负伤，士兵伤亡1/3，可以想见争夺战的激烈程度。这是第一次二郎山争夺战。

次日中午接到兰州绥署通报称：“川西北部红军全部向岷县方向前进。”同时又转来中央电报，令新编第十四师改编为第一六五师，第一旅改为第四九三旅，第二旅改为第四九四旅，第三旅改为第四九五旅，并发表蒋云台任第一六五师副师长。当时鲁大昌为鼓励士气，拿出现洋壹万元，犒赏昨夜守二郎山的官兵，并宣布特务团团长王咸一代理第三旅旅长，杨伯达升为第一团团。同时电报绥署转报中央。

此时，红军主力从早到晚继续经南川子向香房崖前进，另有万余人的纵队经西北向临潭方向前进。二郎山后之上下阿阳，红军主力部队正在集结。战云密布，风声紧急。我当即派第三旅第五团团李希发率领步兵9个连守二郎山碉堡及阵地，并派第三团第一营营长苏占祥率领步兵三连，协同第五团守山。第二次二

二郎山争夺战从晚9时打响，一波连一波地反复冲击，持续到午夜12时，阵地被红军突破，并将三个碉堡重重包围。堡内弹药告罄。在此紧急时刻，我即着第三团抽调守南城部队增援，仍用大刀、长矛、手榴弹展开白刃战，红军便开始后撤。天明后，派师部及第二旅两个手枪连作掩护，第五团清扫战场，一面掩埋尸体，一面护送伤员。该团7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连长负伤自杀。9个步兵连仅剩400余人。这是第二次二郎山争夺战。

在派第五团守山之前，我决定放弃城外香房崖、鸾桥西端碉堡、西关及西北城角两碉堡，避免分散兵力，集中力量守城和二郎山。第二旅担任东城南城守卫，第一旅担任西城守卫，第三旅两个团担任北城守卫。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在西州里铺及荔川集结，并占领了西关及西北城角的两个碉堡。飞机场、南川子、鸾桥西两个碉堡也都被红军占领。由腊子口方向前进的红军后续部队，昼夜不停地涌来。

二郎山是守卫岷县城的关键阵地，欲保岷县城，首先得保住二郎山。师部继特务团、第五团受重创之后，又派第六团团长沙显荣率领该团9个步兵连及师部手枪连，另外原守阵地的第二旅三团一营营长苏占祥率领的两个步兵连，共同防守二郎山。红军依然是从晚9时开始夜攻，一拨连一拨轮番进击，直到12时左右，阵地第3次被突破，继续围攻3个碉堡。守卫南城之第三团团长沙三纲，派出该团连长李福奎率领步兵两个连，用长矛、手榴弹反复冲锋，红军始撤回。此刻天已黎明，当夜手枪连伤亡约半数，朱显荣团和苏占祥营伤亡约各1/3。这是第三次二郎山争夺战。

“把战斗危机消弭在萌芽之时”

岷城北洮河上有个渡口是所谓的“滑网渡”，即是在河两岸竖设木桩各一，上绾一长索，索上穿一滑环，环上系有木舟来回滑渡。

当时鲁大昌电话告诉我，拟派朱显荣团步兵一排在河北掩护渡口，以便派人赴河北岸农村中搜购食盐。同时又据侦察报告：“梅川、二羊沟、西川大沟寨等处，红军集结甚多，数目不详。”又据巡查街道维持秩序的副官伍益哉报告：“朱显荣团八二迫击炮连，及重机枪若干，已驮载停当，准备向洮河北岸出发。”跟鲁电话告诉我的情况完全两样，引起我的诧异。我便亲自去找鲁大昌商谈军队部署问题，共提出3点意见。

（一）在此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际，朱显荣团重兵器，为什么要开往洮河北岸？鲁大昌说，他的意思是将河北岸岷山占领，可以掩护渡口，维持北岸交通。当时，我怀疑鲁大昌在二郎山三次争夺战受创之后发生动摇，打算在必要时逃走。我即坚持主张斩断渡索，破沉渡船，挖掉木桩，以示“破釜沉舟”、背城一战的决心。我并说明不如此必然会影响士气、影响人心。鲁大昌同意我的意见，即刻照此办理。

（二）二郎山是岷县城的屏障，必须尽全力保住二郎山阵地。我便派第二旅第四团团长沙伯泉率领该团步兵两营，及第一旅一团孙铁峰营步兵3连，由孙伯泉团长指挥，坚守二郎山。各步兵团及机炮营共7个迫击炮连，计有42门八二迫击炮集中使用，排列在西南两城上，白天详细测定红军攻击二郎山必经要道的距离，标定位置，夜间红军进攻时，即按计划猛烈地进行阻止射击。

（三）为了发挥白刃战的作用，各团包括师部及第二旅的两个手枪连，挑选精壮官兵600人，各发长矛一枝，炸弹4枚，编为预备队，集结在西南城附近。俟红军来攻时，由我亲自率领出城展开白刃战。鲁大昌不同意我出城决战，改由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沙三纲担任。

我即转回，分别执行上述3项决定。

孙伯泉到达二郎山阵地后，详细察看了阵地及其周围情况，发现工事构筑上有问题，兵力部署上也有缺点：

第一，3个碉堡外坑凹多，死角大，敌人黑夜接近后是良好的掩蔽物。

第二，3个碉堡全无顶盖，如同敞口缸，敌人夜间接近碉堡，将手榴弹由顶部投入，使堡内守兵无法立足，必然造成惨重伤亡。

第三，无照明设备，敌人利用黑夜掩蔽，很易摸到碉堡附近，守兵不易发现。

第四，既守阵地，又守碉堡，敌人集中力量先攻阵地，夜间碉堡内无法用火力支援，又不敢放弃碉堡去增援阵地。及阵地被突破，守兵仓皇退至碉堡附近，敌人随同赶到碉堡周围，守碉部队射击，既怕伤着由阵地退回的自家部队；又怕退回的部队混乱，不敢放入碉堡，同时碉堡容量亦极有限。这样便给红军攻击部队以有利机会，他们尽量用手榴弹向碉堡内外投掷，并用轻机枪交叉火力在碉堡周围射击，所以造成守军惨重的伤亡，连战3夜，守军伤亡竟达千人左右。

根据孙伯泉的意见，我遂变更了部署：守碉堡不守阵地；给各碉堡加修顶盖，加深加宽外壕，填平碉堡外面的坑凹，消灭死角；同时以小汽油桶装清油、白布，添设照明设备；在各必经路口埋设地雷。这一新的部署实施后，红军便停止了攻山，从此二郎山上再无激烈战斗。这是战争开始的第4夜了。

岷县城攻守战准备

二郎山3次争夺战，第一六五师损失惨重，红军也未能占领山头，便改变计划，转为直接攻城。据城内镇长刘世英报告，梅川、龙王台、香房崖、南川子上下阿阳、大沟寨、西三十里铺等地区的红军，连日赶造云梯，一般都是单杆“主”字形云梯，长约两丈。即在一长杆上，两边横排木橛或铁橛，最下端置较长的横木作底座，其他形状的云梯甚少；也有“车排形四轮式”的云

梯，因笨重不易运动，故为数不多。红军声称要赶造一万架云梯。当天上午，红军将岷县城北洮河北岸的岷山占领，又在城北渡口派兵监视。这些情况，我没有告诉鲁大昌，即找第四九三旅梁应奎旅长研究，判断战情。我们就以下几方面取得一致认识，并研究出相应措施：

（一）红军攻击位置的选择，南城紧靠二郎山，城与山能够相互策应射击，二郎庙又控制有预备队，不易接近。北城距洮河甚近，又无民房，无依托，无掩护，不易接近。只有东西两面，房屋密集，挨近城墙，地形隐蔽，进退自如。红军可能攻击的位置，一定是在东城和西城。

（二）红军攻击时，如东西两面同时进行攻击，每批需要一团人。每一架单杆“主”字云梯，至少得两人，才能运至城墙竖起来。所以扒城队每架云梯至少要有一个班人跟进。一次用50架云梯猛攻一面，需要500人，轮番接替进攻10次，就需要5000人。如东西两面同时进攻，一夜就得10000人。这样大的兵力很费事。如一面主攻，一面助攻，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兵力了。

（三）红军攻城的方法。一般可以归纳为：空军轰炸、炮兵轰城、炸药爆破、坑道突破、古老的原始扒城及内部响应6种。而红军没有空军，目前又无炮兵，岷县城水位甚高，挖下三尺左右即有水，同时坑道战旷日费时，困难甚多。内部响应成分亦少，我们估计红军只有用爆破与扒城两种方法。应当按这两种方法考虑对策来进行部署。

具体的部署：

首先，将城分段负责，北城由师长鲁大昌负责，着朱显荣、李希发两个团防守。东、南两城由我负责，着孙伯泉、马三纲两个团防守（孙守东城，马守南城）。西城由梁应奎负责，着第九八五团防守（梁应奎兼团长）。二郎山由王咸一团负责，该团少数步兵守3个碉堡，主力留作预备队。此刻二郎山并不吃紧。

其次，城上每一垛口，规定守兵3至5人，配备步枪、大

刀、手榴弹，另在垛口旁贮置手榴弹两箱。利用城头女儿墙建立平房式宿住掩蔽部。既是阵地，又是兵舍。在顶盖上尽量垒积滚木。至少五层滚木，每根滚木用绳索结成活扣，需用时不须手推，守兵在掩蔽部内将绳子一拉，即可滚下一根，如连续拉，即可滚下许多根。滚木大小以直径8寸以上为宜，长1丈5尺左右为最方便。另外利用汽油（飞机场贮存的）及木材多的条件作城墙上照明准备。

第三，城内各团抽调预备队，配备大刀、长矛、手榴弹，分置各路口待命。多开上城的交通道，随时随地可以登城增援及运输军需。又准备2尺长1.5尺宽的麻布袋400个，内装沙土，万一某处被爆破，每人各肩一袋，用两连手枪将爆破口作火力封锁，迅速用土囊堵垒成胸墙。

第四，如爆破一点，或城墙上冲入少许敌人时，所有守城部队，不许乱动，照明者坚持执行原任务，由各团预备队及师预备队用大刀长矛向突入处进行白刃战。因红军无刺刀（虽有亦甚少），无大刀，又远涉草地，体力尚未恢复，不宜于进行白刃战。

岷县城三宵攻守战

战事对峙到第5天下午，红军攻城云梯准备停当，先占领西关两个主碉作掩护，将民房挖通，在屋顶墙头构设轻重机枪掩体。至晚9时，西关各房顶墙头轻重机枪同时猛烈射击。此时各院内及西关外攻城队，由正面猛扑西城及西南城角，一拨连一拨，一面向城墙上搭云梯，一面后续部队跑步攀登。守城的第九八五团即用轻重机枪作猛烈还击，迫击炮集中火力点射西关各要道口（事先已测量好，标定射向射角）；同时用滚木、手榴弹打退扒云梯攻城的红军。这样连续不断地一直防守至天明，红军即停止攻击。守城的第九八五团阵亡排长一员，负伤士兵3人。夺得红军云梯70多架，是由城头上抽取上来的。这是战事第5夜的第一

次攻守战。

据侦探报告，新到红军人数不详，有外号叫“夜老虎”者现住二郎山后。另外清水沟、上下阿阳及西三十里铺一带做成的云梯，由老百姓向西十里铺、大沟寨运送。在飞机场、香房崖、南川子一带，有4个团的兵力；大沟寨西十里铺附近，约6个团的兵力。

根据这些情况，红军还要二次攻城，我军便在城西外沿城墙挖掘8尺宽5尺深外壕一道。城头上架设轻重机枪、迫击炮作掩护，将夜间用过的滚木，抬回垒在城头上。城墙上增筑坑道式轻重机枪蔽体，构成浓密的交叉火力。城墙垛口下多设集束手榴弹（每5个为一束捆在一起），固定在城墙半腰间，将导火索绾上细麻绳，托在垛口内，敌人扒城到半腰时，即将绳子一拉，5枚手榴弹在城墙中腰同时爆炸，这样杀伤力比单个投掷威力更大。士兵白天轮流睡觉休息。预备队练习登城增援。沙囊队练习运送沙囊及使用长矛等动作，进行临战训练。

到了晚9时，红军攻城开始，蜂涌而至。但因外壕阻隔，云梯长度相差甚远，集束手榴弹在城垛口下5、6尺位置爆炸，对攀登云梯的攻城红军杀伤力甚大，再加滚木的砸击力很猛，这一夜红军伤亡较大，攻防战不到天明就结束了。这是第6夜的第2次攻守战。

第7夜，红军将“主”字形云梯加长，并运用“车排形四轮式”云梯。这天下午，即将笨重的云梯运至西关外及“后所”附近，至晚9时后，各屋顶各碉堡轻重机枪，猛烈密射城头，掩护攻城队先把云梯搭在城墙上，然后各攻城队最前列人员执手枪跑步攀登。但云梯愈长，颤动幅度愈大，攀登速度就相对的愈慢，造成的伤亡也就愈大。这一夜只有一个人扒上城头，当即被守兵击落城下。是夜被滚木砸坏的云梯有30多架，城上无伤亡。从此红军停止了对西城的攻击。这是第7夜的第3次攻守战。

城内守军的反击战

红军以朱德和张国焘两人名义，给我和梁应奎各送来一封信，提出两条意见，大意是：第一条，希望你们同我们一道去干；第二条，你们选择一个地区将部队移到那里去，岷县城让我们休养整理部队。如有复信，交我们第一线转交。

当时梁应奎在电话上告诉我说，他接到红军送来一封信并转告了信的内容，问我如何办，我答复他说：“第一条不考虑；第二条，我们把岷县城让给他们，我们一个师在他们几百里的重围中，一定会被他们解决的，就是不解决，将来失守城池的责任我们也担戴不起。只有不复不理。可是也不能告诉鲁大昌，因为此人多疑，他会怀疑我们。”梁同意我的意见。当天中午，镇长刘世英报告，大部红军向龙王台、飞机场、香房崖、南川子增兵。夜12时左右，守东城的第九八八团团团长孙伯泉来找我，说东门外距城墙不到3丈远，就是同善社的楼房，现已被红军占领。墙头四面都打开枪眼，用手电筒看很清楚，但老百姓报告，只有十几个人，他拟派少数兵出城解决。当时我不同意。因为第一，夜黑如漆，情况不明；第二，如果只有十几个人，天明一定会走掉的；第三，要是人数多，白天部署攻击，较为方便。到天明后，才发现红军人数甚多。

此时红军对岷县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要能守住岷县城，只有以攻为守，进行反击。因此决定同时发起四路反攻：（一）着孙伯泉抽该团主力，一面围攻同善社，一面阻止叠藏河以东向东关增援的红军，迅速肃清东关方面的威胁。（二）着九八七团派兵一部攻击南川子及鸾桥西两个碉堡，夺回后予以破坏。（三）梁应奎派九八五团一部攻击西关，将各种工事夺回后予以破坏，并攻击后援的红军。（四）着第九八九团李希发派兵一部，攻击城西北角红军阵地及两座碉堡。

经过半日战斗，占领东关的红军，全部被歼灭，鸾桥附近的红军，全数后撤，退至叠藏河以东；鸾桥西侧两座碉堡，亦被攻下破坏了；西关工事全被破坏，只剩下西关城的两座碉堡和西北城角的两座碉堡没有攻下来。各团伤亡不大，第九八八团阵亡连长杜凯一人，士兵伤亡数人，其余3个团各伤亡官兵不到10人。

岷县城粮弹告罄

此后岷县城郊再未发生激烈战斗，围困至20天左右时，守城官兵每人一天口粮，只发13两连麸面，城内狗彘及牲畜，已开始被宰食。此时有战斗机3架，每日出动3次，由兰州基地向岷县空投补给，主要投送黄米，其次是弹药（轻重机枪、步枪和自来得手枪的子弹），再次是医药用品及通讯器材。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不能降落，一律空投。但因为东南北三面山头上有红军轻重机枪高射，不能低飞，又无降落伞，城内外房屋密集，米包常落在屋顶上，不仅将房屋砸毁，同时米粒飞散，也无法拣收；如掉在平地，米包也要砸入地中一二尺深，连土挖来加工筛洗，方可食用。所以每次空投小米，至少有半数损失了。飞机每次空投时，全城俨如空袭，军民各处躲藏，防不胜防。第九八九团一个士兵被米包击中，砸成肉泥。围困至40天左右，因粮食缺乏，救兵无望，人心惶惶。空投粮弹，一部分落在红军驻区，一部分落在中间地带，双方抢取，互相对射。有时飞机也向红军驻区投弹轰炸或扫射。

正在食粮紧张的时刻，张学良从西安来电慰问，并说：“连电军政部催派运输机一队，给贵师运送给养，迄未见复。如再不派运输机时，即着本副总司令白鹰座机给贵师运粮。”这虽然是一纸空文，但对全师精神安慰不小，同时也表现出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不协调。

红军东进，放弃围城

在岷县被围第2天，我即派师部参谋王文轩赴陇西与毛炳文军联络，要求派兵支援。第八师陶峙岳师长也派一副官来岷联系，被围困在城中。从此对友军增援的希望完全破灭。在被围约40天左右，忽然我师驻兰州办事处长岳子贞来电称“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中央已由武汉抽调主力军用火车赶运至陕西，兼程入甘增援”等语。大家不知道两广的什么问题，也不晓得抽调武汉多少部队，什么番号，总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岷县这次被围困到58天时，临潭的红军全数撤回岷县附近，同时洮河北岸监视城北渡口的红军亦完全撤走。至晚10时左右，岷县城周围红军也全数撤走。据说是由陕西开来的中央军，从清水、庄浪方向截击红军，但兵力番号，始终不详。当时多人建议，抽调城内各团精壮官兵，编为追击队，分两路追击。鲁大昌怕红军设伏诱击，拒绝采纳。最后得到消息，红军已分两路，一路经会宁至靖远城西3里地的红嘴子及15里地的虎白口渡黄河向河西前进，一路经陇西、通渭、静宁、固原，向陕北方向前进。

临洮、渭源、临潭之战见闻

边 仙 舟

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道经临（潭）、岷（县），休整两月，东赴陕北。在休整期间，与岷县鲁大昌部发生围城战斗；同时在渭源、临洮、临潭3县，亦有局部战斗。岷县战役，言之者众；对3县之战则少见记述，故据当时见闻忆述之。

是年夏，红军尚未东出迭部之时，国民党军在甘肃之部署，早已星罗棋布。陇东有宁夏之马鸿宾、马鸿逵军；又将东北军王树常、何柱国部移驻庆阳五属。兰州附近为于学忠军；周体仁师驻临洮；天水有胡宗南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七师，1935年9月曾驻岷县遏阻红军东去，该两师于1936年春移驻甘谷、武山两县。陇西有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师，武都有盛文之暂编第五十九师。岷县、临潭则为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总计兵力约为30余万之众，其中中央军亦在10万以上，防堵部署可谓众且周矣！然而红军北出腊子口，只有岷县鲁大昌部有10余日之围城战。当其休整58日而挥师东进时，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既无关隘之阻，又鲜劲旅之抗，岂非正义之师，先声夺人者耶？

红军北上抗日，万里跋涉者有年矣。跨雪山，越草地，初入甘肃境，需要休整之时间与环境，以整顿军容。故对岷县之鲁部只施以压缩之战术，使其困城就范，而无滋扰活动之余地。鲁部亦非敢于阻击以示勇，实因县城被围，生死攸关，进退无门，作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新编第十四师副官主任。

困兽斗耳！在围困岷县之时，红军部队随即向前进展。未及半月，已将漳县、渭源、临潭、临洮之会川全部占领，扩展外围，取得军事部署上之脉络相属，以阻防陇西、临洮两路国民党军之向休整地带骚扰。故对渭源三县之出击，只不过为警戒敌军而已。

渭源之巷战

6月20日夜，红军初攻岷县二郎山之战斗中，鲁大昌部之骑兵团在西郊败退，即撤至茶铺驿，继退至中寨集。当时鲁部之任谦步兵第二团，亦未能绕道进岷城，而退至大草滩。随后在红军推进下，任谦率部退往渭源一带，和驻防陇西之陶峙岳部第八师取得联系。孟世权骑兵团以行动迅速和地形熟悉之故，往来驰骋于陇、渭、临三县之山区村镇。7月初，岷县战役稍弛，红军即向陇西、武山、甘谷前进。其左侧翼部队，即向渭源、临洮推进。当时红军进驻渭源时，任谦团之陈营驻守城中，其他两营分驻于汪家衙、首阳镇。任谦知红军前队猛烈，未敢作战。稍事抵抗，即将全团撤至陇西近郊。因第八师不许进城，任谦乃率部退往马家河。红军即占领渭源县城和汪家衙一带，以屏蔽三岔要道（漳县北20里，为陇、岷、漳三县交通点），此乃7月初旬之情况。红军侦知陇西之第八师，只能固守城池，而无向外活动能力，红军向临洮推进。临洮之周体仁师，反将两团北撤，仅留一团固守东山要地。于是汪家衙、渭源一带之红军，以为无敌军接近，戒备松弛。孰料早已窜退马家河之鲁大昌部孟世权骑兵团（由鲁部参谋长史鼎新主持，与任谦步兵团同时退至该镇），在红军到达马家河前，已西撤陇西首阳镇北山中，再未随任谦向定西撤去（新一军杜汉三团驻守）。

孟世权侦知汪家衙红军兵力比较雄厚，且系川原地带，不易避开机枪扫射。渭源县城仅住红军200多人，城小地狭，岗陵起伏。火力易避，利于袭击。乃于7月望日黄昏，率部潜至书院

(城西隔埠3里许),先命两连舍马步袭城中,闻枪声起,余两连由城南北驰突冲击。是夜鸡鸣时,步袭者已入城中(城矮随处可登),红军觉而鸣枪,已成巷战局势。城外骑兵亦已逼临城下,向城头碉堡攻击。由于巷战,城外山碉中之红军机枪射击,亦少威力。战斗约一时许,红军放弃城垣南撤。此次战斗,红军虽系防守者,但以戒备未周,致敌偷入城中,形成巷战。且因孟世权骑兵团,曾多次驻防渭源,城中巷道房舍院落,每一士兵都了然胸中,故能利用地形,各自为战,毋须指挥者之规划号令也。孟世权占领渭源,获得红军之步枪数10支,轻机枪4挺。又得红军进军略图一张,报送兰州绥靖公署朱绍良后,曾受嘉奖。孟世权虽得渭源,但于当日即畏而弃城他去。一日之暂,亦未能守。孟深知国民党军方面,对己毫无援救,而红军必然复来攻取,与其坐而困亡,孰若弃而别栖,且渭源之地势,易攻而不足守也。

孟世权骑兵团在偷袭渭源后,退往站滩、漫洼两处就食(临洮东北区村镇)。7月22日夜,红军攻临洮城时,别遣支队由洮坪北进。而红军别部亦由东乡二十铺向北推进,已达高庙山(城北15里,即太白山)、盐川子,转向上营马衙山一带。孟世权深恐受红军之迂回包围(站滩上营相距20里),亦由站滩向临洮之北乡川区撤退。双方又相遇于盐川子附近,曾发生短时间之射击。骑兵团即转去新添铺川区,红军再未向北推进。

围攻临洮之战

7月15日前,红军已从会川进展临洮城南20里之清水渠,尚未攻城。由于新编第十四师孟世权骑兵团曾偷袭渭源,一度陷城,红军遭受损失。20日后,红军由清水渠沿洮坪北进,占领木厂一带。继面全部占领南乡各村,开始攻临洮城,似将久留,实则乃为牵制驻临洮之周体仁部,使之不能向会川、清源各地袭

击。当红军进展至会川时，临洮县长即命令所谓士绅者，成立“城防委员会”。督令街长保甲率市民以守城，而驻军周体仁师之一团全部移驻东山，一团移驻北山，一团返回兰州。因之，临洮群众，极端恐惶，县长要求军队协助守城，周师乃移一营兵力进城，留两连于街衢要道，仅令两连登城，分排据守炮台地点，其他雉墙垛口，全归市民自守。

7月22日，红军从城西南向城上射击。周军负责人严饬城上市民：“不许还击，也不许呐喊”。惟“静候女墙以内，待登城时，再予搏斗”。红军是夜虽射击数度，但未扑城，仅将城阁寺（城西南唐番城遗址，上有寺）和洮河桥头堡占领。23日夜，霖雨连绵，红军于二更后由城阁寺以重机枪向城头平行扫射，开始攻城。守军仍严令市民如昨夜。并督责“蹶躄勿动”。但闻城下有红军之足声后，市民中持有手榴弹者，情不自禁，向女儿墙外乱掷，乃不复如初夜之宁静。但红军攻城之机枪声止后，城上亦安静不喧。是夜红军在雨淋中，攻击数次。黎明，在城下弃有云梯一架。24日夜，天仍细雨，国民党军预计是夜红军必加强梯城之战，乃将留街中两连部队，全部加驻于西南城上，准备战斗，又觉两夜来市民之守城者尚能与军队协力作战，乃消除其猜忌情绪，给城防委员会送步枪子弹3000发。嘱“酌予市民之持枪者”。是夜红军之攻城，仍以西南角为据点（东山有周军，西为河坝），攻击时间较前夜为迟。午夜初，红军重机枪从城阁寺向城头扫射，迤东番城地区，亦有轻机枪向城上射击，间有步枪之声。城上市民亦时以步枪还击，城上周军并未射击。惟驻东山之周军各据点，不断发出零星枪声。午夜后，红军攻城梯队数十人近至城根，每5人抬一云梯，梯头伏一人，当梯搭至城垣，则梯头人已至女墙，守军急从炮台侧方，不断以轻机枪扫射。市民亦尽量掷出所有之手榴弹。并推下女墙头早设置之滚木，压击红军之梯城者。是时霖雨未歇，攻守双方之枪声亦未间断，梯城红军在此极艰巨之战斗中，曾数度扑城，惟以周军火力极强，各炮台机枪之

侧射，构成纵横密集之火网，红军恐牺牲过巨，乃停止梯城，转向南门一带加强火力，以防遏东山守军之侧袭。但东山守军并未离开碉堡壕堑一步。红军乃安全返回据点。

25日天明后，见城垣尚倚云梯数架。距城附近亦弃云梯10余架。战斗中红军死亡者10余人，城上市民死一人，伤数人。城门仍严闭，红军仍据城阁寺。入夜红军又以机枪向城上射击，城上仅以步枪还击，深恐再如昨夜梯城之战。未几，红军机枪停止射击，亦以步枪零星向城头射来，终夜再未扑城。此种情况，延续2、3日后，至7月底，红军放弃距城附近之据点，撤至清水渠一带。又数日，撤至会川。中秋后，由会川东去。闻攻临洮之红军，系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所部。其攻临洮之任务，为红军全部东去时之左翼掩护，以防于学忠军队之侧面袭击。并非攻城夺地之战斗也。

与此同时，在临洮县东北山区向北推进之红军，改向南撤，转去渭源地带。至中秋后，完成其左侧翼掩护之任务而全部东去。

临 潭 之 战

临潭原为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第三旅驻防，1936年6月19日红军出腊子口时，鲁大昌急将该旅调回岷县。临潭成为无防守区。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令青海马步芳派骑兵旅旅长马彪率部进驻临潭县，以防阻红军之北进。马彪向临潭县城进发前，红军中央直属部队早已从迭部分道北进。而由大禹沟（通下迭部）、哈车沟（通上下迭部）两路渡洮河而占领临潭之新旧城（两城相距60里）。在此以前，红军徐向前、李先念之第四方面军，早出腊子口而由奔竹寺（城南20里）、三岔门（城西南50里）两路包围二郎山和岷县。贺龙、萧克之红二方面军，则出腊子口直向东进（1935年秋，毛泽东率部东去路线），在哈达铺、梨川一带休

整。红军各机构已由大禹沟北渡洮河而在临潭、岷县乡区休整（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曾驻部新堡）早达旧城之红军亦向北推进，而以卓洛（城北15里）、乱藏（斜藏沟口）为防守据点，并分布队伍，驻守旧城附近之各山碉。红军所到之地，即有国民党政府督令修筑之碉堡。马彪骑兵南来，至陌务、黑错（今合作），已悉旧城山碉全部被红军占领，再未敢率尔东进，当即轮派连队，分巡斜藏沟要道，以防红军之突然北进。此种情况，持续一月之久（7月初旬到8月初旬），双方并无战斗发生。

在8月初旬之末，各山碉防守之红军，逐渐退却。马彪接朱绍良电令：“红军大部东去，应相机追击。”继得当地情报：“红军驻旧城者减少。”乃令部队向斜藏沟东进，图取旧城。至卓洛，被红军之碉守者以机枪扫射，马部未敢前进，仍行退入斜藏沟内。8月10日，侦知卓洛、乱藏红军业已撤去，马彪即率骑兵旅出斜沟而占旧城。但在往新城上之山碉中，仍有红军驻守。马彪确认红军业已东撤，碉守者不过断后小部，乃于15日东进至杨营（新旧城中间）。不料侦知新城红军尚准备过中秋节而无离开现象，且在距旧城道上之山碉中，时有步枪射击之声，犹豫徘徊，再未东进。当即命令一团扼守杨营，一团围击山碉。经15、16两日夜之围攻，仅将后路各碉攻取。但所攻破之碉堡中，红军未有10人以上者，率皆3、5人不等。惟距旧城15里之高峰巨碉上，有轻机枪一挺。所有山碉，在被攻破时都有相当牺牲，红军子弹全部告罄，轻机枪自行损毁，战士大半自杀，间有夜间突围逃亡者。马彪遂扬言：“在追击红军中获得最大胜利。”8月18日围岷县之红军东去，驻新城之红军后围队伍再未取道岷县，亦于18日由王家坟（新城东40里）经石门沟（洮河西岸，距新城70里）渡洮河而去陇西地带。于是红军出草地而在洮岷地区休整之计划，按时完成，开始向陇东高原会师矣。岷县鲁大昌部惊魂方定。8月21日，马彪亲率轻骑数十人，由临潭抵岷县，谒见鲁大昌，互道战斗情况。22日晨，马彪即返临潭。23日鲁大昌派人去临潭，为马

家军送绵羊10只，以作报聘之礼。9月初，朱绍良电令马彪返防青海，临潭仍由鲁大昌部接防，直至鲁部参加抗日战争东去而后已。

在陇西地区堵截红军见闻

蔡 呈 祥

兵 力 调 集

1935年，当红军经过草地即将进入甘肃时，蒋介石令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严加防堵。当时，朱认为甘肃东部驻有重兵，又交通方便，易于调集兵力，红军进入甘肃后，不敢轻易东下。西路有马军（马步青、马步芳等部）驻守，而且戈壁横亘。红军如欲西上打通国际路线，亦决难飞越；最大可能只有利用山区建立根据地。

当时在甘肃的有中央军第一师罗历戎第四团，杨德亮第五团和蔡仲骑兵团。地方武力有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驻岷县、武都一带）、邓宝珊新编第一军所属李贵清新编第十旅（驻靖远一带）、石英秀新编第十一旅（驻静宁一带），还有马锡武骑兵团（驻通渭一带）。这些军队，由于训练不精，装备低劣，战斗力都不强。

朱绍良顾虑及此，便电蒋介石调兵支援。蒋即派遣王钧第三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先后入甘。1935年夏初，第三军军部直属部队和曾万钟第七师驻陇南一带；唐淮源第十二师进驻陇西地区，率有朱淮、马崑（回族）两个旅。原驻陇西的新编第十四师蒋云台（汉城）旅被调驻岷县。1935年9月间，红军进入岷县境内，唐淮源第十二师又调往岷县。陇西防务遂由第五十一军直属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议，陇西城“剿共义勇队”第三支队司令。

部队侯哲垣骑兵团接替。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务，朱绍良又电请蒋介石指名调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入甘。1936年7月，毛炳文率所部陶峙岳第八师、李英第二十四师，共约2万人进驻陇西，成为国民党在陇西地区堵截红军的主要力量。

毛炳文军进驻陇西地区后，军部驻县城隍庙，第八师师部驻陇西师范学校，第二十四师师部驻塔寺巷女子小学校及妙华寺，均在大城内。但防务分布则为：第八师部队驻守大城和城西安家山、东岳庙、城南仁寿山、张家坪及东路张家塆、东二十里铺一带；第二十四师部队驻守北关和北路倾家门、北二十里铺、云田乡一带；第三军唐淮源第十二师一个团，远驻在北后铺马家河一带。

原驻武都两水的新编第十四师任谦团，因为没有执行鲁大昌调该团回岷县的命令，并拒绝第十二师朱淮旅长令其防守西固的部署，乃间道至陇西。而毛炳文第三十七军既怕红军，又猜疑地方部队，不让任部进城，令其驻东北郊柴家门、何家门、汪家门一带。随后陶峙岳又令任部移驻北后铺马家河，名为维持粮道，实为调虎离山之计。同时，新编第十四师的孟世权骑兵团（只100余人）也进入陇西县西境，在汪家衙一带作流窜活动。

工 事 构 筑

1935年4月，第三军第十二师唐淮源率部进驻陇西后，军长王钧即保荐其军部参议刘应福（云南人）出任陇西县长。陇西是兰州绥靖公署部署堵击红军的军事重点之一，故第十二师一到陇西，就大肆征集民工，积极修缮城防，企图固守。在城厢、近郊周围及主要山头上建筑碉堡，3里一碉，5里一堡，构成所谓碉堡网。碉堡分为连、排、班3等，自5月至8月共筑成162座。1936年7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驻陇西县后，又增筑碉堡26座。因这时时局吃紧，不放心老百姓，概由兵工兴筑，不过仍抓妇孺

搬运砖石土块。先后共计建成碉堡194座，认为固若金汤，可保无虞。筑碉所用木料，概向当地搜取。城厢居民特别是四郊农民的门窗，都被拆除殆尽，如东郊王家坪60余户，除王得海（地主）一家外，所有农户门窗，都拆卸一空。北山干旱地区农民饮用的窖水，也被建碉所需而汲尽。又为了扫清射界，碉堡附近的土地，不许农民耕种，田禾都被拔除，树木都被砍掉，坟地也被铲平。更有甚者，1935年朱淮旅督修碉堡的同时，在东郊又因开辟飞机场将东塬坪的大片坟地，一一铲掘，以致白骨暴裸。尤其对民工百般虐待，不管老弱妇孺，也被驱策从远地搬运石头，小脚妇女，更是苦痛万状。当时有个督工的矮子营长，动辄就打骂民工，十分凶恶。虽是民怨沸腾，恨之入骨，也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故当时有这样—个民谣：“中央军怕的共产党，老百姓怕的朱旅长，死人怕的铁锹响，民工怕的矮子营长。”这是当时—个活生生的写照。这些工事筑成后，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如意，红军一到，他们窘相毕露，未暇利用，便即逃去，只是给陇西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留下了难忘的苦难而已。

堵 击 战 斗

1935年9月下旬，红军由漳县经过陇西、武山境界鸳鸯镇一带。陇西所驻第五十一军侯哲垣骑兵团，出陇西东40里铺鸦儿峡，在渭水北岸赵家埂子附近，分兵两路，堵击红军。但因被还击，火力激烈，侯团未敢恋战，当即撤退，只截获红军后尾部队的一些非战斗人员，随后，解往兰州。

1936年8月，红军继续到达甘肃南境，进攻岷县、临潭。风声所至，陇西驻守的第三十七军颇为惊恐。东西南三面城门即行关闭，并在南山赶筑连碉两座。因恐红军混入城内，建碉不用民夫，仅用妇孺搬运土块，由兵工自筑。城门禁止行人出入。因事必须出城的居民，要严加盘诘，并在臂上加盖戳记，以凭进城验

证，无戳记者，不得入城。而且猜忌百姓，把民间的刀矛之类的武器，都搜罗而去。守城任务，也完全由军队担任，不要百姓。城厢居民，倒落得安闲。

当红军迫近陇西时，毛炳文即派第八师副旅长唐某（忘其名）出兵堵击。在陇西漳县交界的药铺山、三岔镇、四店儿等地与红军接触，发生战斗。一个雨夜，唐某在药铺山被红军击毙。大部分部队被歼灭。该团第一营便不战而溃，辎重散失殆尽。营长黄镇只身逃回，其余官兵幸得生逃的，弃甲曳兵，衣履不全，三三两两，绕道山僻小道来城，状极狼狈，颇为市民所讥笑。

毛炳文军经过这次打击后，惊魂未定，而红军已跟踪追至县城附近，攻占了南山二坪、张家坪的高地碉堡，大军陆续压境。毛炳文军仅死守头坪前沿及西郊东岳庙、南郊权家门、东郊王家坪的几个碉堡；西边安家山、东边乔家坪一带的碉堡被迫放弃，龟缩城内，不敢出击。原驻守在二十里铺的守军也立足不住，被迫处于游击状态，在距城30里的新窑附近，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排。其他距城较远的外围军队，都同样被迫蜷伏各处，纷纷放弃碉堡，给红军宿营休息提供了好地方。

此外，新编第十四师的孟世权骑兵团到汪家衙后，在流窜中曾一度攻击红军“潼关”政治部，并在这一带出没骚扰，袭击分散的红军和政工人员，获得过红军的内部文件，据说呈交兰州朱绍良了。

困守县城

1936年8月（即农历七月初五至初七日之间），红军就控制了东、南、西三区大部村庄，围城整40日之久。

当时，城内守军——第三十七军约2万人，粮食燃料发生恐慌，起初强迫近郊农民，打碾新上场的麦子，但仍不济用；后又派兵去北乡前铺搬运大户储粮，军食才勉强得以维持。而烧柴、

- 、 饮水，仍甚感困难，城关所有十多口水井，都为驻军把持，每天先为军用，次及居民。近郊农民的麦柴、青草，多被抢去。居民颇为愤慨。

这一时期，红军进行休整，始终是围而不攻。城内守军，自遭受药铺山等地的败仗之后，不敢出城活动。朱绍良便派飞机连日轰炸城南张家坪的红军阵地，借以振作士气，安定军心。但红军富有防御经验，未损一兵一物，阵地始终屹立无恙。

这时，不管城内守军如何宣传红军怎样可怕，并严密防止城厢人民到红军阵地去，但偷往红军地区出售蔬菜和日用品的百姓很多。百闻不如一见，他们看到红军买卖公平，现金交易，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与人民水乳交融，回来非常高兴。人们更加明白了守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来往红军驻地的人日益增多。南乡一带人民，也出来搬运东铺富商大户马老六的囤盐给红军驻区。

守军第二十四师的政训处长范某曾说：“红军是‘夜老虎’。我们在江西‘剿共’时，一夜之间，被红军吃掉了两个团。所以夜间防守，要特别小心。”正因为这样担惊，某夜城上守军，猛然密集射击，人皆以为红军攻城，翌日天晓，未见红军踪影，原来是城外几条不安分的野狗，在田地里奔逐，刷刷作响，惊扰了夜间防守特别小心的士兵，疑为红军有所动静，便茫然猛烈射击，足见其惊恐之态。类似的小规模虚惊放枪，还不断发生，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时传为笑柄。加之毛部到陇，其随军客商，开设饭馆数处，偷宰居民家犬，以供佳肴，一时生意兴隆，引起人们反感。当时流行民谣云：“打仗去，没胆子，一步一个开馆子”。正可见他们手脚忙乱和民心向背的一斑了。

组织“剿共义勇队”

1936年夏，我任兰州绥靖公署参议兼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委员，借视察陇西军训的名义，回到陇西故乡，参与国大代表初选

活动，又值红军长征过境，陇西县城被围，我便留居陇西。

那时，黄埔军校毕业生康维铤等人，在兰州向朱绍良建议利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阻击红军。朱接受了这个建议，便委派裴建易（渭源人）为“剿共义勇队”第一支队司令，任竟成（渭源人）为第二支队司令，我为第三支队司令。

当时，因我正在陇西，他们便由飞机向城内空投了委状和关防。我虽困处城中，仍接受了任命，并按委令规定组织了“司令部”，搜罗一些人，委以各种不同名义的职务。但许多民团兵丁，慑于红军威力，纷纷逃散，只有首阳镇的何凤宗，依靠新筑堡寨，准备抗击，兵丁也少逃散。我即派人鼓励坚守，并派何为第一大队长，莲峰镇李永清为独立中队长。这就是“义勇队”惟一的武装力量。但这些武装，仅仅力求自保，未敢活动，也未遭受攻击。“义勇队”成立仅20余日，红军便于农历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之间先后撤围北去。

此时，“义勇队”方欲公开活动，扩充势力，忽于阴历九月下旬奉令调我回兰州。前后不及一月的所谓“司令部”就此结束，而“第三”义勇队的这点武装力量，也被鲁大昌师驻渭源的朱显荣团所火并，堵击红军剩余的一点泡沫，至此宣告破灭。

新编第一军在静宁、定西、 靖远地区堵截红军

杨子实 石佩久

1935年以来，红军由四川进入甘肃，开始在川陕甘地区活动。驻在甘肃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无不手忙脚乱，到处修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击过境红军。当时新编第一军的防地兰州、定西、靖远、会宁、静宁、隆德、庄浪等县，也都卷入修建碉堡的高潮。部队在兰州皋兰山、二营子和龙尾山一带，构筑了大土碉3座，每个大土碉周围，根据地形情况，配筑了几个小碉，以消灭死角，总称其为“子母碉”。又在兰州西郊骚泥泉至黄河沿一带，构筑了砖碉5座。杨德亮的第五团，还在东岗镇的黄河南岸及南面各山头，构筑了很大的土木砖石混合碉。同年秋，第八师到兰州，又在各地添筑了无数小碉，构成连绵不断的碉堡群和碉堡线。驻静（宁）、会（宁）、庄（浪）、隆（德）四县的新编第十一旅，除修补各县城池外，均在驻地要隘和路口、山头等处修筑了无数土碉。全省整整忙乱了将近一年。

1935年夏，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边境进军时，驻兰州绥署主任朱绍良给各部下了一道命令：“徐海东部，有经过甘肃东部地区向陕北逃窜模样。凡共军经过地区，由该地驻守部队截击包围，如有疏虞，惟该部是问。”红二十五军由天水、秦安、庄浪、隆德、静宁、西吉、海原、固原等县，沿六

* 作者杨子实当时系新编第一军军部副官，石佩久身份不详。

盘山两侧向北前进的。驻静、会、庄、隆的新编第十一旅，放弃了庄浪，集中防卫了静宁、隆德会宁3个县城。但红军由静宁、隆德外绕城而过，未曾攻城，城内守军亦未出击。仅驻隆德城外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触即回。凡是红军经过的村庄，对新编第十一旅都留下了宣传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亲爱的新十一旅同志们，不要被蒋介石愚弄，³作内战炮灰！”红军过境后，朱绍良曾派新编第一军参谋主任李平之前往静宁、天水，督导从黑骨堆到靖远一带的碉堡增修工作，以备再次堵击红军。

1936年9月下旬，北上抗日的红军由岷县经过漳县、陇西、武山、通渭、静宁、会宁等县，向陕北进军的时候，朱绍良命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进驻定西，督率所部堵击过境的红军。新编第一军的新编第十旅第一团防守定西，旅部及第二团防守靖远县城。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欠第一营）防守定西以西40华里的峡口，旅部和第二团（包括一团一营），驻定西以东的清凉山、西巩驿、鸡儿嘴和会宁县城一线。其接触经过如下：

（一）新编第十旅第一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几乎溃散，幸当时云雾弥漫，几十步内不能见人，才侥幸逃回，以后该团便全部撤驻定西。在会宁县城会师的红军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的东山一部分阵地，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李彦和自告奋勇出击，率该营及第一、二营各一部向东山红军进行仰攻。因山路崎岖，被山顶红军痛击，立即败退下来。第二天邓宝珊军长由兰州到达定西，团长杜汉三和几个营长互相埋怨，谁也不敢去见军长。邓宝珊遂把杜团长叫来，问明情况以后，即令固守原阵地，不准出击。所幸红军是侧翼掩护，不是攻击定西，双方自此更无接触。

（二）新编第十一旅驻会宁县城的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于一个清晨进入城内，在操场上将其包围缴械，把两个连长以军乐队欢送出城。朱绍良得报后大为震怒，即令新十一旅旅长刘宝

堂“立即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否则将派飞机轰炸该旅。”刘宝堂迫不得已，集结新十一旅驻定西以东部队被迫反攻会宁城。当他们到达会宁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附张锡轩，站在一块高地上以望远镜观察城上红军动静，被红军击毙。遂将城包围。入夜进行攻城，战斗到夜12时，突接邓宝珊军长由定西转来朱绍良的命令说：“共军将会师会宁城，大军正在聚集，限该旅立即撤退，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该旅于是立即撤退。天明到达西巩驿时，又接飞机以沙袋投下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敌军占领，希立即撤出。”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上了清凉山，又退到定西东山，占领阵地，与占领该山东部地区的红军侧翼掩护部队对峙起来。原来该旅在上次红二十五军过境时，未曾出击，朱绍良因此怀恨在心，本想趁机收拾，牺牲这个旅。邓宝珊闻讯后，即向朱绍良婉劝：“这样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什么作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据说，朱绍良碍于情面，才下了叫新编第十一旅撤退的命令。

1936年10月上旬，红军分向陕北、靖远出发。新编第十一旅又奉令分为两部，一部由团长陈国宾率领，追红军到靖远过河为止；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追红军到陕甘边境，旋即返静宁一带。

（三）驻靖远的新十旅旅部及第二团，起先是奉令集结在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岷县后，曾奉朱绍良的命令，由团长王五田率领第二营进驻到城南70华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十一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行抵小路子，天已昏黑，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吓得官兵慌忙逃散。团长王五田和营长李万福只身脱逃。李万福回城后，李贵清旅长下令紧闭城门，红军亦未攻城。直至红军过河7日后，方派兵四出侦察，向上级虚报战绩说，他们曾与过境红军作过殊死战斗云。

胡宗南部重返西北参加山城堡战斗

王 应 尊

1936年春，胡宗南率第一师由甘肃甘谷经陕西开到潼关，本来企图北进山西与阎锡山共同截击红军。但当时一方面由于阎锡山不大欢迎（因为关麟徵等部队已开入，阎怕国民党军势力过大，把他的老巢搞掉）；另一方面，南方局势不太稳定，因此胡部到潼关后仅派一部进入晋南，主力集结在潼关一带。是年夏，两广酝酿事变，湖南何键动摇不定。蒋介石为了稳定何键和监视两广起见，于是把胡部秘密开到了长沙岳阳一带。胡宗南到达长沙后，去见何键，说第一师奉蒋介石命令归何指挥，何惊慌失措，连声答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胡威胁了何键以后，即昂扬而去。不久，两广事变得得到解决，蒋介石在广州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举行了军事会议。胡宗南回长沙后，即宣布第一师扩充为第一军。其具体编配如下：把原第一师3个旅九个团，分编为两个师，即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另外再成立一个军部。人事方面是胡宗南任军长，范汉杰副之，于达任参谋长。第一师师长由胡自兼，李文副之，每师两旅，每旅两团。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正先，第一团团长熊志一，第二团团长杨定南；第二旅旅长詹忠言，第三团团长刘超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罗历戎副之。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四六五团团长徐保；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第四六七团团长许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师第三团代理团长。

良玉，四六八团团长谢义峰。这时补充旅改编为一九一师，人事没有大的变动。这就是胡部在长沙扩军的大概情况。

两广事变平息，胡部扩军以后于1936年秋又开回西北，继续进行“剿共”。胡部这次到西北是归张学良指挥。据说这时张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抗日在他的思想上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发生了动摇。胡宗南在西安与张学良会面时，为了这个问题听说争论了两天。以后胡宗南向宁夏前进时，张本来指定胡部走固原（东北军王以哲防地），但狡猾的胡宗南恐其中有异，他只派汽车输送了一个步兵连带上无线电台到固原去（主要是侦察东北军的行动），其主力却经静宁、隆德到了海源，以后再转同心城开往宁夏省。张学良听到胡部到了同心城，吃了一惊，责其心腹不早报知，实际上胡心存鬼胎，他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向张学良总部报告。胡部安全到达同心城后，即得意忘形地分两路向红军进犯，第七十八师丁德隆向山城堡前进，胡军部和第一师向惠安堡前进。在这次前进中，胡部连续遭受了沉重打击和损失。首先是丁德隆师在山城堡附近遭受了失败。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丁师向山城堡前进时，廖昂旅走在前头，师部和李用章旅跟在后面。当廖昂旅进至山城堡某处时（小地名），天已黄昏，正在宿营，廖昂发觉地形不利，即令旅部后移，当即遭到团长晏俭的反对。廖昂正在犹疑不决之际，突遭红军的猛烈攻击，廖旅仓皇应战，只得处于被动，入夜红军攻势愈猛，只几小时的战斗，廖旅即被打得七零八落。丁德隆原想廖旅夜间守住阵地，天明再行反攻，但红军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岂肯放过大好机会。因此，廖旅在红军的勇猛攻击下，很快就被歼灭了，团长晏俭阵亡，尸首都没有运下来。仅廖昂和少数官兵漏了网。在廖旅的混乱中，李旅谢团在后面占领了阵地，打算收容，岂知在混乱中敌友难分，不仅没有收容到廖旅的人，反而谢团本身也受到打击，并一部遭受了损失。丁德隆在此情况下十分紧张，曾再次向胡告急并要求撤退，但均遭胡拒绝。丁在无可奈何

的情况下，只好听天由命。天明后，红军已无影踪。这就是胡宗南认为是最痛心的山城堡战斗经过。祸不单行，在山城堡战事结束不久，胡部詹忠言旅在甜水堡附近又中了一次伏击。这次伏击不像一般的山地设伏，而是在平地利用当地的沟道进行的。地形的情况是前面一条深沟，后面一条深沟，中间相距约四五华里，都是些高低不平的起伏地，当詹旅的前卫刘超寰团后尾过了后面的沟，先头还没有过前头的沟，红军就把詹旅隔断成为两截。这时红军把前后两条沟的路口一封锁，就以一部兵力牵制未通过沟的旅部和另一个团，而以主力集中攻击，进入两条沟中间地区的刘超寰团。因为战争属于袭击性质，所以一开始刘团就陷入仓皇失措的应战状况中，但由于刘团系胡部的精锐，战斗力比较顽强，经过一度慌乱后，终于稳定下来，免于歼灭。这一战斗可以想象是十分激烈的，差不多一开始就是近战，甚至部分的还拼了刺刀，死伤十分惨重，团长刘超寰负了重伤。詹旅这次被中途伏击，虽未被消灭，但伤亡惨重，胡宗南十分悲伤。这还不算，詹旅战后不久，第一旅李正先由惠安堡开往大水坑，又被红军包围了。李旅的补给成了大的问题，胡宗南更感不安。但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红军未予攻击，李旅始免于难。

西安事变发生后，胡的心情十分沮丧，不吃饭，不会客，终日在屋内转，以后情况逐渐清晰，才派员向各友军联系，并在同心城开了会，决定向西安进军。这时在甘、宁两省归胡指挥和有联系的部队，计有第三军曾万钟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和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以后胡部开至陕西凤翔，西安事变已得到解决，蒋介石被送回南京。此时胡部由凤翔开赴江苏徐州，接替了第二师的防务。从此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剿共”行动始告结束。

附录一

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大事记

(1934年秋至1936年秋)

1934年

- 8月7日 △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萧克、王震部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由遂川新江、横石地区出发,经五江、衙前之间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开始战略转移。
- 8日 △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健发现红六军团突围,令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率第十五、十六、十九、六十三师和地方团队于湘南进行追堵。
- 11日 △红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湘赣边封锁线,到达湖南桂东之寨前。
- 15日 △红六军团抵资兴、汝城间之牛口珑一带。
- 18日 △南昌行营发现红六军团企图渡湘江,令西路军“进剿”;并电令粤、桂军于宜章、全州一带堵截。
- 20日 △红六军团占领新田城。
- 23日 △红六军团抵零陵东北地区。
- 24日 △湘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在郴县集结;粤军第一军、独立第一旅进抵宜章,围堵红六军团。
- 29日 △红六军团抵道县。
- 9月3日 △湘军第十六师章亮基部和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在全州、灌阳间之文市附近与红六军团激战,红军

乘夜暗向西突围。

- 4日 △红六军团在全州以南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向西延（今资源）进发。
- 5日 △红六军团进占西延城。
- 9日 △红六军团从车田经黄龙、白石抵城步。
- 14日 △黔军第二十五军周芳仁旅在靖远与红六军团激战，湘军第十九师李觉部增援，红六军团突围转向黎平。
- 17日 △红六军团占领通道城。
- 19日 △湘军第十九师抵靖县、通道附近。
- 25日 △湘军第十九师李觉部、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黔军两个团在剑河、三穗附近与红六军团激战，后红军向西突围。
- 10月 1日 △红六军团占领老黄平。
- 4日 △红六军团抵瓮安之猴场（今草塘）。
- 7日 △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在施秉以东之甘溪突袭红六军团，经激战，红军失利。
△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奉令从第一线防御阵地撤换下来，向瑞金、雩都（今于都）、会昌地区集结待命。
- 1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两个纵队，分别从江西瑞金地区和福建长汀、宁化地区出发，准备突围，实行战略转移。
- 17日 △中央红军由雩都集结，南渡贡水。
△桂军、湘军、黔军在石阡地区与红六军团激战，红军在马家坪突破封锁线，向印江北进。
- 19日 △南路军第一军第一师李振球部收缩至信丰、赣县一线，设置第一道封锁线，堵截中央红军突围。
- 21日 △中央红军突围，占领雩都西南之王母渡、韩坊、古

- 坡、新田等地。
- 22日 △南路军陈济棠部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警卫旅陈光汉部，从南雄调至仁化之长江、城口，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和湘军第六十二师钟光仁旅于汝城、桂东一线设置第二道封锁线。
- 23日 △中央红军突破南路军余汉谋部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庾（今大余）间渡过章水。
- 24日 △红六军团在黔东北印江之木黄和松桃之石梁与红三军会师。
- 25日 △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奉令率所属各师由赣南取道上犹、遂川、莲花、永新入湘南。
- 26日 △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成立红二、六军团指挥部。
- 27日 △南昌行营获悉中央红军突围，布置追堵。
- 30日 △红二、六军团占领四川酉阳。
- 11月3日 △中央红军进至汝城以东集龙、热水一带，与西路军第六十二师钟光仁旅和地方团队胡凤璋部激战。
- 4日 △中央红军进至沙田、汝城、城口之线，突破桂东、仁化间第二道封锁线，向宜章、乐昌方向西进。
△陈济棠之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从仁化到乐昌九峰、坪石，第一师李振球部及何键部从郴县到宜章一线，设置第三道封锁线。
- 9日 △吴奇伟纵队由吉安向莲花前进中，周浑元纵队先头抵桂东，桂军一部抵全州。
- 11日 △中央红军一部在良田、宜章间越粤汉铁路占领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向西挺进。
△粤军李汉魂纵队在延寿、九峰、靶子场、珊瑚岗等地与中央红军激战一昼夜，双方均伤亡很大。
- 12日 △蒋介石飞抵南昌，布署“追剿”。

- 13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并令粤黔桂部队“堵剿”（其指挥系统见附表一）。
△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令第一、二、四旅和犹国才部向红二、六军团进击。
△湘军三个旅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主动弃城北移。
- 14日 △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蒋介石令何键、薛岳分五路向中央红军“追剿”。
- 16日 △中央红军占领临武城。
△湘军陈渠珍部在永顺之龙家寨与红二、六军团激战，陈部损失惨重。
- 17日 △南昌行营颁发湘江地区“剿共”计划大纲，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何键遵行营电令，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李宗仁、白崇禧抵桂林，筹划“堵剿”中央红军。
△红二、六军团再占永顺城。
- 18日 △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道县、江华地区西进。
△“追剿”军第二路军吴奇伟部主力抵衡阳；第三路军周浑元部由郴县附近西进；第四路军李云杰部、第五路军李韞珩部向嘉禾、临武推进。
- 19日 △中央红军一部攻宁远城，主力向永安关急进。
- 20日 △蒋介石由赣飞抵南京，同日，川军刘湘抵京请示机宜。
- 22日 △中央红军一部袭占道县。
△第三路军第九十六师萧致平部、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在宁远地区与中央红军激战。
- 23日 △第二路军吴奇伟部由衡阳抵永州（零陵）。
- 24日 △中央红军攻占江华。
- 25日 △拂晓，中央红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在永安

关、雷口关击溃桂军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及地方部队，进入桂境。桂军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撤至龙虎关，恭城一带，阻止红军向桂林进发。

△“追剿”军总部发现中央红军由道县经永安关入桂境，即令：第一路军之第十六师章亮基部、第六十二师陶广部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带，阻击红军西进；第二路军主力集结于东安，以一部进至东湘桥、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由宁远经永安关向文市、咸水方向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军由宁远推向东安，集结待命。

26日 △湘军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及桂军第十五军夏威部在咸水与大石背附近与红军激战。

△红九军团佯攻龙虎关，掩护红军主力向湘江急进，抢占渡口。

27日 △晚间，中央红军先头师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

28日 △桂军第十五军之第四十三师黄镇国部、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及独立团在界首、大坪渡口向中央红军发起猛攻，战斗激烈；第四路军李云杰部在永安关与红五军团激战。

29日 △湘军第十六师章亮基部在鲁班桥与中央红军激战。桂军第二十四师覃联芳部在空军支援下，夺占灌阳北之新圩。

30日 △第一路军刘建绪率第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师，在空军支援下，于湘江东西两岸，向中央红军发动全面猛攻；桂军第四十五师和独立团由新圩、蕉江地区向红军左翼猛攻；第三路军由道县进占文市，攻击红军后卫；第四、第五路军向文市推进。战斗异常激烈。

12月

△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河南卢氏县横涧地区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向陕南地区前进。

△阎锡山派国民党军第一〇一师师长孙楚为陕北“剿共”总指挥，率步兵五个旅，骑兵一个旅及一个炮团从晋西军渡先后渡黄河入陕，配合国民党军井岳秀、高桂滋部“围剿”陕北红军。

12月1日

△中央红军在湘江以东经数日英勇顽抗，浴血奋战，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向西延（今资源）西进。但是，红军人员锐减，一部分殿后部队被阻于湘江东岸，损失惨重。

2日

△南昌行营下令撤销五路“追剿”军番号，改称兵团建制，第一路军即日由全州移至城步“堵剿”；第二、第三路军即由黄沙河、全州一带移新宁“堵剿”；总部直辖之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三师即由东安向武冈推进“堵剿”（其指挥系统见附表二）。

△第一路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在大帽山与中央红军遭遇，桂军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在青龙山与红军激战。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敦促四川“剿共”军总司令刘湘、贵州“剿共”军总指挥王家烈出兵堵截中央红军。

3日

△中央红军进至兴安、龙胜间苗山地区。

4日

△第三路军周浑元部由全州出发，经黄沙河向东安推进。

△中央红军进占老三界。

6日

△第二路军吴奇伟部抵武冈。

11日

△中央红军进占湘桂边通道城。

△何键调集湘军及薛岳所部共15个师，于通道以北新宁、武冈、绥宁、会同、黔阳、芷江地域，企图围

歼中央红军于北进途中。

- 12日** △蒋介石电令贵州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派部至黎平、锦屏清水江沿岸堵击中央红军。
△王家烈令第一师何知重率部推进至锦屏沿清水江北岸防堵；独立第一旅周芳仁部固守黎平；独立第二旅杜肇华部进至南嘉堡、柳霁一带防堵。
△第一兵团刘建绪部由绥宁向西追击中。
- 13日** △中央红军由通道经新厂向黎平、锦屏方向西进。
- 14日** △中央红军进占黎平城。
△湘军收复通道城。
- 16日** △中央红军击败黔军独立第二旅杜肇华部，分由南嘉堡、本兆、瑶光等处渡过清水江北进。
△红二、六军团攻占桃源，指向常德。
△何键令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三师归第一兵团指挥，向贵州方面“追剿”中央红军。
- 18日** △中央红军占领剑河城。
△中共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将中央第一、第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撤销红八军团建制，编入红五军团。
- 20日** △湘军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进入黎平。
- 21日** △“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令第二路军从芷江向镇远推进；第三路军从黔阳向三穗推进。
- 22日** △中央红军一部攻占台江（台拱），黔军一团向榕江方面撤退。
△薛岳令第二路军吴奇伟部由芷江、第三路军周浑元部由黔阳即日分别经由新晃、玉屏、天柱向镇远、三穗推进。
- 23日** △第一路军第十九师李觉部进入榕江。
△湘西“剿赤”军复占桃源。

- △蒋介石电令惠济支队调武汉。
- 25日** △中央红军攻占镇远城，黔军柏辉章师向马场坪方向撤退。
- 26日** △中央红军攻占施秉城，黔军一旅撤退。
- 27日** △第二兵团第二路军先头克镇远，吴奇伟令第五十九师尾击中央红军。
- 28日** △黔军李成章、杜肇华两旅在黄平与中央红军激战后向马场坪方向撤退，红军占领贡平。
△第二兵团第三路军抵三穗。
△薛岳令第二路军经施秉、黄平向贵定推进，第三路军在黄平、贵定一带集结。
- 29日** △中央红军攻占余庆城。
△南昌行营参谋团，由贺国光为主任率领赴川，监督指导“剿共”工作。
- 30日** △中央红军攻占石阡，主力由息烽北进。
△第二路军抵施秉。
△薛岳令第二路军主力向贵阳推进，一部“追剿”红军。
- 31日** △中央红军抵乌江南岸。

1935年

- 1月1日** △第三路军抵黄平，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萧致平部尾追中央红军。
- 2日** △中央红军首渡乌江未成，夜间十余人泅水过江，潜于黔军罗玉春团防线内岩石下。
- 3日** △中央红军击溃黔军第二、五、六、八等团，分三路从茶山关、江河界、回龙场渡过乌江，占领尚嵇、猪场（珠藏）、箐口，至六日渡江完毕。

- 4日 △中央红军击溃黔军第八团，攻占湄潭，分两路向遵义、绥阳北进。
△第二路军抵贵定后，继续向贵阳推进。
△王家烈在马场坪与薛岳会晤，共商堵截计划。
- 7日 △凌晨，中央红军击溃扼守遵义城之侯之担部，占领遵义城。
- 8日 △中央红军攻占娄山关，守军侯之担部被击溃。
△薛岳率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入贵阳，第二路军抵贵阳附近，第三路军抵马场坪、贵定、龙里（龙山镇）一线。
- 10日 △中央红军占领桐梓，黔军独立第二师之一部向仁怀方面撤退。
△蒋介石电令四川刘湘、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各派有力部队，对黔境红军进行“堵剿”；令薛岳和王家烈率部向黔北“追剿”；务在川黔边境消灭红军。
△滇军决定派参谋长孙渡率第二、五、七旅入黔，“协剿”中央红军。
- 11日 △粤军第二军军长张达率部由穗起程援黔。桂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第四十四师已抵黔南都匀、马场坪一带。
- 12日 △贺国光率南昌行营参谋团抵重庆。
- 13日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鸭溪。
△黔军3个师向北挺进。
△川军设川南“剿共”指挥部，郭勋祺任指挥官，郭勋祺旅、潘佐旅进至江津、松坎、正安一带，章安平旅、廖泽旅进至赤水、古蔺一带。刘兆藜旅在泸州。
△湘军第二十三、五十三、六十三师向镇远、铜仁推

进。

△桂军第七军已推进至都匀。

△滇军第二、五、七旅推进至威信、镇雄一带。

15日 △中央红军占领仁怀。

16日 △中央红军占领松坎。

17日 △黔军第一〇二师进占刀靶水；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进占湄潭。

19日 △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遵义（19日）、桐梓（20日）、松坎（20日）地区向土城方向转移。

△黔军柏辉章、何知重两师再占遵义；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进占绥阳。

△川军郭勋祺部由江津南下，潘佐旅由松坎西进。

20日 △黔军柏辉章师、何知重师分别由遵义北进，尾追红军。

△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调集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台江等地推进。

22日 △黔军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由绥阳进占桐梓。

23日 △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兴隆场、良村、东皇（罅水，今习水）一带。

△黔军新编第八师协同川军潘佐旅夹击松坎红军，并占领松坎。

24日 △中央红军攻占土城。

△川军郭旅、潘旅在良村与中央红军遭遇，郭旅占领良村。

△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防线，围攻昭化。

△何键部署6个纵队，向大庸、桑植、塔卧地区“围攻”红二、六军团。

25日 △红五军团进至三元场，红九军团进至东皇与川军廖泽旅遭遇。

- 26日** △重庆行营部署川军五个路军及胡宗南部，加紧对红四方面军“围剿”。
△川军章安平旅由赤水向南推进至复兴场、旺市场一带与中央红军遭遇。
- 28日** △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共6个团在土城东之丰村坝、青岗坡一带与中央红军激战竟日，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当晚红军主动退出战斗。
- 29日** △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军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滇军3个旅由镇雄，周浑元部由毕节向北急进。
- 2月1日** △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共”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 2月2日** △四川北部红军攻陷宁强县城，迫进汉中，与红二十五军遥相呼应。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一旅唐嗣桐部在陕南山阳境内与红军作战被全部歼灭。
△蒋介石将“剿共”各军重新编组，调整部署，编为第一、第二两路军，各辖4个纵队，“围歼”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其指挥系统见附表三）。
- 4日** △蒋介石由南京抵庐山，指示撤销南昌行营。
△任命徐源泉为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
△中央红军攻占古蔺、古宋。
- 5日** △薛岳令第一纵队（一个师）、第二纵队（两个师）、第四纵队（四个团）分别向古蔺、叙永“追剿”；第三纵队向盐津“堵剿”；第一纵队主力置于黔（西）、贵（阳）线上待命。
△川南总指挥潘文华令郭勋祺、潘、廖、袁3旅和陈万仞率袁两旅分两路向珙县、高县追击前进。
- 6日** △中央红军占领珙县，进攻高县。
△川军范子英部在叙永以东之天堂坝与红军遭遇，范

部损失严重。

- 9日 △中央红军占领扎西（今威信），并在该地进行整编。
- 11日 △中央红军由扎西地区东进。
- 16日 △蒋介石由庐山抵南昌（南昌行营已撤销），决定在武昌设新行营。
- 18日 △中央红军在二郎滩击败黔军一个团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重入黔境。至20日全部渡完。
△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萧致平部抵毕节。
- 21日 △蒋介石抵汉口，撤销何键的“追剿”军总司令职，改任为“剿共”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同时撤销第六路军总部。任命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
△第二纵队第十三师抵仁怀，先头已抵茅台。第三纵队由扎西、镇雄东进，第四纵队何知重师抵赤水附近，主力向土城推进。
- 23日 △滇军第一旅刘正富部由宣威进至来宾铺（虎头山）、燕塘一带堵击时，与红军激战，并在旧铺子击败郭汝栋部。
- 24日 △朱绍良就任“剿共”第三路军总司令。
△中央红军先头再占桐梓城，挥师南下。川军郭旅、廖旅、范旅、潘旅进行追击。
- 26日 △中央红军攻占娄山关及以南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黔军杜肇华旅和第八团与红军激战后，向遵义溃退。
△薛岳令第二纵队第五、第九十六师进至仁怀北端；吴奇伟率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乌江渡星夜驰援遵义，第二纵队开往桐梓。川军郭勋祺已率10个团向桐梓急进。
- 27日 △黔军4个团在遵义城北之董公祠、飞来石一带与红

军激战，被红军击溃。

28日 △中央红军再占遵义。黔军向忠庄铺溃逃。吴奇伟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在遵义城南之老鸦山、碧云峰地区与红军鏖战，红军乘胜追至刀靶水，吴部损失惨重，溃渡乌江南岸。

3月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张汉民部在陕西镇安县曹家坪以东被红军全歼。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张鸿远部在陕西洋县华阳镇遇红军伏击，溃败而去。

3月1日 △黔军新编第八师收复桐梓。

2日 △蒋介石由南昌飞抵重庆，陈诚、晏道刚同行。蒋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

△中央红军一部西进，由忠庄铺向鸭溪、长干山一带移动。

3日 △蒋介石电令各“剿共”部队：“凡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撤退。”

11日 △中央红军一部攻占长干山。

△中央红军放弃遵义。川军郭勋祺部3个旅进占遵义城。

13日 △吴奇伟纵队之欧师和梁师由刀靶水北进至鸭溪附近。

14日 △中央红军主力进至仁怀鲁班场、鐸厂附近。

△第二纵队第十三师由仁怀三元洞进至鲁班场西南。

15日 △第二纵队在鲁班场与中央红军激战一日，第一纵队进至枫香坝增援第二纵队。入夜，红军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撤出战斗，向西北转移。

16日 △中央红军在茅台附近再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至17日全部渡完，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 18日 △中央红军占领大村、两河口、石宝寨一带。
△川军3个旅进至茅台地区。
- 19日 △中央红军攻占铁厂、镇龙山，击溃川军1个团。
△周浑元纵队主力由三元洞北向铁厂一带“追剿”。
- 20日 △川军陈万仞部在叙永、古蔺一带堵击；滇军孙渡部由毕节经赤水镇北进。
- 21日 △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西向北，以川南为目标，进行追堵，企图歼灭红军于古蔺地区。令第二纵队向古蔺“追剿”；第三纵队主力集结于毕节附近堵击；第四纵队进至打鼓新场（金沙）以北堵截；川军由两河口向古蔺追击。
△薛岳令第一、第二两纵队迅速集结于茅台、仁怀一带堵击。
△晚，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再渡赤水河（四渡赤水），22日拂晓全部渡完，至仁怀以北之回龙场、二郎滩一带。
- 24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中央红军继续向南推进。
△川军田旅、张旅在赤水、鲮水（今习水）、二郎滩、松坎一带防堵。
- 27日 △中央红军进至遵义、打鼓新场（金沙）间之马鬃岭、鸭溪一带。红九军困在马鬃岭分兵，在湄潭一带活动。
- 28日 △中央红军从鸭溪、白腊坎突破封锁线南下，直指乌江北岸。
△红四方面军在阆中、南部西渡嘉陵江，突破川军第二十九军阵地，开始战略转移。
- 29日 △蒋介石令第一、第二纵队各以主力移至乌江渡至六广口之间，构筑工事，架桥准备渡河。

- 30日** △吴奇伟纵队抵泮水，继续南下渡乌江追击红军。
- 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大塘、对门寨南渡乌江，抵息烽附近。
- 下旬** △红四方面军所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军等部突破国民党川军扼守的嘉陵江防线。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开入川西北地区，准备阻截红军。
- 4月1日** △第五十三师李韞府部及唐师由遵义向息烽推进。
- 2日** △中央红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分两路，一路经扎西，一路经马场东向清水江。
△蒋介石电令孙渡率部由安顺场一带，星夜兼程驰赴贵阳，加强守备。
- 3日** △吴奇伟纵队梁师过乌江抵修文，欧师抵贵阳以北之沙子哨、鸡场一带；周泽元纵队由打鼓场抵六厂口、黄沙河一线；孙渡部经镇西卫抵清镇，安旅抵贵阳，龚旅在贵阳东贡泥哨布防。
△黔军犹国才部5个团在打鼓新场之老木孔，向红九军团追击，红军将其击溃，损失惨重。
- 5日**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一路军在四川剑阁一线与红四方面军激战，邓部守军约1个旅被歼灭。红军向涪江上游地区挺进，声震四川全省。
△中央红军进至清水江西岸之龙寨、羊场（龙岗）、白果萍地区，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误认中央红军将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开向余庆、石阡堵截；桂军第十五军进至清水江以东之平越、牛塘防堵；第五十三师由紫云向东“追剿”。
- 6日** △王家烈辞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职。
- 7日** △薛岳通报红军分途越清水江，似向旧州推进。

-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攻占中坝对岸之彭明城和江油对岸之襄圖山后，大部渡过涪江。
- 8日** △中央红军乘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时，急转南下，分两路从龙里、谷脚间突破防线，经青岩、定番（今惠水）、广顺等地，向云南急进。
- 9日** △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剿共”“追剿”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犹国才为“追剿”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柏辉章为第一〇二师师长，何知重为一〇三师师长，吴剑平为一二一师师长，蒋在珍为新编第八师师长。
-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一路军第一师二旅、第四师十一旅在中坝地区与红军激战竟日，被击溃，损失大部，退守青莲渡。
- 10日** △蒋介石调整“追剿”部署，急令第一纵队在镇宁堵击，第二纵队和平坝附近严密戒备，第十三师推进至龙场，准备截击红军，第三纵队跟追红军。
- 11日**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一路军第一师一旅任建勋团被红四方面军击败。红军包围四川江油县城。
- 中旬** △守备梓潼的川军“剿共”第一路军第六旅被红军击溃。红军占领梓潼县城。
- 12日** △中央红军进占广顺、长寨。
- 16日** △周浑元纵队由普定向郎岱推进。
- 17日** △吴忠信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 △川军进攻塔子山、鲁家梁子红军，双方激战多时，川军向中坝溃退。
- 下旬**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到达碧口，在青川、平武一线与红军作战。
- 18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占领贞丰、册亨及安龙（19日攻占）等地。
- △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抵镇宁、黄果树一带。

- 21日** △吴奇伟纵队推进至兴仁；周浑元纵队推进至兴仁以北之老纸厂、青山一带；滇军4个团推进至平彝。
- 24日** △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推进至盘县。
- 27日** △中央红军一部击溃滇军进占沾益，一部攻曲靖未克乃西进攻占马龙。
- 29日** △蒋介石电令刘文辉沿金沙江设防“堵剿”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一部攻占寻甸，一部占嵩明，前锋进至扬林，昆明震动。红军分三路向西北挺进。
- 30日** △中央红军一部占领禄劝、武定。
- 下旬** △蒋介石决定集中第二路军主力于宣威、威宁地区，围歼红军。命令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向宣威、威宁进攻，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
- 5月1日** △吴奇伟纵队向元谋推进；孙渡纵队由昆明向武定推进。
- 2日** △红九军团攻占会泽（东川）。
- 4日** △红三军团先头由洪门渡渡江。
- 5日** △红一军团由绞车渡北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在团街、龙海堂、安邦得一线，阻击周浑元纵队的追击，至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完，击溃川军刘旅1个团，攻占通安。
△薛岳令空军第三、第四两队轰炸金沙江渡江红军和浮桥。
- 6日** △薛岳令第一纵队第九十师经元谋向金沙江推进。第九十二师经元谋向永仁推进；第十三师向金沙江急进；第三十六师由核桃箐经武定、禄丰向楚雄前进。并令在会泽方面之第五十三师迅速在会泽、巧家一带歼灭红九军团。
- 5月6日**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一路军第十二旅与红军在白

家林一线激烈战斗，红四方面军占领皇宫山、大坪山、大堰口、千佛山阵地。

上旬 △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在中坝、白石铺、南坝渡过涪江。

9日 △红九军团在会泽以西之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与红军主力会合。

△第二十四军刘元璠旅扼守会理，遭红军围攻。

10日 △蒋介石飞抵昆明。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六路军全力向彰明城内红军进攻，当夜红军主动撤退。

11日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与徐向前部会合，决心将中央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而歼灭之。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一部坚守会理，主力在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军薛岳部主力向会理夹击，一部在西昌、盐源、盐边及雅砻江西岸构筑碉堡线，堵截红军。

14日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一路军进攻皇宫山、大坪一线红军阵地，并占领该地，红军数次反攻失利。

15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人进攻川军在观音梁子、赤土坡一线阵地，击溃川军在土地岭阵地的防线。至此，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川军在土门的封锁阵地，歼灭川军7个团，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道路。

15日 △重庆行营参谋团下令，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

16日 △中央红军放弃围攻会理，沿安宁河东岸北进。

17日 △中央红军一部在德昌附近击溃川军刘旅的拦阻，攻占德昌。

18日 △薛岳部第一纵队到达元谋以北金沙江，次日，开始渡江。

△国民党川军各路军在总指挥刘湘的督令下，全线反

- 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想重新封锁土门，被红四方面军击溃。
- 22日 △中央红军攻占冕宁、越西。
- 24日 △中央红军一部到达大渡河北岸之擦罗、洗马姑，一部抵大树堡。晚间，先头部队占领了大渡河南岸之安顺场。
- 25日 △中央红军分左右两纵队，一部由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在东西两岸向泸定桥前进。
△第五十二师到达西昌附近；第一纵队抵会理、永定营一带；第二纵队到达鱼水、小漕河附近；第十三师到达宁南、汉坝街一带；总指挥部到会理。
- 27日 △蒋介石为增强“追剿”军战力，令第五十三师李韞珩部与川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五纵队，属第二路军薛岳指挥。川军刘文辉部两个旅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
△中央红军右纵队在大渡河东岸之老铺子、七里坎、龙八步一带击溃川军刘学端旅第五团后，向泸定桥急进。
- 29日 △下午，中央红军经过激烈战斗，击溃守桥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攻占了泸定桥，至6月2日，全部由泸定桥过了大渡河。
- 6月3日 △中央红军由马鞍山、泸定、三交城一带分三路，向天全前进。
- 10日 △防守天全杨森部之夏旅和袁旅1个团被中央红军击溃，并占领天全。红军越天全，突破芦山、宝兴防线，翻越雪山一夹金山。
- 11日 △川军3个旅进占芦山。
- 12日 △红一方面军先头第四团在夹金山与维达之间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八十团取得联络。

- 14日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会师。
- 17日 △红军在完成掩护牵制任务后，放弃伏泉山一线阵地。
- 下旬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松潘草地一带要点。
- 20日 △蒋介石令杨森部向懋功“追剿”。
- △第二路军抵雅安、名山、康定一线，加紧修筑公路和碉堡线，以围困红军。
- △红军占领懋功。
- 7月 △张学良就任国民党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 13日 △红四方面军放弃千佛山一线草地。
- 22日 △国民党川军尾追红军，到达茂县一带停止。
- 26日 △国民党川军“剿共”第四路军进入懋功城。
- 8月9日 △国民党川军进攻抚边红军阵地，占据该城。
- 中旬 △红二十五军从陕南地区进入陇东。
- 19日 △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固原县瓦亭峡与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第一〇三旅发生激烈战斗，歼敌大部。屯驻陕北的晋军对陕北红军发动进攻，在枣树坪一带被歼数百人。
- 21日 △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〇三旅在平凉东马莲铺一带与红二十五军作战，被歼3个营。
- 22日 △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〇三旅二〇八团在甘肃泾川县王母塬阻止红二十五军，被红军全歼。
- 25日 △红二十五军从泾川绕道走出甘肃省界，向陕北前进。
- 下旬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在松潘草地南部白塔山一线与红军发生激烈战斗，其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被红军全部歼灭。
- 8—9月 △红四方面军从阿坝回师南下，进逼懋功，并夺取紫石关，歼灭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袁旅。

- 9月 △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驻天水的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驻岷县的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奉令堵截红军。
- 16日 △腊子口要隘国民党守军新十四师的一个团开始与红一方面军作战。
- 19日 △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击溃守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甘肃。
- 10月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移动，回师草地，反攻懋功，一举歼灭国民党川军“剿共”第四路军3个混成旅。
- 1日 △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在陕西甘泉北大小嵯山地区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作战，全师被红军歼灭。
- 2日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两个营在固原东南古城子与红一方面军发生战斗，被歼大部。
- △孙楚所率在陕北的国民党晋军进攻陕北红军，在慕家园被红军歼灭1个团。
- 7日 △国民党军骑七师第二十一团在开城被红军歼灭，红军顺利通过六盘山天险。
- 下旬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个营在环县何连湾与红一方面军发生战斗。
-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抚边击溃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军杨森部。
- 17日 △红四方面军再占懋功，击败驻守金汤、丹巴的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包围邛崃、名山、雅安、汉源各点。
- 19日 △红一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骑四、六师大部，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 25日 △国民党军第一一〇七师刘翰东部在郿县榆林桥一线与陕北红军发生战斗，其第六一九团被红军歼灭。

11月4-7日 △国民党川军各部与红四方面军大战于芦山、天全一线，红军击败川军，7日占领芦山，并突破紫石关，大败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一周内，红四方面军歼敌3个旅，向名山、邛崃推进，占领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要点。

8日 △红四方面军攻击百丈关、夹门关、黑竹关国民党川军阵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红军攻克阵地后，国民党川军全力反扑，双方鏖战达10日之久。

上旬 △红四方面军围困汉源城，解放汉源场、富林，与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激战。

15日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与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城外激战，天全城被红军占领。

16日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廖泽旅与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金鸡关一带激战。

19日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与红四方面军在黑竹关一线激战。

21日 △刘湘发出“告剿共将士书”为屡遭失败的川军打气。

△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下的红军第二、六军团在湖南慈利、大庸一线突围，强渡沅水，开始长征。

△国民党第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与红军作战，全师被歼。

△孙楚所率晋军主力全部从陕北撤回山西，以加强黄河河防，应付红军。

23日 △刘湘发出“奖惩令”，处罚与红军作战失败的军官。
△红四方面军攻占荣经，成都震惊。

下旬 △刘湘指挥各路川军向红四方面军反攻，激战后，拿下二道坪、冯家山、夹门关各要点。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召开川军首脑的“邛崃会议”，决定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加入川军方面作战，共同对付南下红军。

- 28日 △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截断长沙至沅陵交通，全湘震动，并在溆浦县桥江镇击败阻截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
- 12月 △红四方面军挺进雅安，与川军对峙。
- 5日 △国民党川军猛攻抓子山红军阵地，双方激战3日后，红军主动撤出。
- 10日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进攻邛崃山夹门关一线红军，双方激战两日。
- 下旬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加入川军方面与红四方面军在观音场、兴隆堡一线激战，并占领荣经、洪雅。红军第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占领湘西南武冈。

1936年

- 1月 △国民党中央军与川军配合进攻天全、始阳、飞仙关一线红四方面军阵地，双方激烈争夺，死伤惨重。
△红四方面军开始向西康方向转进。
- 5日 △国民党第十九师李觉部在冕县与长征红二、六军团发生战斗，红军击溃国民党军的阻截。
- 上旬 △国民党第二十三师李必蕃部在镇远阻截红二、六军团，双方激烈战斗，李必蕃师全师被红军击溃，逃入深山。
- 9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进占江口、石阡一带。
- 26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占领贵州平越一带，威逼贵阳。
- 28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贵阳附近斑竹园歼灭国民党保安团一个大队。
- 29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与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发生战斗。

- 31日 △国民党川军孙震部攻占名山县金鸡关要隘，红四方面军向西撤退。
- 2月上旬 △国民党中央军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配合川军进攻红四方面军，经激烈战斗后占据了飞仙关。
- 9日 △国民党川军部队攻占天台山红军阵地。
- 15日 △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师经激烈战斗后占据天全一带始阳镇。
- 中旬 △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军与红军第二、六军团激战于贵州省大方县老鹰岩，损失惨重。红军乘胜占领毕节。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九师增援第九军，又被红军吃掉一部。
- 16日 △红四方面军全部向懋功方向撤退。
- 17日 △国民党军进入四川天全。
- 20日 △红军在山西省三交镇王家坪渡口东渡黄河成功，击溃国民党晋军黄河防线，占领三交镇。
- 23日 △国民党军进占宝兴。
- 25日 △国民党晋军独立二旅在关上的防线被红军突破，其1个团被红军歼灭，红军向北推进，包围临汾，又在隰县蓬门歼灭国民党晋军第二〇三旅第四〇五团。
- 下旬 △胡宗南第一军到潼关集结，后进入山西境内，阻截东渡黄河入晋红军，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等部也进入山西境内。
- 3月初 △红军第二、六军团在镇雄一带与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作战，歼敌一部。
- 8日 △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樊崧甫部在黔西以则河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作战，损失一部。
- 10日 △东渡黄河红军主力与国民党晋军第六十六师在山西孝义县兑九镇一带激战，晋军损失严重。

- 上旬** △红四方面军撤离懋功。
- △国民党晋军在阳泉附近与红军激战，双方互有伤亡。
-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剿共”总指挥，率十五万中央军入晋，与国民党晋军共同对红军作战。
- △红军挺进山西文水、交城一带，进逼晋祠、河口，威胁太原。
- △晋军第二〇七旅在兴县与红军作战，损失大部。
- △晋军陈长捷旅与红军第二十八军在三交镇激战，红军军长刘志丹牺牲。红军攻克三交镇后，进迫中阳县金罗镇与晋军发生激战，歼灭晋军第一九六旅第三九二团。
- 23日** △孙渡所率国民党滇军的六个团在宣威附近观音堂地区被红二、六军团击溃，战况激烈。
- 月底** △红军第二、六军团占领盘县。
- 4月** △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贵州盘江渡口，挺进滇境。
- 18日** △东渡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在山西大宁县堡村一线激战，双方损失惨重。
- 19日** △红军第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
- 5月5日** △在山西的红军回渡黄河，回到陕北。
- 30日**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与红军在甘肃环县曲子镇发生战斗，其大部被歼。
- 6月1日** △红军占领曲子镇，守城部队被歼，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受伤被俘。
- 3日**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三旅赶来解第一〇五旅曲子镇之围，在埠城被阻援红军歼灭1个团。
- 18日** △红二十五军猛攻预旺城，其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守军拼命抵抗。
- 19日** △红二、四方面军全师北上，再次突破甘南腊子口天险。

- 21日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1个营在盐池县被红十五军团全歼。
- 27日 △红二十五军攻破宁夏预旺城，全歼守敌1个营。
- 28日 △红军围攻韦州，战斗激烈，后国民党援军赶到，红军撤退。
- 7月2日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
- 8月 △汤恩伯率国民党中央军一部渡黄河进入陕北。
- 9日 △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包围岷县。
- 13日 △红二、四方面军开始猛攻岷县城及城外二郎山国民党新十四师鲁大昌部阵地，双方激烈战斗，反复争夺达数十日。
- 9月下旬 △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在甘肃会宁东北张诚堡与红军发生战斗，不久双方又在车家川遭遇，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
- △国民党新一军邓宝珊部在会宁被红军消灭一部。
- 10月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在甘肃三营、海原一线与红军激战，阻止红二十五军挺进迎接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 △红二方面军向陕北挺进，击溃国民党骑六师、骑十师部队的阻击，歼敌大部。
- △国民党骑六师所属骑十六团在海原被红一方面军歼灭。
- △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在甘肃通渭附近宋家河畔与红军激战，损失大部。
- 6日 △红军屡攻岷县不克，主动撤出岷县地区。
- 12日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 11月下旬 △国民党四个军进攻红军，其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在陕北山城堡被红军包围，大部被歼。第一军第一师在甜水堡也与红军发生战斗，损失大部。

附录二

国民党军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部队序列表

(一)四川“剿共”军序列表

(1935年3月——10月)

四川“剿共”军总司令 刘 湘

“剿共”第一路军(28A,后改为45A)

总指挥 邓锡侯

1D (陈鼎勋) (后为125D)	1B (杨晒轩)	1R (任建勋)
	2B (卢济清)	2R (陈麟昌)
2D (黄 隐) (后为126D)	4B (龚渭清)	3R (陈郁文、汪良)
	5B (黄绍猷)	4R (傅汝洲)
	6B (黄 鳌)	7R (赵云霖)
		8R (张南芳)
3D (马毓智) (后为127D)	7B (周世英)	9R (杨倬云)
	8B (刘乃铸)	10R (陈永昌)
	9B (李树华)	11R (王含光)
		12R
		13R (钟开泽)
		14R (唐庶康)
		15R (郭洪典)
		16R
		17R (金晓六)
		18R (谭尚修)

4D (杨秀春) (后为128D)	{	10B (周绍轩)	{	19R (陈畴九)
		11B (孙 礼)	{	20R
		12B (林翼如)	{	21R (曾宗敏)
			{	22R (陈相楷)
			{	23R (张元雅)
			{	24R (翟联承)
5D (陈 离) (后为131D)	{	13B (陶 凯)	{	25R (孙燮林)
		14B (冯鉴、程资民)	{	26R (邓雨初)
		15B	{	27R (王激熙)
			{	28R (周德汉)
			{	29R (邹迪僧)
			{	30R (钟应五)
特科司令(游广居)——	2B(刘万抚)	{	特科1团(康伯岷)	

警卫司令(谢无圻)	{	警卫二团(李勋伯)
		警卫三团(李 硕)
		警卫四团(牛春浓)

“剿共”第二路军 (29A, 后改为41A)

总指挥 孙 震

122D (王铭章)	{	1B (张熙民)	{	1R (杨特生)
		2B (童澄、吕康)	{	2R (刘靖炎)
		3B (王志远)	{	3R (王文振)
			{	4R (蹇国桢)
			{	5R (魏书琴)
			{	6R (张宣武)
123D (曾尧栋)	{	4B (马 泽)	{	7R (杨 熙)
			{	8R (卿 俊)
			{	9R (宋培根)

5B (陈宗进) { 10R (陈 杰)
11R (杨伟勋)
12R (胡子严)

124D (孙震兼)——11B (李炜如)

“剿共”第三路军总指挥 李家钰

6ND (李家钰) (后改为104D)	{	1MB (李青廷)	{	×R (戴松如)
		2MB (敖向荣)	{	×R (李克元)
			{	×R (吴长林)
		5MB (李注东)	{	4R (龚 彬)
			{	5R (杨显铭)
{	6R (汪仲瑜)			
			{	7R
			{	8R
			{	9R
		SR		

23ND(罗泽洲)——1B(熊玉璋)

“剿共”第四路军(20A)总指挥 杨 森

1MB (夏 炯)	{	1R (范培基)
		2R (赵嘉谟)
		3R (杨千才)
2MB (李君实)	{	4R (吴建中)
		5R (朱泰安)
		6R (李介立)
3MB (杨汉域)	{	7R (周翰熙)
		8R (唐武城)
		9R (陈亲民)
4MB (高德周)	{	10R (周炳文)
		11R (徐香泉)
		12R (李伯符)

5MB (杨汉忠) { 13R (李麟昭)
14R (向文彬)
15R (熊 耀)

6MB (罗润德) { 16R (陈德高)
17R (侯世光)
18R (林相侯)

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 { 1R (曾彦臣)
2R (陈 亮)

手枪R (杨汉印)

宪兵R (蔡慎猷)

“剿共”第五路军 (缩编后为21A)

总指挥 唐式遵

1D (饶国华) { 1B (彭焕章)
2B
3B (佟 毅)

2D (郭昌明) { 4B (王纯一)
5B (陈良基)
6B (周重生)

1SB (张竭诚) { 1R
2R

4SB (潘 佐)

××B (王泽浚)

“剿共”第六路军 (缩编后为44A)

总指挥 王 缙 绪

1D1B (彭焕章) { ×R (青 林)
1D3B (佟 毅) {

1CD(王纘绪) (纵队)	}	2D4B (王纯一)	{	× R(赵逸泉)
				× R(王××)
		2D5B (陈良基)	{	
		× B (邓和连)	{	
2CD(郭勋祺) (纵队)	}	1SB (张竭诚)	{	1R
				2R
		2SB (田钟毅)	{	1R (孟存仁)
		(后改为 5SB)		2R (谢崇文)
		1D3B (刘兆藜)	{	7R (徐国轩)
				8R (黄柏光)
				9R (王三友)
		教导师1B (章安平)	{	1R (朱 果)
		教导师2B (于 渊)		2R (李长烈代)
		2SB (石照益)		

四川“剿共”第二十一军 刘湘(兼)

4D (范绍增)	}	10B (周绍轩)	{	28R
				29R
		11B (廖敬安)	{	31R (谢 浚)
				33R
		12B		
5D (陈万仞)	}	13B (达凤岗)		
		14B (袁如骏)		
2TD(彭 韩)				

四川“剿共”川康边防军(24A)

总指挥 刘文辉

136D (陈光藻)	{	4B (袁国瑞)	{	×R(杨开诚)
		(袁 镛)	{	×R(李全山)
	{	5B (杨学端)	{	×R(曾言枢)
			{	×R(余味斋)

137D	{	×B (刘元璋)	{
		×B (杨生武)	{

138D (副师长 刘丹梧)	{	×B (刘元琮)	{	×R(聂文清)
			{	×R
	{	×B (张伯言)	{	×R(段绶章)
			{	×R(陈明扬)

直属R(邹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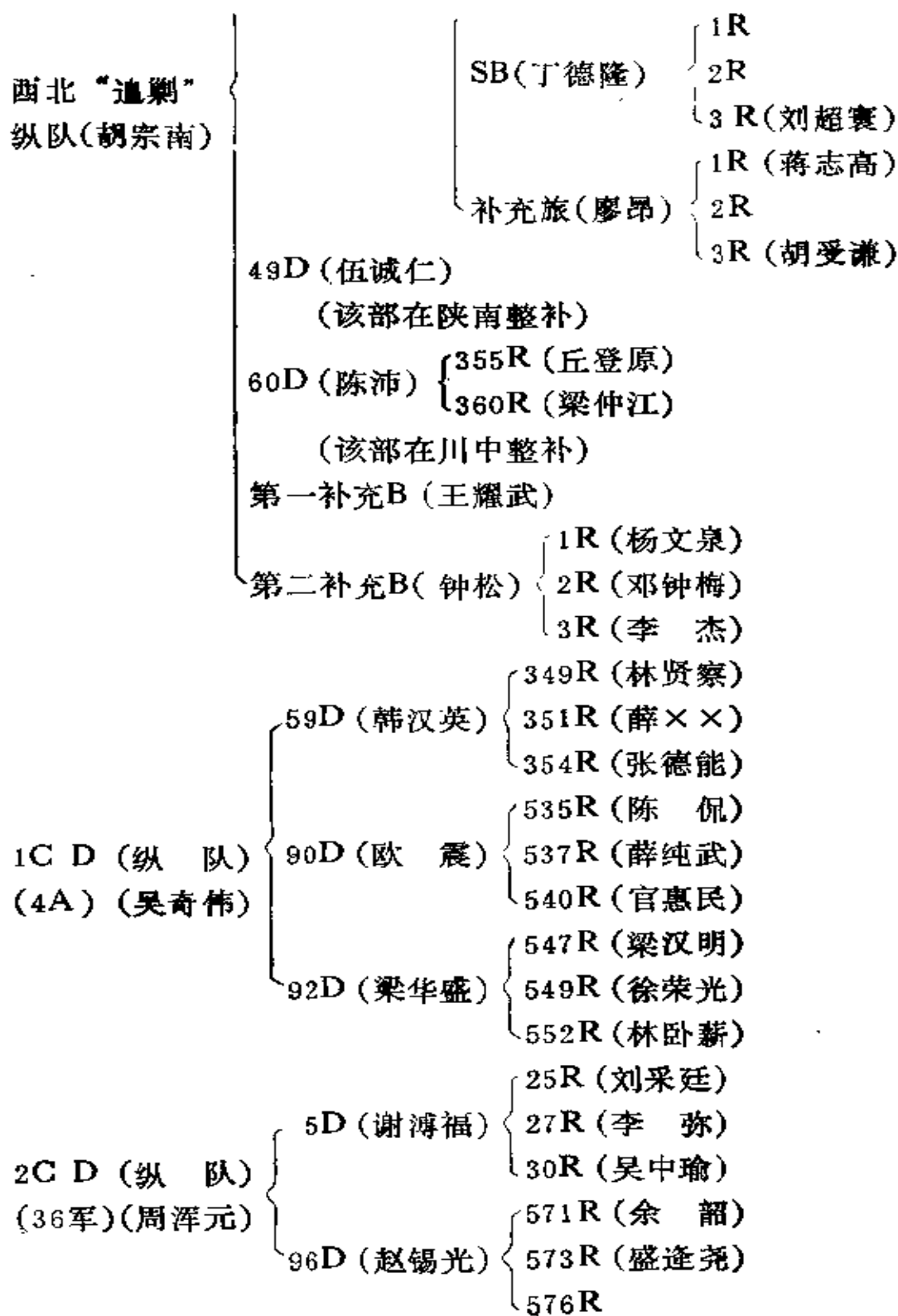
(二)国民党入川“剿共”军序列表

(1935年9月——1936年2月)

四川“剿共”军总司令 刘 湘

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 薛 岳

1D (胡宗南)	{	1B (李铁军)	{	1R (李正先)
				2R (杨 杰)
	{	2B (袁朴 后李文)	{	3R (严 明)
				4R (李友梅)
				5R
				6R (李用章)



5C D (纵 队) (16A) (李韞珩)	——53 D	{ × B (李文斌) × B }	313R (王自强)
			315R (莫××)
			316R (欧阳××)
			318R
61 D (杨步飞) (总部直辖) (该 部在川中整补)	{ 361R (林 英) 363R (郑 武) 366R (劳冠英) }		

(三) 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序列表

(1936年10月)

总 司 令 蒋介石 (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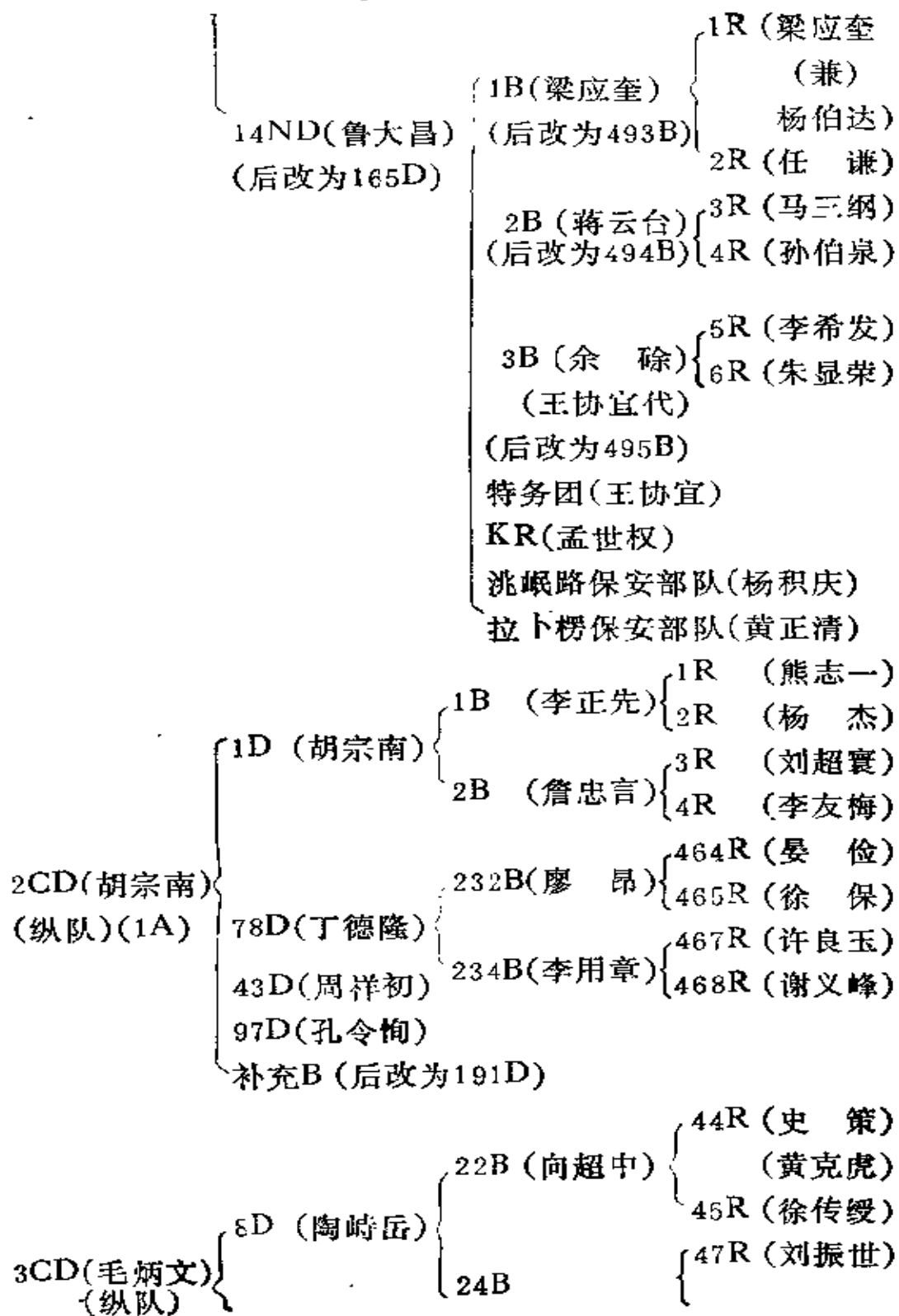
副总司令 张学良

参 谋 长 晏道刚

第一路军 总 司 令 朱绍良

副总司令 王 钧

1CD 王 钧 (纵队) 曾万钟 (后) (3A)	{ 7D (曾万钟) 12D (唐淮源) }	19B (李世龙)	37R (王开楨)
			38R (陈传经)
		21B (沈元镇)	41R (马幼良)
			42R (杜 润)
		34B (马 崑)	67R (李自林)
			68R (杨玉坤)
			69R (张 杰)
			70R (梁默诚)
			71R (万生根)
			72R (吕维周)
35B (朱 淮)			



(37A) }
 24D (李 英) { 70B
 72B

4CD(马鸿宾)——35D(马
 鸿宾) { 103B(马玉麟) { 205R (马惇靖)
 206R (马文清)
 104B(马献文) { 207R (马赞良)
 208R (马开基)
 105B(冶成章) { 209R (马奋英)
 210R (马绍武)
 KR(马培清)

100D (马麟) { 298B(马步康) { 595R (马华荣)
 596R (刘呈德)
 299B(马继融) { 597R (马德彪)
 598R (马 瑜)
 300B(韩启功) { 599R (谭呈祥)
 600R (马全义)
 5CD(马步芳)
 (纵队)(2NA)
 兼第二防区 { SRB(马 朴) { 1R (马步銮)
 2R (马忠义)
 (马步銮)
 炮兵R (马揆武)
 手枪R (马玉龙)

青海南部边
 区警卫部队
 (马步芳 兼) { 1KB(马 彪) { 1R (马 骥)
 2R (马元祥)
 2KB(马元海) { 1R (滚柯环党)
 2R (李增荫)
 宪兵R (马玉龙 兼)
 1KB(马 禄) { 1R (魏 珍)
 2R (马福仓)

	5KB(马步青)	2KB(韩起禄)	1R(敏得魁)
			2R(马长青)
		步兵B(祁明山)	1R(马如麟)
			2R(马进昌)
		炮兵R(韩荣福)	
		手枪R(马呈祥)	
	10NB(李贵清)		1R(杜汉三)
			2R(王五田)
1NA(邓宝珊)	11NB(石英秀)		1R
			2R
	KR(马锡武)		

第二路军 总司令 于学忠

	6CD(王以哲)	107D(刘翰东)	
	(67A)	110D(何立中)(1935年被歼)	
		117D(吴克仁)	
		129D(周福成)	
	7CD(董英斌)	111D(常恩多)	
	(57A)	112D(霍守义)	
		115D(熊正平)	
	8CD(于学忠)	113D(李振唐)	
	兼)	114D(陈冠群)(牟中珩)	
	(51A)	118D(杜继武)(周光烈)	852R(孟××)
			×××R(周毓英)
		KR(侯哲垣)	

第三路军 (17RA)

总司令 杨虎城

	49B(王毅武)	97R(任云章)
		98R(李俊彦)
		99R(张之因)

9CD(孙蔚如)—17D(孙蔚如) (38A) { 51B(赵寿山) { 100R(李维民)
101R(张骏京)
102R(张世俊)

补充B(耿志介) { 补一R(程鹏九)
补二R(孙子坤)
补三R(陈际春)

10CD(冯钦哉)—42D(冯钦哉) (7A)

124B(武士敏) { 247R(邢占鳌)
248R(景行)
249R(王宏业)

126B(柳彦彪) { 250R(王克敬)
251R(薛如兰)
252R(楚宪曾)

补充R(李文澄)

4R(王明钦)

陕西警备1B(王俊) { 1R(申乃智)
2R(李家骥)
3R(刘威诚)

陕西警备2B(张鸿远) { 4R(沈玺亭)(鲁秦侠)
5R(韩子芳)
6R(唐德樞)(沈玺亭)

陕西警备3B(孙友仁) { 7R(张英三)
8R(杨复震)
9R(王镇华)

西安绥署特务1R(孔从周)(孙辅丞)
教导营(李振西)

西安绥署特务2R(阎揆要)(王振华)

特务营(宋文梅)

KR(孟庆鹏)(张廷祥)

卫士队(白士彬)

特务3R (刘子潜)

第11CD 关麟徵

25D (关麟徵) { 73B (梁 恺) { 145R (戴安澜)
(兼) { 75B (张耀明) { 146R (郑明新)
149R (覃异之)
150R (张汉初)

140D (沈久成) { 718R (李靖化)
719R (方日英)
720R (林秀生)

49D (李及兰)

51D (王耀武)

第12CD 孙震

122D (王铭章) { 1B (张熙民)
2B (童 澄)
3B (王志远)

124D (孙震 兼) { 7B
8B
9B

125D 2B

127D 2B

第一防区 (宁夏)(15RA)

总指挥 马鸿逵

7ND (马鸿逵 兼) { 19B (卢忠良) { 103R (马得贵)
104R (锁永寿)
20B (马英才) { 105R (秦福成)
106R (谢修臣)
21B (马敦静) { 107R (马世骏)
108R (周福财)

10SB(马全良) { 19R(马得英)
20R(马昌贵)

1KB(马光宗) { 1R(马彦)
2R(马进锐)

2KB(马义忠) { 3R(田凤翔)
4R(马全忠)

第三防区(晋陕地区)(33A)

司令 孙 楚

21D(李仙洲) { 61B
(一分区) 63B

84D(高桂滋) { 250B
(三分区) 251B

86D(井岳秀) { 256B
(二分区) 258B

骑兵军(KA)军长 何柱国

3KD(郭希鹏) { 7KR(陈大章)
(王奇峰) { 8KR(徐长熙)(迟凤五) (代)
9KR(张甲清)

4KD(王奇峰) { 10KR(王照堃)
(郭希鹏) { 11KR(向荣)
12KR(徐 ×)

16KD(白凤翔) { 16KR(董源彰)
(刘桂五) { 17KR(李翰忱)(汪 楷)
18KR(刘桂五)

7KD(门炳岳) { 19KB(胡竞先)
20KB(张植豫)
21KB(×××)

10KD(權自新) { 28KR(王宇江)
29KR(张星五)
30KR(张庆第)

总预备队

第一总预备队(周泽元)
(36A) { 5D (谢溥福) { 25R (刘采廷)
27R (李 弥)
30R (吴中瑜)
96D (赵锡光) { 571R (余 韶)
573R (盛逢尧)
576R

第二总预备队(庞炳勋)

直辖部队

44D(萧之楚)

105D (刘多荃) { 1B(高福源)
2B(唐君尧)
3B(高鹏云)

106D(沈 克)

108D(江淮仁)

109D(贺 奎)

120D (常经武)

驻陕空军 指挥官 张有谷

3大队

4大队

5大队

15大队

(四)国民党陕北“剿共”军序列表

(1935年3月——1936年2月)

陕北“剿共”军总指挥

正太护路军司令 孙 楚

第101师师长

正太护路军1B (孟宪吉) { 1R (曲有诚)
2R (郎春生)

正太护路军2B (陶振武) { 3R (徐学孟)
4R (阎应禧)

正太护路军3B (马延守) { 5R (陈光斗)
6R (吉文蔚)

71D206B(方克猷) { 411R (蔡文成)
412R (章拯宇)

72D208B(陈长捷) { 415R (梁春溥)
416R (张树楨)

4KB(孙长胜) { 7R (李根生)
8R (刘应凯)

炮3R (李锡九)

84D (高桂滋) { 250B
251B

86D (井岳秀) { 256B
258B

(五)国民党军援晋“剿共”兵力序列表

陕甘宁青“剿共”总指挥 陈 诚

北路32A (商 震) { 141D (宋肯堂)
142D (吕 济)
(从平汉、正太路
经榆次入晋)

南路13A (汤 恩伯) { 4D (王万龄)
89D (王仲廉)
25D (关麟徵) { 73B (梁 愷) { 145R (戴安澜)
146R (郑明新)
75B (张耀明) { 149R (覃异之)
150R (张汉初)
21D (李仙洲)
94D (朱怀冰)
(从陇海线渡
黄河入晋)

(六)国民党晋军堵截红军东渡黄河战斗序列表

(1936年春)

前敌总指挥第三十六军军长 杨爱源

1CD (杨澄源) { 202B (郭宗汾) { 403R (魏××)
404R (赵 晋)
203B (梁鉴堂) { 405R (樊 钊)
406R (温冬生)
214B (刘光斗) { 427R (和春澍)
428R (王荣爵)
炮×R
(纵队)
(69D)

2CD(杨效欧) (66D)	}	196B (姜玉贞)	{	391R (葛振邦)
				392R (郭登瀛)
				393R (吴邦俊)
				394R (陈庆华)
212B (刘奉滨)	{	423R (王思田)		
		424R (吕超然)		
		炮25R (刘振衡)		
3CD(李生达 (72D)	兼	208B (陈长捷)	{	415R (梁春溥)
				416R (张树楨)
		209B (段树华)	{	417R
				418R (吕瑞英)
		73D217B (霍原璧)	{	433R
				434R
		2SB (周原健)	{	3R (张国栋)
				4R (李清华)
		68D201B(李俊功)	{	401R (杨维垣)
				402R (王丕荣)
炮26R (刘彭祖)				
4CD(王靖国) (70D)	}	72D210B(苗玉田)	{	419R
				420R
		3SB (傅存怀)	{	5R
				6R (刘绍棠)
炮×R				

(七)国民党军“追剿”红二、六军团部队序列表

(1935年10月——1936年夏)

滇黔“剿共”军总司令 龙云

前敌总指挥 刘建绪

樊崧甫纵队 {
23D (李必蕃)
28D (王懋德 董钊)
43D (邹洪 周祥初)
79D (樊崧甫 陈安宝)
97D (孔令恂)

陶广纵队 {
16D (章亮基)
34D (陈渠珍)
62D (陶 广)

孙渡纵队 {
1B (刘正富) {
1R (袁存恩 邱秉常)
2R (董文良 布秉武)
2B (安恩溥) {
3R (郭建臣)
4R (万保邦)
3B (龙雨苍) {
5R (萧本元)
6R (尹家洲)
5B (鲁道源) {
9R (冯 云)
10R (侯振邦)
7B (龚顺璧) {
13R (杨时彦)
14R (马继武)
9B (张 冲) {
17R (王开宇)
18R (王炳章)
近卫1R (卢浚泉)
近卫2R (杨运新)

郭思演纵队 {
99D (傅仲芳) {
295B (周化南) {
589R (雷祥麟)
590R (黄鹤立)
297B (温 良) {
593R (叶 迈)
594R (孙织天)
(副师长兼)
93D (甘丽初)

李觉纵队 $\left\{ \begin{array}{l} 15D \text{ (王东原)} \\ 19D \text{ (李 觉)} \end{array} \right.$
万耀煌纵队—13D (万耀煌)
郝梦龄纵队—54D (郝梦龄)
郭汝栋纵队—26A (郭汝栋)
李家钰纵队

说明:

(一) 部队代号: 路军 (RA)、军 (A)、纵队 (CD)、师 (D)、旅 (B)、混成旅 (MB)、团 (R)、独立 (S)、新编 (N)、暂编 (T)、骑兵 (K)。括弧内名字为正职, 两个名字者, 其意为前后任。

(二) 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资料, 1935年1月, 川省军队番号有:

①第20军, 军长杨森, 辖6个混成旅共18个团。另有一宪兵大队, 一精练司令, 一机炮指挥, 一手枪大队, 共6个团。

②第21军, 军长刘湘, 辖9个师, 5个独立旅, 四路边防司令, 三路警卫司令, 两路警备司令, 一城防警备司令, 一独立支队, 共125个团。另有: 一宪兵大队, 一机枪司令, 一炮兵司令, 一警卫大队, 一税警总队, 一航空司令, 飞机10架, 一川江公安舰队, 炮舰2艘, 一战车大队。本表所列仅该军部分参加部队。

③第23军, 代军长刘邦俊 (军长先为刘存厚), 辖1个师, 计6个团。另一特务大队。

④第24军, 军长刘文辉, 辖4个师, 一屯殖司令, 共27个团。

⑤第28军, 军长邓锡侯, 辖5个师, 一特科司令, 一警卫司令, 共42个团。另一宪兵司令。

⑥第29军, 军长田頌尧, 辖6个师, 5路司令, 共46个团。另有: 一宪兵司令, 一特科司令, 一警卫司令。

⑦新编第6师, 师长李家钰, 辖7个旅, 共19个团。另一特科司令。

⑧新编第23师，师长罗泽洲，辖4个旅，共12个团。另有特科三大队。

以上8个单位已成立之团，加上特种兵，共约340个团。除新编第6、第23师独立，暂编第5、第6、第7三个师归第24军节制外，其余均归第21军刘湘节制。

(三)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川军防线时，刘湘由川东北的原第5路军和原南岸军方面抽调10个旅，编成第6路军的两个纵队。郭勋祺当时在川南未到职。田钟毅的独立第2旅，后改为独立第5旅。石照熙的独立第2旅，系新编入该路军序列。

(四) 截至1935年10月，川军缩编情况如下：

①第20军，军长杨森，因其在前方与红军对峙，尚未实行。后缩编为第133师、134师、135师三个师，计6个旅，共14个团。

②第21军，编为第21军、23军、44军三个军，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缙绪分任军长，统归刘湘直轄。规定应编为若干师，共83个团。

③第24军，军长刘文辉，缩编为第136师（师长陈光藻）、137师（师长未定）、138师（师长未定）三个师，共16个团。

④第28军改为第45军，军长邓锡侯，缩编为第125师（师长陈鼎勋）、第126师（师长黄隐）、第127师（师长马毓智）、第128师（师长杨秀春）、第131师（师长陈离）5个师，共24个团。

⑤第29军改为第41军，军长孙震，缩编为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第123师（师长曾宪栋）、第124师（师长孙震兼）3个师，共19个团。

⑥新编第6师改为第104师，师长李家钰，所部规定缩编为3个旅、共9个团，另一独立团。

(五) 1935年夏秋川军正在缩编过程中，番号、人事变动混乱，本资料仅供参考。

(六)

①西北“剿总”成立于1936年10月2日，司令部设西安。

②第129师(周福成)属第57军建制，临时配属第67军。

③第49师(李及兰)第51师(王耀武)驻泰安及陕南南郑一线，未参战。

④骑兵第7师(门炳岳)于1936年11月调绥远，归傅作义指挥，未列入序列。

鄂北豫西追堵红二十五军要图

1934年11月—12月

图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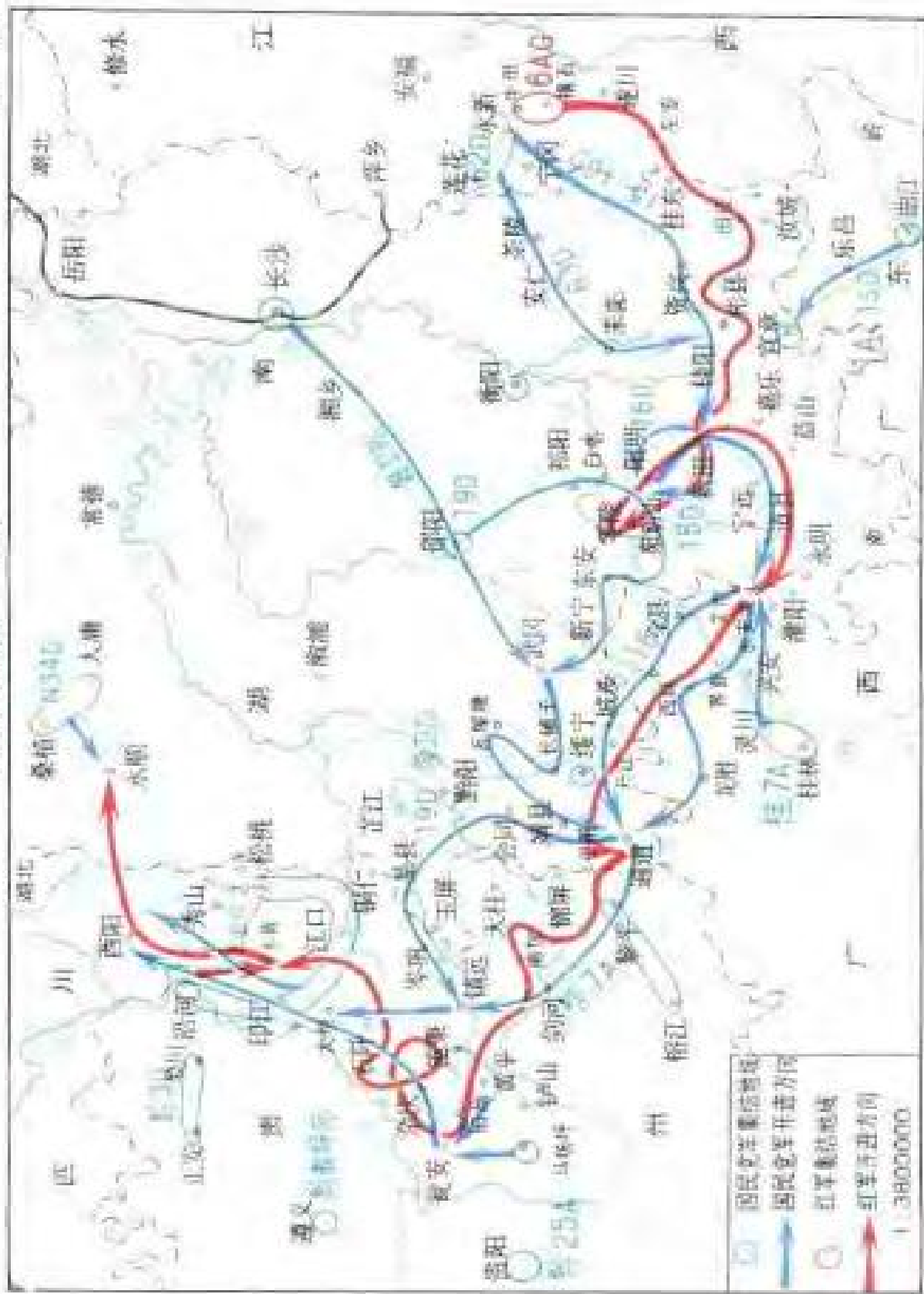


国民党军追堵区域
 国民党军开进方向
 国民党军防堵阵地
 红军追击区域
 红军开进方向
 红军防堵阵地
 1:100,000

湘赣桂黔川边追堵红六军团要图

1934年8月—11月

图一 18



湘鄂川黔追堵红二、六军团要图

1935年11月—193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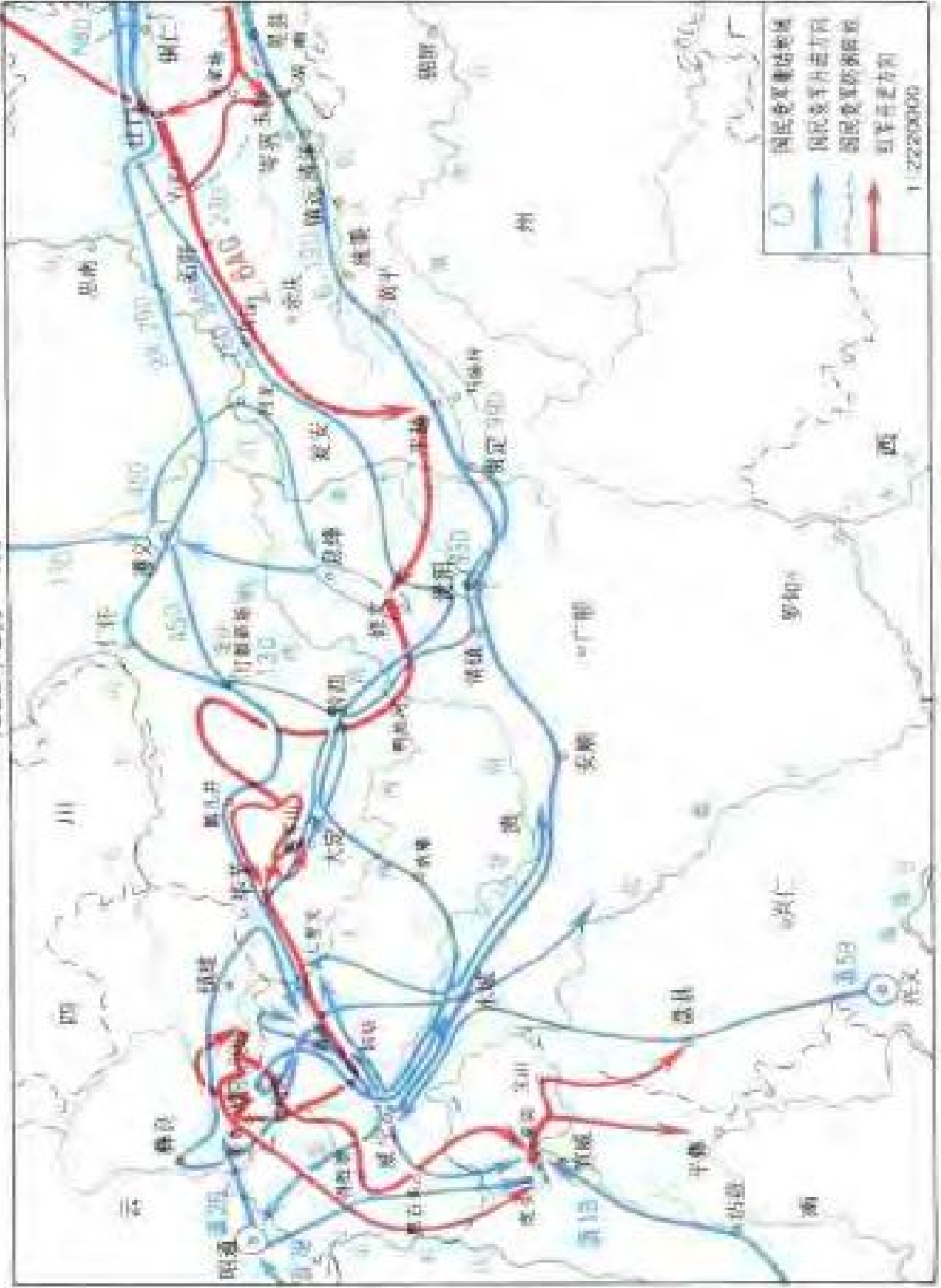
图一 19



黔中滇东追堵红二、六军团要图

1936年2月—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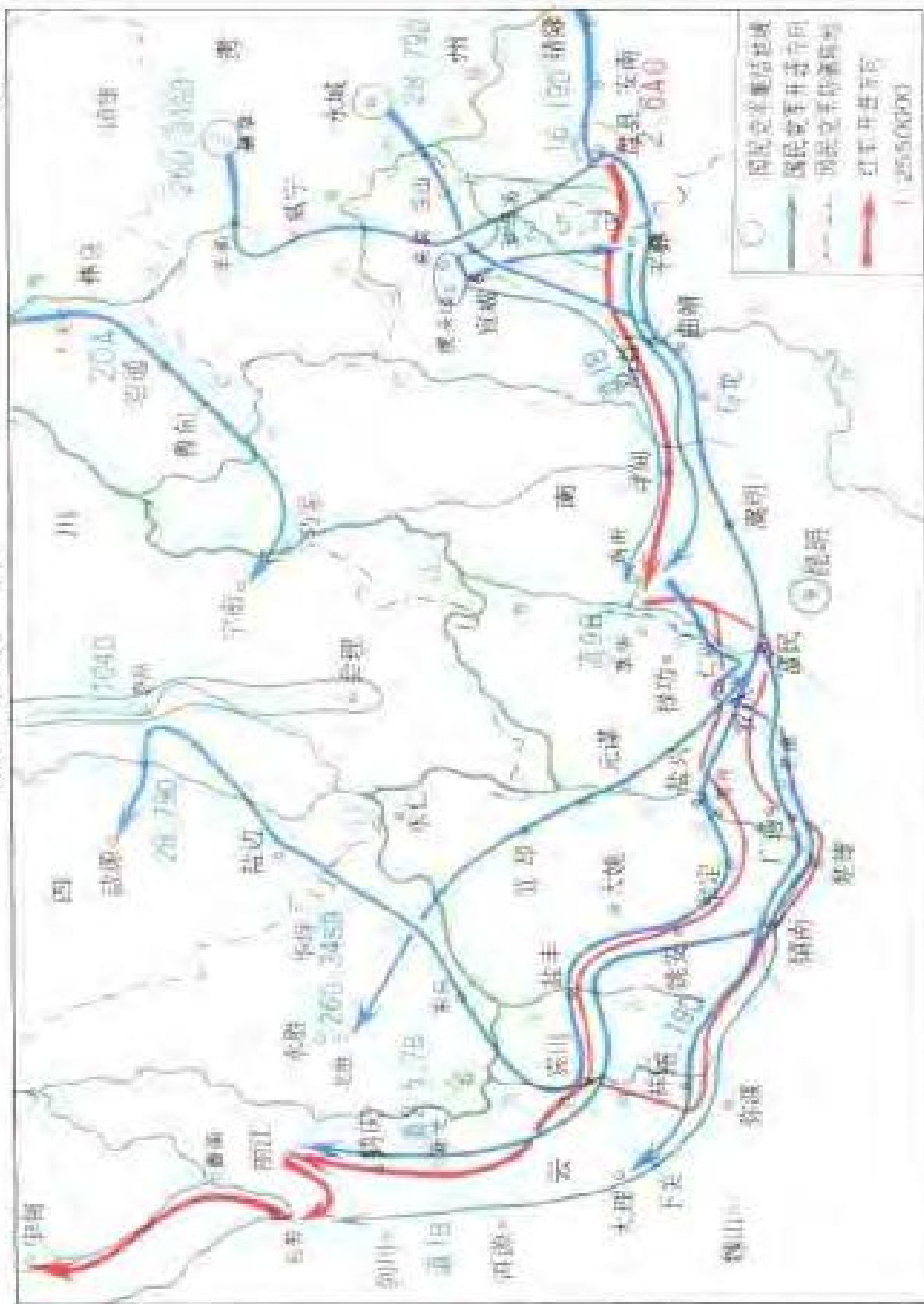
图一 20



滇北川南追堵红二、六军要图

1936年4月—5月

图一 21



晋西南防御红一方面军部署图

193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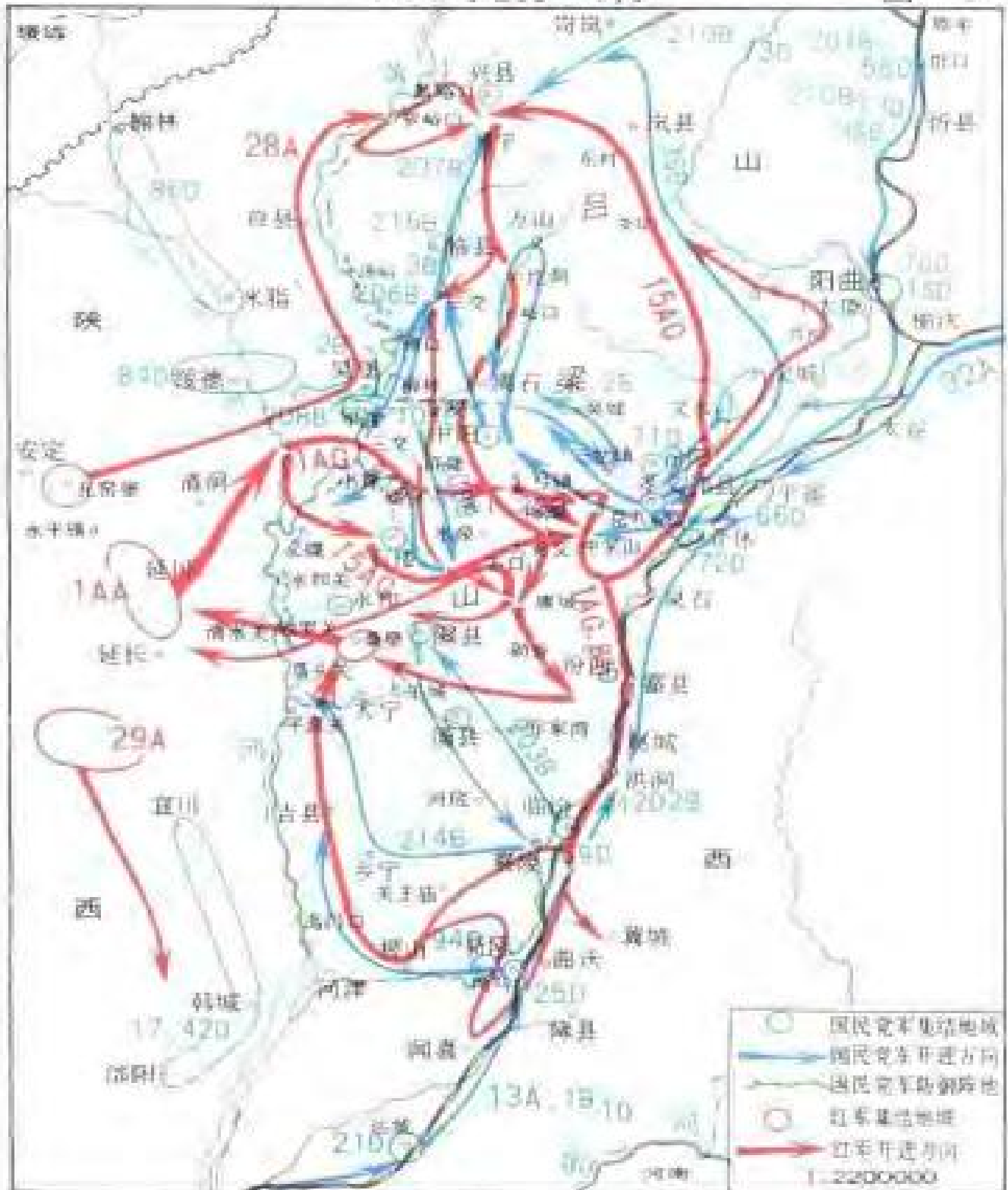
图一 22



晋西南追堵红一方面军要图

1936年2月—4月

图一 23



陕甘宁边区追堵红一方面军要图

1936年5月-7月

图一 24



两河口、黑竹关阻击红四方面军要图

1935年9月下旬—11月中旬

图一 25



邛崃、荣经反攻红四方面军要图

1935年11月下旬—1936年2月 图—26



甘南追堵红军三大主力要图

1936年7月—10月

图一 27



陕甘宁追堵红军三大主力及山城堡战役要图

1936年10月—11月

图—28

